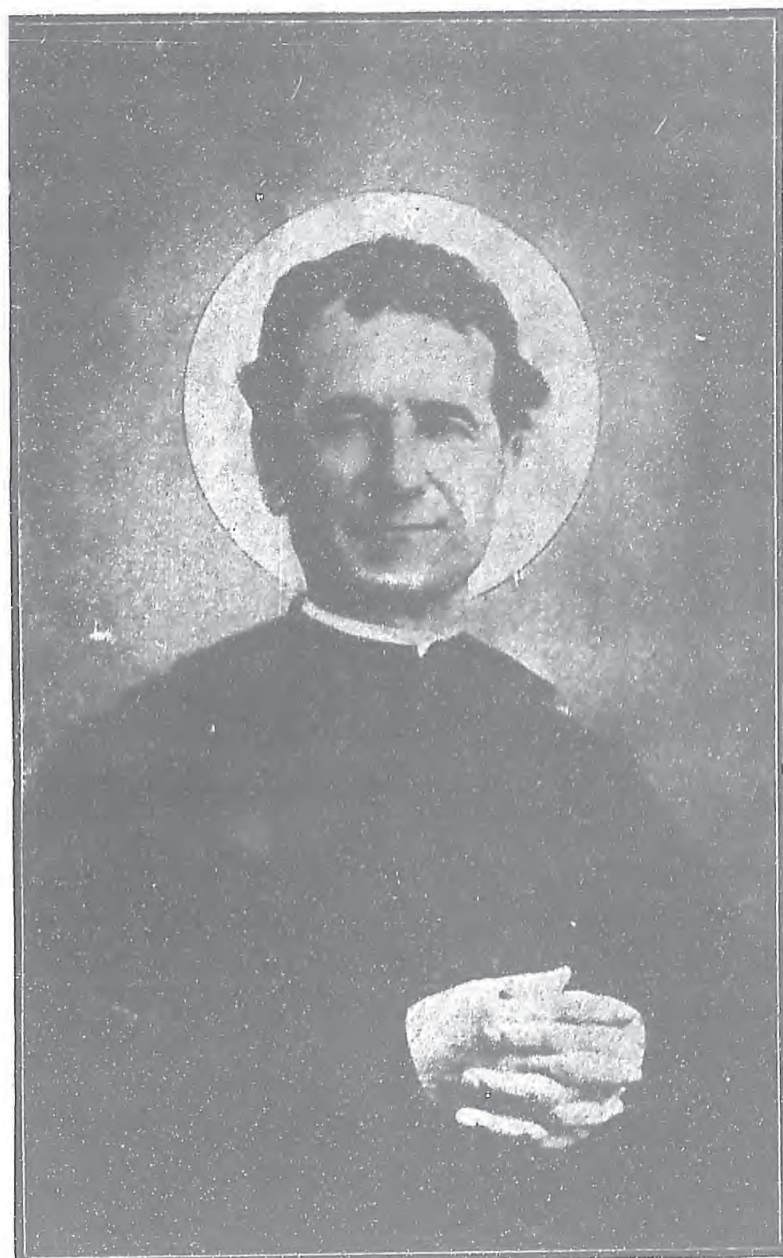


十九世紀
的偉人

十九世紀的偉人



高斯鮑望若聖

十九世紀 的偉人

◀ 香港聖類斯工藝學校承印 ▶
•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 •

Nihil obstat quomodo imprimatur

Sac. CAROLUS BRAGA, S.C.

Nihil obstat quominus imprimatur

E Domo Missionis, die 13 novembris 1939.

SAC. L. FUNG

Imprimatur.

Datum Hongkong, die 13 novembris 1939.

✠ HENRY VALTORTA

Vicarius Apostolicus

Hongkong.

St. Louis Industrial School Salesian Printing Press, Hongkong.

數	頁	錄目
二四	...	鄉家別痛
三四	...	地與居寄
五四	...	禱祈和作工
六四	...	人化表善
七四	...	來甘盡苦
〇五	...	雲風的測不
二五	...	取不潔廉
五五	...	學公笈負
六五	...	置處的智上
七五	...	活生的校學
八五	...	業課的位奪
〇六	...	作工的餘課
一六	...	桿木爬亞非答蒙
四六	...	上路的管理愛基往
五六	...	父神堂本做
六六	...	界眼開大
七六	...	飛如步進
九六	...	室課開大
一七	...	怪奇真怪奇
三七	...	交而善擇
五七	...	會樂歡
六七	...	果美的威堂
七七 假暑
九七	...	裏館啡咖
〇八	...	業事徒宗
二八	...	年青的德愛位一
五八 賽比
七八 走競

數 頁	錄 目
九八	遠跳
〇九	技門
一九	樹爬
四九	『靈我興』
九九	試考
〇〇一	家術幼
一〇一	飛而翼不
二〇一	意決
三〇一	究查
八〇一	友知
〇一一	服衣的士修穿
二一一	中院修
四一一	折天
五一一	聲人的生他
八一一	藥奇的親母
〇二一	擊雷
〇二一	活生的期暑
一二一	巔山達將
二二一	祭聖獻初
四二一	憶回的住已
六二一	果早的後鐸晉
六二一	事故的馬騎
八二一	報善有善
〇三一	務職件三
二三一	年青的告無
三三一	到已機時
九三一	『亞利瑪美讚請』
〇四一	歲萬父神高斯鮑

數 頁	錄 目
五九一	訊鞠
八九一	危垂重病父神高斯鮑
九九一	現表的情愛
一〇二	債以願如
二〇二	兒孤的父無
三〇二	題問屋住
四〇二	命主從甘
七〇二	院兒孤屋一第
九〇二	生宿寄個一第
一一二	樂歡的庭家
二一二	牲犧
四一二	巢分蜂蜜
五一二	成落堂新
六一二	生餘口虎
五二二	屋新創另
七二二	庭家的父神高斯鮑
八二二	院禱祈的完漸備設
九二二	險危的命性
〇三二	藥毒酒鴉
三三二	命喪乎幾
五三二	髮一鈞千
六三二	奇灰
七三二	路去住攔
八三二	犬義勇忠
〇四二	人主訪探
一四二	威神展大
二四二	逢重別久
三四二	難災

數 頁

錄 目

六九二	獲收的妙奇
八九二	話訓的年青對
八九二	貓雄和花合百
九九二	燈鬼
〇〇三	上晚的月五個一
四〇三	行旅的外世
五〇三	程行的苦痛
六〇三	屋的秘神
二一三	來未與事心人知
四一三	告忠個一
五一三	帽的額覆
六一三	死當夜今你果如
六一三	人怪
九一三	毫分差不
一二三	我到輪
二二三	字名個兩
四二三	近遠分無
六二三	天一有來將
〇三三	聲錢到聞我
一三三	尺咫若里千
一三三	方何自來
二三三	鐸司的蹟聖顯
三三三	多加包麵
五三三	挑胡的怪奇
六三三	多加體聖
七三三	話講會然忽的聲失
八三三	愈痊病重
〇四三	卿務國廷教

譯者序

可愛的青年，這本書是專為你們寫的。中文鮑斯高的行傳，固有好幾部，大眾閱者而寫的。若要找一部適合青年心理的，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今奉慈幼會，佛蘭長，戴果，少懷神父命，(Rev. Fr. Charles Braga) 把意國名家烏古斯安尼氏 (Ruthno Uguccioni) 所著的一個意大利的偉人 (Un Grande Italiano) 譯成華文，以餉諸中華青年。

按著者的主意是用超雋的筆墨，生動地，流利地，把鮑聖的言行記述出來，為吸引青年的興趣，去閱讀這位青年之友，大聖鮑斯高的行傳。現在書雖譯成，而且譯者也懷着和著者一樣的主意，然而時間催促，草草譯成，自然不敢自信真個能運用超雋的筆墨，生動地，流利地，把鮑聖的言行譯述出來。希望你們——可愛的青年，隨時指正；那末後來再版時，定可刊出一本比這更完善的聖鮑斯高行傳了。

本書合訂為一冊，共約四百頁。全書共有八十餘幅插圖。青年閱者念了本文，又看了圖畫，便能彷彿置身其境，愈可明瞭當時的情節。

可愛的青年，請你們拿起它來念吧！這樣你們可以認識這位十九世紀的偉人，怎麼熱切地愛你們青年，怎麼他不但愛意國一國的當其時的青年，同時他愛了全球的以後世百代的青年；並且也可

知悉他怎麼熱燃着打救青年靈魂的神火，渴欲把萬世萬國的青年都獻給天主。你們念了這書，就能振起精神，不怕艱苦，勉力效法這位那麼愛你們的良友的美表，而達到成聖的地域。這是著者和譯者所共同厚望於你們的。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三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聖安德肋宗徒瞻禮慈幼會修士

胡重生識於香港筲箕灣慈幼會

神學院。

悲慘的曙光

小若望的童年好像耶穌的一樣，是很悲慘的。你們還記得麼？耶穌聖嬰，剛生在世，黑落德王就想謀害他；他便急急忙忙的逃往埃及去躲避。小若望才會走路的時候，不幸他的爸爸就死了。這小小的孩子遭了這麼重大的禍患，你說怎麼樣的痛苦呢！他父親的身體本來是很強壯的，性情又很好。他歡喜耕田，度着農家的生活。一天患了劇烈的肺炎病，不過四天，就死去了。小若望那時還不滿二歲，可是這樣慘劇的印象，始終未曾把它忘去。三十年後，鮑斯高神父這樣敘述給他的學生說：「我那時還未滿二歲，我的父親就死了；他的容貌，我現在記不起來，我祇記得那時我母親和我有這幾句話：『我的小若望，你現在沒有父親了。人人都由死者的臥室走出去，祇有你堅要留在那裏，來呀！若望，來！』」

「爸爸不來，我也不來。」

「我的好孩子，快些來吧；你已沒有爸爸了。」

她一說這幾句話，就哭了出來，一面抱我出去。我見她哭，也就大哭起來。一個那麼大的孩子，能明白什麼呢？

可是「我的小若望，你現在沒有父親了。」這句話，常留在我的腦中。除了這件痛事之外，直

到五歲，我不記得別的童年的事。

孤兒之父

你們知道為什麼天主聖若望鮑斯高童年時經歷這番重大的痛苦嗎？我們本不能妄想猜度天主的聖意，但是鮑斯高神父日後要做這許多貧苦孤兒的慈父，也許為了這個緣故，天主願給他在幼時，嘗着失怙的痛苦，使他更能體貼貧苦孩子的心理，去愛他們。換句話說，天主的深意將要把他們托給他照料啊。

小若望雖然失了父親，天主却賞了他一位好母親，使她好好的去負全責，教訓他的兒子。

母親

小若望的母親叫瑪加利大與其納，她是從加比奧到碧基來的。加比奧是一個美麗的小村子，它位在一座小山上，差不多和碧基相對着，彼此祇隔着一個小山谷吧。

她是一個貧寒的農婦，恐怕連讀書寫字一點也都不會的，她却會諄諄教導自己的兒子，真是一位有才能的賢母啊。

她有三個兒子：最大的是她的繼子安多尼，這是方濟各鮑斯高前妻所生的；還有若瑟和小若望。

媽媽瑪加利大是一個熱心的女教友，她知道天主賜給靈魂神恩中最大的是信德，所以她盡力使自己的兒子們保全這個珍寶。

祈 禱

仁慈的天主俯視着那些貧苦的孤兒，每天早晚上好媽媽叫孩子們跪在自己身邊，求天主賞賜他們日用的糧食，神形的康健，勇敢戰勝生命的艱難，善盡各人的本分。等到孩子們一開了明悟，他屢次領他們到聖堂裏去，跪在神父跟前，預備他們妥當告解；而她自己也必常先告解，給他們立好表樣。

她口中隨時說出有益的話來；那些話充滿着聖教明智的道理，好像晶瑩的甘露。

她常說：『我的愛兒，天主看見你們，時時處處天主常看見你們，我可以離開你們，但是天主和你們常在一起。』

夏天晚上，附近田間的蟋蟀唱得非常熱鬧，燦爛的明星，正在碧天上閃爍着。媽媽指着天，向孩子們說：『那些美麗的星兒，都是天主造的。天空已是這麼好看，那麼天堂又將怎樣美麗呢？』

早上，一家老幼往田中工作去的時候，路旁的草兒，還披着星星的露珠。遠遠地，有在終年蓋着白雪的阿爾卑斯山峯背後，照耀着一片紅光。好教師——他們的賢母——便乘機高聲說道：『天主為

我們——他的兒女，造了不知多少奇妙的東西！」

到底有時所見的不是這樣歡悅愉快的事。譬如利那間，落了一場大冰雹，田中的禾稼，都被它打壞了。孩子們個個苦着臉，默默無聲，眼看自己白白的辛苦了一場。那時媽媽給他們說：

「我可愛的孩子，我們應當俯首順從天主的安排。天主所賜的，天主收了去。他是主人呀，為我們，是一個試探。為惡人，是一個懲罰。」

冬天晚上。全家圍坐在火爐旁，外面風聲呼呼的怒吼着，夾雪的雨打在玻璃上滴瀝作響。媽媽說道：

「我的好孩子，我們該怎樣愛慕感謝天主，他賞了我們一切必需的東西！他真是我們天上的好父親！」

愛 德

他們雖是窮苦人家，却有愛德的心。那時連年饑荒，要飯的乞丐到處都是。他們充滿着希望來到碧基的那家窮苦人家門前，知道那裏必能乞得到一些東西的。

有許多次，那些行踪可疑的人們，在黃昏的時候，蹣手蹣足的跑來敲門。他們也許是逃兵，日裏躲在附近森林中；也許是正式的賊徒，被巡警們所查緝的。瑪加利大始終是好好的收留他們，從未

杜門謝客。人人都可得到一大碗菜粥或是一塊麥餅。若有人沒處過宿，那麼就在小若望家隣近的草房裏，可以尋到一處溫暖安樂的地方，來度他們的長夜。

有時賊徒或逃兵還未走上草房的木梯時，巡警可怕的夜燈已打亮在場上了。不幸的人那時只好由後門逃走。那些捉拿匪徒的巡警由前門走進來了，瑪加利大也請他們坐，給他們泡茶，任憑他們取煖休息。

一次，有幾個不幸的人，逃走不及，祇好躲在隔壁房裏，和巡警們不過隔着滿佈窟窿的牆；巡警講的話，他們也都能聽見。巡警們也知道瑪加利大這樣收容衆人，他們也都本着公教純正的爱德精神，所以始終沒有在她家裏搜索或捉拿匪徒，奪她照顧貧而又不幸的人的權利。

這些行踪可疑的人，往往出於不得已，才做這樣的勾當，他們並不是喪盡天良的；所以受了瑪加利大這樣仁厚爱德的待遇，心中自然被她感化了不少，到了念夜課的時候，他們也跪在地下；那些好久不念，或者已經忘記了的經文，再來同着那些孩子，也都勉強念起來了。

誰說爱德祇是送人糧食呢？人不但有肉身，而且還有靈魂，這是確實無疑的道理。

工 作

媽媽瑪加利大一面教孩兒們祈禱和修養其他為教友的德行，一面教他們習慣於勤謹的工作。整

天裏，她從來不許他們空閒無事的。小若望年方四歲，已經會幫助哥哥們做家裏的瑣事：如掃地，拂塵，汲水，劈柴，放牛，牧羊等。他年紀稍長後，也會燒飯，搗乳，同時也會做其他更困難的工作。不過這些還是省力的事；至於田中的工作，那就愈加辛苦了。田間工作是寒暑無分的，絕早太陽未出，便要起身；吃了少許東西後，就要往田裏去，在那裏大家快快活活的工作，直到日落西山才止，其間不過在午飯的時候，稍為休息一點兒。他們晚上睡的床褥也是很粗鄙的；可是小若望一合眼就睡熟了，到了明天才醒，連身也不轉一轉的。

後來，小若望開始上學的時候，他的兩條小腿又該經受着一番磨煉了，他每天來回四次，所走的路，大約有二十公里。

小若望是這樣養成的。所以他的體格壯健，精神充足，且能刻苦耐勞，不怕艱難。

聽命

小若望也從小即學會了聽命，他從來不覺得聽命的困難。

媽媽瑪加利大堅決不移的去施行自己的職權，同時又知道諄諄教誨，善言開導。這樣的教法自然令人樂意聽命，毫不為難了。不過有些做母親的，為了絲毫小事，就要拳打腳踢，天翻地覆。同時有些却一味嬌養溺愛，寬縱自己的兒子。瑪加利大不是這樣的，她是一個好母親，她很鎮靜和藹，

能約束自己，從不敲擊自己的兒子，也不許他們率性妄為；有時也恐嚇他們，但一見他們真心後悔，也就寬恕他們了。她教他們知道孝愛母親，並使他們知道懼怕自己行為的不好，使母親難受。小若望兄弟們所以容易服從，聽媽媽的命，就是為了這些緣故呢。

三兄弟

小若望弟兄一共三人，脾氣各不相同。

最大的就是小若望的異母哥哥安多尼。他是個粗暴善妒的人，憑恃着他的氣力，欺侮弱小的弟弟。又凡不是勞動的工作，他也一概卑視。

他常常這樣說：『讀書有什麼用處呢？讀書的人都是懶惰沒有用處的，人應當作工，不要白費時間去讀書寫字，我生長得這樣高大，却從來未有讀書的。』

他常常這樣無理地自誇。有一天，小若望對他說：『我們的驢子比你生得更高大，牠也沒有須要讀書呢！』

安多尼懷了這種笨拙鄙俗的觀念，見了小若望希望讀書升神父，就千方百計的難為他。

瑪加利大雖然想了各種方法去給他解說，也毫無見效。為令小若望能夠好好的去讀書，不受他哥哥的阻擾，不得不忍痛叫他離開家庭，到別處去。

若瑟是小若望的第二個哥哥，他比安多尼來得溫和鎮靜，他很專心耕田和做家裏的瑣事；如果田間的工作不阻擋他，他很想經營生意，做一個商人。

小若望的性情是很激烈的，也有強固的意志力，他天資聰明，態度端莊，不多講話，而善於觀察。鬚髮的小頭顱能想出許多有趣的遊戲來，使他的同伴們個個都喜歡和他接近。那時天主教在他腦中，演了幾次奇妙的夢。

初次奇夢

小若望九歲的時候第一次做了一個奇夢。現在請鮑斯高神父自己來講給你們聽罷，底下就是他的說話：

「我年紀差不多九歲的時候，做了一個夢；它深深的印在我的腦海中。我覺得夢中好像是在我家附近很廣的場上；有許多孩子正在那裏玩耍。有的笑，有的玩，同時，咒罵天主的也不少。我聽了那些咒罵的話，立即跑往他們那裏，拳打口呼，叫他們住口。那時顯出一位衣服華麗，令人起敬的中年男子。他披了一件白袍，他的面孔這樣光輝，令我不能注目。他喚我的名字，又命我統領那些孩子；一面給我說了這幾句話：「不要打他們，但應該用溫良與愛德去獲得你這些朋友的心。現在你還要給他們說明罪惡的醜陋和德行的寶貴。」

「我很畏怯地回說我是個貧窮無知的童子，不會給他們講論聖教的道理。那時孩子們，不再爭

門，吵鬧，咒罵天主了。大家都圍着那個講話的人。我差不多自己也不明白說什麼：「你是誰？」我繼續說道，「命我做這樣不可能的事？」

「就是因為你以為這些事不可能，你應該聽命，求學，使它們成為可能。」

「我怎樣可以求學呢？」

「我給你一位女教師；你受了她的教育，自會變成一個智者。沒有了她，什麼智慧也是愚蒙的了。」

「但是，你究竟是誰呢？」

「我就是你母親教你每日三次問候她的兒子。」

「我的母親給我說，要是沒有她的允許，不准和那些不相識的人來往；所以你給我說出你的名字來吧。」

「我的名字，你可以去問我的母親。」

「那時我見在他身旁有一位面容莊嚴的婦人，身上穿了一件光耀的敝衣，好像到處都有極亮的星兒閃爍着。她見我越講越錯亂了，就喚我到她跟前，和藹地執了我的手，給我說：「你看。」

「我一看，才知道那些孩子都逃跑了；只見一大羣羊，狗，貓，熊和其他多種動物。」

「那個貴婦繼續說道：「這就是你的田園，你該在這裡工作。你當成為一個謙遜，剛強，壯健

的人；現在你見這些動物所遇的事，你該去替我的兒子們做。」

「我那時轉眼一看，方才那些兇惡的動物都變為馴良的綿羊，個個跳着跑來立在四周叫着，好像慶祝那人和那個貴婦。這時，當在夢中，我哭起來了，我央求那個婦人給我解說，使我明白，因我一些也不懂得。她便一手按着我的頭，給我說：「到了時候，你一切都會明白的。」那時一陣亂聲驚醒我的甜夢；什麼也不見了。我覺得很奇怪。我的手，因為剛才所下的拳頭，還有些作痛，我的臉，被那些頑童打得好像火熱般的；那個男子和那位貴婦，那些所說所聞的事，依然這樣生動地湧現在我的腦中，當晚竟至不能成寐。」

詳 夢

第二天早上，小若望到了廚房裏，就將夜間所夢見的事，從頭至尾，講了一遍。那時聽者的見解，各不相同。若瑟哥哥同他開玩笑說：「我希望你將來做一個看羊的或看別的牲口的牧人。」

他的媽媽瑪加利大接着說：「誰知你不會升神父呢！」

安多尼帶着譏笑的樣子，粗聲說道：「將來你做個賊頭。」

最後，他的老祖母斷定說：「夢中的事，管它做甚？」

可是這個夢是由天主來的；後來碧基鄉的小牧童所當奉行的使命，已完全地顯示出來了。

那些無禮，爭鬥，口出惡言的孩子，就是表明這許多貧苦無告的青年，天主願意遣發一位宗徒，由罪惡醜陋的深坑裏救出他們來，引導他們同登天國。

要改正這些不幸的青年，到底該當取怎樣的態度吧？不當用敲打強暴的方法，要溫和慈愛地開導他們。聖母就是這種教育法的良師，她是母親之中最仁慈最偉大的母親，她常在鮑斯高神父身旁，幫他奉行這個艱鉅的使命。

那些頑皮無禮的孩子，好像小若望夢中所見的野獸，受了這種教育，變成了聽命的好孩子，如同綿羊一般；其中也有許多死後被人視為聖人的。

小宗徒

小若望雖然沒有完全了解這個夢，到底因此他明白了一件事。他心中老早很願意升神父，為管理孩子們和自己的小朋友；這個奇夢顯出天主降福他的意願，他必能有實現的一日。

小若望年紀還小，不能讀書，但他已經做了他同年朋友的宗徒，那些朋友都是他鄰居的孩子，他們在牧牛的時候，爭着來到他身邊；因為小若望知道用特別的法子去吸引他們的心。

他年紀最幼，但他非常壯健敏捷，且有成人的審斷力。他講話時，能講出許多動聽有趣的故事來；大家都立在他周圍的草地上，靜靜的聽他講，連氣都不敢呼吸。

大人們見了那羣直立不動的孩子好似石像一般，誰也都稱奇起來，有幾個走攏來，也像孩子們留神地聽着，捨不得離去。

「那個小孩子是誰呀？」一個剛來的聽者，見了小若望站在這許多人羣中，不覺奇怪地問起來。

「是瑪加利大的兒子！」一人回答說；同時作了一個手勢，表明這種孩子很是少見的。

冬天晚上，雪花在外面飄飄的飛舞着，呼呼的西北風如雄獅怒吼。隣居們都到小若望家裏來，圍坐在熊熊的火爐旁。那時小若望給他們講「法國帝王的歷史故事」大家都靜聽着，連睡覺都忘了。

他講完了，站起來，很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十字聖號，念一遍聖母經，大家跪在地上，跟着他念。小若望聲音响亮，好像天神的歌聲。他們才慢慢的回家去，下次還想再來聽呢。

小 技 術 家

冬天過了，和暖的春天又到了，小若望現在不單是一個善談的演說家，並且還是一個很有本領的小技術家。

在步底利亞，姆利約鐸或加比奧集市的日期，那些走江湖的都乘機表演他們的技藝，小若望用

他那雙敏銳的小眼，留神看着他們的動作。回到家裏，在碧基的草地上耐心地自己練習起來。那裏有一棵大梨樹和一棵堅實的櫻桃樹，正好用來縛繩。

他試了再試，跌倒了再爬上去，結果給他學會了。後來小若望就定期在某天晚上，當眾表演。到了那天，鄉人們吃了他們簡單的晚飯後，大家站在空地上，談論田間的工作。忽然被一個孩子的呼聲提醒了他們。那孩子說：

『小若望現在那邊草地上表演了，他弄的把戲，恐怕在步底利亞也沒有……』

那時男女老幼大家都向草地跑去了。那草地平鋪在瑪加利大的屋子旁邊；草場上已經到處長滿着柔絨的嫩草。好像一條翠綠的大毯子。

一根粗繩掛在梨樹和櫻樹的中間。孩子們都仰着臉看，吱吱喳喳，講個不休。大家就席地而坐，環成一個弧形。

小若望來了。他穩步踱進人叢中，顯出很有把握的樣子。親熱稱奇的喊聲，不時可由婦女的人羣裏聽到。

『你能弄的玩藝兒，請你玩一點兒給我們看看吧！』男子們這樣對他說。

『把戲！把戲！』孩子們興奮地吵嚷着。

但是小若望站在那人羣中，向他們作了一個手勢，叫大家不要喧嘩，他馬上面孔也端肅起來。



大利加瑪——媽媽

了一個十字聖號，還請大家和他念聖母經。

『我們來看把戲，不是來念經的！』忽由人叢裏發出這句粗鄙的話兒。

神童小若望却和氣地答他：『在表演前，我先向你們討一些酬報：請你們同我念一遍聖母經。』

念了經，他站立在一張椅上。

『把戲呢？』觀眾這樣地問。

『等一會兒，我先要給你們講兩句話。這是我在姆利約鐸當神父講道時聽來的。』

那羣詫異的人們，在那天然宏偉的聖殿裏，聽了這個無罪孩童的話，如同天主的聲音，借了這最簡單最純潔的工具，降到那些人們的心坎裏。

後來把戲開始了。小若望在那根高懸空中的粗繩上，做出各種希奇的戲法來：有時端立不動，有時快步疾走，忽然輕躍落地，忽然躍身上飛，左左右右，前前後後，翻弄盤旋……他那輕快靈活的身子，好像已被傍晚的微風吹得飛起來了。

後來他表演完了，大家都鼓掌歡呼，稱讚這位小技術家。

『也許小若望將來會升神父哩！』這是一個看了把戲回家的女人這樣給她的女朋友說的。

天上初顯了幾顆星兒，它們閃爍的光，好像在點首答應說：『小若望將來還要成功一位聖人哩！』

公共舞場

一天小若望到姆利約鐸去過本堂瞻禮，看見堂場上聚集了一大羣人；他們正開着跳舞會，鐘樓裏鐺鐺的鐘聲雖然不停着高呼教友們到聖堂去，唱聖咏，望降福，可是那些迷醉的人們，還是跳得很高興的。

小若望擠入人叢中，看見裏面有許多人曾經觀過自己玩把戲的，他就開始善言勸告，請他們進堂祈求。

「你看，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孩子，他又想來教訓我們了！」一個老頭兒對他望了一下，很不耐煩地說。

「誰叫你到這裏來給我們講道理的呀？」第二個人這樣又說：「你這不識時務的東西，膽敢來打擾我們的高興麼？」

「快走吧，不要來多管閒事！」一個婦人罵他說。還有許多別的人也譏笑他，說出更不好聽的話。小若望那時就退出人叢，站在堂場的一角，唱起一曲個個懂得的歌兒來；他的歌聲清脆婉轉，那些跳舞的人，大家都回首看他，後來，他們逐漸離開舞場，去聽他唱。小若望瞧見那些人們很留神地望着他，個個都聽得很有趣味的時候，忽然停止，請他們入堂。這回他們欣然跟他進去，好像已被他的善表感化了。

堂中的禮節完後，天已黑了。小若望來到跳舞場時，許多人早已在那裏瘋狂般的跳舞了。

『時候不早了，我們回家去吧！』他再次的給那些跳舞的人們說，但是沒有人去理會他，可是他又唱起歌來，如同方才一樣。

當人家聽他這麼含有刺激性的歌聲，大家馬上停止跳舞，再圍集到他身邊，聽他唱歌，那時跳舞場中的人忽然離散了，祇剩有幾個。

『唱得好！再來罷！』大家都這樣狂呼着。等他唱完了，又給他幾件東西，叫他繼續再唱；但是他也不再唱，却並不要他們的贈品，那時人叢中擠入兩個人來，跑到這位神奇歌曲家面前，按着他的肩頭，順手給他幾個銀元，說道：『這是給你買東西吃的，現在你快些走吧！不要在這裏多唱，不然我們就要用強硬的手段來對付你了。』

小若望知道他們是跳舞場的老板，但他絲毫不怕，雙手叉腰，答道：『喂！你們說什麼話？這裏是你的家，應該聽你們指使不成？難道我不能自由做事麼？快拿去你們的錢，還我的自由吧！』

那時人叢中頓時發出喃喃的語聲，大家很讚成小若望的話。那兩個跳舞場主，向四下一瞧，看看風頭不好，當即聲音低了下來，很緩和地勸小若望回去。他們說：『時候不早了！恐怕你的家人因你不早回去，心裏一定很擔憂着。你父親要想什麼呢？你母親不見你回家，要怎樣着急呢？』

小若望答道：『正因時候不早了，所以我來叫我的朋友們回去的。我有什麼對不起你們的地方呢？你們理該知道，這不是留人在外，遊戲胡鬧的時候呀。打架傷殘，不是常在這樣的時候發生

的麼？」

衆人聽了這位青年講出這樣充足的理由，個個都拍手稱好。那兩個跳舞場主，弄得啞口無言，只好張紅了臉，咕嚕着回到跳舞場去。跟隨他們的，不過幾個人，其餘的都成夥在暮色中慢慢的離去，不時還可隱約聽到那位神奇歌曲家清脆的歌聲。

艱難的道路

小若望自少心中聽到了天主叫他做神父的聲音。但是做神父必須讀多年的書，那筆學費，到底怎樣去打算呢？這個碧基鄉的苦孩子怎樣才能達到他底目的呢？只靠自己的力量，決做不到。到底是有了天主的幫助，才能一定可以成功的。這是我們後來自己也會明白的。

天主要他常做個謙遜的人，又為要試他依賴天主的心，叫他跑了一條很痛苦崎嶇的道路。

吾主耶穌到加爾瓦累山去所經的道路，不也是這樣的困難麼？他勇敢地把它走完了——沒有比它更崎嶇更難走的路——他在那座聖山的頂上，將自己完全祭獻於天主聖父，為救贖人類。

神父是耶穌基督的門徒，自當效法良師的善表，登上那座聖山——鐸品——也應該在那裏奉獻自己為救人類的靈魂。

旭日初升

小若望在走這艱難遙遠的路程時，多次得到天主的光照和聖母的撫慰。小若望的初領聖體，好像太陽的第一道紅光，照耀了小宗徒當行的道路。

當時孩子們必須滿了十四五歲，才能初領聖體，那真是一個不良的習例，可是後來因了教宗必約第十世的諭令，這種規定已取消了。那時雖有這樣的慣例，但是年方十歲的小若望，已顯出這麼有德行和妥善的準備，因此新堡的本堂神父，就破例准他初領聖體。

新堡距碧基約有五公里，有條高低不平彎曲的小路。一八二六年的封齋期內，小若望每天都是由此來回，要走十多公里的路。無論下雨落雪，從沒有缺過一次要理課。他有很強的記憶力，能把全本要理背出來；他有聰敏的理解力，能了解一切所讀的道理；雖是這樣，但他還是勤謹，超過其他的孩子；所以全班之中要算他最好。

馬加利大早把大部份要理，教給小若望了。他將要理學得非常純熟，上面已經講過了。他在草場上表演時，在第一齣和第二齣戲法的中間，將媽媽所教的要理，轉授給他的小朋友們。

他初領聖體的大日子到了：是在一八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耶穌復活瞻禮。

復活瞻禮在鮑斯高神父的生命史上，常是一個重要的日子。它好像一塊光明的路牌；天主用它來標記小若望成聖行程中的階段。

一八二六年的復活瞻禮日，耶穌初次和這無罪孩童的靈魂結合。初升的旭日，照耀那條上升

的道路。這是第一個階段。

母親的指引

瑪加利大，真是一位好母親；她自己指引着小若望，預備他的靈魂，善度那個重大的日子。封齋期內，多次給他說：『我的小若望，天主給你預備着一樣美麗的禮物，你該好好的整理你的靈魂，熱心告解，告明你一切的罪過，而且應該真心痛悔，應許天主，以後更要有堅決的志氣，做個更好的孩子。』

他的媽媽在家裏教他念經，並且巧妙地想出各種有益於子女們的教訓去提醒他。

小若望初領聖體的那天早上，不准他和別人說話；帶他到了聖堂裏，自己同他一齊預備來感謝聖體。

回家後，叫他不要做什麼物質上的工作，整日看聖書，念經，還用許多很好的說話來教訓他；鮑斯高神父老年時，還感動地記得這幾句話：

『我可愛的小若望呀，今天是你的一個重大的日子。深信天主已真的全有了你的心了。現在你應許他吧，要盡力保守你的美德，直到生命的末日才止。從今以後，應該勤領聖體；但當留心，切勿犯冒領的大罪。時常要告明你一切的罪過，常常聽命；尤應喜歡聽要理和講道。為愛主之故，最

宜躲避那些口出邪話的人，對他們好像瘟疫一樣。」
這些說話，為一個公教青年，真是整個生活的標準。小若望很留心聽着，也將之實行了。所以他能立即走入成聖的正路。

讀 書

小若望七歲開始上學。他不到新堡去讀，因為他年紀還小，很難每天早晚這樣來回奔走。也不到加比奧去讀，因為那裏的先生，不收別村的孩子。天主揀選了隣近一個誠實的鄉人做小若望的啟蒙教師。在一八二三年的冬天，他教小若望讀書寫字和解釋初步算術簡易的習題。

後來數年中，他往加比奧的本堂神父那裏，更加有規則地讀書。那位本堂神父，為了媽媽瑪加利大的堅決請求起見，允許小若望同別的學生一起讀書。不多時後，碧基的小牧童竟然超過大眾的同學；先生看他為諸生中品學最優的學生。

他讀書不知怎樣地用功！

他放學後，還要去放牛；暑期中又需幫助安多尼做田中的工作。他剛學完了念字，書籍就成了他終日隨身的同伴，有了少許空閒，他便把書拿出來，聚精會神的看，這是在放牛時候的餘暇。

放牛的草場上，還有許多別的孩子，他們知道小若望是很喜歡玩耍的，又會做各種有趣的遊戲。

，現在却見他拿了一本書，獨自一人在那裏看，不來和自己玩耍，他們實在不高興得很。一天，有幾個很壞的孩子想強迫他去玩耍，可是小若望堅決推辭，還請他們讓他靜心讀書。那時他們已容忍不住了，起先用說話恐嚇他，後來動起拳來打他。小若望身體靈活，氣力強大，本來很容易能夠打倒他們，但他那時也許記得夢中那個奇男子給他所說的話，忍受他們的欺侮，只說：『你們儘管打我，我一定不來玩，我要讀書做神父哩！』

那個奇男子說得有理，那些很壞的孩子，見了小若望這種堅忍不屈的志氣，大家都很佩服他和他相好，而且他們還替他看牛，讓他更能安心讀書，此後他們都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小若望也報答他們，就是將自己所學的一部份教給他們，尤其是聖教的道理，經文，聖歌等。他那種縹渺神奇的歌聲，我們上面已經講過，是人人喜歡聽的。

童 性

親愛的讀者，我至今所講的，都是些奇異非常的事。一個十歲的小孩子，能做出這樣的事情來，真值得令人注意。

小若望是個聽命的好孩子；他那時已很喜歡幫助他人，做愛德的工夫。

小若望雖然有這許多的優點，但他終究還是一個孩子，而且是一個非常活潑的孩子。他體格健

全，天資聰慧；一雙玲瓏的小眼，不停的流轉；兩條小腿，一刻不能安定。

像他這樣的孩子，犯了幾個頑皮的過失，那有什麼可奇呢？如果他不頑皮，那才是真正的可奇了。現在我把他幾件最頑皮的事，講給你們聽，後來你們自會覺得這些都並非他性情不好，這也許是因為過於活動的緣故吧。

打破油瓶

小若望八歲的時候，一天闖了一個大禍：

媽媽因事已到別村去了，只有他一個小孩子留在家裏看門。活潑的小若望，見了櫥頂上有一件亮晶晶的東西，就去搬了一張椅來，爬上去想把它拿下來玩弄。但他正想伸手去拿的時候，一不留神，將旁邊的一個油瓶撞翻落地，打得粉碎；把瓶中的油，通通濺在地上。

小若望嚇得不知所措，慢慢的由椅上下來，去尋了一把掃帚，急想消滅禍事的痕跡。但是掃來掃去，地上那個大黑印，終是不能消去。那時室中還充滿了一種觸鼻的氣味，那一定不是掃帚所能驅除的。媽媽回來後，這事一定瞞不過她的眼和……鼻子的。

恐怕她罰嗎？不，不。小若望最怕的是使媽媽難受。

他見已沒有辦法去遮掩自己的過失，你想他怎樣？

他立即跑往籬邊，折了一條柔韌的青枝來，用刀在皮上刻了許多花紋，做成一枝青白相間的小棍，真是好看。後來他拿了那枝棍，跑往草場上等候他的媽媽。忽然在山谷深處，遠遠的瞧見了媽媽的影子；他立即跳着跑去迎接她，殷勤地問道：

「媽媽，你好嗎？你走得辛苦嗎？」

「好，親愛的小若望，你好嗎？有志氣嗎？」他媽媽說。

小若望沒有話了，只把那枝棍授了過去。

「呀！你又犯出什麼事來了！」媽媽又忽然站住說。

「是，媽媽。」小若望低聲答，「這次我真應該受你的罰。」

「你講給我聽吧。你做了什麼事呀？」

小若望就把所犯的事情老實講給她聽，末後他道：「我也替你做了一枝美麗的棍子，省得你費時去尋別的了，你看做得怎樣？」

他兩隻刁皮含笑的小眼，只是看着媽媽的面孔。是，因為在媽媽的面孔上露出寬免的樣子了。

養 鳥

小若望很喜歡養鳥。

九歲的時候，見了鳥毛的顏色，聽了鳥鳴的聲音，就會分得出那是什麼種類的鳥。他很想把牠們捉來玩弄；但是鳥生翼會飛的，怎樣可以去捉呢？他就用心去找尋鳥窩；找到了，就爬上去，把那些還未會飛的小鳥取下來，放在精緻的籠子裏，等到牠們長大了，自己會飛去覓食的時候，就把牠們放生了。

老實說，小若望對待這些小動物，不同那些殘惡毒心的壞孩子。他好像牠們的慈母，留心照管牠們。他由母親那裏學識了各種小鳥所喜歡食的東西，和其他種種不同的餵養的方法。他有兩三隻美麗的大籠子，凡一切為着鳥的生活所必需的東西，樣樣都裝置完備，放在籠裏。所以那些小鳥，落在他的手中，也算不得什麼不幸。

他最喜歡的鳥，做起窩來往往是在樹頂上。許多別的孩子都以為這是很難捉的，可是小若望却覺得更加有趣。他爬起樹來，快得好似貓溜樹一樣，在樹枝間大胆地跳上跳下，宛若一隻松鼠。但是有一次……

倒懸空中

離家不遠的一個樹林裏，在一棵高大的橡樹上，有一窩美麗的小鳥，想去學飛。

由樹下望去，很清楚的可以看見一個碗形的黑東西，高高的架在一條差不多與地平行的橫枝上

• 這不是鳥巢是什麼？

小若望也曾爬過一棵比那橡樹更高的樹上，從那裏探望了幾回，只見在那隻柔軟的鳥窩裏，四五隻黃毛的鳥頭，向上張大了嘴，吱吱的叫。

一天，小若望指着橡樹上的鳥窩，給他的同伴說：「那隻鳥窩，我久已發見了；誰有本領去拿得，就算誰的！」

去拿！說來很容易！一個孩子望了那窩的高度，便把他的上衣和鞋子脫去，雙手抱了那棵粗大的橡樹，往上爬……

但是爬了一刻，他的力量完了。往上看，看還高懸在靠右手邊一條橫枝上的鳥窩，又向下望了一望所爬的樹段，終於慢慢的溜了下來。

「沒人可以爬得上去！」他喘着氣說。

有一個，好像還不甚信那孩子的話，也想去試試。但是爬得不多時，已沒有氣力，只好爬下來，懊喪慚愧地說：「必須做隻老鷹，才能得到那裏。」

「你們真的不要嗎？」小若望得意地說：「我早已料到了！」

那麼他向上一跳，很敏捷地，輕快地爬上去，好像一隻松鼠，剎那間已到了那條橫枝和樹幹相連的杈節處。

那時他施出所學的走繩的本領，小步走上那條與地平行的橫枝。走不幾步，可惡的樹枝，漸漸的住下垂了；必要騎馬般雙足橫跨在上面，慢慢的移過去才行。可是離樹幹越遠，樹枝彎屈的曲度也越大。

究竟那位勇敢的探險家達到了目的地。一隻，兩隻，三隻，四隻：一共四隻毛頭細軟的小鳥，小若望輕輕地把牠們一隻一隻放在自己懷裏，後來……向後轉。

去已很不容易，回來却是更難。要越過那駝峯般隆起的一段，就是有了走繩的本領，也是無法可施。想把身子伏在下面，雙臂抱實了樹枝，慢慢的移動，又怕傷了那些柔弱的小動物。祇有一個辦法：兩手緊握了樹枝，身子懸在空中，然後蕩動雙足，鈎住樹枝，順勢對身翻轉，雙膝跪在那個駝峯，一……二……三……不料用力太猛，身子到了樹枝的上面時，並不停住，却又轉了過去，仍和起先一樣。小若望一連試了三次，也毫無效果，腕力却漸漸不支了。

同伴們在樹下張大了眼望着他，口中還斷續地呼出幾句話來，好像要勉勵小若望的勇氣，助他一臂之力。

小若望向下面一望……啊喲，可怕呀！……他用盡了平生之力，作最後一次的嘗試，可是這次也失敗了。他已沒了氣力，雙手一鬆，就跌下來。

在這可怖的當兒，見他抓了頭髮，用力一拉，因此到地時，腳先着地，沒有撞破了頭顱。這一

跌非同小可，連他全個身子都反躍起來。他仰天倒在地，動也不動，好像已經死去，同伴們都嚇得逃跑了。後來回頭一看，……死者已坐了起來，還用手作勢。他們都飛步跑到他身邊，問他有沒有受傷。

「希奇！沒有什麼。」小若望鎮靜地說；同時又記起了懷中的寶貝。

「活的還是死的？」

「活的……比我更生動哩！」小若望歡笑着由懷中拿出來，接着低聲說道：「牠們真使我太辛苦了！」

他就和同伴們回家去；但是走不上幾步，忽然站住。同伴們見他全身打顫，面色青白。他把小鳥給了同伴，教他們嚴守秘密，不要把這事講給別人聽。後來和他們分別，獨自一人，慢慢的回家去。

跑了一回又坐下來，覺得胃中劇痛，渾身都是冷汗。回家時，在門口遇見了若瑟哥哥。若瑟一見他那種面色，連忙問他。

「沒有什麼。不過這裏胃部作痛。」小若望答道。

過了一刻，他就上床去睡覺了。媽媽很是擔憂，便叫若瑟去請醫生來看他。醫生來了，診了他的脈，聽了肺部，說那是不要緊的，恐怕是消化不良的緣故。

小若望不敢當着媽媽，將事情老實告訴醫生。

他錯了。倘若他老實說了出來，醫生就能對症下藥，毛病也就能快些治愈；後來却費了三個月的功夫，才能完全回復他的健康。後來他又把從前那樣爬樹捉鳥，跌傷的事，早已拋在九霄雲外了。可是當他每次經過那棵橡樹時，總是向上瞧瞧，繞行過去，不敢停留。

傷心的事

他為了疼愛鳥雀，結果受了很大的痛苦。一天，他捉住了一隻山鳥，亮晶晶的黑羽毛，非常美麗，叫的聲音又很好聽，小若望十分愛牠，他的心已全在那隻山鳥身上了。他好好的餵養牠，耐心地教牠說話，唱一種有音節的歌曲。一隻這樣聰明的山鳥，不多幾時便學會了。

那時小若望每天要往加比奧去上學；放學後，總是兩步併一步的跑回家去，一心想聽他的朋友唱歌，同牠講話。

一天，他回家後一看。呀！真是他夢想不到的！籠中寂靜無聲，柵木上濺滿了許多血點，並且還黏着幾根羽毛，門已經打開了；一團血肉模糊的東西堆在籠的一角。

小若望一看就明白了。呀！可惡的貓！

他不禁大哭起來，旁人雖然多方勸他，他也不肯聽。為了這事，他差不多哭了一個星期。

『為了一隻山鳥，何必哭得這樣悲哀呢！』哥哥這樣笑他。

後來小若望也醒悟了，知道自己不該溺愛那樣不打緊的東西。那麼定志以後，全心去愛慕永遠真實的天主！一個小孩子，竟會立下這樣高超的意志！

捉 鬼

每年秋收的時候，瑪加利大慣常到加比奧母家去遊幾天。那年也帶了小若望同去。晚上大家圍坐談笑，外祖父一面抽煙，一面講他孩子時代的故事。

那晚講的正是奇異的響聲：許多年前，在閣樓上，已經聽到一種古怪的響聲，到底不知它是從那裏來的，當然不是天神顯現；像這種嚇人的聲音，必定是醜陋的魔鬼在那裏惡作劇吧。

小若望却說那不是鬼作怪，恐怕是風或者是老鼠的聲音。人家聽了他的話，都不以為然。

『風？你聽了那種怪聲，就不會說是風了！』

『風不會穿釘靴的，那會發出這樣重的怪聲？』

『難道老鼠是穿釘靴的麼？』

他們一致的辯駁小若望。忽然話聲打斷，大家張口呆望『這是什麼？』他們說道。不是空想，也不是夢，閣樓上那個粗澀的怪聲，無論誰都可以聽見了。

『好像和從前的一樣！』外祖父一手執了煙桿，一手指着閣樓板低聲說。

『你們說魔鬼……』

『不要吵！大家不要吵！——怪聲又來了！』

果然一陣深沉的滾物聲和幾下反跳聲，接着一種混濁的怪聲在樓板上慢慢的過去。

『夠了！我不願再坐在這裏了！』一個婦人說着站起想走。

『好，我也跟去！』又一個接着說。

『小若望，你也來吧！』瑪加利大對她的兒子說：『不要嚇壞了你。』

『不，媽媽，我要留在這裏，看看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小若望說。

『到底是什麼事？你還問到底是什麼事？』他的外祖父很鄭重的說：『沒有別的辦法，只有

快去請神父來灑聖水，驅除魔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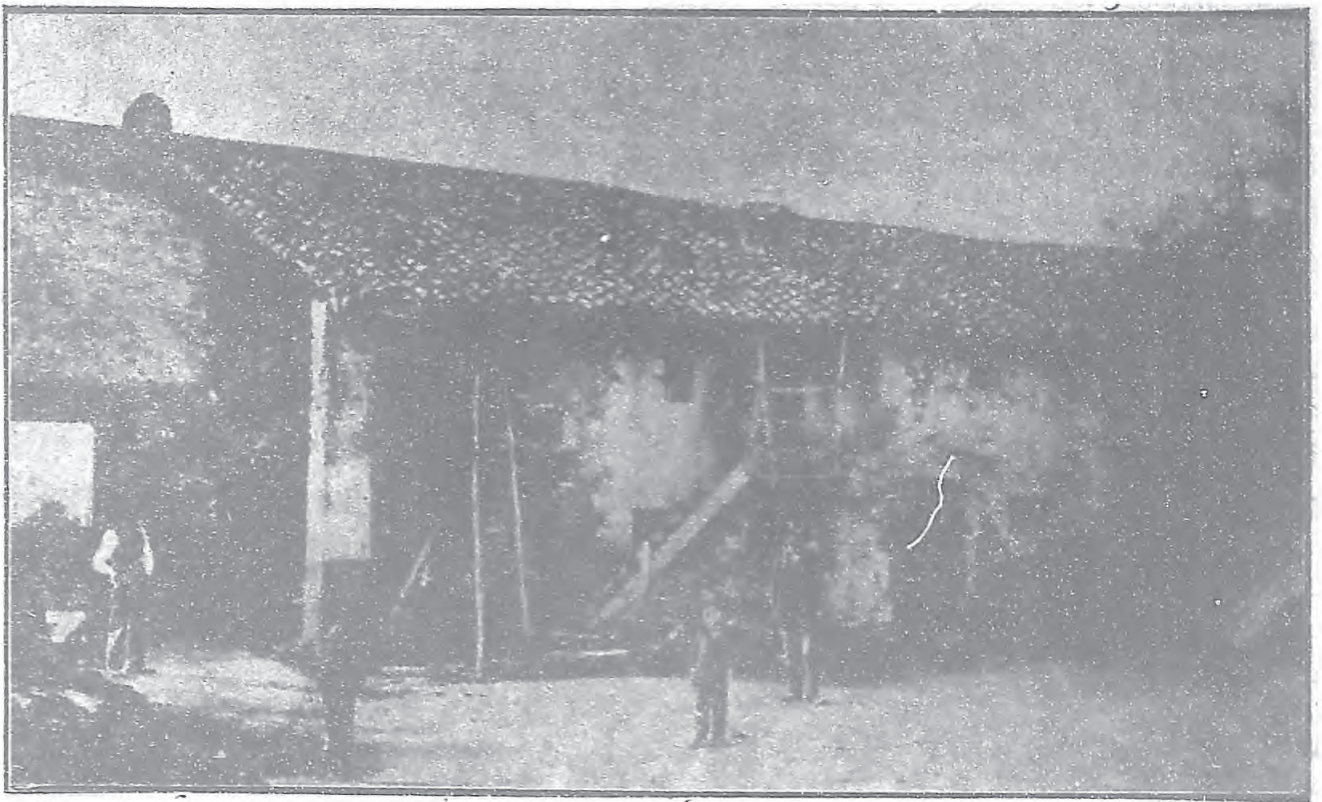
小若望很勇敢地站起身來，點了一盞火油燈，說道：『我倒有些不信，讓我去看個究竟吧！』

『你發了瘋嗎？』

『不，我很願意知道這究竟為了什麼原故。』

『那末等天明再去看吧。』

『不，現在要去。誰怕，儘可留在這裏；有勇氣的跟我來。』他們聽了這些話，有的搖手，有



聖若望鮑斯高誕於此農宅

的苦勸他不要去。後來一個壯年男子說道：『我們怎可胆小得不如一個小孩子。』說着就在屋角裏拿了一柄鋤頭，還點了一盞燈，隨着小若望去了。

小若望大步跨上木梯；那時跟隨他的人倒也多了幾個，但是都立在梯下，不敢上去。小若望很勇敢地推開了閣樓門，一陣陰風，迎面吹來，幾乎把燈都吹熄了，他左手高舉了油燈，走進那間陰森寂靜的巨室中，地下堆着許多雜亂破舊的東西。

『沒有什麼！』小若望回頭這樣給梯下的人說。

那兩三個男子，也壯了膽，走上梯來，到那間巨室中。想不到剛走了幾步，忽然大聲驚呼，奔門而奔了。

『鬼呀！鬼呀！』

小若望在那微弱的燈光中，恍惚見有一隻大篩子，在地上慢慢的移動；現在因了逃者的呼聲已停住了。一會兒，它又動起來了，恰巧行到小若望的足前而止。

『快逃！快逃！』門口的人高呼着。

他不但不逃，還鎮定地把油燈往柱頭的釘子上一掛，然後俯身下去，雙手捉住了那篩子，往上一掀……

原來是隻母雞！大家都狂笑起來。

可憐那隻母雞，停在那裏，一點也不動，好像被他們的笑聲嚇昏了；等到小若望一把抓住了牠的兩翼，才咯咯的大聲叫。

那些勇敢的逃兵和樓下的人這時都上來了，外祖父也上來了；他真實地觀察，看看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

事實是這樣的：那隻篩子是這樣靠壁放着的，篩邊一端倚牆，一端着地，斜放着，篩子的網眼裏還嵌着幾粒穀。那隻貪食的母雞，恰從篩子下面鑽過，一見了穀粒，牠就去啄。但是篩子向地下一滑，撲的一聲把牠蓋在下面了，可憐的母雞，已做了囚犯。但牠並不就此甘心，還想努力掙扎，想由那死牢中逃脫出來，可是篩子太重，不能把牠掀翼；那麼牠馱着它，東撞西碰的走。那就是半點鐘前我們樓下所聽見的怪聲。

『可惡的東西呀！』外祖父抓住了母雞的頸說：『快把牠殺了來慶祝我們的小將軍！』

天主的道路

十歲大的小若望，已經在加比典地方小學畢業了。他實在不知怎樣可以繼續讀書，做神父；他母親也想不到一個辦法。可是天主沒有忘了他。不是天主從前自己給他說過，將來他要做神父，教導許多青年麼？

那時是一八二六年的四月中，小若望同媽媽到步底利亞去聽道理。上一年教宗良第十二世在羅馬很隆重地頒賜了『如比來翁大赦』，第二年，就把這大赦賜給普世的教友。所以人們都到本堂去聽道理，恭敬聖體，以得大赦。

像瑪加利大和小若望那般熱心的人，當然沒有不去的！他們的本堂原是新堡，但是到步底利亞去，路程比較近些，而且那裏還有幾位才高德厚的司鐸講道；所以隣近村落的人都上那邊去。

那天晚上小若望聽完了道理，同着媽媽和其他許多好教友回家去。他們剛走在夾谷的麥田間，看見前面蜿蜒的小徑上有一位年高體壯的老神父。

『這是姆利約鐸的本堂賈勞疏。』她們低聲說着。

小若望走到他跟前，恭恭敬敬的問候他。神父一見了小若望那副聰明的面孔，端莊的態度，即揮手叫他到自己跟前。

『好孩子，你住在什麼村裏？』

『我住在碧基。』

『你也是聽道理來的麼？』

『是的，神父。』

神父向他微微的笑了一笑，表示很滿意。

恰巧那時有幾個婦女在面前經過，神父見了她們就接着說：

『我想你母親給你講道理時，你一定更加明白了！』

『是。』小孩子坦然的說。『媽媽許多回給我講道理；但是我很歡喜去聽神父們講道，而且我覺得自己也能夠明白。』

『真的麼？』和悅的老神父顯着有些不相信的樣子，『你真個明白了麼？』

『我完全明白了！』

『那末你把今天的道理講幾句給我聽吧！我給你四個銅元，好不好？哪！銅元在這裏。』神父瞧着小若望這樣說，同時由袋中掏出四個銅元來，放在掌上給他看。

『不過請你告訴我，』小若望接着說：『你要我講第一個道理還是講第二個道理呢？』

『隨便，只要你會講出幾句來就可以了。你至少還記得，第一個道理是講論什麼的？』

『神父說奉教的人應該及早歸向天主，不要等到老年病重的時候，才回頭改過。』

『那末神父在那端道理中說些什麼話呢？』老神父現在帶着奇怪的樣子問他。

『你要聽第一段，第二段，或是第三段呢？』小若望說。

『隨你講那一段。』

『我就給神父完全講了吧。』於是他從頭至尾，一五一十，把神父所講的道理，重講了一回。

過路的人，見了一個這樣的小孩子，也都停步聽他講；不多時後，路上擠了一大羣人：個個都點首稱奇。

神父聽得很詫異。

「你現在給我講第二個道理。」他歡喜地高聲說。

「完全講出來，或是講其中一段呢？」

「我不過想再聽兩句。」

小若望繼續又講了十分鐘，在旁的聽衆都連聲叫好。待他講完了，神父的眼眶已經濕潤潤的充滿了喜淚。神父再問了他幾句；小若望時時很誠實地回答，還把自己的環境和希望讀書做神父的志向，為將來引導自己的朋友和許多別的青年，都告訴了神父，並且也給他說明了自己的困難……安多尼的阻擾……

「明天你到姆利約鐸，到我家裏來。我有話要對你說。」賈神父說了這話，就和孩子分手。他一面走着，一面心中沉思，不時還舉手作勢，眉宇間顯着歡樂的神情。

第二天，小若望便到姆利約鐸去見賈神父。

「我想筆錄昨天的道理；你能給我口述麼？」

「好，不過意大利國語，我是不大會講的。」

『不要緊，你儘管口述吧。』

一位老神父坐在一張桌子旁邊，筆錄一個……小孩子給他口述的話！小朋友，你們心中有什麼感想？

筆錄完後，賈神父由桌旁起立，用他戰兢的手，按在小若望的頭上，給他說：『你放心吧，我一定會照顧你和你的讀書問題。你回去對你母親說：請地主日晚上到這裏來和我商量一切的事情。』

天主的聖意

『天主要這個孩子繼續讀書！』老神父很鄭重地給媽媽瑪加利大這樣說。

『可是這事怎麼辦呢？』

『你該盡你所知所能的去做；其餘的事，天主自己會照料的！』

『好，我就聽神父的話去做。』好媽媽這樣答應了。她以前屢次所想的事，現在她已深信了：這是天主的聖意！

從那天起，賈神父每天要教小若望讀一些書；其餘大部份的時候，小若望要幫助安多尼在田中工作。

但是安多尼一些不講情理的，好像聾子，什麼好話都不肯聽，一味反對小若望讀書。為了家裏

和睦起見，那年夏天，小若望完全沒有到賈神父——他的恩人，他的先生那裏去讀書，這樣一直到了
秋晚。一次賈神父在路上碰見了小若望，就很嚴厲地問他說：

『你什麼時候才來讀書呀？』

『啊！神父，不瞞你說，我實在不知怎樣才好；我哥哥不放我來！』

『什麼？不放你來？我要你來，天主要你來！明天你拿你的書籍到我家裏來。你明白麼？』
後來小若望真的到賈神父那裏去念書了。

十二月底，他已經讀完意大利文法，聖誕節後開始讀辣丁文，不滿一月，已經把一本辣丁小文法讀得爛熟，第二年復活節，他也會譯短句了。賈神父笑着說：『如果你這樣下去，不到幾年，恐怕在世上所有的學問，你都能通曉了！』

你該做個謙遜的人

不但小若望的聰明記憶力超出常人，而且他的忍耐和謙遜的德行，也很足令人驚奇的。安多尼專想阻他讀書，給他說了不知多少無禮譏笑的話。

『什麼辣丁不辣丁！快來同我耕田！你見這柄鋤頭嗎？它才是你的筆啊！小博士想讀書！讀書當然不像耕田那樣辛苦。我們整天做牛馬，你却快活做少爺，豈有此理！你想我們情願把辛辛苦苦

掙來的錢，給你做學費嗎？你不要再夢想了！你應該如同你的父親，哥哥——我，去種田度日才好！』

小若望到底不出一聲，掩面哭泣；他的心跳得很快，好像要迸裂似的。那時他忽然記起夢中的那句話：『小若望，你該做個謙遜的人！』他就以此自慰，忍受安多尼的欺侮。

但是昨天這樣，今天又是這樣；可憐的小若望受的苦真不小。他不但不能去讀書，而且一翻開書本，就要挨罵。

母親見了這種情形，知道如果長此以往，小若望一定要生病了；她所受的痛苦也許比小若望所受的更大哩！那麼她就決定了一個悲痛的意志。

痛別家鄉

『現在沒有別的方法。』一夜，瑪加利大用了極淒苦的聲音給小若望說：『去吧，我的若望，去，去，你不能再安居在這裏了，安多尼看你像眼中釘，一天比一天更加仇恨你了。你往蒙哥谷去問姓莫利約的，他們是有錢的人家，且是熱心的好教友；也許會收你做他們的童僕。媽媽不能跟你到那裏去，但是無形之中，自有天神保護着你。我……時時記得你，為你念經……』

那時正是二月的天氣，在一個陰慘黯淡的早晨，小若望肩上背了一個小包，忍痛離別媽媽。這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次……他年紀還這麼小：不過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

可是到了分別的時候，他却鼓起自己的勇氣，一絲不露愁苦的樣子，因為他不要使媽媽太難受。『媽媽，再會吧！』他遠遠回首，望了媽媽，舉手向她招呼，似乎表示很快樂的樣子，但他剛走到了山岡下，轉身往上看自己的家，只見在自己遊戲的那塊草場邊，微露着灰白淒涼的小屋的一角；小若望那時將背上的小包，往地下一拋，不禁放聲大哭起來。

最後還是他的護守天神，給他心裏放出一線安慰的光，小若望再次背上小包，繼續前行，心裏想着夢中所見的奇妙景物。

寄居異地

傍晚時，小若望到了莫利約的村裏。剛巧那時迎面走來一個男子，見了小若望那種情形，很奇異地看看他。小若望就恭恭敬敬的問候他。

『你到那裏去？』那男子問。

『我想找個主人幫他做工。』

『好！勤力工作吧！』他說着走了。

小若望呆看他漸漸走去；他聽了一句這麼簡短的回答，不免有些頹喪。他沉吟了半晌，勉強振作了自己的勇氣，一直往場上走。許多人正在那裏預備縛葡萄枝用的籐絲；其中一個面貌森嚴禿頂

的男子，轉身看了小若望問道：

『小孩子，你找誰？』

『我找類思莫利約；他是不是住在這裏呀？』

『我就是類思莫利約。你有什麼事？』

『我母親叫我到這裏來做童僕，幫助田中工作。』

『你母親是誰？她為什麼叫你一個小孩子，離開家裏到這遠遠的地方來呢？』

『我母親叫鮑斯高瑪加利大，他叫我出來，因為我的哥哥安多尼時常欺侮我，仇視我。』

『她叫你到這裏來的嗎？可憐的孩子，我不能收留你，因為現在正是冬天，有童僕的人家也想辭敬他們。我們慣常要過了聖母領報瞻禮才僱童僕的。沒有法子，請你回去吧。』

小若望聽了這樣的話，不禁掉下淚來。

他馬上走到那人跟前，執了他的手，苦苦哀求道：

『請你收留我吧！我不要你什麼工資，只求你容我在這裏同你們工作。』

『你的年記這樣小，能做些什麼事呢？不過使人家討厭罷了。』

那時小若望再也忍不住了，就哭了出來，嗚咽着說道：『你收我在這裏吧！……我坐在這裏地下，永遠不離開這裏！我死也不走了！』說着，坐了下來，『你該知道，如果我回去，媽媽和我

都要受怎樣的苦！」

那主人的妻子，聽了小若望這番說話，心中很是感動，就向他丈夫求情，至少准他在這裏留宿幾天。莫利約也就答應了她的要求。

他轉身給小若望說道：『這樣可以看看你究竟會做些什麼？你來，把你的東西放在屋裏。』

屋裏有一個女孩子，名叫德肋撒，是主人的妹妹。她見了小若望，很歡迎他。

她笑說：『我們正需要這樣的一個人，我不願再照料牲畜，牧放牛羊了。這些工作很適合於這個孩子，我年紀大了，已有氣力，儘可往田中同你們工作。』

小若望找到了他的工作。他做事時時勤謹靈敏，所以主人很器重他，自動給他定下工資，每年十二塊意元。那時為一個農家的童僕，這樣的工資已是不小的收入了！

工 作 和 祈 禱

一天晚上，臨睡前，小若望很端莊地跪在自己的小床邊，熱心念經，家主婦陶勢篋亞偷偷地在屋角裏看他，說：『這孩子怎樣熱心！』

有時家主婦也見他跪在牛棚的一角。那裏靠窗邊，小若望放了一尊小聖像。他那種端正的態度，真令人欣羨！

為了這個緣故，每晚，當大家跪在聖母像前念玫瑰經的時候，小若望常常給他們領經。

到了瞻禮七晚上，小若望必去請主人准他翌晨到蒙哥谷去望第一台彌撒。但是他終不肯說明理由；陶勞亞婦人很願知道，他為什麼這樣早到蒙哥谷去？

小朋友，你想：早上四點鐘，天還未明，就動身到蒙哥谷去；路程又遠，就是抄近路，隨你行的怎樣快，至少也要費一小時才能到。這樣的行動，你說奇怪不奇怪呢？

一天，家主婦遠遠的在他後面跟着，看他究竟做些什麼事。只見他逕向聖堂走，到了聖堂裏，就到本堂神父跟前告解，後來在彌撒中領聖體；彌撒完了，他便很快樂的回去。

她見了這樣情形，心中很奇異。那天，一遇見小若望，就問他每主日到蒙哥谷去，是不是為了領聖體。小若望知道已被人發覺了，起首還顯出有些不安的樣子。家主婦便和善地給他說：「好，從今以後，你時時可以望第一台彌撒。」

小若望沒有一個主日放失過公教青年當行的本分。

善 表 化 人

「善表」比任何道理更有效力，更能動人。對於這一點，小若望在莫利約家裏可說是一位很有口才的講道者。

一個夏天的正午，猛烈的陽光把屋前的場地曬得火燒般熱。小若望同別的農人，由田中回來食午飯；剛走到門口，忽然遠遠的傳來了三鐘聲，他不管自己的疲乏，太陽的猛烈，立即跪在火熱的場上，恭恭敬敬的劃了一個十字，念三鐘經。有一個同他一齊工作的農人，汗流滿面，呼吸迫急，在他身旁走過，見了他這種樣子，隨口說了一句譏諷的話。小若望並不見怪，等自己念完了三鐘經，才嚴重地給那農人講解那祈禱的益處。

那農人很詫異着說道：「看來這個孩子真要來教訓我們老年人了！」

那家的孩子們，不久，都成了他的朋友，他們一有機會，就成羣的來找他們的小領袖。小若望時常帶他們到柴間裏，他自己坐在最高的柴堆上，其餘的孩子們，都環坐在他的身旁，靜悄悄地聽他講解要理問答，或主日他在聖堂裏所聽過的道理，小若望也教他們念經，唱聖歌。

天晴的日子，他們聚集在近村的一塊草地上。婦女們同了自己的孩子，也來聽這位青年的宗徒講道；她們心中深深的奇異感動起來。

苦 盡 甘 來

「他活像一位神父！」大家都這樣說。

主人的妹妹德肋撒說道：「他願意做神父！這事是他自己給我說過的，不止一次，我見他放牛

的時候，手中拿了一本書，在那裏用心念着！」

類思莫利約半信半疑地問：「你做神父？你不知道做神父要讀四五千元的書嗎？你往那裏去找這筆款項？」

「兩天出日頭，你才能做得到神父哩？」農人們譏笑着說。

「你們後來自會知道的！」小若望很堅決地這樣答着。他一有空閑，急忙看書，一刻不肯輕易放過。

一天，他在草地上牧牛，看書看得出神，一人在後邊連呼幾聲他的名字，他也一些沒有聽到。那人就走到他的背後，和霧地看他讀書；原來那人就是他的舅父彌格爾，他到基愛理去做賣買，經過那裏，便想見他的小外甥。

「小若望，你好嗎？你做什麼？」他的舅父說道。

小若望這時才發覺，就很快活地問候了舅父，便告訴他自己的心事。不錯，他住在莫利約家固然很安樂，他們都待他很好，日中還讓他一兩小時的空閒，可以專心讀書……但是……轉眼之間，兩年已經過去了；讀書沒有先生指導，是很難進步的。可是小若望覺得自己必要上進，因為天主要他做神父。

舅父想了一會，堅決地說道：「我一定要解決這件事，讓我替你來辦吧！你現在把牲口領去還

給主人，快快回到碧基去見你母親。後來我也要去見她，和她商量。」

『但是不知道媽媽歡喜我回去嗎？』

『你只管照我的話去做，你的舅父決不會來騙你的。我現在要上鎮去，去了就回來。你如果真的願意讀書，我將給你設法。你喜歡嗎？』

『當然喜歡的！』小若望快活得直跳起來說，立即將牛牽去交代了主人，並將自己辭職的原由說明了，主人聽了，也很快活，祝他日後成功，但是心裏却捨不得和他分別。

舅父彌格爾真的守約來和瑪加利大商量，決定要小若望繼續讀書。於是他東奔西走，想給小若望找一條出路，可是始終找不到。最後還是賈勞疏神父來幫了他的舊學生的忙，他不但願意教小若望讀書，還准他在自己的家裏住下，省得他朝晚來回奔走。並且允許將替他設法，使他能夠走完那條長而費力的路，引他登達鐸品的山巔。

起先那些依人性看來好像萬不能逾越的阻障，現在都消滅了；不過還有安多尼妒忌固執的成見。媽媽瑪加利大因此下了一個決心，又破了這難關。安多尼那時已有二十六歲，時時逞凶恃強，以致家人常不能和睦。瑪加利大費了許多力，才能得到他的同意，將家產平分，並依照法律，脫離母子關係。從此以後，天主聖意對於小若望所處置的事，能自由進行，不受安多尼的阻擾。

不測的風雲

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一天的早晨，賈神父有點事要託小若望去見媽媽瑪加利大，又準他在家裏休息幾天；也許是因為那天早上老神父覺得不大舒適，無力給他照常上課。小若望剛到了家裏，正在喜歡地和媽媽談着自己的工課，忽然跑來了一個小孩子，氣喘着報告賈神父身體不好，急想見小若望，有重要的事想要給他講。小若望聽了這個忽然的報信，好像晴天裏一個霹靂，立即飛跑回去，半點鐘後，已到了姆利約鐸。

賈神父起了中風的病，病勢很沉重，呼吸很急促，不能成聲，只用雙眼不安地望着在他床邊的人。

當小若望走進賈神父的房裏時，病人的目光忽然露出一種親熱歡悅的神情，他用了振盪的手，向枕頭下摸索，想找一件東西。

旁人見了，就替他找；果然找到了一個鑰匙。病人就把它授給了小若望，又注視着他，說了幾句繼續不可領會的話。

他所要說的是：『這是錢櫃的鑰匙。錢櫃裏的錢都是你的！』一個在旁的人，這樣給小若望解釋。

那時老神父點了點首，表示允諾的樣子，又指着鑰匙，用手作勢。



碧基山下脚下的曠場

他說：『你自己將它收下，不要給人。小若望，你明白嗎？』

小若望那時滿眶熱淚，凝視着病人灰白的臉；便跪在地上，熱切祈禱……

廉潔不取

兩天後，那間房裏燃着幾枝蠟燭；床上僵硬的躺着賈勞疏神父的屍體。那邊，竈間裏，幾個臉孔鐵青的人，彼此呆望着，沒一句話。他們是賈神父的親戚，因為知道他已死了，特來接受他的遺產的。

『有什麼好遺產！』其中一個咕嚕道：『舊書，字紙，四張破椅子……』

『錢他必定放在錢櫃裏的；如果我們能夠找到那錢櫃的鑰匙……』

『鑰匙他已交給了那個孩子了。人人都說死者已將錢全數讓給他了。』

『胡說！他有什麼憑據？』

『有證人在此。』

證人們也都衆口一聲說賈勞疏叫孩子不要把鑰匙送給別人。

『他那時既已說不出話來了，怎能給孩子說這樣的事呢？』賈神父的親戚同聲地說。

『他雖沒有說什麼話，可是他的意思，在場的人都明白了。』證人們說。

『閒話休講；為什麼這孩子一聲不響呢？是他應該講話呀！』

他們彼此爭吵不休，小若望却始終沒有說一句話。他一心惦念着賈神父的靈魂；恐怕這時他正需要着別人的祈禱……而人家都一味注意着錢櫃。

人們催他說話，他就由袋中取出死者給他的鑰匙，送給了那個講話聲音最粗的人『這個：就是錢櫃的鑰匙』他很坦白地說。『你們的叔父給我這鑰匙的時候，囑我不要送給別人。人家也說，錢櫃裏的東西，我儘可收藏下來。但我寧願依舊做個窮人，不願為了我的緣故，引起訴訟來。』

『他的確明明的給你說過了嗎？』

『他並沒有給我說什麼，可憐的賈神父那時已說不出話來了。』

『讓我們且來看個究竟。』一個姪子就去開櫃門。他由櫃中取出許多鈔票，一紮一紮放在台上。其餘的人都睜大了眼呆望着。他把鈔票一數，伸了兩個指頭說道：『一共二千多元。』這些都是賈神父節省下來的錢。

『我早已說過，錢櫃裏一定有錢的！』忽然一人插口說。

那個數票的姪子，一手拿了那些鈔票，看着小若望，猶豫不決，不知怎樣才好。後來纔半吞半吐的說：

『叔父把鑰匙交給了這孩子……人家給我說，叔父還教他讀書做神父……好！』他回頭

向小若望說：『我情願奉行叔父的意旨：這些鈔票是你的！』說着將那些鈔票授給小若望。親友們見了竭力反對。紛紛地說：

『這不能說是公道！我們先該把他們平均分派！』

『賈神父沒有給他說什麼話！』

『而且他沒有遺下什麼憑據！』

『二千元，怎能這樣輕易送給人家呀？』賈神父的親戚紛紛的辯論着說。

小若望默默沉思莫利約的說話，他一時又回憶起來了：『做神父要讀上四五千元的書！』他心中自問，不知天主是否要利用那筆款子，來……

『你究竟接受嗎？』那人繼續催迫着問。

『不』小若望將那隻握有鈔票的手推開，答道『我情願得天堂，不願得世上一總的錢財！』

大家都呆住了，驚奇地看着小若望。他們以為一個孩子竟會講出這樣的話來，真是從來未曾見過的。

小若望由那裏退出來，比從前更加貧窮，可是他覺得一個聲音在他心中說：『好有志氣的小若望！你說得有理！倘若天主要你做神父，你將來一定成功，不必用到那勉強得來的錢：』

頁笈公學

真的天主很顯著地幫助了他。賈神父已死了，誰來教小若望讀書呢？這回舅父彌格爾又來給他設法：『我們叫他到新堡的公學裏去讀書吧。』他堅決地給瑪加利大說。

但是那時聖誕快要到了，學校開課已有兩個多月了；而且小若望是一個窮苦的學生，不知他能夠這樣去插班麼？

舅父說：『這事讓我來辦吧。新堡那裏我熟識許多人，不怕不會成功的。』

後來他得了舅父的幫助，把一切難題都解決了。小若望就在那一年（一八三零）的聖誕節後，到新堡去上學。

那時候是冬天，意大利北部天氣是很冷的。他每天兩次來往所走的路約有二十公里。寒風吹來，好像刀割一樣；有時天還落雪。他又不願意弄髒了母親做給他的鞋子。也為着了節省的緣故，往往把鞋子脫了放在背上，毅然地跣足在泥雪中前進。

可憐的小若望！到了新堡，便往一條結冰的小河邊，用水洗去足上的污泥。紅腫的足上多次可以見到血跡。他隨即穿上那雙粗重乾淨的鞋子，歡樂地走進校門。

他所憂的並不是行路的不便和風雪的寒苦，却是憂失去了寶貴的光陰。媽媽當他早晨上學去的

時候，給他一個麵包，叫他正午散學後，到一個成衣匠，名叫若望羅培德的家裏去；那麵包算就是他的午飯。小若望早晨上學，傍晚回家，這樣可以少走一次來回的路程。

上 智 的 處 置

羅培德不久就認識了小若望是一個非常的孩子，所以很看重他，格外的優待他，下大雪的日子，就留他在自己的家裏歇宿，以免他冒雪回家，受許多寒冷的苦楚。

小若望自然很快樂地接受他的好意。晚上就在樓梯下面，僅足安身的地方睡覺。瑪加利大對於這事也很贊我。她不但贊成，而且設法預備幾樣必要的東西，叫小若望寄宿在羅培德家裏，省得他來回奔走，尤其是在冬天雨雪的時候。

寄宿費是用穀類做代價的，親友們便踴躍地幫助瑪加利大收集些麥，讓小若望依了所定的約，拿給羅培德，作為寄宿費。

天主聖意要小若望在一個成衣匠家裏寄宿，使他在課餘的時候，學做裁縫……為的將來開辦工藝學校時，傳受許多青年一種謀生的技術。現在到處都有這樣的工藝學校，在中國方面，作者譯這書時，也有六座之多。

小若望在羅培德家裏不但學會裁縫的手藝，也學會了唱歌和初步的樂理。不要看輕了那個成衣

匠，他也會打風琴，知道一些唱歌的法門。我們早已領教過小若望唱歌的本領，現在受了羅培德的指導，更加大有進步了，這對於他將來教導青年的使命是很有補助的。

學校的生活

小若望雖然學做裁縫唱歌，可是大部份的時間是專用在功課上的。

他在新堡讀書的時候已經受了許多磨難。同學之中要算他年紀最長，他的身材又生來魁梧，穿的衣服又是父親或安多尼穿下來的寬大的舊衣服；所以同學們見了他，都要戲弄他，和他取笑。

但是不多時候，他們看見小若望那種謙遜和悅的態度，聰明非常的才學，都開始敬重他了，終於成了他們最好的朋友。

有一位教師看見小若望的課卷又清潔又整齊，沒有絲毫錯誤的地方，心中不免有些猜疑。

一天他拿了小若望的課卷，顯着一種輕鄙的樣子，對衆學生道：「這一定不是鮑斯高自己做的。」

小若望的朋友那時就關閉替他辯護。

那教師用力把台子一拍，喝道：「你們不要來哄我；這明明是他叫別人做的，他那裏有這樣的才幹？」

課室中那時又嘈雜起來了。

「無論如何，一個碧基來的鄉下孩子，能知道什麼東西？」
這樣的事也不止一次了；教師常常是用這句話來結束的。

奪位的課業

一天，教師命學生做一個「奪位」的課業。這名字怎樣解法呢？就是各生依照自己做的課業所得的分數，在課室中佔一個位置：第一名的佔首位，第二名的佔第二位：……當時新堡公學的學生，或因地方不多，或因人數太少，是幾班同時共用一個課室的。小若望原是第一年級生，但他熱切地懇請教師准他做第三年級的課業。

教師聽了，冷笑一聲，隨把他平時輕鄙碧基鄉人常說的話，又重新暢說了一頓。

學生們靜看着教師這樣責罵小若望，個個面上顯出不平的樣子。小若望却鎮靜如常，毫不動容，依舊請求教師准他做那課業。最後教師用手一揮，不耐煩地說：

「你儘管去做，我沒有這許多時間來念你寫的荒謬的話！」

一小時後，小若望把自己的卷子呈給那位固執嚴厲的教師。他又立即搖首表示看輕小若望，把卷子擲在台上，看也不看。

小若望端立在他面前說：「教師，請你看我的卷子，改正它的錯誤吧。」

「我不是早已給你說過了嗎？」他威氣地高聲說：「我那裏有時間來念你這種毫無意義的話？」

那時三年級中有幾個較大的學生起立說道：「請教師朗讀鮑斯高的卷子，我們很想聽聽哩！」

剎那間，全課室的學生，都發出同樣的要求。那教師原是常被學生們嘈雜的請求所屈服的，因此就拿起那張卷子看了一眼，又擲在台上，露着很惱怒的樣子和輕視的態度。

「我不是給你們說過了麼？鮑斯高是一個沒用的孩子。這一定是他由同學那裏抄過來的。像他那樣的人怎會寫得出這樣的文字來？」

忽然小若望身旁立起了一個學生，用了響亮的聲音，說明自己親眼見是小若望做的，沒有問過同學，也沒有借助什麼書籍。

那時同學個個歡呼稱妙，都以打倒了教師的威脅為快。教師雖然高聲責罵，也毫無用處，反令學生們更加敬重小若望的美德和學問。

瑪加利大也知道了這些事情，就想法子把小若望送到基愛理去讀書，因為在這種教育之下的學生是很難得益的。她知道為實現這件事，必要經過更大的犧牲，可是她毫不猶豫，她知道自已奉行天主的聖意，天主一定會幫助他的。

課餘的工作

小若望在新堡公學裏雖然沒有相當的教師，但是他在那個大鎮中所度過的一年並不是白費了的光陰。

我們上面也已說過，那一年他在羅培德家裏學會了做裁縫和唱歌。

後來他在那裏又認識了一個鐵匠，名叫哈維豪愛華全典；因此他也學會了運用鉗鋸錘銼和其他鐵匠用的工具。

聖堂裏舉行什麼禮節，他未有不參加的，他不但自己熱心瞻仰着所有聖教的禮節，而且屢次使出他唱歌的本領和婉轉的歌喉來加增別人的熱心。聖堂的風琴師因此得了不少的幫助，所以很歡喜他，教他打風琴，拉四弦琴。這樣他又學了兩種新的技術。

小若望年紀雖小，可是已有成人的觀察力。他見了人家的舉動和各事的情形，就會細心審度，不同別的孩子，只顧玩耍……

他到聖堂裏去的時候，多次遇見本堂神父或別的司鐸，他常恭恭敬敬的問候他們；他們却一些不露笑容，也不表示親愛的樣子，板着臉，畧畧點首就走開了。人家就是要和他們親近，也是沒法可想。當時凡是神職階級的人都以為應保持這種嚴肅威重的態度。

小若望却大不以為然，他很爽直的給他母親說：『媽媽如果我做了神父，要和小孩子們親熱，給他們講和善的話，還要同他們一起玩耍……像他們這個樣子，不，不對的。為什麼他們不像賈勞疏神父？』

『這有什麼辦法？』瑪加利大答道：『他們都是學問淵博，思想高超的人，怎能同你一個這樣的孩子講話？』

『吾主耶穌不是更聰明有學問嗎？可是他喜歡親近孩子，命宗徒們不要攔阻他們，讓他們到他跟前去。』

『我不是說你沒理，但是……有什麼辦法？』

『要是我做了神父……』他答着。面上顯出很興奮的神情。

蒙答非亞爬木桿

你們還記得十歲大的小若望在繩上玩把戲嗎？你們也記得他爬樹的本領嗎？

現在他已經是一個十六歲大身材魁梧的青年了。他每天上學去讀辣丁文，但是依舊很喜歡玩點把戲，他另外很會做那種必須有筋肉堅實，意志力強的玩藝。

請你們聽下面這個有趣的故事。

蒙答非亞是一個美麗的小村子，它位在一個小山岡上。那天恰巧是每年舉行一次的大市集日子：鑼鼓聲和鞭炮聲鬧成了一片。許多農家男女，穿了各色的新衣，在街道上來往着熱鬧。照意國的風俗，凡逢這樣高興的日子，必在鎮中的一個廣場上，豎起了一枝十幾丈高的木桿，木桿頂處有一個環，環上掛着許多值錢的東西，任人爬上去取。

那天蒙答非亞鎮中也豎了這樣的一枝木桿，上面掛着一個布袋，袋下繫着一塊紙牌，紙牌上面寫着「二十」兩個大字；就是近視眼，也能看得清楚的。這兩個字表明袋中有二十塊銀錢。照當時那二十塊銀錢可以抵得現在一百塊。布袋旁邊還搖蕩着幾條大臘腸，幾瓶上等美酒，和幾包顏色鮮艷的綢緞。許多人好像受了磁石的吸引，立在那個廣場上，昂首望着木桿頂處，垂涎欲獲得掛着的東西。

但是那些東西都高高的掛在半空裏，豈是容易得到的嗎？而且預備那枝木桿的人，把它削得異常光滑，外面還厚厚的塗着一層油；就是蒼蠅也難爬得上去。

忽然由人叢裏跑出幾個壯漢，高視闊步的跑到木桿底下。其中一個最倨傲的，捲起雙袖，飛也似的就往上升，觀眾都在下面高聲大呼。可是剛爬了三分之一，已是上氣不接下氣，只得雙足緊繞着木桿，停在那裏。往上看那些臘腸等物；還高高的在那裏跳舞，好像在恥笑他沒用。他於是重整旗鼓，用力往上再爬；爬了不滿三尺，往下一望……可怕的高度好像要拉他下來；心中不免暗

暗吃驚。膽子一小，手足就酥軟了。接着就在觀衆的狂笑和嗤嗤聲中，溜了下來；白白的出了許多汗，衣裳上又揩了許多油，非但連臘腸皮沒有嚼到，還要被這許多觀衆譏笑。其餘的幾個壯漢也想貪食臘腸，可是個個得了同樣的結果。

若望也在那裏留神觀看，他很明白他們失敗的原因。因為他們在開始爬的時候，就用了全副力量，拼命的爬，幾乎連氣都來不及呼吸。但剛爬到了三分之一，正在需要氣力去抱住那枝光滑像冰的木桿的時候，他們却都已力盡筋疲了，只好放棄食臘腸的嗜慾。

若望明白了這一點，便鎮定地走到了木桿下；除了帽子，把上衣一脫，然後一伸一屈地很慢的往上爬；他屢次用雙足繞了木桿，蹲坐在足跟上，藉以補充自己的氣力。

觀衆不明白他的計劃，都在下面狂笑，說他沒用，催他快爬，若望却假作聾子一般，任憑他們譏笑，並不改易爬桿的方法。

人家見他越爬越高，心中漸漸的驚奇起來；方才的笑聲，也就漸漸變為寂靜了。他時爬時停，居然爬到了離頂兩公尺的地方了。那木桿下粗上細，所以當若望爬到近頂的時候，便震搖得很利害。他還是一些也不怕，勇敢地逕往上爬，哈哈！最後他已用手摘取掛着的東西了！下面的觀衆頓時熱烈拍手，喝彩叫好。

他伸手取了那個布袋，又取了一條大臘腸和一條手帕，就下來了。雖然觀衆們高聲叫他盡取

那些東西，他却並不貪心。他下來後，對人說，這樣別人還可以爬上去得着別的東西的。

那二十元是天主賜給若望的第一個急濟，使他能夠繳付往基愛理讀書的一切費用。

請看天主想出多少法子來幫助那些信賴他的人。這又可以說，天主有時也會開玩笑的。

這不是我個人的話；聖經上也說：“*Tuditi in orbe ferrarum*.”『嬉戲於普世中！』

往基愛理的路上

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三日，瑪加利大把一切的學費都交給了若望，這學費便是半石大麥和十來公斤的黍米。

好媽媽說：『我所能給你的都在這裏了，所缺的東西，天主自會給你照料的。』

有一個若望的朋友，因為沒有別的方法，表示他自己的情誼，就將若望的行李和他那沉重的：

……學費載在自己的車上，替他送到基愛理去。

第二天，若望心中很高興，歡樂地背了一袋麵粉和一袋玉蜀黍，離別碧基，到基愛理去讀書。

讀書難道是要用到麵粉和玉蜀黍的麼？

不錯，這是為買書籍筆墨等應用文具的。他到了斯堡鎮，就賣了那些貨物，將換得的銀錢放在衣袋裏，繼續行他的路程。

怎麼？在蒙答非亞爬木桿的錢呢？都在他身上：那二十元現在已變了一件禦寒的大衣，和一雙新皮鞋。其餘的錢，還不夠去購買其他必需的衣物；幸虧天主又感動了幾個善心人來救濟他的急。

這次由新堡至基愛理，對於我們的若望可算是一個愉悅的旅行，雖然十一月的天氣，並不是怎樣清明。那兩袋裏的東西，又不是兩袋鵝毛；如今已在新堡卸去了，肩膀上覺得輕鬆了許多。

做本堂神父

他在路上又遇見了一個朋友，名叫斐利伯祿；他也是到基愛理去的，兩人一面走，一面談得非常投機，一點也不覺跑路的困乏。

斐利伯祿聽了若望講他自己將來讀書的事，說得這樣有趣，就奇異地看着他說；『我想你不久可以做個本堂神父。』

若望忽然站住，雙目注視着同行者的面孔，嚴肅的說道：『本堂神父？！可知你還未明白做本堂神父是什麼一回事！』於是將這高尚職務的重大責任對他申說一番。最後用了深信不疑的語氣結束說：『我親愛的斐利伯祿，我總不會做本堂神父的。』

『這樣為什麼去讀辣丁文呢？』

「做神父。」

「那末……？」

「不錯，做神父，但是我曾將我的一生獻給青年，尤其是要給那些貧苦無告的青年服務。」

五十年後，一天，有一個健步含笑的老頭兒到多理諾城慈幼會首創的學校裏來，要見鮑斯高神父。

「請問老先生貴姓？」

「小姓斐利伯祿：不知鮑斯高神父還記得那……？」

當然記得的！鮑斯高神父很歡迎他；吃飯時，請他坐在自己身旁，又給眾人介紹說：「他是自己青年時代的老友。」

後來看着他老友的面孔問他：「你不見嗎？我是否做了本堂神父呢？」

大開眼界

他們這樣一面說，一面走，不知不覺中已經到了基愛理。只見眼前一座雄壯的城牆，城牆裏露出幾個鐘樓的尖頂，幾座高大的聖堂和華美的樓房。

這兩個鄉下人，進了城，走到了人多熱鬧的地方；睜眼四望。呀！基愛理真是大了！新堡那裏

比得上呢！他們暗暗的稱讚着，若望多次聽人家說過，基愛理好像一國的首都，現在到了，想想真的不錯。

城中有許多壯麗的聖堂，偉大的商店，又有學校，修院和各種慈善機關。

若望奉了母親的命，在城中訪問馬塔路濟亞夫人；果然很容易的找到了。若望就在路濟亞的家裏吃飯歇宿。

起初這位夫人不曉得她的青年房客是怎樣的人，後來見他讀書認真用功，舉止端正，念經熱心，就開始愛他好像是自己的兒子一般。

她有一個兒子，年紀不過十二歲，品姓不好，屢次使她難受。她就不要若望的房租和飯錢，只願他幫助她的兒子做一個如同他那樣勤謹讀書修德的好青年。

若望就顯出他的奇妙本領，不久果然把那孩子感化了。他用自己的良善的表率，溫善的態度和適時的規勸，使那個頑童變成一個模範的青年，又使那位懷憂的母親轉為一個有福的母親。

進步如飛

若望天資聰明，而且又這般用功，所以他的學問進步得很快。起初他讀的是四年級，恰當我們中國的小學六年級。一個十六歲的青年和十一二歲的小孩子一起讀書，當然覺得不甚舒服，可是

那位級任教師是很有見識的；不多時候，他認出若望是個勤謹而且思想成熟的學生，所以不到兩個月，即令他升班，若望在中學一年級的成績，又是超過所有的同學，因此再過了兩個月，他便破格升至初中二年級了。

中學二年級的教師名叫西瑪若瑟。全校的學生都知道他是一位最嚴厲的教員。他見在學期中忽然插入了一個又高又大的學生來，便覺得很詫異。他把鼻尖的老年眼鏡戴好，把若望瞧了一眼，便很鄭重地說道：『你如不是一個笨漢，便是一個才子！決不出乎此二者之一。』

衆生都呵呵大笑。若望却不慌不忙，立起身來，很鎮靜地答道：『先生，我不是笨漢，也不是才子，是一個中庸的人。』

『什麼中庸的人？』

『就是說，我是一個有志守本分的學生。』

那位教師當時顯出一種溫善的樣子看着若望，因為那謙遜而穩實的回答，已在教師心中引起了一個良好的感想。

『你既是有志氣的學生，』教師結束他的說話：『你若能碰了一個好機會：我必會幫助你的。』

大鬧課室

西馬先生雖然很嚴厲，但是很公平，一些也沒有偏私，而且是一個很有才學的教師。那些懶惰不肯用功的學生，落到他的手中，可算他們倒運！

一天，若望忘記了帶辣丁讀本去上課。當教師講解的時候，他就隨手拿了一本辣丁文法，當做辣丁讀本，以免被教師發覺而受斥責。那位教師正講得高興，果然沒有發覺，但是坐在他旁邊的學生，却早已看見了都彼此使眼色，有些還嘻嘻的竊笑。

忽然教師停止了講解，用他由老年眼鏡背後射出來的目光，向四下一望，覺得許多學生坐得不安定，也不注意聽講。

『什麼事？』他喊着地問，『我立刻要知道！』

沒有人敢做聲。那些知道情由的學生，自然都向若望望着，那位教師隨着他們的視線，將眼鏡的焦點移到若望身上。

『鮑斯高，站起來！』教師怒着叫他，『將我所解過的重解一遍。』

那位受問者很安然的站起身來，拿了剛才的文法，然後運用自己的記憶力，把剛才教師所讀和所解的念了出來。



舍村的家約利莫

同學們見了他起立的時候，他們都為着他擔憂；以為他不知怎樣才好。現在見他念得很有秩序，毫不錯誤，大家都屏息靜氣地呆視着他；他一讀完了，立即鼓掌吵嚷起來。

西馬先生這時真個怒髮衝冠，目眦盡裂了。他馬上跳起身來，用拳將桌子重重的打了一下，然後由講壇下來，逕走到若望的書桌旁。

『你快快給我講出這吵嚷的緣故來，這是我一定要知道清楚的！』

但是若望仍舊保持着他鎮靜的態度，面色絲毫不變。一個坐在他旁邊的學生就用手指了鮑斯高所執的書，教師一手把書搶了過來，仔細一看，好像明白還不甚明白的樣子。後來那個學生再給他解說了一番，他方才完全明白。

那時他好像一個兵士被敵人繳了械一般，怒氣完全消滅了。但他還是不甚相信，他叫若望再念一段。若望又很快的念了一段，一些沒有錯誤，好像他是看着一本無形的書而讀出來的。

所有的同學，因此更加歡呼鼓掌起來。這回那教師兩塊圓玻璃後的眼睛已閃着微笑的光。

他對若望說：『這回因你的好記憶力，我便寬免你。我的孩子，天主賞賜了你一個這樣大的禮物，仰該善用它，不要枉費了它呵。』

奇怪 真 奇怪

若望的記憶力。當然是可異的。然而他在基愛理讀書的時候，還有幾件事，顯示天主賞賜了他幾樣更奇妙的恩典，為的是將來創造偉大的事業。

一晚，他夢見教師口述了一段辣丁文練習，自己正在翻譯着。明早醒來，他便把夢中所聽見的練習，完全寫在紙上，又把它翻譯好了。

那天上課的時候，教師向學生們說：『今天我們要在課室裏翻譯一些辣丁文練習，你們快寫吧，我現在把它口述出來。』

他就一句一句的口述起來……呀！真奇怪！他所述的和若望夢中所聽得的完全相同。

若望當然不必再去翻閱字典，立即沙沙沙的用鋼筆把自己早上所譯好的謄過了一回。而尤其是更加令人驚異的就是這次他又得了一百分。

又一次，教師口述後，不到數分鐘，若望就交卷了。那教師心中暗想道：『這回練習中，我特別加了許多難處，他怎能這樣快譯完呢？他一定敷衍了事，沒有用心翻譯吧。』

教師拿起了若望的簿子一看，……呀！奇怪！……一些沒有錯誤。

於是叫若望到他跟前，看着這個奇怪的學生，咕嚕着說：『這究竟是什麼緣故？你去拿你的草稿簿來。』

當他見了若望的草稿簿，不覺呆住了。那練習是他昨夕纔預備的，因為太長了，所以沒有完全口

述出來。現在見若望的草稿簿上，已寫着整個練習，就是他沒有口述出來的也都寫在上面了。

教師自言自語道：『難道他抄了我的簿子麼？但是昨晚很夜我纔預備完了這個練習，今天一早我就帶它到學校裏來；他在什麼時候抄的呢？而且他的家離我的住處很遠。他也一定不能去抄別的书本，因為這練習是我自己想出來的。難道他是鬼不成？』

教師那隻眼釘住若望的面孔，催着問他：『你快給我說，這究竟是什麼緣故？』

『昨夜我在夢中見了的。』他很率直地回答。

教師聽了，默默無聲，心中覺着很驚奇。這樣的事，誰見了不驚奇呢？就是小朋友見了，也要驚奇的吧。

以後我們便會知道天主屢次用夢來使若望預知未來的事。

若望自從九歲那年第一次發了一個奇夢，後來在十五歲那年又發了一個。他升了神父之後，也常發這種可奇的夢。它們雖說是夢，其實就是未來的先兆。

擇善而交

基愛理城有許多學校；學生很多。若望都願意去親近他們；因為，我們上面已經講過了，他有特殊的優點來做青年們的領袖。

若望生來就富於觀察，他把那些學生分做三等：善的，不善不壞的和壞的。他想定了自己應該怎樣去對付他們。認定了某人是個不好的學生，就立刻和他絕交，以後便不同他來往。那些不善不壞的學生，必須有要緊的事或者因禮貌的緣故，才和他們接談。他祇和善的結交。但也不甚親密。直至認識了一個實在好的學生才肯和他深交。

許多青年因不善擇交，善惡相處，後來便會弄到敗壞道德，喪失名譽。若望也好幾次碰到了壞友誘惑的危險。有的想拉他去看戲，有的想叫他到不大正當的地方去賭錢，有的邀他同自己一齊到城外鄉間的田園裏去找果子，有的引他逃學去游泳；有一個竟敢誘他去偷某家主婦的東西。

他當然堅毅地拒絕這種壞友的煽惑，決意離開他們。因此他們就憎惡他，仇視他，和欺凌他。若望却不把這些事情放在心裏；他的鎮靜溫善的態度不久就戰勝了他們。那些最頑皮的學生，往往也就是成績最劣的學生，故此課室中，遇到了較難的功課或問題，也最需要別人的幫助。他們見若望的舉止這樣溫厚，成績這樣優良，就開始請教他。

若望終不辭絕他們，設法幫助他們，同時也不犯課室的規則。這樣，從前的仇恨漸漸變為友愛；最後連那些最反對他的人，也做了他的朋友。

因此他能夠隨便勸導大眾的同學，令他們不再和壞人來往，他又常常肯用自己的才學去幫助他人。

歡樂會

若望那時就已看出將來自己的宗徒事業應該奠基於兩件事上：

章一：青年要保守自己的美德，必該心中時常歡樂。

第二：為容易達到這個目的，必須設立一個會，共同合作。

因此他立了一個歡樂會。它也可以叫做第一個公教青年會。在偉大的教宗比約十一世組織公會，並將它傳於普世的一百年之前，它早已由這青年若望的腦中產生了。

歡樂會的會員就是那些青年學生；他們現在已都變了從碧基來的鄉人最親密的朋友，他們常同若望一起消遣玩耍。

這會的宗旨已包含在它的名稱中了；就是：大家歡樂。

會員應當竭力設法，一方面使大家歡樂，一方面消除一切使人憂悶的事。

純正歡樂最大的泉源——請閱者注意，這些青年真有公教的智德！——就是在乎靈魂有天主的寵愛，因為誰想歡樂，必須先做天主的朋友。

反之，憂鬱煩悶的最大原因就是靈魂上有大罪，沒有天主的寵愛，做天主的仇敵。歡樂會的規則祇有幾條，但都是清楚而有實際的。其中二條是：

(一) 歡樂會的會員應該躲避一切不合於好教友的言語舉動。

(二) 謹守學生和信友的本分。

不多時候，歡樂會已很興盛；會員衆多，會務發達。每次開會，人人都依時出席，沒有遲到的。間遇有犯規的會員，大家就很認真的設法警戒他或開除他。

老實說，被開除的人是很少的；因為人人願意做鮑斯高的朋友，而且努力使自己得配做個歡樂會的會員。

歡樂會中有許多有趣的玩耍。若望早就拿出他當初在碧基時所學的那些走繩賽跑等技術，表演給會員們看了。

他不知從那裏又學會了幻術。同學們都睜大了眼睛看他表演，沒有一個不驚異他的本領，拍手稱讚他的。

他在新堡所學的唱歌和音樂，也能增加會員們的興趣。

放假的日子，他帶了大衆會員到基愛理城外山岡去，作歡樂的旅行。

豐盛的美果

不上幾年，那歡樂會已收獲了豐盛的美果。

許多青年，從前品行惡劣和讀書懶惰的，現在都變成了好學生。

他們個個按着一定的日子熱心恭領聖事，個個跟着他們的領袖鮑斯高到主教大堂裏的聖母像前誠切地祈禱，主日他們都到聖安多尼堂去讀要理；那裏有耶穌會司鐸講授要理，講得非常動聽！

這樣鮑斯高已用事實證明了：我們可以歡樂，比眾人更歡樂，同時不得罪天主，不荒廢課業。歡樂會的會員都成了有德行的青年，其中另有幾個，德行比其他的更加高超。

故此天主願意顯耀這『會』，賞賜它一位「小聖人」，叫他在天堂上保護自己的會友。他姓伯抹亞，聖名保奧利諾。是一個面目清秀，天真活潑的好青年。他也是最努力最有德行的會員中的一個。他忽然害了重病，受了兩個月的痛苦，最後好像一位天神的樣子，向着他的朋友們微笑而死。出殯的時候，個個悲痛流淚。第一次歡樂會集會時，書記員就在筆記簿上寫了這句話：『歡樂會在天堂上得了一位主保！』

暑 假

暑假！這句話對於讀書的青年們確實含有一種奇妙的吸引力！

過了九個多月的書桌生活，頭腦果然覺得很疲乏了。暑假自然是一個應當的休息。

學生們一放了假，有的走到山上，有的往海邊去避暑，快活地渡着假期的日子，討厭的書籍都

積了塵埃，安卧在抽屜裏，正做着它們的甜夢。

基愛理的各學校考試已經完了。若望當然考得了很好的分數。三個月暑假的笑容，已在他的腦中活躍的湧現着；而且碧基是一個幽靜涼爽的地方，消遣暑假是最適宜沒有了！

在一個八月的下午，一位姓達撒諾的司鐸，恰由碧基那裏經過，見了我們的若望正在草地上牧牛，手中拿着了一本辣丁書在那裏用心的念着。

原來若望不同別的青年一般，他在暑假期中還是努力的用功着。

那位司鐸見了，心中很驚異，就走到若望面前。

「這樣熱的天氣，你還在這裏讀書麼？」

「是，神父，我很想快些讀完這本辣丁書；可惜現在沒有人教我。」

「我教你好不好？」

「好！好！」若望很歡喜地說：

不過，你每日該照料我的馬；我也不要你的學費。」

「好！好！」若望只是點頭說好。

那位司鐸原是一位學問高深，經驗豐富的教授，那年暑假中，若望得了他的指教，對於辣丁文真有大大的進步。

若望為報答他的恩情，很留神料理他的馬；暇時就趁機會學習騎術。在村外的路上，屢次可以見到一個勇壯的青年，騎在馬上往來奔馳着：他就是我們的若望。有時他竟敢立在馬背上，任馬快跑；他那種敏捷輕快的本領，真像一個精通馬術的人。田間的農人遠遠的見了他，都驚訝道：

「那個瘋子是誰呀？」

不，他不是個瘋子，他在玩耍呀。請看他在遊戲的時候也學了這許多本事！天主賞給他聰敏的明悟，壯健的身子；他後來還要學許多別的事哩！

咖啡館裡

暑假後，若望又到基愛理去讀書。

你們還記得那位馬答路濟亞夫人嗎？她不要若望的房租和飯錢，來報答他教導自己兒子的恩典。現在因為他的兒子已經在中學畢業，所以搬往別處去了。若望因此更要另找居處。恰巧有一個鮑斯高的親戚，名叫畢恆德若瑟；他在幾天前，在基愛理開了一間咖啡館。

媽媽瑪加利大要求這個親戚收留若望在他家裏寄宿。畢恆德滿口應承了；並且叫若望做他咖啡館裏的小廚。雙方訂定了：若望除了上學和讀書之外，其餘的時候，須在咖啡館裏幫傭；畢恆德則免收他的房租。

小朋友！讓我把若望住的那間華美的房子講給你們聽吧。

咖啡館旁有一間很小的屋；樓下裝有蒸糕餅用的爐子，樓上就是若望的房間。他的床（叫它做窩子更妥當點）雖然很小，却全佔了那房間裏的面積。若望身子高大，睡的時候，就得彎着身子，要是他把腿一伸，双足不但要露到被褥外面來，而且要出到房間外面來觀賞嚴冬的夜景了。

若望為了讀書的緣故，什麼困苦都肯安心忍受。如果他沒有堅固的信德和非常的熱心，住在這種人多嘈雜的咖啡館裏，不但肉體上受了許多痛苦，而且靈魂也是冒着很大的危險。

在那間咖啡館裏，各色各樣的人都有：好的，壞的，男人，婦女，……店主雖是一個很正當的人，可是他的店裏，無論什麼言語都可以聽得到，無論什麼舉動都可以見得到的。

若望却一心自己的工作，日間就上學讀書，晚上有暇便去會歡樂會的朋友，他雖然生活在這樣惡劣的環境裏，却能保持他那種令人見了起敬的態度，鄰舍們都很重視他，驚異他的德行。

小朋友，你們可以知道這位熱心的青年，在這種慾火狂熾的烈窯裏，怎能不傷毫髮呢？

他清早就起身，跑往聖安多尼堂去輔聖祭；每主日必告解領聖體。這就是他汲取神力的泉源。青年們，你們要保存你們潔白的玉莖花，不受污垢的沾染，必該效法若望的表樣——勤領聖事。

宗 徒 事 業

小朋友，你們知道什麼叫做宗徒事業嗎？

這句話是從宗徒兩字來的。當初耶穌揀選了十二位宗徒，遣發他們給普世萬民宣達福音。所以宗徒事業就是效法當日那些宗徒們，用善言，或用善表，努力宣傳耶穌的聖訓。這是一個極高尚的使命；我們教友都應該奉行它。

我們的若望，在咖啡館這種風氣不良的地方裏，能施行他的宗徒事業，真是一位青年的宗徒。

主人叫他招待來賓的時候。他慣常手裏拿着一本書，不時的看着；如果聽了一句輕慢天主或不正當的話，他便舉首四望；他的面孔立即變成了很嚴肅，他的目光炯炯如電。那個輕慢天主的人見了，便自知不該講那樣的話；口出惡言的人，也就噤口無聲，不敢繼續再說下去。

若望的默靜，已能發生這樣的效果。

他後來和他們漸漸相熟了，於是不但以默靜去教訓他們，而且用有力的善言規勸他們，改正那些出言不慎的人。

一天，有一個人不耐煩地說：『這真沒趣極了！我們受着這個孩子的監視，總不能任性歡樂一下！』他就請主人不要叫若望去招待他們。

主人為令顧客辨悅起見，只得叫若望去幫助那些預備糕餅和飲料的人。

過了半年，這位青年的助手，已會預備咖啡，朱古力，蛋糕，餅干，冰淇淋等食物，倘若他肯

放棄讀書的志向，專心去學習那樣的行業，將來一定賺得許多錢，度快活的日子。主人和別的伙計們幾次都這樣的規勸他，可是他終是這樣堅決，迅疾地回答他們：

「我不願意做個糕餅師傅，我要升神父。你說我能賺許多錢嗎？我不要賺錢，我想賺別的東西。」

店主只是搖頭，看他提了書包，急急忙忙地去上學，祇得嘆了一口氣說：「唉！真可惜了！」

一位愛德的青年

若望在基愛理讀書的時候，有時窮得連飯都沒得吃；幾次挨了餓去上學。於是天主遣發一個孩子來幫助他。

那孩子名勃朗沙若瑟，是一個賣水果婦人的兒子。他家裏雖不能說富裕，可是對於衣食，是不會缺乏而有餘的。

他見了自己的朋友若望屢次沒得吃飽，就樽節自己的早餐，留下一些麵包和水果去送給他。後來勃朗沙的母親知道了這事，不但不阻止自己的兒子，而且有時她自己揀了一個最好的蘋果或別的果子，叫勃朗沙拿去送給若望。並且說道：「你把這送給若望，他是一個好孩子，他一定會為我們念經的。」

若望心中很感謝他，好幾次請這位可愛的朋友，不必這樣為他費心，叫他把那些東西留回自己吃；但勃朗沙終是堅請若望收下。

後來若望成了名聞四海的鮑斯高神父，始終沒有忘記那個朋友的恩典。

小朋友，請你們讀以下這段話，是五十年後的勃朗沙親口說的：

「一天……我一手拿了一碟菜，一手拿了一瓶酒，正在基愛理的大街上走的時候，恰巧遇見了鮑斯高神父，在他周圍有許多神父，都是來拜訪他的，他一見了我，就離了那些神父們，走來問候我：「啊！勃朗沙，你好嗎？」

「好，好，大人！」

「為什麼你現在叫我大人呢？為什麼你不再像從前那樣你我的稱呼呢？我不是別人，還是那個沒街頭而卑微的鮑斯高神父呀！」

「對不起：我想，到了現在……」我那時以為鮑斯高神父已成了一個大人物，我怎敢手裏拿着這種東西，隨隨便便的同他講話呢？所以我正想快些離去。鮑斯高神父却給我說：「你不歡喜再同神父們來往嗎？」

「不！我時常歡喜同修道人來往的，但是像我現在這般樣子，實在不敢久留在這裏。」

「那時他就繼續說道：『我可愛的勃朗沙，我時時記得，當我讀書的時候，不知多少次得你救

了我的飢餓；你在天主上智手中是鮑斯高神父至先的恩人之一。」

「說到這裏，他轉身向那些陪他的神父們，指着我，高聲說道：「諸位！這位就是我的至先恩人中的一個！」

「接着他把從前的事都給他們講了，隨後對我說：「我很願你知道我是時時記得你賜給我的恩典的。」

後來他執了我的手，還說了這句話：「你每次到多理諾來時，請你到我那裏去食飯。」

那次相會後又過了十年，勃朗沙聽說鮑斯高神父身體不甚舒適，就決意去探訪他的老朋友。那是一八八六年的事；鮑斯高神父為天主已做了許多事業，受了許多辛苦，已是老弱不堪。

「你找誰？」看門的見了一個生面的老人，這樣的問他。

「我想見鮑斯高神父。」

「今天不能和鮑斯高神父講話。」

「啊？」那老人高呼了一聲「鮑斯高神父究竟在不在家呀？」

「他在家，不過他有病，不見客。」

「這個不要緊，他一定會接見我的，因為他不知多少次叫我到這裏來！」

「可是今天我不能放你進去；禁令是人人都該遵守的。」看門的人依舊和善地勸阻他。

『不錯！人人都該遵守，但是我……他在孩子的時候，和我是很相好的，啊！請你不要這樣為難！』那老人這樣懇求他，並說：『因他身體有些不好，所以我一定要見他。』

看門的人見他這樣誠懇地要求，就放了他進去。但是他剛走到了鮑斯高神父的房外，又被秘書阻住了；他便又和秘書爭執起來。當他們正在爭得利害的時候，忽然門開處，走出了鮑斯高神父；因他在隔壁房裏聽出是勃朗沙的聲音，就勉強走出來迎接他。

鮑斯高神父執了他的手，接他進去，請他坐在自己旁邊，親熱地問他的身體，他的家人，和他的生意的情形。後來用了非常感激的口氣給他說道：『自從我們相識到現在，已有不知多少年了。現在我已老了，時常有病，但我始終沒有忘記，當我們還是青年時，你為我所做的事。』

這樣談了差不多半個鐘頭，勃朗沙見鮑斯高神父那種疲乏的樣子，就告辭了出來。鮑斯高神父命人陪他去食午飯；那天因為他自己不能下樓，就叫他坐在他自己常坐的位置上，和慈幼會最高級的長上共食。席間，勃朗沙感動得幾乎流下淚來，他把數十年前的事和方才鮑斯高神父對待他的情形講給大眾聽。大家聽了，都很稱讚鮑斯高神父這樣的不忘恩典。

比 賽

新近在基茨里來了一個走江湖的人。他的本領很大，人人都稱道他。他是一個無敵的賽跑家；

能在兩分半鐘裏，由東城門跑到西城門，這差不多和火車的速度相等。

若望本來是一個景仰運動家的人，原不想和他作對，祇因他每每在主日趁人家該到聖堂裏去的時候，便在聖安多尼堂的大空場上，耀武揚威的顯本領，引人去看。

若望雖然多方勸導自己的同伴，不要在外看這無益的游藝，也是自費唇舌。就是那些在歡樂會中最熱心的會員，亦擠在那裏觀看，依依不忍離去。他請一個相熟的人，去對那玩把戲的說，叫他不要在聖堂中行禮的時候來擾亂人家，也毫無效果。那個可惡的玩把戲者不但不聽，却當眾譏笑那些到聖堂裏去的青年，說他們一味曉得叨嘮念經，不知道強筋骨，壯體魄；他以為他所講的道理比神父所講的更有益。

圍着聽他講話的青年，有的大笑稱好，有的嗤嗤反對。有幾個却大胆地說：『學做一個走江湖的是沒有什麼用處；論到運動的本領，就在那些到聖堂裏去的人們中，也有比你更高強的。』

這明明是指着若望說；那時差不多人人都知道若望的本領。

玩把戲的人聽了，怒從心起，高聲說道：『你們中誰敢出來和我較量一下？』

『鮑斯高！鮑斯高！』那班青年，被他這種目中無人的說話激怒了，都這樣呼着，滿望鮑斯高去為他們雪恥。鮑斯高也就答應了。

那時他並不想得什麼勝利的虛榮，他所以毫不猶豫去使用自己的本領，不過是為除去那種障礙

，使他的朋友好盡教友的本分，得到靈魂上的益處罷了。

那時基愛理地方雖沒有報紙，可是不滿一個鐘頭，這件「新聞」已在衆人口中傳說了：「一個學生和一個走江湖的比賽。」

競 走

第一種比賽是競走。輸贏的博金定為意幣二十元。玩把戲的人立刻把二十意元交給了裁判員。鮑斯高因為沒有那筆錢，歡樂會員們就急速地為他籌集了。他們深信自己的統帥決不會失敗的。

賽跑的時候到了。差不多全城的人都來觀看，所有的孩子們，個個都顯着焦急的樣子，亟欲知道勝負的結果。

看！兩個賽跑的人來了。玩把戲的人意氣揚揚，自以為必勝；若望則安閒自若，眉宇間還露着一些笑容。觀眾都恭祝渴望這位青年勝利。只見他除了上衣，把鞋子縛實，然後恭恭敬敬的畫了一個十字聖號，念了一遍短經，將這比賽的結果託付給聖母；他一生每遇重要的事，常是這樣做的。

預備！銀笛一聲，兩人如飛的向前疾跑。起初玩把戲的人跑在前面，若望緊緊隨後。一半路已過了，若望距離玩把戲的有五六步路。那時觀眾個個都為若望焦急。後來見他漸漸追近了，並跑着了，終竟超過了那個玩把戲的人。大家馬上鼓掌歡呼，鼓勵若望。後來兩人越跑越離得遠了；玩把



小若望第一奇夢

戲的人跑了三分之二的路程時，見了沒有希望，就懊喪地停止了。那時若望的朋友把若望抬在肩上，真像一位得勝的將軍。

跳 遠

「我和你比賽跳遠！」玩把戲的人高聲呼道：「這樣可以見你必定掉在水坑裏，暢快我的心！但這次要賭四十意元。」

「好！」青年們代鮑斯高答着說。觀眾也就都跑去那第二種比賽的地方。

那是一條寬闊的水溝；對面緊靠溝邊立着一堵短牆。誰跳得不好，不是跳在水裏，便會撞在牆上。

玩把戲的故意揀了一個這樣危險難跳的地方，居心想害若望；他想假使自己的惡計不成，也不至於失敗的。

玩把戲的人先跳，他一聳，就過去了，剛巧跳在牆根下；如果他不快快的抓住一堆草叢，必要往後跌在水裏了。

觀眾們看了，都搖頭着急，他們以為就算若望幸運，也決不能比他跳得更遠，因那前面有牆阻擋着。但是若望早已胸有成竹。只見他聳身一躍，如飛燕般到了水溝對面，雙手抓住牆背，用力一

攀，便跳了過去，立在牆裏面。於是掌聲和喝彩聲頓時鬧一片。那玩把戲的人垂頭喪氣，白白的又斷送了四十意元。

關 技

但他還不心服。「你若是有膽來和我鬥技，隨你揀那樣。」他說着表示很有把握的樣子，若望隨即答應了，就揀了耍棍。這次玩把戲的人定了八十意元做輸贏。

若望取了一根棍子，棍端放上一頂帽子。然後把棍放在右手掌上，他使棍子漸漸由小指跳到無名指，中指，食指，大姆指上，後來跳到手腕上，由臂而至肩上，至下巴上。那棍好像一隻炸蛙一般，不停地在他的口唇，鼻子，額上跳着。最後還是那樣有規則地，循着原路，跳回掌上。

觀眾們寂靜無聲，目不轉睛地看他耍；他耍完了，頓時便熱烈地拍手高呼起來，好像發狂的一般。

「我不怕不勝你的！」玩把戲的人說着把胸口一拍說道：「這正是我最喜歡耍的工夫。」

於是他取了方才的那條棍子，耍起一樣的把戲來；果然那條棍子很敏捷輕快在他手上，足上，肩上，面上轉舞着。可是當它由口唇跳到鼻子上去的時候，向旁邊一敬，就跌了下來；玩把戲的人只得用手來把它拿住。

觀衆們大聲說他已經輸了，鬥技也就此了結。

爬 樹

可憐的玩把戲的人，眼見自己數日來辛辛苦苦掙來的錢，已輸了大半，怎肯甘休？他怒不可遏，大聲呼道：『我情願把所剩的一百法郎和你決個最後的勝負。這裏有一棵樹，』說時指着路旁一棵又高又直的榆樹，『誰爬得高，誰贏！』

那班青年又同聲答應了，請若望再和他比賽。

『這樣他或者可以贏回幾個錢吧。』旁人插口說。

那個倒霉的玩把戲的人，這時也引起了幾個觀者的同情心了。

『就算他這次贏了，但是精神上的勝利仍舊是歸於基愛理的青年的。這東西，下次再也不敢這樣目中無人了！』有幾個評論着說。

可是我們的若望，從小口學會了爬樹的本領；這事小朋友們也早已聽過的；他那有不勝之理？

那時玩把戲的人就往那棵多結節的榆樹上爬，一剎那間，差不多到了樹頂。他再爬上一條細小最高的樹枝。當他爬的時候，那樹枝搖搖擺擺，好像要斷的樣子。他慢慢的爬；他的一舉一動，觀衆們都靜看着。不時還驚呼大呼……『喂！……夠了！不要再爬了！』最後玩把戲的人停止了

• 假如他再爬高一點，必會發生很大的危險。他那時向下面的觀眾傲氣地望了一眼，隨後在鼓掌聲中迅速地下來。

「這次你一定要輸了。」朋友們對若望說。「你怎能比他爬得高些呢？」

「小心，不要喪失你的性命！」

「還是就此認輸了的好！」

「不要和他比，讓他拿自己去的一百意元吧！」

玩把戲的人叫道：「豈有此理！你們方纔答應比賽的。要是他不爬，仍該給我一百意元。他的性命值錢，難道我的性命就不值錢麼？……」

話未說完，若望已決意和他比了。一……二……三……他像貓那樣靈活地向樹上爬。不消數分鐘，已爬到了那條最高樹枝的結節處。於是他謹慎地有把握地再向樹上爬，又爬了一公尺……半公尺……一虎口……恰好到了玩把戲的所爬到的地方。

「下來！下來！」

「好本領！」他的小朋友嘈雜地叫着。

「有膽，再爬高些！」玩把戲的人也大聲說着；他知道再爬高些，那樹枝必會折斷的。

「不……不要聽他的話！若望，快下來！」

但他不上又不下。小朋友，你們想他在那麼高的地方做什麼？他用手緊握着那搖搖擺擺的樹枝，把身子朝空倒豎起來，好像一隻蜻蜓；那時他的足差不多已和枝梢相並了。這樣，他又比那玩把戲的人所爬到的地方尚出一公尺有餘。

當時觀者那種歡呼喝彩的情形，真是筆墨難描。他們方才都為若望擔憂，怕他跌下來，現在見他安然下來，便去恭賀他，稱讚他的本領。

得勝的高興——這的確是大眾青年學生的得勝——使他們對那個失敗者也慷慨大方起來了。他們先和若望講了，然後走到那個可憐虫身旁，給他說若望願意送還他的錢，不過他該接受一個條件：就是請歡樂會全體會員歡宴一次。他聽了這樣便宜的條件，真是求之不得，立即滿口應允了。

到了歡宴的那天，玩把戲的人果然預備了堂威的酒筵。大家都暢飲了一回。這次的歡宴，他至多也不過費了四十意元，其餘的二百多意元儘可收回藏在自已袋裏。

席間，許多人起立演說，就是玩把戲的人也當眾發表他的意思。這裏特別把他的演辭抄錄在下面：

『你們送還我得的錢，使我不至於破產。我非常感激你們，我時時還要記得你們的恩典：以後我總不敢和青年學生賭賽了。』

『與我靈』

『與我靈，取其他』這句聖經的話，成了慈幼會宗徒事業的格言。若望——這位未來的青年的宗徒——在他初年精修的時候，已經實現了這格言的意義。

我們看了以上所述的話，便能覺得若望的那種舉動，是在引導自己的朋友向善，消去一切能夠危害或阻礙他們行道德的事。

一個和他的宗徒事業相稱的美果的，是一個猶太少年，名喬納，是由若望善導他而皈依公教的。

他在畢恆德的咖啡館裏一認識了若望，便和他深交起來。他是一個十八歲的美少年；唱起歌來，聲音很清脆動聽，他也會彈鋼琴，可惜他是猶太人！若望也知道這事，但是當時未有適當的法子去感化這個朋友，只有為他祈求，等待天主指示他怎樣去收服那個這般秀麗豪爽的靈魂。

不久，果然來了一個好機會。這是一回悲痛的事，喬納不知為了甚麼原故，和幾個同教的朋友，發生了利害的衝突；這事也許會引起很大的糾紛。可憐的他，便將自己的困難以及心中不樂的事完全告訴了他的好友若望。

若望忽然給他說：『如果你是教友我自法子使你擺脫這些煩悶的思想。但是，像你現在這樣

，我實在沒有辦法。」

「如果我是教友，你想怎樣？」

「我便叫你去辦告解。這是第一種又是最要緊的藥，可以使你重新獲得你失去的平安。」

「可是我們的教，只要自己願意，也可以去告解的。」

「但是你們的聽告解者不同我們的神父，他們沒有赦罪之權。」

「若是你帶我去見一位你的神父，我已準備在他跟前告解。」

「我現在不能帶你去；要行這事，先該經過長期的預備。」

「什麼預備？」

「你該知道，我們的告解能消滅領洗後所有的罪。因此，你若真要告解，便先要領洗。」

「那末，比方我要領洗，該做些什麼？」

「明白聖教的道理，信耶穌基督為真天主真人，後來你才能領洗。」

「但我們猶太人沒有這樣的事，就不能救靈魂了嗎？」

「不能，我親愛的喬納，自從耶穌基督降世以後，猶太人除非信了他，再也不能救自己的

靈魂。」

喬納不作聲，默默的沉思，一會兒後，似乎在同自己說話，緩聲道：「如果我母親知道我願意

領洗，不知要怎樣難為我！」

「不要害怕，我親愛的喬納。」若望親熱地給他說：「天主是衆心之王，如果他叫你領洗，他自會感化你母親的心，或想別的法子幫助你的靈魂。」

「你是我的好朋友，請你告訴我吧。」他哀求着說：「如果你在的地位上，你應當怎樣做呢？」

「我便開始研究聖教的道理，我有堅確的希望，天主將指示我以後當行的事。」
這樣說着，若望把一本要理問答塞在喬納手裏，請他自己去讀，也叫他求天主光照自己的明悟，認識真理。

從那天起，喬納不時到那間咖啡館裏去找若望；兩個朋友在那裏很高興地談論宗教問題。有時熱心的喬納在要理上遇到了什麼難點，便提出來請教若望。兩個月後他學會了畫十字聖號，也會念幾端最重要的經文了。他覺得心裏的愉快，明悟裏的光明，一日一日的增加了。

一天，若望正在咖啡館裏幫助糕餅師傅蒸糕，忽然他的主人跑來，滿面驚訝的說：「外面來了一個婦人，要同你講話。你究竟和他有什麼了事？她在那裏高聲大呼，好像發瘋似的，醜形怪狀，真是難看。她說誓必要抽你筋，剝你皮，生食你的肉才肯甘休！我雖好言婉勸，她也不肯聽，你自己去問她吧。我想恐怕她是認錯了人！」

不一會兒，若望到了門外，只見面前立着一個蓬首的婦人，一隻眼已瞎了，面上突出一個很大的鼻子，厚唇之下，是空洞洞的是一個無牙的闊口，從那裏發出尖銳觸耳的聲音：『一定是你引壞了我的喬納！你，不錯，你；這裏還有憑據：這本書是我在他枕頭底下尋出來的；書上明明寫着你的名字！你想賴？你引壞了我的兒子！』

那時若望方才明白那婦人是自己的朋友的母親，那本要理問答洩漏了喬納謹慎地隱瞞着的秘密。他便顯着鎮靜端莊的樣子，希望那個可憐的婦人，不但不該為了這樣的事生氣，而且應該歡喜，應該道謝那個加恩於自己兒子的人。便說道：『你應感恩於我是真的。』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呀？』她很怒的說着：『誘惑一個青年背叛自己的教，還說是恩德嗎？』若望對她說：『夫人，不要動怒，請你聽我說，我自己不是有意去找尋你的喬納的，我們是在這咖啡館裏相識的。我們自己不知道，怎會做了朋友。我因為很愛他，所心和他做了一個忠實的朋友，盼望他認識那個唯一的真教，救自己的靈魂。』

若望見她高高的擎起了那本零亂的要理問答，左右揮動着，便接着說：『不錯，這書是我的，是我借給你兒子的；但我曾給他說，若他研究了公教的道理，自會明白信奉公教不是遺棄猶太教，不，却是信奉一個更完善更圓滿的猶太教，就是天主教。』

那婦人不停搖首道：『不幸他真的信了天主教，便該遺棄我們的先知。信天主教的，不願意知

道亞巴郎呀，依撒格呀，雅各伯呀，也不要聽梅瑟和別的先知了。」

「你完全錯了！我們也相信古經的聖祖和先知，而且比你們更恭敬他們。他們的著作，他們的說話和預言造成了公教信德的基礎。」

「如果我們猶太教的牧師在這裏，他一定會駁得你說不出話來。我不知道什麼古經新經；我只知道我的可憐的喬納被你引壞了，因你的緣故，他被人嗤笑了。」

說完了便惡狠狠的逕自走了。若望的善言，好像耳邊風，她都沒有留神聽。後來若望打聽得他的朋友為了改奉真教的事，遇到了許多駭聞的痛苦。

牧師，母親和別的親戚，大家都設法想令那勇敢的猶太少年改變自己的志向；甚至把他從家裏逐出去，迫他幾乎要乞食度活。可是朋友的热情時常扶持他，城中善心的和有勢力的人也來幫助他。

當他已經很熟識聖教道理的時候，他很想領洗。於是在基愛理主教大堂裏行了隆重的領洗禮。這事對於城中的居民和猶太人，比較一個口述的道理更有効力。後來好幾個猶太人也取法了勇敢的喬納的善表。

他領洗的聖名喚做類思，他也做了歡樂會中最努力的會員之一。他後來是一個熱心的教友，畢生工作，直到晚年。

考 試

這些不同性質的事情，絲毫不能阻止若望去做他日常的主要工作：讀書。

那年暑假大考，有一位很出名的教授，特地從多理諾來監考：這就是萊登利教授。他，人人都知道他是個最嚴的監考先生。他有所問，若望總是對答如流。監考先生便拿起一本西塞老（古羅馬大文學家）的文集來，看着若望說：『你喜歡口譯那一篇？』

『請先生任意揀選，那一篇都好。』若望答。

先生打開書，恰巧是『矛盼』篇。

『你就給我口譯這篇，好不好？』

『好，若是先生准許我，我可以立刻把這篇念給先生聽。』

『真的？』

若望便唱山歌般的念起來了，直至監學先生驚訝地看着他，大聲說：『夠了！』

他過了一會兒，後來說：『伸手過來，今後，願我們彼此是朋友。』說完了這話，握了若望的手。

這次考試的成績，若望又得了最優的分數。所有的教員都稱讚他；他的名聲因此也格外顯著。

了。

可是若望不同別的青年，他雖然得了這樣榮耀的結果，非但不自誇不滿意，給人家的讚美所迷惑，而且他越發努力用功。所以他獲得了新堡新來的本堂神父欽崇的歡心和愛護；此後這位神父好像是若望的慈父一般。那時還有一位和若望同鄉的神父，名加發，就是後來他要入聖品時，來助他戰勝經濟上的困難的一位，而且做了他的神師哩。

又過了一年，他藉着這兩位神父的幫助，便找到一個比較清淨的住處。像咖啡館那種人多嘈雜的場所，總不是讀書的地方。

幻術家

若望很用心讀書；却也喜歡遊戲和開玩笑。他那種愉快滑稽的態度，不但使他做了歡樂會的領袖，也做了所有同學的領袖。

他熟練了各種輕捷靈活的工作。那一年，不知怎樣，又能把從前學過的幻術再精習了一回。

他將一隻死了的小麻雀裝入鎗空裏；一聲鎗響，便飛出一隻活的麻雀來。這是他常玩弄的，也是他最能幹的幻術。

又能從同樣的一個瓶裏，他會倒出兩種不同的顏色的酒來。你要紅的，他便給你倒紅的；你要

白的，他便給你倒白的。

他又會從一個小盒子裏取出許多比那盒子還大的彈子，或是從一件背心的袋裏摸出無數的雞蛋。人家雖然很留神地看着他的動作，也看不出一些破綻。

到後來人家見他在一個觀者的鼻尖上挖出小彈子來，又能知道別人袋裏的錢有多小，或是用手指輕輕一觸，把錢幣立即變為粉末，因此有幾個人猜疑若望，以為他是個術士，說他藉着魔力來做這樣的事。

最相信這話的人要算他的房東古未諾先生。他是一個喜歡開玩笑却也容易上當的人。若望便屢次和他取笑；所以千奇百怪的事也算他見得最多。

一天，正是他的本名，聖瑪竇瞻禮。他家裏來了許多賀喜的貴客。他一心想撐場面，便命廚子好好的預備了一鍋子的雞肉醬來請客。到了時候，侍者便把那鍋子雞肉醬小心翼翼的端到桌上，剛掀開鍋蓋，猛然從鍋中跳出一隻活雄雞來，在屋中亂叫亂走。

古未諾嚇得急忙畫着十字；其餘的客人都大吃了一驚。只有若望站在一邊，捧腹大笑。不一會兒，廚房裏又尋到了本來的那鍋子雞肉醬；那隻紅紅的熟雞，依舊一動不動，安躺在黃色的肉汁中間。

不翼而飛

還有一次，是煮麵的事。這回却是古木諾先生自己當廚子。事前他曾在家人面前自誇說，只有他煮得好麵的。

他高高的捲起了雙袖，在竈頭跟前手脚匆忙的辛苦了多時，才把麵下在鑊子裏。

「麵煮得太生固然不好喫，却也不可太熟！」他一面放柴一面向廚婦自誇地說：「多煮一分或少煮一分鐘也不行的……好，煮好了！包你不生不熟，吃起來香噴噴的。」

他提起鍋蓋，正想撈麵……

「啊！這是什麼東西呀？」

「好像是漿糊！」廚婦說。

忽然之間，麵已變成冰冷的漿糊。

古木諾先生定了定神道：「這一定是見了鬼！快些把它倒了吧！」

他說着便把鑊子拿到門外倒了。回頭正想再燒，忽然竈上一鑊子熱氣騰騰的麵。

「你看……這鑊子從那來的？這一定又是若望那小鬼子……他固然是個好孩子，但是……但是……」

決 意

古未諾先生有一天很生氣，再也耐不住了；於是當着一家人的面（那個攪事的小鬼子當然不在）正色的說道：『人間的事只有兩種：一種是人力做得到的，一種是人力做不到的。這第二種事唯獨天主，或是魔鬼得了天主的許可，才能做得到。自從那個……那個若望到了這裏之後，家中不時發生可奇的事。他做的玩意兒。（不錯，真是有趣的玩意兒！）人們絕對不能做的，天主決不會來幹這種無謂的事。所以……』

雖然朋友們給他說，若望是一個這樣聽命，這樣熱心的好孩子，怎會和魔鬼發生關係？然而，他早已打定了主意：他想叫若望到他自己跟前，好好的給他說：（因為要是惹了他，他也許會做出些不知什麼別的惡作劇來，那就不上算了。）

『我可愛的若望，我心裏實在捨不得你，但是你的舉動……就是，你做的事……老實說，你和魔鬼那種神秘的往來……你還是找別處住吧。古未諾已受的夠了；我的好教友的良好不容許我……而且，無論教友不教友，我不願和魔鬼有什麼的關係。這種地獄裏的東西是不好玩的！我覺得你是一個有志氣的孩子，請你聽我的話，不要再和……』

查 究

古未諾想到這裏，心腸却又軟了下來，他究竟還是很愛若望的。一個這樣可愛而有德行的少年

，誰見了不愛呢？他就打算先去問主教大堂裏的總司鐸步濟奧，因為他想神父們一定比自己更熟悉這樣的事。

於是他忽忽的走去叩見總司鐸，將自己的房客若望所做的神秘不測的事，活龍活現的都述說了。

起初總司鐸不過微微的答以一笑；他知道若望是個熱心的正當的好孩子；但他越聽下去，越覺得古未諾的話可信，他的面孔也越嚴厲起來了。

最後他說：『好！我差人去叫他來，我自己要質問他。』古未諾，你儘管放心，我一定替你徹底的查究。倘若被我查出一點兒鬼點來，老實講。我不但要像拉貓尾般重重的拉他一下。』

『自然該用把斧頭來』古未諾搶着說：『將它絕根的斬了！還要給他念上二次驅魔經……灑上一升聖水……』

『你儘管放心，這事自有我在。』

古未諾就笑着辭謝了出去。

總司鐸知道若望和自己的管堂的很交好，便把他叫了來，詢問了幾句，一些沒有結果。

總司鐸就命管堂的去喚若望來，自己親自要同他講話。

不一會兒，若望已到了總司鐸的屋子門前，恰見總司鐸從錢袋裏拿出幾個銅元來，遞給一個窮

人。

總司鐸見了若望，向他微笑了一笑，便帶他到自己的辦公室裏，請他等一下子，自己却又走了出去。不一會兒，重新來到辦公室裏，滿面堆笑的請若望坐下，說自己該同他討論一件很重要的事。

若望從管堂的口裏，早已知道總司鐸喚他去的用意，然而却假作不知。

總司鐸首先浮泛地問了許多無關的話，若望也一一的對答了。最後總司鐸才嚴厲緩聲地提起那件重要的問題說：『若望，我聽了你讀書的成績，和良好的操行，心中很快樂；不過有人給我說，你能知道人家的隱念和別人錢袋裏的錢數；白的東西你會變成黑的；遠地方的事你也能知道……這些一切都使人紛紛的議論你，有人竟然疑你借用魔鬼的能力。你老實給我說；誰教你做這樣的事？你在那裏學來的？你該把一切的秘密告訴我。我應許你，我只為你着想，為你謀幸福……』

若望面上顯着端莊的樣子，仰着臉，小心地聽他講，心中却在暗暗的竊笑。等他講完了，若望便請他容許自己想量五分鐘，然後答覆他。總司鐸便伸手入袋，忽覺自己的時計不見了。他在桌上左右找尋，也找不到；重把衣袋搜索一遍，也沒有。

若望接着說：『若神父沒有時計，這不要緊，請神父借給我五個銅元，我想試驗一下。』

神父一邊點首，一邊伸手拿錢，可是他摸了許久，也找不到錢袋。一眼瞥見若望自己偷偷的暗

笑，不禁怒氣冲天。他紅着臉，站起身來，喝道：『可惡的東西！或者你是魔鬼的奴才，或者魔鬼聽你的指使。一定是你拿了我的時計和我的錢袋。我不能再隱瞞了，我一定要控告你，然而控告你還不夠；應該立即拿棍來重重的打你一頓！』

雖然他這樣的大發雷霆，可是若望總不改變他安靜帶笑的面容；這不由得他生感觸。他便竭力鎮靜抑制自己的怒氣，重復坐下，看着若望，似乎央求的樣子說道：『那麼你告訴我，我的時計和錢袋，怎會在這麼短促的時間忽然不見了？而且連我自己也不覺得？它們都到那裏去了？』

若望恭敬地答道：『總司鐸，容我很簡單地給神父解說：這不過是手術的妙用罷了。』

『可是你至今沒有用手接過我呀！』

『當我到這裏的時候，神父正在門口哀矜一個窮人。』

『不錯。那時錢袋是在我手裏……』

『但是神父入來後，便把錢袋放在那張跪檯上，後來神父由這裏走出去的時候，又把時計忘記了而放在這寫字格上。神父還以為這些東西都放在袋裏了，所以我便很容易的把它們都匿在這燈罩下。』

他說着，便提起燈罩，那兩件被魔鬼偷了的東西，又重新出現了。

總司鐸不覺大笑起來，又叫若望再做些幻術給他看。這時他方才明白那些神秘的究竟，便給這



小若望每當閒暇就教他的同侶讀要理問答

幻術大家說道：「若望，你儘管做吧。有人毀謗你時，你給他說：『少見多怪！』」

古未諾知道了這事，再也沒有辭退這位可愛的房客的念頭了，而且更加佩服他的奇妙和他的才能。

知友

若望這時和一個名高木祿類思的結了深交。他是一個面目端秀，品行高潔的少年，可惜他的身體孱弱多病，因此不時要受幾個專橫的同學的欺凌。

若望血氣方盛，見了這樣不平的事，心中如何忍得？一天早上，教師還沒有來，幾個較長的惡少年，圍着高木祿，百般的欺侮他。若望一見，便挺身上前，怒斥他們這種卑鄙的行為，又誨誡他們，不可這樣的侮弄弱者。

幾個最大最無羞耻心的學生，聽了這番說話，就大家起來反對他，同時重重的打了高木祿幾下巴掌，以示他們並不怕他的意思。

若望見了這種情形，再也耐不住了，跑上去，一把抓住那個掌摑高木祿的人的肩膀，隨手將他提了起來，好像提掃帚一般，然後以他作兵器，在空中舞動着，猛撲那些正想舉拳打他的人。有四個馬上被他打倒在地，其餘幾個都驚呼着跑去了。恰巧那時教師進來，他一眼瞥見那些飛舞着手足

的和膝伏地下大呼救命的人，急忙高唱了一聲，才結束了這同的大戰。事後沒有斃命，也沒有重傷。人人面上却顯着非常詫異的神情。

後來教師問明了他們動武的原因，就重重的責罰那些欺侮弱者的人，並宣告若望無罪。

下課後，高木祿拉若望到了一邊，輕輕的說道：「若望，你的膂力很使我驚懼。到底你該知道，天主賞了你這力量，不是用來打人的。」

「類斯，我也知道是用來行善的，正為了這個緣故……」

「行善就是以德報怨，寬恕他人。」

高木祿的性情很和順，從來沒有人見他和同學爭鬧的。人家雖然譏笑他，他却始終忍耐愉悅，毫不動氣。

他的善表在若望劇烈暴躁的脾氣上生了很大的影響。若望努力效法這位良友，就從那時候，起始抑制自己，改正脾氣，果然成了一個慈藹可愛的宗徒，直至今日無數青年用「父親」這個甜密的字來稱呼他。

可愛的小朋友，這個就是善友和惡友最大的不同點。善友勉勵我們，幫助我們改正自己的過失；惡友却引誘我們同他一齊為非作歹。

天主特地打發了這個肉形的天神去引導若望走到成聖的路。從他那裏，若望學會了怎樣熱愛天主

，怎樣修深德至到最微妙最精細的地步，孝敬聖母勤領聖體。

他們兩人的交情只有死亡之神可以把它分離。可惜這個日子離他們已不遠；這朵花為這個荒蕪的園子——世界——實在太艷麗太芬芳了。

穿修士的衣服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解決終生問題的日子也一天一天的逼近來了。中學畢業後，或進修院，繼續登鐸品的路，或入專門學校讀書，以得一種專門的技術，將來在社會上能藉以謀生。

若望始終未曾忘了自幼願做神父的志向；但是或入修院，或入方濟各會，以達到自己的目的，一時却未能決定。他覺得自己很喜歡而且敬愛方濟各修會。

經了成熟的考慮，並得了見識高明的人的指導，才決意入修院。他優異地中學畢業後，又經過了准予穿神衣的考試，便在一八三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新堡堂裏，從自己的本堂神父欽柴農神學士的手裏，領到了修士的長衣。那是一個愉快而充滿了喜悅情緒的日子，可說是全鎮的人都踴躍地參與這個盛典。因為若望很窮乏。做不起新衣服，大家便爭着給他籌備衣物；有的買了一件黑長衫，有的買了一對皮鞋，有的買了一頂帽子，有的買雙襪子。欽柴農神父却把自己的一領大衣送了他。

天主常是這樣幫助了鮑斯高神父和他的事業，他建下了這樣轟烈的事業，自己只出了那顆偉大的心，他所缺乏的工具和資財，天主時時藉着他的愚人們，繼續地豐富地來賜給他。

參與盛禮的人中最感動的是媽媽瑪加利大；昔日他母親的心裏所做的夢，今日都實現了。

禮節完畢後，若望身上穿了修士的黑衣，來到母親面前，那時媽媽瑪加利大給他說的話真是值得紀念的。她說道：

『我的親愛的若望，你現在已經穿了修士的衣服，你必定想到這事使我心中感到無限的快慰。但你該牢記着，不是衣服能榮顯人生，而是道德和善功。倘若你一日不幸，要疑惑你的聖召，哎！千萬求你不要侮辱了這衣服，如果你將來有侮辱這衣服，不如立刻脫了它吧。我寧願有一個貧窮的農人做兒子，却不願見自己的兒子做一個不盡職務的司鐸。當你剛生在世上的時候，我將你奉獻了至聖童貞；你方開始讀書，我便教你虔敬聖母；現在我囑咐你，你該整個是她的。你要愛那些愛聖母的人。如果你將來升了神父，更該全力宣傳和引導別人敬愛聖母。』

她不再說了，因為心中感動得說不出話來。若望的面孔上也流着隱默感恩的淚。

若望臨別母親去進修院的時候，帶着震顫的聲音感謝她為自己所做的事和所受的苦，並允許她將來時時刻刻記得在那可紀念的光景中從她心裏發出來的母親的教訓。

修 院 中

一八三五年十月三十日鮑斯高進了基愛理的修道院為修生，六年後，就在那裏升了鐸品。這六年中，他用功讀書，積極預備着迎接那個久盼的大日子，去開始他最美的宗徒事業。天主還是用善人的愛德來救助他經濟上的困難。第一年的學費是由司鐸修養院長加拉神父給他出的；這是一位富有慈善心的司鐸。

修院中品學最優的修生，每年可得六十意元的獎金。其後數年，若望常得了這項獎金，以補自己的學費。

哲學第二年，他又得了免半費的待遇；這是特為勤學而貧寒的修生而設的。

神學第二年，他被命為院中小堂的管堂者。因這職務，每年可掙六十意元的薪金。其餘不足的學金，均由加發束神父替他負擔。沒有許多時候，加發束神父在那修院裏卒業，以後便做了這位未來的青年宗徒的主要恩人和神師。

鮑斯高自從進了修院之後，覺得自己應該遺棄從前那些吸引同伴的各種表演。他不再就走不再比武，也不再玩把戲和練功夫；總之，以前在樂會中那種說笑戲謔的態度，一概戒除了。

在修院裏他應該操練神業上的工夫。然而他的性情依舊是明朗的，率直的，熱烈的，如同天主

當初賦給他的一樣。他用他特有的尖銳的目光，觀察長上對待修生的態度，不能不深深的感到他們和自己日後要施行的教育法，鑿柄那些不合。

『我很愛我的長上』，鮑斯高在自己的筆記簿上寫道：『他們也愛我，然而我見他們那樣少和我們接近，心中很難受！一年不過兩次去見長上：一次在暑假後回院的時候，一次在七月離院動身之前；然而，見長上時除了去受斥責之外，沒人敢去和他們講話的。在膳室中，和出外旅行的時候，每星期換一位長上來管理我們，此外一切都完了。這是我在修院中感到的唯一的痛苦。不知多少次我想請他們指教我，却總沒有辦到；非但如此，而且每逢一位長上在修生們的中間經過，不知為了什麼，個個都紛紛離散，以免彼此相遇。這事在我心裏日益燃起要快升神父的願望，為的是能和青年們在一起，管理他們，時時看護他們，使他們沒有犯規的可能；他們有什麼需要，也要設法滿足他們的願望。』

長上的這種態度當時是很普遍的，不但修院裏如此，就是在許多學校裏也是如此。那時公認的教育原則是「畏懼長上」為教管的基礎，不像後來鮑斯高神父注重感情的聯絡。

鮑斯高和同院的修生們來往時，常是和顏悅色，有說有笑的。因他有這種真誠的性情和超絕的智慧，人人都稱羨他，喜愛他。許多同學和歡樂會中最忠實的朋友，也跟著他進了修院。

他的好友高木祿後一年也進了修院。他們兩人間聖潔高貴的友誼不住的長進着，彼此時時以善

表來互相勸勉。

高木祿是非常聽命，就是最微小的本分，也必定很謹嚴地奉行。他終不敢得罪人家，連一句取笑話都不肯說。他的熱心也是很奇妙的，有時略畧過於輕易流淚，吁嘆。他行的刻苦也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無論如何高木祿在若望的心裏，是一位全美的修生。

至於鮑斯高貢獻給高木祿取法的，是敏銳的腦力，正當的歡樂，不改的興致，無論什麼事，那種精明小心的判斷力，善與人同，不務高異，悅樂大眾的性情，是無時不表露的。

鮑斯高自己後來這樣寫說：『那些不很守規的同伴，所以沒有牽動了我，和我之所以能夠在聖召中前進，都是高木祿之功。』

天 折

然而，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高木祿是一朵天上的鮮花，決不能久留在這污濁的塵世。

每年暑假內，鮑斯高和高木祿屢次聚首歡談。一天，他們正從一座小山頂上遙望被冰雹摧殘了的葡萄園，若望笑着道：『希望明年豐收些』高木祿答道：『我也這樣的希望着，那時嘗新酒的人真有福！我想你必能嘗得到的』鮑斯高愕然而問：『你呢？你想如同在修院裏那樣飲清水麼？』

高木祿轉紅了臉：『吓！我希望明年要嘗味道好得多的美酒哩』

「什麼美酒？你想說什麼？」

「沒有什麼，」

「難道你要到天堂上去麼？」

「可惜我覺得自己還太不配受這種幸福。但是近來，我感一種到天福的切願，使我覺着自己決不會再久留在這人世了！」

六個月後，聖母領報瞻禮日，那年也是聖瞻禮二日，（即苦難主日的瞻禮二日）高木祿忽患熱病，便臨床不起，經醫生的診斷，知道病勢是很沉重。

聖瞻禮七晚，他發了數小時利害的狂熱，此後又復清醒如故。到了復活瞻禮第二日，這位聖德的少年便含笑握着那個在床邊悲泣着的好友的手，安然逝世了。這天正是一八三九年四月二日，翌日下午就出殯了。

出殯後第二天的晚上，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這事有許多證人，決不容我們懷疑的。

他生的人聲

當高木祿在生時，他們兩個朋友好像那些沒有經驗的人，竟曾輕易地訂了一個堅約：誰先去世，應該設法使第二者知道他自已身後的情形。

• 十九世紀的偉人 •

這種約言他們也曾提起過好幾次。當高木祿最後一次臨病的時候，他們又重訂了這約，不過說：『一切該隨天主的聖意。』

鮑斯高神父寫道：『高木祿最後的說話和他最後的目光，給我保證了他將能實踐我們的許約。』

『四月三日至四日中的夜裏，正是他殯葬後第二日的夜裏，我和二十個神學班的同學，睡在那間靠南面的操場的寢室裏。』

『我雖倒在床上，却没有入夢，心裏想着我們的許約。我好像已經感覺到不久要來的事，於是我輾轉不安，驚恐地等待着。剛打了十二點鐘，我開始聽到走廊末處一個澀濁的聲音，由輕微而粗重；它慢慢的走近來，聲音也慢慢的變成更尖銳。好像許多馬拖着一乘沉重的車子，又像一輛轉轉疾駛着的火車。我不諳別的，只說自己覺得那個響聲是無數磅磅聲合成一起的；它們這樣震響，這樣猛烈，使人聽了，不由得不大起恐怖，嚇得說不出話來。它向房門口走近來的時候，牆壁，屋頂，走廊的地板，都在震天價響着，好像一隻强有力的手搖撼一所鐵造的房子一般。它走近來，也可以分辨清楚，使人覺着距離的縮短，却令人捉摸不定，好像一輛正在行駛着的火車頭，只聽了它的聲音，常常是不能知道它實在到了何處，必須看了散在空中的煙才能斷定。』

『同學們都從夢裏驚跳起來，但沒人敢開口。我已嚇成了石像似的。那響聲漸漸走近來，顯得更加可怕；聽！它已到了房門口；房門猛然的開了，黑暗中充滿磅磅的聲音，還有一線黯淡雜色的』

光，像是調節那聲音的強弱的。

「忽然間寂靜無聲，那光線閃得再強烈沒有了，同時可以清晰地聽到高木祿的話聲，不過比他生時的較弱。那聲音一連三次說道：

「鮑斯高！鮑斯高！鮑斯高！我已得救了！」

「那時一帶極強的光線把全室照得通明，忽然猛烈地又起了那砰砰聲，一若疾雷要把屋子擊倒似的，隨即停止了，什麼光也不見了。

「同學們都從床上跳了起來，驚惶地不知逃往那裏，有幾個縮在臥室的一角，圍着寢室長斐奧利多神父，這樣亟待天明的過了那夜。當時大家都聽見了那砰砰的響聲，看見了那神秘的光。有好幾個也聽到了話聲，但不明白它的意思。彼此問着方才那個可怕的現象的作用；我却還坐在我的床上，叫他們安心，又告訴他們說我清楚地聽到了這話「我已得救了！」也將我和亡友締約的事講解給他們聽。」

「我因這事受了很大的痛苦。」鮑斯高神父繼續寫道：「我怕得這樣利害，那時竟願不如死去好了。我所能記得我果真的害了怕，那是第一次。因此生了一場重病，弄得我死去活來。病後身子軟弱得很，過了許多年才完全復原。」

由此可見天主無限的仁慈，他認識我們的軟弱，平常是不允許有這種締約的，也不許死者來恐

嚇我們的。

這回為若望是例外的；其中必有充分的理由，我們不應當妄想去考究它們。也許天主要訓練這位未來的宗徒去和超性界的事物接觸，因為將來這種超性界的爭在鮑斯高神父的生活中幾乎是習見的常事。

然而那年鮑斯高和青年們說話時，關於這一點，終是勸他們不要效法自己，這都為了他自己和他的同學們那次受了的重大驚恐影響。

母親的奇藥

若望自從受了那一次大驚後，他的堅實的身子便該經過一個長久的虛損弱弱的時期。雖然病勢的危機已轉佳，却又時愈時病的終不得復原；這樣在起臥中差不多消磨了一年的光陰。

最後又病倒了。這次的病症可不同前幾次。院中的長上們都很替他擔憂。他一些東西不想食，見了食物便生厭，夜間又不能入睡。這樣大約病了一個月，醫生都搖頭失望，以為是不治之症。

媽媽瑪加利大還沒有知道若望這種危急的病態。一天，她携了一瓶自制的好酒和一個用黍粉做的新鮮饅頭，來見她的若望；她知道若望是很喜歡這些東西的。

她到了病房裏，見了若望那副堪憐的情形，難受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她明知那些食物對於兒

子的身體，不但無益，而且有害；所以她臨走時，便想把它們帶回去。若望却央求她不要拿去，等自己好了些再食。母親經了他這樣的懇求，也便順從了他，不過再三的吩咐他，除非得了醫生的許可，千萬不要食那極難消化的東西。

母親去了，若望震顫着拿起那個烏黑的饅頭，炙香之外，好像還嗅得另有一陣田園的氣味。他想到：『呵！少許食一些，畧畧玩味從前那種愉快堅強的生涯，決不會礙事的。』

他便吃了一小塊，覺得很有味道。便又吃了一塊較大的，放在口裏慢慢的嚼碎了，嚥了下去，也不覺得什麼反胃。非但饅頭的滋味適口，而且他似乎含有加強精力的功效。他於是一口一口的吃下去，不時還飲上幾口那瓶清冽補神的好酒。不一會兒那些東西都吃得清光。隨即深深的睡熟了。

長上們探悉了這事，都說：『他已沒救的了！』

『這熟睡就是死的預兆呀。』醫生說：『等他醒來，你們快些給他行終傳吧！不知他還會醒來不？』

過了兩天，他果然醒來了，病勢已全消失了，他何曾死去呢？

醫生驚異地道：『這真奇了！這少年和別人完全不同，就是病愈也不和他人一般的！』

鮑斯高又到碧基母鄉休養了幾天，精神便完全恢復了，從此以後，他加倍用功的讀神學；雖然耗了這許多時間，却也能在卧病的那一年，即西元一八三九至一八四零的那學年裏的三月二十五日

上午，在多理諾的主教大堂領了小品。

雷 擊

這麼多挫折的那一年又該悲慘地結束了。

那正是修生們回家度暑假的第一天。外面下着大雨，深黑的濃雲彌漫了空際，隆隆的雷鳴響得震耳。若望正在一扇玻璃窗後，往外張望，心中想着怎樣回家；猛然來了一個霹靂，把他打倒在地，昏了過去。那扇玻璃窗也連框帶框由牆穴裏飛了出來。

同學們連忙走去將他扶起，抬到床上。只見他昏迷不醒，好像已經死去了，便急急去喚院長和醫生來：『快來呵，鮑斯高要死了！』他們剛到了若望床邊，他却已從床上坐了起來，談笑自若，安然無事了。

在旁的人見了這事，都恭喜他的幸運，說道：『你運氣真好！』
天主怎能容許這將來要做十九世紀的大宗徒的他，那樣的斷送性命呢？

暑 期 的 生 活

鮑斯高放假回家。他預先求得了總主教法蘭騷尼的同意，准他在暑假那兩個月裏自己研究神學

第四年級應該讀的書，這樣可以早一年完成他的希望。所以那一年的暑假期內真是比平日更忙的。然而讀書並不阻止他為宗徒事業的進行。他為青年們而工作的熱心，毫不比前幾年減少。暑期中或給幾個有聖召的青年複習辣丁，或給小孩子們講解要理……有時帶了許多小朋友去旅行看風景。

那一年他也曾到過蒙哥谷的莫利約村。當小若望在那裏幫傭的時候，莫利約的兒子還是一個襁褓的嬰孩，如今他也有十二歲了。鮑斯高便教他讀書寫字。

他屢次跑到欽柴農去見那裏的老本堂高木祿神父；和他談論起他的姪子類斯的爭來。兩人便感動得流淚。若望始終未曾忘了他的故友呀。

他在碧基的時候，一有了空閒，便到新堡去和自己的本堂神父作伴；彼此相愛好像父子一樣。

將 達 山 巔

暑假後他就去應考，又得了領受五品的准許，便在那一年的九月裏在多理諾陞了五品。

五品就是所謂大品的第一級。誰領五品，更應當宣誓終身不變志，每天也該念大日課。此後便是六品了。鮑斯高在下一年春天苦難主日的瞻禮七那天，也在多理諾陞了六品。最後在五月二十六日，聖斐利伯納利——也是一位愛護青年的大聖人——瞻禮，他往多理諾去避靜，準備領受司鐸的品位。

在他保存至死的很簡陋的袖珍簿上，他將那次避靜中天主默啟了他的善志，都記了下來。這些善志就是他一生的準繩。在善志前面還寫着這一段話：『司鐸不會獨自升天堂或獨自下地獄的。若他忠守自己的聖召，便和那些因他的善表而得救的靈魂同升天堂；若他為惡，引壞自己的兄弟，便和那些因他的惡表而被罰的靈魂同下地獄。這意念將助我盡力遵守我的善志。』

善志中有兩條對於他一生的工作很有關係：

『每逢救靈的事，我常常去準備着受苦，勞力，和卑賤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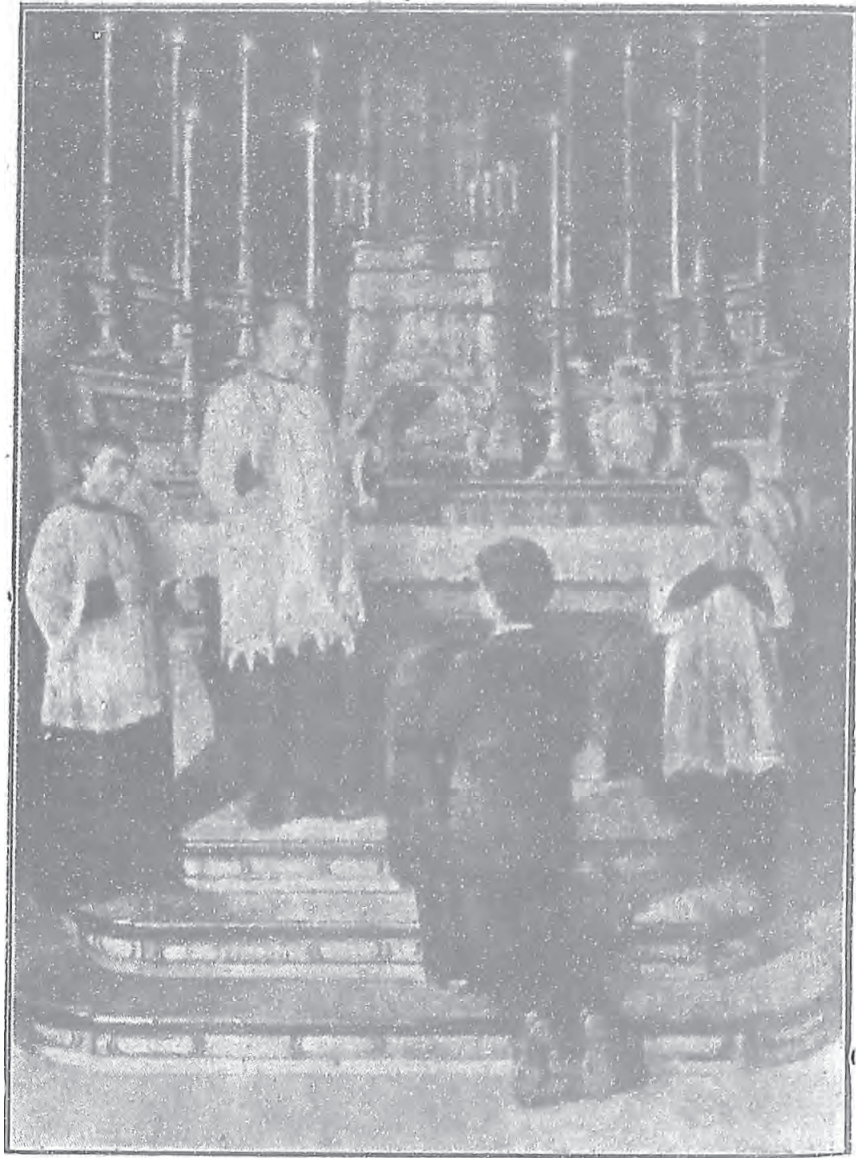
『聖方濟各的愛德和溫良，該光照我各樣的工作。』

六月五日瞻禮七，聖三瞻禮前夕，總主教法蘭騷尼，在主教私邸的小堂裏祝聖了鮑斯高為司鐸。聖晨，鮑斯高神父在聖方濟各亞西西堂裏護守天神祭台上，由他的朋友和恩人加發東神父侍從着，做了第一台彌撒。

初獻聖祭

他做那第一台彌撒的時候，回想起自己藉着天主的神佑，戰勝了這麼多艱難，這麼多阻障，今天能夠登在久盼的鐸品的高峯上，怎能不感激得流淚？

彌撒中他沒有忘記了自己九歲時所做的奇夢，便求天主賞賜他言語的效力，善盡教導青年的職



聖若望鮑斯高接受修士的制衣

責。他自己後來在筆記簿上寫道：「我覺着自己求得了這恩典。」不錯，多少靈魂，尤其是那些青年們的靈魂，被他有效力的言語，收服了，感化了。

成聖體後，當神父們該記念亡者的時候，那些親愛的容顏，便活躍地湧現於他的腦際！他首先記得的是賈勞疏神父，他的第一位辣丁教授，也是他慷慨的大恩人。其次就是高木 祿天 神般的笑容了；那時他覺得這位聖德的朋友很相近自己呢！他心中不知怎樣的感動，灑了許多酸淚。

翌日，瞻禮二，特在「憂慰之母」大堂裏做了第二台彌撒，為感謝至聖童貞所賜的無數恩典。到了瞻禮五——耶穌聖體瞻禮——他才在新堡唱了大彌撒，滿足了他的同鄉們的企望。

事前本堂神父忙了好幾天功夫來預備慶祝那個高慶的日子，他把新神父的遠親疏戚，鄰近各村的司鐸修士和本地的紳士長官們都邀了來。新堡可說從來未曾有過這樣熱鬧的日子。鮑斯高 神父却一心盼着早些了結，以便獨自和他母親談心。直到黃昏，慶祝會散了，母子兩人才慢慢的向着碧基 走去。

已往的回憶

那條路，母子兩人以前不知走了多少次。他們一面走着，一面起了無限的感想！看，左面，那村屋暗弱的燈光裏，隱約的還可以看見姆利約鐸 的堂宇；從一扇窗口，好像見到賈勞疏 神父正在那

裏探首遙望，舉手祝福他們似的。右邊，遠遠裏錯列着麥哥谷鎮的屋宇，那時莫利約的一家人，也許正在談着昔日那個小牧童的預言，現在都應驗了。

這邊有一條由大路分歧去的小徑，他們彎彎曲曲的向左上至一塊草地上。這裏便是當日小若望玩把戲，給同伴們講道理的地方。皎潔的月光下，唧唧的虫聲，在路面上飛過時，便回憶起九歲中聖母給他說的話：『到了時候，你一切自會明白的！』

他現在明白了，他覺得過去的時候，那隻慈母的手時時撫着他的小手，走了許多崎嶇的路，領他到了鐸品的山巔，他明白了，他感動得說不出話來，眼眶裏已充滿了熱淚。

走了不多的路程，就到了家門，那間屋子曾經目睹了許多歡樂和悲痛的劇情，那時屹立在月色中，顯着端肅凝重的樣子。

母親點起了燈，把床鋪預備了，然後如同二十年前那樣端跪在她的若望的旁邊，念晚課。念完了晚課，媽媽瑪加利大雙手捧住了她的兒子的手，鄭重地而且和悅地對他說：

『若望，你現在已經陞了神父。此後你每天要做彌撒。你該好好的記着：起始做彌撒，就是起始受苦。這事你不會立刻覺着，但是有一天你將領會你的母親給你說的是真話。我深信你每天，假使我已不在人世，你也要為我念經的，我不問你要別的，從此以後你專心救人的靈魂，一些不必來惦念我。』

他的眼角已濕了。深深地感謝了她，又用震顫的聲音應許他自己以後要時時記着她的教訓，至死不忘。

晉鐸後的早果

鮑斯高陞了神父之後，起先幾個月是在本鄉過的。他在新堡的本堂欽崇神父那裏幫助他施行聖事：或給病人付送傳送臨終聖體，清理堂裏的文件，或教小孩子們讀要理問答。他最喜歡的就是教要理；小孩子已做他不可分離的朋友。他每次出外，必有很多小孩子圍住他嬉笑玩耍。

還有一件也熱心盡力去做的工作便是講道。他做首台彌撒的時候，求天主賞賜他言語的效力。現在這件神恩開始生長它奇妙的美果了。他講的道理很淺顯，人人都能明白，而且很懇切動聽，言言出自肺腑。所以許多人都去聽他，而他善於講道理的名聲，也就漸漸的四面傳開了。每逢有什麼大瞻禮日，人家都爭着去請這位新堡的年輕神父來講道，他也從沒有不答應人家的。不料一天他正向着要去講道的地方進發，忽然起了一個意外的變故。

騎馬的故事

那年的十月底，他被人家請到拉維亞諾去講道。這事鮑斯高自己也在筆記簿上記載了。我們且

來讀他自己的記述吧：

「我喜歡地答應了，因為那地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同僚克辨西諾神父的家鄉；他後來做了史加茶開的本堂神父。我很願意果真的能夠使那個瞻禮更為隆盛，便預備了，用平易而清雅的言語寫就了我的演辭，又把它好好的讀熟了，深信定能博得人家的贊許。可是天主重重的給我的虛榮心教訓一番。

「那天因是瞻禮的日子，在新堡做彌撒。彌撒後，我便僱了一匹馬，以便及時趕到拉維亞諾去講道。我騎馬疾馳，已走了一半的路。恰巧到了加撒蒲耳可納的谷中——在欽柴農和不耳撒諾之間——猛然由玉蜀黍的田裏飛起一羣麻雀，我的馬，聽了那喧噪的飛鳴聲，很是吃驚，突然停止，隨即往小路，溝渠，草地和田畦間亂跑。我緊緊的伏在鞍上，但是因了狂奔時那種不規則的跳動，鞍已偏到那隻受驚的畜生的肚下去了。我想冒險使出騎馬的本領：不料偏在一邊的馬鞍使我顛躓，我便被拋了出去，倒跌在一堆石上，那馬却還是繼續狂奔着。

「幸虧有一個人，從附近的一座小山上，見了這可憐的情景就連忘帶了一個僕人跑來施救，他見了我昏迷不醒，便將我抬到他的家裏，放在家中最好的牀上。他極仁愛地給我救治；直到一小時後，我才開眼向四下一望，才覺着自己躺在人家牀裏。

「請你不必憂心」主人對我說「這裏什麼也不會缺少的。我已差人去請醫生了，一個僕人也

去追尋那匹馬了。我雖是一個農夫，很多謝天主，我並不短少什麼生活必需的東西。可是你覺得很痛嗎？」

「呵，我的好朋友。願天主報答你這樣愛德的功勞。我想我沒有重大的傷害，恐怕是斷了肩膀骨；我不能再把它移動了。這裏是什麼地方？」

「這裏是不耳撒諾岡上，小人名叫賈勞疏若望，綽號不列納的家里。我也出過門，也曾需要過人家的幫助。當我去趕市集或上鎮的時候，不知遇到了多少意外的事！」

「那時醫生還沒有到，我便請他講一些來給我消遣消遣。」

「講起來，要講一個月哩！我不過講一個……和這差不多的。」這雖是幾年前的事，我却記得彷彿還是昨日的事哩。」

善 有 善 報

以下一段就是賈勞疏若望的口述，而是由鮑斯高神父記下來的：

「那正是如同現在秋天的時候，我帶了我的驢子往亞新底去備辦冬天用的東西。回來時，剛走到了姆利約鐸那邊的山谷裏，那隻可憐的畜生，恐怕也因載的太多了，一滑便跌在泥窪中，直直的躺在路中央，動也不動。不必說起，我費了許多力氣，只想把牠拉起，却是毫無用處。那時正是深

夜，天又下雨，四面說不出是怎麼的黑。我不知怎樣才好，便大聲呼救起來。那時來了一位修士，一個少年——是修士的兄弟——和幾個執了火把的人。他們幫助我把驢背上的貨物卸下，將驢從泥窪中拖了出來，又領我同着我所有的東西到了他們家裏。我覺得又累又冷，差不多已半死了過去；衣服和我一切的物件都濺滿了污泥。

「他們清潔了我的衣服，請我食了一頓豐盛的夜飯，又給我預備了一張適意的牀舖。」

「第二天早晨，我動身以前，很想酬報他們，想不到那位修士只是推辭說：『也許一日我們要
你來幫助哩！』」

鮑斯高神父繼續着寫道：「我聽了那些話感動得眼淚都湧了出來；他見我這樣，便問我覺得痛苦否。」

「我答道：『不痛，是你講的話使我感動流淚呀。』」

「他又接着說：『我每每想起這事，也不禁要掉下淚來。世上竟有這樣善心的人！假如我能夠報答那家這麼慷慨待我的人……不論什麼事，我都情願去做。』」

「『你可知道那家人的名字？』」

「『呵！當然知道的；那名字我終也不會忘記：他們姓鮑斯高。你認識他們嗎？不知那位修士還在生麼？』」

「我的好友，那位修士就是這個神父。你報答他的比他當日加給你的恩典更勝萬倍。天主聖意願我們這次相會，使我們確實地明白，行善必有善報。」

「那時我們兩人的驚異和快樂，自不待言；我雖遭了不幸，無意中却遇了這樣的一個朋友。」

「他便叫了自己的妻，姊妹和別的親戚們來，給他們申述這個奇妙的新聞，又把我給他們介紹說：「這位便是你們多次聽我講及的那個修士。」

「他們招待我非常的周到。不一會兒，醫生來了，他診察後，沒有發見什麼骨碎的地方。過了不多幾天，我就能重新騎着那匹已尋得的馬，向新堡回去，不列納若望倍我到家裏；他終生和我常常很有交情的來往。」

「自從經了這次警戒」鮑斯高神父結束寫道「我就定了堅決的主意，以後我預備講道，是為天主的光榮，而不是為顯出自己是個博學多聞的人。」」

三 件 職 務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了，鮑斯高陞了神父也有好幾個月了，却還沒有找到一個相當的地位。當時有一個富翁請他去做教師，言明每年一千意元薪俸。鮑斯高神父的親戚朋友們聽了，都說這是再好沒有的機會。每年一千意元，真不是一個小數目。呀！可憐的母親，為了自己的兒子，吃了不知

多少苦，現在可以安逸度日了。

不想他母親堅強地答道：「他，一個神父，要一千意元來做什麼？要是他失落自己的靈魂，這些錢有什麼用呢？」

鮑斯高神父因此沒有接受了那富翁的請求。

姆利約鐸村的居民，從前曾經聽過這個小牧童兀立在草場上講道的，現在見他登到聖堂裏正式的講道台上去了，都很敬重佩服他，便請他去做本堂神父，他們只怕鮑斯高神父嫌薪俸太少，不肯接受，便說自己情願把薪金加倍，只要請得他來永遠管理他們的小孩子，如同當初他已在那裏做過的一般。

還有他的親愛的本堂神父欽柴農神父也聘請他到新堡去，幫助自己整頓教務。

鮑斯高神父見了這種光景，便依了他的老法子，詳細考察那件職務最能光祭天主，救人靈魂。他一面熱心求天主光照自己的明悟，一面和有閱歷有德行的人商量，等到一知道了天主的聖意，就死心塌地的去做。

他把這些事情告訴給加發束神父。這位聖德的神父很得鮑斯高神父的依託和信任，他那時在多理諾司鐸培養院裏充神學教授。

加發束神父聽了他的話，叫他辭絕一切的聘請，到培養院去完成自己司鐸的造就。

進培養院應該交出的費用，雖然為別的司鐸不算是艱鉅的負擔，但為貧寒如洗的鮑斯高神父却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幸虧院長神父加拉是他的老恩人，就免了他全費，他才能進了培養院，在這裏他又住了三年。

天主這樣安排了，是有兩種用意的：第一就是使他在那些博學懿德的教師的指道下能夠增加他的智識，將來用言語和文字去保護真理，實施宗徒事業；第二就是使他親眼看見那種青年們可嘆的情況，日後積極去開墾這荒涼滿目的田地。

無告的青年

多理諾是一個偉大的都市，城中各色各樣的人物都有。無數可憐的人兒，因為時世凶荒，都來到了這裏，只望在一座偌大的城市裏，冀能尋到一樣職業，安逸度日，可是事實往往不是如此。

街衢中到處可以遇見無數貧苦的青年！他們或給人家當小工，或做泥水木匠。住的是黑暗卑濕的地方，吃的是粗俗髒污的東西，又要被人家輕視，虐待……至於那些失業的青年，更是多不勝數，他們終日間蕩街頭，無所從事，這種情景，決不是鄉村僻壤之間所能見得到的。

加發來神父每天到監獄裏去探訪囚犯，有時也帶了鮑斯高神父同去。他用愛德去感化他們，使他們改過遷善。那些不幸的人兒，多次因為沒有或遺棄了宗教的信仰，至於干戾犯法，被人送到這

裏來監禁，有時還要綁到法場上去受刑，那些人中，許多還是十七八歲的青年。鮑斯高神父見了他們，心中有說不出的難受，他立刻明白急需一個宗徒去挽救這道德的沉淪。

多理諾還有一座規模很大的醫院，其中各種病人都有。它是高刀楞可聖人親手創立的。這位聖人只依賴天主的幫助，每天要養活無數的窮人。一天，鮑斯高神父到那裏去參觀，只見長長的病房裏躺著許多面黃骨瘦，形容枯槁的青年；死神的翼彷彿已遮住了他們的面。有幾個咳得很劇烈，幾乎把肺葉都要咳出來了。他們的病由，往往是因為言行不正的緣故。這也難怪他們慙憤方盛，意志未堅的青年受了好像怒濤凶浪般的敗壞風俗的衝擊，怎能不轉入漩渦？鮑斯高神父見這種情形，覺得那個哀籲他去拯救無告青年的呼聲，在他心中呼得更加高強了。

有時鮑斯高神父在路上走着，見了許多惡少年在街上無禮嬉戲，爭吵，打架，拋石子，說邪話……他們看見一個神父站在那裏凝視着自己，便開口辱罵他，有時還用石子擲他，鮑斯高神父却總不動氣；他心幕上那時正在重演着九歲時夢中所見的情景，他沉沉的想着，要使那些兇猛的獸類成為溫馴的綿羊，必須實行那個男子的話——不要敲打……而要用和善的手段去得他們的心。

他也記得那位貴婦人給自己說的話：「你做他們的領袖罷！」

時機已到

一八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是鮑斯高神父生命史中最重要的一個日子，他為貧苦無告的青年所建樹的偉業就是從那天發軔的；那天恰又是聖母無原罪瞻禮。這不是偶然的事，他九歲的奇夢已告訴我們，聖母自己是慈幼會的發起人。

那天早上，鮑斯高神父在「聖五傷方濟各堂」的更衣所裏，已經穿好了祭衣，只待着輔祭的人一到，便去做彌撒。一個十六歲左右的孩子，衣服很襤褸，在一扇半掩的門縫裏，向裏面探了一探，一時好奇心起，便偷偷的走了進來。鮑斯高神父正在熱心念經，一些沒有覺察。那孩子見了更衣所裏那些從未見過的東西，又見一個男子，穿了絲繡的衣服，雙手恭捧，靜靜的站着，他不覺呆住了。

「你在這裏做什麼？」管堂的進來突然的問他。按着狠狠的責備他道：「你不見這位神父正待着一個輔祭的嗎？快拿彌撒經，給他輔祭吧。」

「我不會的」孩子畏縮地答。

「那末你到這裏來幹什麼？快滾吧！」那孩子被他嚇得不動了，只是張口呆視着他。管堂的就拿起一根鷄毛帚，不顧死活的鞭將下去。

鮑斯高神父回首一看，見了這種情形，便高聲呼道：「喂，你為什麼打那孩子？」

那管堂的好似沒有聽見，依舊追他打。那孩子因為不熟門徑，急忙想逃，闖入了第一扇往唱經

室去的門，不一會兒，又逃回到更衣所裏；那管堂的舉起了那根鷄毛帚，還是拚命的在後追着。最後那孩子尋到了那扇往堂場去的門，便急急的逃了出去。鮑斯高神父再呼了管堂的一聲，又畧畧厲聲地問他道：「你為什麼打他？他究竟做了什麼壞事！」

「他既然不曾輔彌撒，到這裏來做什麼？」

「你不該為了這樣的小事，就打他呀！」

「那於你有什麼關係？」

「很有關係的；我不明白你這樣對待我的朋友。」

「什麼？」管堂的愕然問道：「你的朋友？」

「正是，不論那個，受人虐待，便是我的朋友。你立即去叫他來，因我有事要跟他說，如果你沒有找着他，你也不必回來，否則我要將你這種待人的樣子，告訴院長。」

不一會兒，管堂的拉了那個還在震顫的孩子，到了更衣所裏

鮑斯高神父含笑着慈謫地對那孩子說：「來，我可愛的的朋友，你望了彌撒沒有？」

「沒有。」

「那末你就來望彌撒吧；彌撒後，我有一件使你心喜的事要同你講哩。」

這時管堂的帶來了一個會輔彌撒的人，鮑斯高神父便將話頭打斷，捧了聖爵，去做彌撒了。那

時他的用意，不過是想畧畧的安慰幾句那個被打的孩子，使他不要懷恨，記仇，可是天主的聖意，却大大的不同。

鮑斯高神父做完了彌撒，又念了謝恩經，便領那個小朋友到聖堂的一邊廂裏，面對面的坐下，他滿面堆笑的寬慰了他幾句，叫他不再害怕，就開始這樣問他道：『我的好朋友，你叫什麼名字？』

『夏來理伯爾多祿茂。』

『你是那地方的人？』

『亞斯底。』

『你做什麼活？』

『泥水匠。』

『你父親還在世麼？』

『他早已死了。』

『你母親呢？』

『她也死了。』

『可憐的孩子！你今年幾歲了？』

「十六歲。」

「你會念書·寫字麼？」

「不會。」

「你會唱歌麼？」

那孩子奇異地看了一眼鮑斯高神父，躊躇了一會，說道：「不會。」

「你會發噎聲麼？」

孩子的面頰時現上一陣笑容·拘束的隔膜打破了，親密的情意發生了。

「那末你告訴我，可愛的伯爾多·綠茂，你領過聖體了麼？」

「沒有。」

「你曾辨過神功麼？」

「有的，不過那時我還很小哩。」

「早晚課你會念麼？」

「我已把它們忘記了。」

「主日你也望彌撒嗎？」

他默靜了一瞬，使了一個歪面答道：「差不多每主日都去望的。」

「神父教孩子們讀要理時，你也去聽麼？」

「我沒有勇氣去聽。」

「為什麼？」

「因為那些年紀比我小的，却比我識得更多。」

「假使我自己教你，你願意不願意？」

「一定願意的。」

「就在這裏，這間屋子裏讀，好不好？」

「只要別人不來打我！」

「你放心」鮑斯高神父含笑答道：「我早已給你講了，沒人再來虐待你的；而且從此以後，你是我的朋友，別人不得來干涉你。那末你想我們幾時開始讀要理呢？」

「隨便。」

「今晚？」

「好。」

「現在就開始？」

「也好。」

鮑斯高神父便跪下，獨自念了一遍聖母經，求無原罪聖母幫助他救得那個孩子的靈魂。他心內極願為主犧牲，拯救青年的熱情，藉着那高超絕妙的經文表露出來了。他站起來時，似乎覺得自己的宗徒事業，託賴了聖母的降福，應該開始了。

『你會不會畫十字？』鮑斯高神父向那孩子問道。

他張目不答。鮑斯高神父悲痛地沉思道：『怎麼？連這教友第一件事他都不知道！該同着他，雖然不知要走多少路！不打緊！勇敢地做去吧，聖母自會幫助的！』

要理的第一課便是畫十字。那孩子覺得很有興趣，不一會兒便學會了。他臨走時，微笑着點首道謝了自己的先生，又應許下一個星期日自己再要來請教他，並要帶幾個朋友一齊來。

『請讚美瑪利亞』

伯爾多祿茂果然沒有失約。第二個星期日他帶了六個和他同等的朋友來見鮑斯高神父，其中有兩個是加發東神父叫他們來的。他們早已看出鮑斯高神父的美妙的計劃，很是贊成而且還鼓勵了他。幾星期後，他們的數目增了三倍。幾個月後，一共已有八十人了，都是做工的青年。他們每日辛苦工作，挨打挨罵；但到了主日，受了鮑斯高神父富有愛德的歡迎，又聽了公教初步的道理，愁苦的臉上歡然浮出了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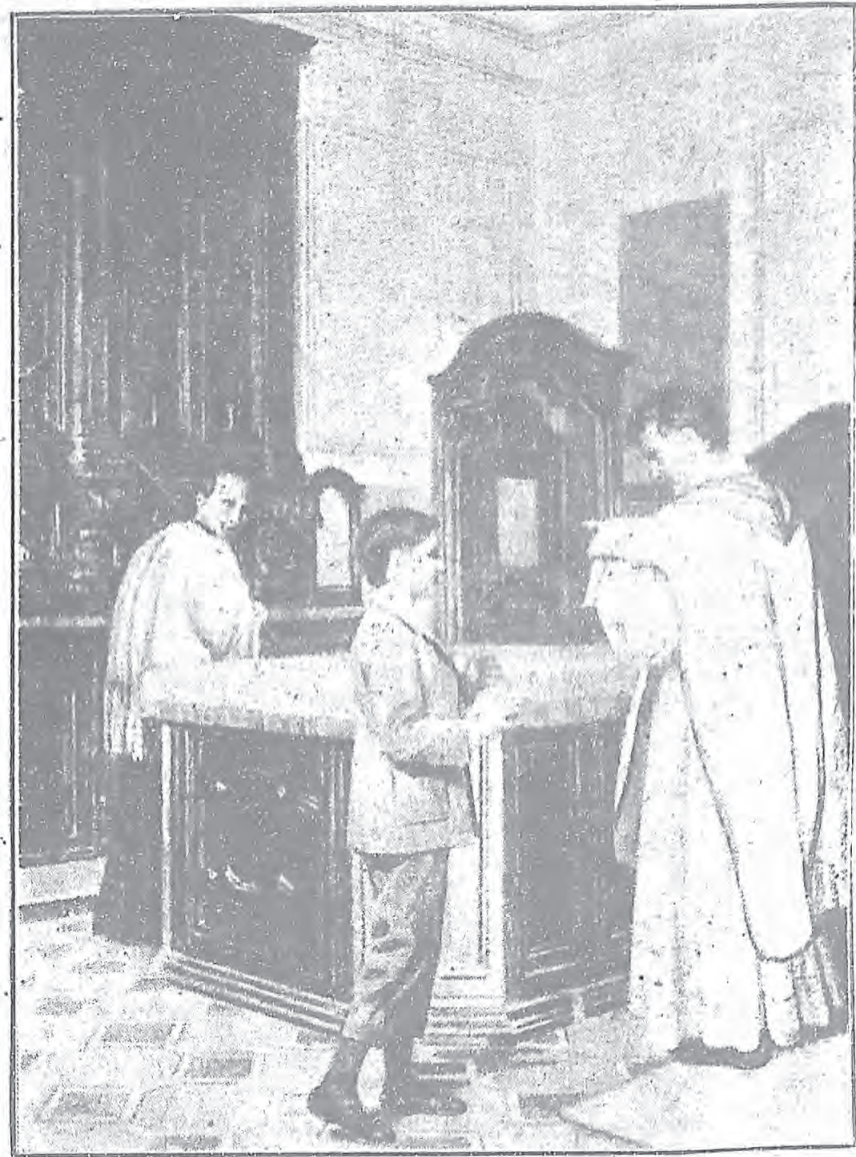
鮑斯高神父又教他們唱歌。第二年的聖母取潔瞻禮（一八四二年二月二日），一班青年，從祭臺後，用了清脆的歌喉，讚頌聖母：『請讚美瑪利亞……』那悠揚宛轉高抗沉緩的歌聲，令堂中的教友感到了無名的情趣。他們都是鮑斯高神父園中早開的花兒；雖然還帶些鄉俗榛莽的氣味，却包含着馥郁芳香的情感和表意！

那些青年自己，更比堂中的教友尤感着唱歌的興味，他們很用心的跟鮑斯高神父學，……就是在馬路上和工作的時候，也不時的微聲唱着所學的歌調。他們每次到鮑斯高神父那裏去讀要理，開始便唱一曲聖歌，好像唱歌能造成那種怡悅的清新的空氣，使那些惆悵不樂的心，都暢懷地呼吸自如了。

唱完了歌，鮑斯高神父便給他們解釋要理，講幾個有趣的故事，最後並令他們抽彩得獎或給眾人送一樣小禮物，囑咐各人下主日再來。

青年們個個歡笑着同聲答應了，然後像燕雀般活潑潑地慢慢的散去。他們在工作的時候只覺得日子格外的長；望眼欲穿的好容易等到了星期日便成夥的來見鮑斯高神父。他們以為偌大的多理諾城惟有這位神父，知道體恤他們，愛護他們。

鮑斯高神父萬歲



，茂祿多爾伯理來夏了着遇父神高斯鮑
生學個一第的父神高斯鮑是就他

鮑斯高神父在行路的時候或在店舖和工廠裏頭好幾次遇見這些小朋友。一天，在路上遇見了一個最熱心來聽他講解要理的孩子。他正在買完東西回來，一手拿了一杯醋，一手拿了一瓶油。他見了鮑斯高神父，真是喜出望外，大聲呼道：「鮑斯高神父萬歲！」鮑斯高神父笑着對他說：「你也能像我這樣麼？」說着，抬起手來。那孩子高興得忘了一切，便將油瓶往腋下一挾，高呼着鮑斯高神父萬歲，又想拍手，不料碰磚雨聲！油瓶杯子都掉在地下破了。油和醋也都傾了一空。可憐的孩子見自己闖了禍，只對着地下的東西呆呆的看了半晌，便嗚咽起來，說回去必要挨媽媽打。

鮑斯高神父就安慰他說：「這是件不甚要緊的事呀。你同我來吧。」

於是領他到了附近的一所店裏，把這事告訴了店主婦，又叫她給那孩子所失去了的東西。

那婦人答道：「這個很易。神父，你是誰呀？」

「我是鮑斯高神父，這孩子的朋友。」不一會子那婦人端了一杯醋和一瓶油來，遞給了那孩子。

鮑斯高神父便問道：「多少錢？」

「二十個銅元；但是我不要你的！」

那個眼淚未乾的孩子，這時却笑了起來，便謝了鮑斯高神父，快活地走去了。

爲什麼……？

不止一次，鮑斯高神父因着自己的小朋友，也能施善於其他的人。青年們此後為他和他的慈幼會士確是一樣最利的工具，使宗徒的聲音能普及於那些本來不會和鮑斯高神父接近的人的心裏。

有一家人，聽了一個孩子讚美鮑斯高神父的話，便和他親善起來；每逢瞻禮五到培養院去拜訪那位年輕的神父，因為知道他很會談論宗教問題的。

然而去見他的時候，往往打扮得不大端正，尤其是那些女孩子們；這或者因為他們沒有多聽道理，出於無知，而非有心的。

一次，鮑斯高神父突然問一個女孩子道：『現在我請你給我解釋；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我給你解釋？不會。』

『我說你會的。』

『那末請你問我吧。』

『為什麼你這樣不好待你的胳膊？』

『我沒有不好待我的胳膊呀。』

『我却覺得這樣。』

那時女孩子的母親在旁笑道：『恰好相反。神父，要是你知道……！我常該責備她要漂亮。她洗起手臂來，不知要洗多少時候；待用水和肥皂洗完了，又要搽香水。』

鮑斯高神父對着那女孩子繼續說道：『我却說你輕賤你的臂膊。』

『為什麼？怎樣？』

『你將來死了，我要為你祈禱，願你直升天堂，但你這兩條臂膊一定該投在火中燒。這不是輕賤它們嗎？』

『我沒有犯什麼惡事』她抗辯說：『地獄裏我當然不願意去！』

鮑斯高神父又道：『可是事情如此：若不落地獄，至少要落煉獄，而且在那裏不知要經多少時候！』

『那末我也要受同樣的罰？』一個年長的女郎，漲紅了臉說着，並一面用披肩遮掩頸間。那個母親便結束道：『我明白了！是我應該料理這事。神父，多謝你給我這個教訓。』

一樣奇特的補贖

鮑斯高神父雖然還是一個新祝聖的神父，然而在施行聖事上，已顯了幾個奇蹟，這種神秘的，超性的現象，將來他在辦理靈魂的事的時候，差不多是習見不鮮的。

一八四四年的八月裏，一天早上，在聖方濟各堂裏來了一位貴婦，她是葡國欽使的夫人。那天她正是從多理諾到基愛理去。她是一個熱心守規的公教信友，所以動身前，願意領受聖事，先把靈

魂的事料理妥當。

她在堂裏找不到自己的神師，只見一個年輕神父，跪在一邊念經，非常虔誠恭敬，便覺得自己願意請他聽告解。這位年輕神父便是鮑斯高。告解完時，鮑斯高神父命她念三遍「天主天神領守我者……」作為補贖經，去給她說：「你這樣求你的護守天神，保護你脫免一切的危難，使你不要因了今天將遇的事過於受驚。」

那貴婦聽了這幾句神秘的話，覺得很感觸，便欣然接受了；回到家裏，就叫僕役們來，一齊念了那三遍經文，將自己託付於護守天神的手，求他保護自己一路平安。

她同着自己的女兒和一個女僕上馬車動身去了。車子鞭鞭疾馳，不覺已走了好些路；猛然間那兩隻馬開始亂跑起來，馬夫雖然用了許多氣力想約束牠們，不料牠們却更加驚惶奔跳。忽然車門震開了，車輪撞在一堆砂礫上，全部車子都翻了轉來。馬夫被這一震拋在數丈路外。車中的人正要被車輾斃，那位貴婦的頭和手都在地下拖移着，馬却還是不停的狂奔着。這些都是一瞬之間的事。貴婦那時記起了自己的護守天神，便高聲呼號說：「天主天神……！」她剛呼了這句話，馬就突然停止，安靜如故。

馬夫由地下站起，追到了馬車那裏；那時從那近田間也走來了幾個鄉人；大家便幫着把車子扶起。那位貴婦和她的女兒，不知怎樣，早從車中出來了，面色很鎮定，毫無驚恐的樣子。兩人將自

己身上的衣服畧畧整理了一下。並沒有受傷，連皮膚一些沒有跌損。她們口中那時油然說出了這句話：『護守天神救了我們！』

貴婦回到了多理諾之後，立即去拜訪那位當日給她這樣一個好補贖的神父。由那時起，她便做了最熱心贊助鮑斯高神父的事業的一個。

監獄中的奇遇

加發東神父是一位囚犯的宗徒。他用愛德去感化他們，尤其是那些定了死罪的犯人；因此人家便稱他為『法場上的神父。』

鮑斯高神父既是他至愛的門徒，所以往往陪養自己的先生，去到那種淒慘的地方，來慰藉那些不幸的人兒，特別是那些被禁的青年。他用慈愛的說話使到不知多少青年悔改前非，釋放之後，立意不犯舊過。

許多青年，待滿了監禁的期限，便去找鮑斯高神父。鮑斯高神父也替他們設法，使他們能夠正當謀生。

一晚，鮑斯高神父正從監房外面黑暗污穢的走廊裏出來，那天因為未有警察帶路，忽然走錯了梯子，來到一間似乎是私家的房子裏。房裏有一個男子，一個女人，和一個女孩子。那男子就是獄

中的劊子手，他們從未接見過外人，今見來了一位神父，不覺愕然。

鮑斯高神父當即明白自己走錯了路，也猜到了他們是什麼人，然而外面不露一些憎厭和驚奇的神情，很誠摯地問候了他們，那男子從未受過人家這般親熱的對待，也就答了禮他，隨即問他來此有什麼事。

鮑斯高神父答道：『我覺得很累，想飲一些咖啡；不知你肯贈我一杯嗎？』

那些可憐的人兒。聽了這種請求，很是喜歡，便十二分殷勤地請他坐下；那女孩子立即忽忽的去泡咖啡了。劊子手只是呆呆的看着鮑斯高神父；猛然震顫地問道。『神父，你可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自然知道：這裏是正當人的家呀。』

『你怎可屈尊到這刑役的家裏來呢？』

『我知道你是個好教友，這為我已足了；我願意我們彼此做朋友。』

鮑斯高神父固然也知道那個可憐的人，每次去正法一個罪犯，必拿五塊意元，去到一間附近的聖堂，為那死者而獻彌撒。

劊子手見自己被人當作一個好教友看待——這真是罕見的事——不知怎樣才能給那位生客表露自己心內的快慰。

鮑斯高神父坐下了。一會兒那女孩子端來了一壺咖啡和一杯子。

『請你再拿一杯子來』鮑斯高神父笑對那女孩子道：『我們一起來飲一杯。』

那男子慚愧無地的說：『呵！這却不可！我怎敢和你同飲咖啡呢？』

然而第二隻咖啡杯已端來了，鮑斯高神父便斟了一滿杯遞給他；劄子手顯着萬分感激的樣子也就慢慢的飲了。

鮑斯高神父和他們談了片刻，又對他們說了幾句安慰的話，便告辭出來。

從此以後那家人常和鮑斯高神父很親熱，到後來鮑斯高神父因事務忙碌，不能再和從前那樣屢去探訪監獄；那劄子手為要見鮑斯高神父而同他說話的原故，便不時去到鮑斯高神父手創的學校的小聖堂，望彌撒，聽道理去。

但是學生們後來知道了他的行業，對他不免有些憎惡，那時他才不再到那裏去。然而他每次出外散步，終是向着鮑斯高神父的學校那邊走。他差不多到那裏便停步，遙遙的聽着學生們遊戲的歡聲，他靜悄悄的在那裏沉思着：「許多神父裏，只有這個對我說了友善而充滿着公教愛德的話。」

宗 徒 偉 業 史 的 初 頁

那件創立於一八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無原罪童貞慶期的事業，不停地進行着。當鮑斯高神父在司

鐸培養院裏益求深造的那三年中，這件事業經已由他熱心的照料，且又受加拉神父和加發東神父格外愛護之故，便日與月盛起來了。

但是光陰似箭，不覺已過了三年，鮑斯高神父該離別培養院了。這件適應時需，成效卓著的事業，將怎樣繼下去呢？要是他做了鄉間或城中的本堂神父，決不能再專注力在青年身上。那可怎麼辦？

加發東神父就替他設法。不多時之前，有一位侯爵夫人，名柏老祿；她見許多民間的女子，因無人照應她們，造成了社會上無數敗壞的景像，增添了監獄裏無數被禁的女犯，就決意打救這些可憐孱弱的女子，用自己的家產在多理諾辦了一座「濟良所」，專為收容這種不幸的好女子。加發東神父便在那裏給鮑斯高神父商得了一個副本堂的職位。

這是很輕便的職務，並不需要什麼工夫，所以鮑斯高神父儘可照料自己的青年。侯爵夫人也寬宏地准他在濟良所附近聚集那些少年，因為聖方濟各堂和司鐸培養院的操場已是容不下他們了。

奇 夢 重 來

鮑斯高神父的正在肇始的事業，還該經過許多周折，許多磨煉。倘若這時沒有一句安慰而可靠的話，來扶持這位青年軍隊的軍長，他也許要踟躕不進，終至失敗罷。

他這時如同九歲的時候，又做了一個神秘永遠不會忘記的夢。他自己講述道：

「一八四四年十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我應該通知我全體的青年，祈禱院要遷往華道角。然而，因為無一定的地方，工具和人員，使我萬分的不寧。」

「前一天晚上我上床去睡時，覺得心內忐忑不安。那夜我便做了一個新奇的夢，似乎是接續那九歲時在碧基第一次所做的夢。」

「我夢見自己在無數的狼，山羊和小山羊，羔羊，綿羊，牡羊，狗和鳥的中間。」

「牠們都在狂吠亂叫，吵得天翻地覆；就是最有膽力的人聽了也要驚懼起來。我正想拔足而逃，忽然一個貴婦裝束似的牧女，她喚我隨後跟從那羣可奇的東西，她自己却在向前走著。我們忽東忽西亂行，一路竭了三次；每次有好些畜牲變為羔羊，因此羔羊的數目便時時的增多了。走了許多路，來到一片草地，那些畜牲在那裏一竄跳着食着，沒有一隻想咬別隻的。」

「我因疲倦得很，便想坐在附近的一條路邊上，可是那牧女喚我繼續前行。於是又走上小許路，來到一處寬廣的操場，四周有走廊圍着，操場盡處有一座聖堂。這時我覺着五分之四的畜牲已經變成了羔羊。羔羊的數目的確很多。那時又來了幾個牧童看守牠們；然而他們看了一會兒，便走開了。那時便有一件神妙的事：許多羔羊變成牧童，他們漸漸增多，看管別的羔羊。」

「牧童增多後，便分隊往別處去尋找別的可奇的畜牲，帶牠們到別的羊棧裏去。」

『我想告辭了，因我覺得已是做彌撒的時候；不料那牧女叫我向南望，我向南一望，只見一方坵田，田中生着玉蜀黍，蕃薯，捲心菜，甜菜等，和許多別的草。

『她對我說：「你再看吧！」我又看了一眼，只見一座華麗高大的聖堂。有唱經樓，有樂器聲和唱歌聲；它們似乎在請他做大禮彌撒。堂中有一條白布，上面大大的寫着這幾個字：「宮於斯矣，榮自茲兮。」(His domus mea, inde gloria mea)

『這時我仍在夢中，我便問那牧女，那裏是什麼地方，那走路和停歇處又是什麼，又那第一座聖堂和四圍的走廊是怎樣的，且那第二座聖堂又有什麼意思？

『她答我道：「現在在你神目所見的事，等到肉眼見了之後，你自會明白一切的。」

『但我覺得自己好像醒着。我道：「我現在看得很清楚，分明是肉眼見着呀，我知道我去的地方和做的事。」那時聖方濟各堂裏正報着三鐘，我也便醒了。』

由聖方濟各堂遷往濟良所

上面已經說過，一八四四那一年十月的第二個星期日，鮑斯高神父應該將遷移的消息報告給那羣不安靜的孩子了。

鮑斯高神父說：『我們要到此這聖方濟各堂更好的地方去，那裏有廣大的操場，你們可以隨便

的跳躍，奔跑，遊戲；還有一度專為我們用的聖堂。下主日我們就搬遷去呀！」

那羣孩子便同聲應和說：「下主日！光陰雖然過得很快，他們還嫌太慢，長日間眼巴巴的望着那星期日。最後星期日到了，他們便都走到華道角去找鮑斯高神父和新的祈禱院。」

「鮑斯高神父在那裏？祈禱院在那裏？鮑斯高神父！……喂！……」

華道角一帶的路上登時充塞了這種呼聲。居戶們起先詫異，終而驚恐，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故。

「暴動？多理諾也曾有過這樣事？這些都是城中的小流氓。他們想做什麼？呀！誰是這個鮑斯高神父？」

那些伸首窗外的觀衆都起了這樣的疑問。猛然那羣小流氓高呼了一聲，都向着同樣的地方跑去。原來鮑斯高神父聽見了他的小朋友的呼喚，已在一條路口出現了。大家都衝上去，你扯我拉的問他，他却總是和顏悅色的答着：「新的祈禱院還未完工。」他便暫時請他到自己家裏去。後來又領他們到了濟良所裏神父住的地方：那是兩間小小的房間，一間是為本堂神父包萊神父的，一間是為鮑斯高神父的。一剎那間，樓梯，走廊，房間都擠滿了孩子；有的坐在床上，有的爬在桌子上，有的席地而坐，諾有的竟坐在窗沿上有說的有笑的，嘈雜不堪。鮑斯高神父却藹然不改他的笑容，同他們談了幾句，說這回不過想見見他們的面，請他們以後主日再來，一定會見到別的新奇而有趣

的事。

孩子的數目，非但不因此減少，而且愈來愈多了。鮑斯高神父因為還沒有聖堂，早上便帶他們去到城中某聖堂去望彌撒，有時這座，有時那座，沒有一定；下午便同他的助手，神學士包萊，分工合作的施行宗徒事業。他在自己的房裏講解要理，包萊便給樓梯上和庭心裏的孩子講道理。

孩子們在那間小小的房子裏玩耍的時候，真是好看。一個點火，一個故意將它熄滅。有的拿了掃帚在地下東揮西畫，算是掃地；翼翼的飛塵却似煙幕般迷漫了全室。有的洗滌碗盞有的打破杯碟，桌子，椅子，面盤，鉛桶，書籍，鞋子……等東西，都雜亂無章的弄成混天世界。鮑斯高神父却毫不見怪，他見自己的小朋友快活，也就心滿意足了。

可是這總不是久遠之計。尤以早上孩子們辦功課的時候，都緊緊的擠在那兩位神父身旁，有時還要在梯頭這樣狹窄的地方聽告解，真是不方便。包萊神父就替他去候爵夫人面前說情，果然候爵夫人並不拒絕，就在濟良所裏讓出一塊廣寬的地方，給鮑斯高神父來聚集孩子。

這是一個寬約四五公尺，長約二十來公尺的露天小巷，兩邊立着高牆：一面是高刀 楞可醫院，一面便是濟良所，那年濟良所裏又建了新屋，但要在下午（一八四五年）八月中才能開幕，所以候爵夫人准鮑斯高神父取用這兩間廣大的房子作為孩子們的聖堂。

這裏就是天主教智所選的地方為鮑斯高神父祈禱的第一間聖堂。多理諾總主教也給了他降福聖

堂的權，准予在那裏獻聖祭和行其他的聖教禮儀，堂中只有一座簡單的木祭臺和幾件必需的東西，侯爵夫人便出錢替他買了臘台白衣等用品。

新的小聖堂就在那年的十二月八日，聖母無原罪瞻禮開幕了。這真是一個永遠不會忘記的日子；鮑斯高神父特地選了那日，因為他早已把自己的事和所有自己的青年託付於聖母的蔭庇之下。

鮑斯高神父在那天降福了那第一間小聖堂為恭敬聖方濟各撒肋爵，又在那裏做了彌撒，為好幾個青年送了聖體。

青年們時時不忘那天舉行的禮節。小聖堂裏雖然沒有跪棧，椅子；可是在他們的眼中，那間聖堂已好像主教大堂一樣了。這時正是雪後濃陰的天氣，外面地上還高高的堆着雪，冰冷的朔風。不時把雪花飛揚起來，好像吹柳絮一般。

鮑斯高神父滿眼流着熱淚，請青年們感謝天主，又堅實地向他們說：「此後天主決不會遺棄他們。」

移 居

不，天主一定不會遺棄他們。但是如果鮑斯高神父過於依賴人的幫助，那就不好了！人力是盡不住的。

柏老祿侯爵夫人起初雖是那樣慷慨地幫助鮑斯高神父，但是不久便改變了主意。鮑斯高神父剛給孩子們講了：「現在我們的祈禱院有一定的場所了。」忽然竟告訴他們再要移居的消息。

原來那些服事病人和管理女孩子的人，受了那班頑童遊戲時吵鬧的聲音；而且牆壁雖高，還怕那些飛簷走壁的小俠客爬進去，做出襟上君子的事來；所以好幾回侯爵夫人面前說了許多壞話。最後又因正門路旁種的玫瑰，不知怎樣被人摘了，那些管理女孩子的人，便眾口同聲說：「這一定是鮑斯高神父的那些……小頑皮幹出來的。」

柏老祿原是不大贊成鮑斯高神父那種行為的，她以為像他那樣聰明才幹的人，儘可大有建樹，為什麼要把自己的生命消磨在這些污穢粗魯的頑童身上呢？一位司鐸去幹這樣的事，真是大失體統了，現在又聽了這些怨言，自然對他愈加不高興了。

一天侯爵夫人遇見鮑斯高神父時，便對他說：「神父，你為何這樣辛苦勞力為那些孩子呢？你應當珍重些自己。你不如放棄了這事，來專心管理我的女孩子的靈魂；也可以做許多善事，立許多功勞的。」

鮑斯高神父尊敬地毅然答道：「你的女孩子有你侯爵夫人做她們的慈母了。但是我的可憐的孩子，要是我放棄了他們，將怎樣呢？」他說話時聲音很震顫。

侯爵夫人便顯着和悅而剛決的神氣給他提出兩件事，隨他自擇：或放棄那些頑童，專務濟良所

所內神靈方面的工作，這樣可以無憂無慮的過着快活的日子，或辭去濟良所的副本堂職，同那些馬路上的小流氓，去受賴沛失所的痛苦。但是鮑斯高神父却毫不猶豫的揀了第二件事

一個五月的早晨，鮑斯高神父獨自一人無定向地在附近的荒地上踱着，一壁沉沉的自想道：『三百多個青年，這樣斷然無回旋的離開了濟良所後，要去到什麼地方？猛然抬頭，見已到了聖伯多祿墳場面前。那裏有一間頗大的聖堂是專為墳場用的；四周有草地，上面一球球的滿開着粉紅的絨花。

鮑斯高神父自言道：『只要這裏的本堂神父准我們到這裏來，那就再好沒有了。』

本堂神父是一個六十二歲的老司鐸，名叫戴西奧，他聽了鮑斯高神父的話，欣然應允了。

『你的孩子？可以，可以！你只管領他們來，我也可以看他玩耍！』

第二個主日，五月二十五日，下午，這羣孩子便像潮湧般的去到聖伯多祿墳場四周的荒地。這裏才可以呼吸清新空氣，才可以任意奔跑遊戲，不至彼此相撞，踏痛足指！和那夾在兩牆間的小巷比起來，真有天壤之別。在那裏玩耍時，不時聽見鮑斯高神父的囑咐聲：『小朋友輕些！』可是現在這裏就是破喉大叫，也沒人來干涉。玩耍起來，也不必顧前顧後的只怕踏壞了花。墳場裏的死人要來干涉？死人却比活人更好，更有忍耐！

足球！搶旗！大家快樂玩耍

狐假虎威

「天有不測的風雲，」這句話真不錯！一天忽有一隻雌鷄正在走廊下面的一隻簍子裏孵卵，忽然聽了孩子們的吵鬧聲，嚇得撲撲撲的飛奔出來，把蛋也滾在簍子外，打碎了幾個。咯咯的鷄聲，好像很靈活的電鈴，當即將本堂神父的傭婦喚到了門外，她雙手向腰眼裏一擦，雌老虎似的大罵起來。孩子們正玩得高興，忽然聽見她的罵聲，都停止玩耍，詫異地呆望着她。她不但不住口，却更加罵得起勁了。鮑斯高神父這時滿面堆笑的到她面前，正想替孩子們求她寬恕，不料她惡狠狠的對鮑斯高神父道：「這些小流氓！這些壞蛋。你快領他們走吧！明白嗎？你若不明白，我後來叫戴西與神父來同你講話。世上那有這樣教訓孩子的？請你答我，你曾見過，在別人家裏，這樣狂呼亂叫，打擾人家的嗎？戴西與神父回來，我一定要告訴他！老實講，這是第一個，也是最後的一個主日我見你在這裏。」

鮑斯高神父面孔頓時沉了下去，答道：「但你自信下主日能夠再在這裏麼？」

「你說的什麼？」

我說人的生死是在天主手中，誰也不知自己定能活到明天。

「不必多講！」她說了這話，轉身砰的將門關了。

鮑斯高神父就對孩子們道：『不要玩耍了，我們到堂裏去談要理。』

要理完後，從堂裏出來時，戴西奧神父已在堂門口等着了。原來他一回到家，那傭婦便油上加醬的說了一大篇，將他的耳根也說軟了。他本來喜歡鮑斯高神父的孩子們到那裏去玩耍的，這時却完全不同了。

他一見了鮑斯高神父便冷冷的道：『此後不要再帶你的這種頑皮孩子到這裏來胡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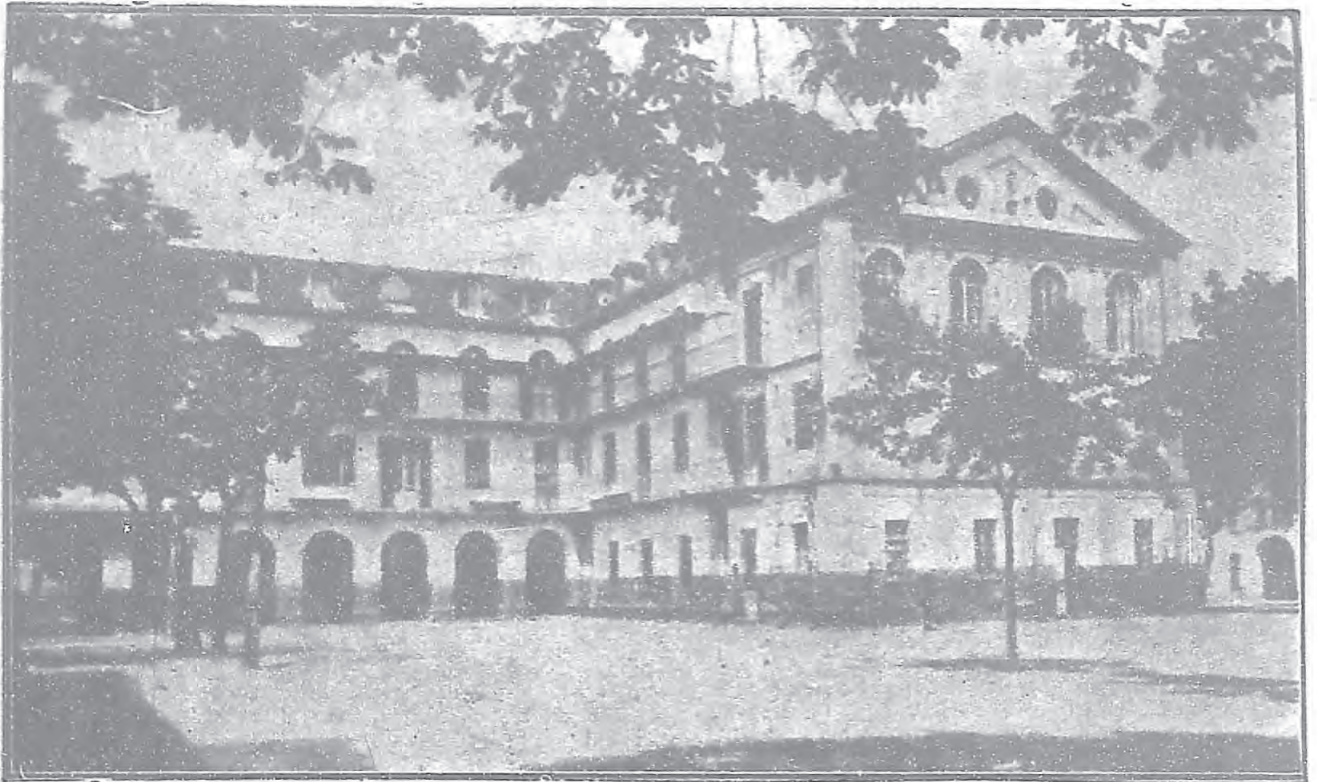
『神父你須知道……』鮑斯高神父說着。

『我什麼也不願知道。而且我要給負責人作相當的表示哩！我再次告訴你，下主日你不必再到這裏來。』戴西奧神父打斷鮑斯高神父的說話。

鮑斯高神父離別他時，搖首嘆道：『可憐他連下主日自己的生死也不知道！』

果然第二天戴西奧與神父忽然害了心臟病，不到中夜就死了。他的傭婦也跟着自己主人去了。第二個主日，戴西奧與神父家的白葉窗都密密的緊閉着，他和他的傭婦都已不在人世，那能再來門外看看自己的恐嚇究竟有無效驗？不，孩子們玩耍的呼聲，再也不能打擾墳場地下的他們了。

那天，神學士包萊給孩子們講道理，大意是說：『小朋友，請看捲心菜，若不經人移植，長起來便不壯大。你們也是這樣，每換一處，你們却越加多；我見你們的人數愈增，欲做好教友的願望也愈切，我心中很覺歡慰。勇往直前吧！不要灰心。天主看顧你們，我們全心依託他吧；他正在計



院修座一第的建所高斯鮑望若聖

畫你們日後的巢穴，不久便會告訴你們。」

又一個奇夢

鮑斯高神父正在進退維谷躊躇不決的時候，晚上又做了一個夢。

他自己寫道：「我彷彿是在一塊很大的平地上，那裏無數青年。有的打架，有的咒罵，有的偷東西，有的做不端正的事。他們所投的石子雨點似的在空中飛射着，他們都是被親戚們遺棄而專行不端的青年。我正想離開那個煩懣的地方，忽然顯出一位女人，她給我說：「你到那些青年們去工作吧。」

「我聽她的命，走向那些青年去，然而我能做什麼？沒有一處收容他們的地方；我原想加恩於他們，但只我一人確是孤掌難鳴；我便喚那些遠遠立着觀看的人，請他們幫助我，却沒人肯聽我的請求。」

「我就轉求那個女人了。她對我說：「看呀，這裏有地方！」她指給我一塊草地。」

「我就開始工作，走往那草地上，講道理，聽告解。但我覺着，若無一處有界限的而且有牆圍的地方，和幾間房子，為收容那些被父母遺棄，受人驅逐輕賤，無處過宿的青年，任何工作也沒用處。那位女人便同我向北行了一段路，對我說道：「你看！」我望了一望，只見一間又小又矮的聖

堂，一個小操場和許多青年，我就繼續工作。但因這間聖堂太小，我再請求她，而她又給我看一座比方才那間寬大得多的聖堂，堂側還有一間房屋，後來她領我再往前走了幾步，來到一塊田間，差不多正對着第二座聖堂的面前，繼續給我說道：「多理諾城光榮的致命聖人，亞文刀萊，騷路刀萊，和屋大維與是在這裏致命的，在這裏被他們熱血濺濕和成聖的地方，我要天主受人特別的恭敬。」她這樣說着，伸足踏在聖人們致命的地方，給我準確地指示了。我想在上面做幾個記處。那麼，下次到這田間來時就可找到這地方了。但是，在我身畔一些東西也沒有；沒有木樁，也沒有石頭；然而我已牢牢的記着它。

「那時我見四周青年的人數益發加多了；但我看了一看這女人，地方也就加闊了；這樣我又見一座極大的聖堂，恰巧在那些聖人致命的地方，四面既有許多房屋，中間還有一座美麗的碑像。

「當這事一幕一幕的過去時，還在夢中的我，見自己身畔有神父修士們做我的助手，他們幫助了我一刻，便逃走了。我費了許多精力想挽留他們，但是不多一會兒他們又走了，讓我獨自一人在那裏。

「這時我就再請求她。她對我說：「你想知道該做什麼使他們不逃去？你該拿這帶子縛在他們額上。」我便尊敬地從她手裏接過了那條白帶，只見絲帶上寫着這句話：「聽命。」我便依了她的話，在幾個自願做我助手的額上，縛了那條帶子，立即看見有奇妙的效驗。我繼續做着我的工作，

這些留着幫助我也越加多了，這樣便成立了一個會。

『此外我還見許多別的事……』

然而為令鮑斯高神父深信聖母常如慈母般跟着他，助他戰勝一切工作中的困難，已綽綽而有餘了。

由濟良所遷至陶拉磨坊

七月十三星期日的早晨，在華道角附近的路上，有許多搬運物件的青年：有的肩上搖擺着一條長槓，有的頭上當笠帽般戴着一張椅子，一個雙手捧了一尊聖像，一個端肅地執着一對臘臺，有幾個夾着祭衣，彌撒經，經書架子和別的聖堂用具，還有幾個大模大樣地抬着一座渾身像鮑斯高神父好像總司令似的，正在指揮着他們。原來那天他們移居，由濟良所搬到陶拉磨坊去；那裏有一間聖瑪爾定的小堂，

人家見了這羣魚貫而行的青年，都站在門口或擠在路邊觀看。

『有什麼事？他們是誰？他們往那裏去？』旁觀者這樣問着。

『我們往鮑斯高神父那裏去。』這便是青年們唯一的答語。

這個歡樂的大家庭到了聖瑪爾定堂，便把一切東西安放好了。這間窄隘的小堂，從未容過這樣

多人。教友們主日上才到這裏來望彌撒，平日常是空沉沉的關閉着。鮑斯高神父求得了准許，每主日下午便能在這裏講解要理和行別的禮節，然而為祈禱院，這裏究竟不是一個理想中的場所。

這裏的地方狹小，也無避雨的去處，操場更是絕無僅有。孩子們就在馬路上玩耍；車馬往來，不免有許多危險，而且行人不少，有時很覺不便。

鄰居們也都嫌他們太吵鬧，不能安靜，每主日下午終要受這一番無端的攪擾，於是乎就開始在窗口罵起他們來了。後來他們知得自己的罵聲，毫不發生效力，便請磨坊里的帳房先生，寫了一張長長的稟單，呈上捕房，說那班頑童形跡可疑，似以非法行動，敢請禁絕等等……

可憐的帳房先生，他何曾想到這是最後一次磨墨執筆寫字呢？他剛寫完了那張誣告鮑斯高神父的狀紙，立刻覺得右手麻痺了，不多幾天，便要辭職，又過了三年，就一命嗚呼了。遺下一個孤獨幼子，無人照料，還是鮑斯高神父將他收養起來。唉，聖人們是這樣以德報怨！

然而警察局長一接閱那將稟單，頓時驚跳起來，立即通知鮑斯高神父，限他在正月一號前——那時正是十二月——離開聖瑪爾定堂。

「小朋友，忍耐些吧！」鮑斯高神父將事實告訴青年們這樣說：「聖母會來幫助我們的，我們去找別的地方！」他腦際正湧現着夢見的那個牧女待他畧畧休息之後，喚他繼續前行的那種神情。

懷愴的聖誕節

聖誕節那天孩子們似流水般又逕向濟良所奔走，那是一個何等悽愴的聖誕節！從聖瑪爾定堂搬回來的物件都在場上東歪西斜的亂堆着。天氣又很冷，孩子們的面和手都凍得紅腫起來，他們的目光似乎在疑問：「我們到那兒去？」

鮑斯高神父依舊用鎮靜而歡悅的話安慰他們：『小朋友，今天是聖誕節！我們好像小耶穌一樣貧苦。但是我對你們說，你們不要着急；老實告訴你們，有一座美麗的屋已給你們預備了，不消多時，我們就可到那邊去；還有一座美麗的聖堂，一座大房子和很寬廣的操場；在那裏你們可以同許多別的孩子運動玩耍……』

他們黯淡的面頓時光亮起來，大家圍住他拍手歡呼。他們的心受了鮑斯高神父的信德，這樣一鼓勵，方才的失意和悲痛早就烟消雲散了。

企望着那個佳日來臨的時候……鮑斯高神父妙想天開，成立了移動式的祈禱院，解決了這個難題。主日清早，在聖瑪爾定堂的堂場上大家聚集了，靜悄悄的，以免打擾居民，向城外出發，一到郊外，談笑的聲又起了，這樣一吹一唱的去到附近一座聖堂。鮑斯高神父在那裏一一聽了青年們的神功，便做彌撒，送聖體；禮節完後，又回到多理諾。

下午又結隊往別處去旅行玩耍；到黃昏初星時才回來。幾個最親熱的孩子陪着鮑斯高神父到域中某堂去望聖體降福。

但是這樣漂泊的生活並沒有經過許多時間。且這年的冬天，比往年更來得冷。鮑斯高神父自知不能長久這樣下去，便在柏老祿濟良所附近賃了三間房子。

這三間房，每天晚上終是開着的；年紀較大的青年便上那裏去讀夜課，到了主日，大家在那裏讀要理。三間小小的房子，要收容無數兒童，的確不是件易事，可是……鮑斯高神父以他鎮靜和悅的神情，什麼困難的局面都能應付裕如；好歹終可以過得去。宗教禮節便到附近堂裏去行，玩耍則往離屋不遠的一塊四周種有桑樹的草地。鮑斯高神父坐在草地的一邊，一面念着日課，一面管理着孩子。

然而經過不多時，同居的人都嫌孩子們太吵鬧，而且晚上。來來去去的雜聲不堪。他們便通知房東，謂倘若那個搗亂居民神父不搬走，自己便都要遷往到別處住了。

房東為了金錢問題，只得叫鮑斯高神父搬出。可憐的鮑斯高神父又沒了着落了。風雪之天，連棲身的地方也沒有。最後他租得了一塊草地。草地中央有一間木棚。這是他由斐利秘兄弟那裏租來的。地方雖不好，可是青年都源源不竭地來，不多時後，已有四百餘人了。

草地當做聖堂

小朋友，也許你們要問：『鮑斯高神父從前在聖堂裏所做的事，現在怎能在一塊草地上做着呢？』

等我將那饒有詩趣的生活情形，像影戲般放映給你們看吧。鮑斯高神父在草地的一角，坐在一張很平常的檯子上，聽着兒童的神功。這些兒童輪流到他跟前，跪在地下告罪。那些已經告解的兒童，便在草場的另一角圍着一個同伴，聽他讀聖書，或跟他學唱歌，還有一羣孩子在遠處玩耍。

這時鮑斯高神父聽完了神工。司時者，因沒有鈴，即整整的敲了幾下鼓，這是一隻千年的舊鼓，不知從那裏買來的。孩子們一聞了鼓聲，都走向草地中間。又一聲破啞的吹號，四面立即寂靜無聲。鮑斯高神父用平和的口氣，給他們說完要去與祭領主的聖體，又教訓了他們幾句，然後像童子牧羊似的領導那羣孩子向目的地出發。彌撒後各人回家食飯。

過了正午，草地上的人又漸漸的多起來了。孩子們一個一個的或成羣結隊的從各方來了。他們一到了草地，便煥發他們的天真，任意玩耍。鮑斯高神父和神學士包萊時時看護他們，且屢次地和他們一起玩耍，猛然鼓聲又起了，孩子便分作幾隊，坐在草地上，最小圍着一個年紀最大的，其餘的孩子或聽鮑斯高神父，或聽神學士包萊講解要理，這樣差不多過了半點鐘的光景，大家同聲唱了

一曲聖母歌，便退課。

玩耍的笑呼聲頓時又起了，直到黃昏上燈的時候。有時鮑斯高神父還要繼續聽告解，因為那些早上遲到的或因別的緣故，沒有告解的，那時便想告解了。

過路的人都駐足而望，看這新奇而從未見過的情景。

點點的星兒已在深灰色的天上閃爍了，孩子們才親熱地告辭了那兩位神父，依依不捨的回去。鮑斯高神父也就離別那當聖堂般用的草地。但他覺得雙足不支，疲倦得很，有時竟需幾個年紀較大而又最親熱的青年扶着他，送他回去。

小皮具匠

一個主日的晚上，孩子們正興高采烈的在草地上玩着，一個十五歲左右的青年，站在草地的短籬後，向裏面張望。看他的神情，似乎也想同那班孩子一齊去玩耍，但他有些畏怯，不敢進去，只愁眉蹙額的在那裏張望着。

鮑斯高神父一見了他，便走到他身邊，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從那裏來？你做什麼生計？』那個可憐的孩子只是不作聲。鮑斯高神父心中生疑，以為是個啞子，正想給他做手勢，可是轉念一想，又覺得不好意思，便用手輕輕摩着他的頭，顯出更加慈愛的樣子，問道：『可愛的小朋友，你

究竟有什麼事？你覺得不大舒服嗎？」那孩子受了這意外善言相問，不覺有了勇氣，便低聲答道：「我肚子餓得很。」

這時草地上的孩子也都來圍着看，他們聽了這話，個個面上露着很奇異和憐恤的神情。

有幾個立刻去拿了些麵包來送給他。他笑了一笑，接過了麵包，便乾燥燥的嚼起來。

鮑斯高神父又問道：「你沒有父母親戚嗎？」

「有的，但他們都在很遠的地方。」

「你做什麼生計？」

「皮具匠。前天因我做錯了一些東西，老板便趕走我了。」

「你為什麼不去找第二個老板呢？」

「我昨天找了一天，也沒有找到。這裏我不認得什麼人。無人僱用我。」

「昨夜你在那裏過宿？」

「在聖若望堂的台階上。」

「今早你曾望了彌撒麼？」

「望了的，不過望了不久就出來了，因為肚子很餓。」

「你從這裏經過時，想上那兒去？」

『我想去偷東西。』

『你沒有向人乞食嗎？』

『當然乞過的，但是人家都說我懶惰，不肯做工，沒有一個願意給我一文錢的。』

鮑斯高神父當即將他收留下來，從此，這個小皮具匠不再挨餓受苦了。他在斐利秘的草地上，遇着了一位慈父和家庭式的安身之所了。

蘇 坂 架 朝 聖

有一次鮑斯高神父帶了自己的小朋友到蘇坂架山去拜聖母。大家絕早地草地聚集了，到憂慰之母堂裏望了彌撒，便列隊出發。

音樂隊在前開道。他們雖然吹得不甚動聽，却能整齊步伐嚴肅軍容。音樂器具便是那隻舊銅鼓，一隻喇叭，一隻四弦琴和一隻洋琵琶。音樂隊後，就是挑籬担簍的輜重兵，他們努力搬運着人生的必需品。

出了城，大隊的青年軍，浩浩蕩蕩的望着蘇坂架進行，一路有吹有唱，毫不覺得困乏。他們剛到山麓，只見一匹鑾鞍全備的馴馬，是蘇坂架的本堂神父差人牽來迎接鮑斯高神父的。那人遞上了一紙便條；上面寫着以下幾句話：『飯菜都預備好了，謹候神父和學生們來到。』鮑斯高神父便騎

在馬上，高聲把它給兒童們讀了出來；大家聽了都拍手歡呼。連那頭馬也搖首擺尾，好像很高興似的。

那羣孩子，勇氣百倍的，如同衝鋒陷陣的戰士，一口氣，逕奔山上去。一路上那匹馬受了不知多少的為難，因為活潑喜玩的孩子，有些摩牠的鼻子，有些拉牠的耳朵，有些拍牠的背，也有些拉牠的尾巴。

到了堂裏，鮑斯高神父將那座聖堂榮耀的來由和聖母怎樣在一七零六年解了多理諾的圍，不被敵人攻破的史蹟，講給孩子們聽。堂中那天也來了許多教友，他們聽了孩子們的歌聲，又見了他們端重的舉止，都很驚訝讚。

禮節完後，又放了幾個氣球。只見他們光明地，壯麗地漸漸高升，好像喚人將自己的思想和愛情都向天主而高舉。

直到六點鐘，才敲鼓吹號，集隊下山。

歸路上，不時的可以聽到歌聲和唱經聲；待到了城內，才散隊，各自回家。

這次旅行在青年們的心裏，留下了難以言喻的快樂。差不多一個星期內他們所談的，都是關於這事的話。

誤會

一輛馬車緩緩的在田間的路上走着。許多孩子蹲坐在草地上，凝神地靜聽着一位神父講話。

馬車停了，一位中年的貴人，伸首出車窗外，看着那羣孩子，他覺得很奇異。一會兒他走下車來，向那裏行近幾步，想看個究竟。孩子們却一些沒有覺得自己被入這樣留神觀察着。

「在那些頑童中間的那個神父是誰？」他向一個過路的人問道。

「鮑斯高呀。」

那位貴人聽了這名，好像憶起不知多少事來似的，頓時眉額皺了一皺，又搖了搖頭，轉身走向馬車去了，一壁低聲自言道：「這神父或是一個瘋子，或是一個應當被監禁的人！」

那位不是別人，原來就是多理諾的市長賈富侯爵。人家已經幾次將鮑斯高神父——流氓頭目——的奇異行動稟報過他，今天他自己也親眼見了。

當那紛擾不安的時世，那輩做官長的人，日夜提防惟恐不周的，就是民衆的暴動。這樣的暴動，在意國各地，尤其是大城市間，是屢次發生的。

許多猜忌多疑的眼早已注射着那羣喧囂的孩子。他們心中都是這樣想着：「那個鮑斯高神父真是可奇；他只須一揮手，那班野蠻獸性的頑童都會俯首貼耳，唯命是從。他這樣精練了這班童子

軍，究有什麼用意？而且他們都是馬路上的小流氓，為什麼他又領他們東奔西走的好像操兵的一般呢？」

那時正是反對聖教政治當勢的時候，那些邪派的黨徒都說華諦岡為意大利最陰險的大敵。所以有幾個便想鮑斯高神父是華諦岡那裏派來的間諜。

到了第二天，市政府當即出了一張傳票，提鮑斯高神父去見市長，票上說明市長有極重要之事想同他斟酌。鮑斯高神父便匆匆的到市政府衙門裏，去見賈富侯爵。

大發雷霆

彼此照例寒暄了幾句，市長便突然的開言道：「我由信實可靠的人口裏，知道神父無端聚集了許多頑童，這於地方的治安是很有妨礙的，我既負有保衛民衆的職責，不得不予以禁止。鮑斯高神父，請你接納我的善言吧；神父還是早些離開那些頑童的好。他們只會使神父受氣，到處擾事，使官長們擔憂罷了。」

鮑斯高神父當時就很謙恭地解釋他的疑竇說道：「市長大人，鄙人沒有不法的用意，不過想改善那些貧苦無告的青年的地位而已。只望大人准我在一個地方，或當下雨的日子，在一座鐵棚下，收留他們，令他們行正當的娛樂，不致在街路上浪遊。同是我以聖教的道理，醇風美俗去教導他

們。鄙人希望用這方法，可以減少游民和囚犯的數目。」

但是市長是個固執的人；那肯被他三言兩語，就此說服？他起先還理論，後來他自己越講越窘，便開始用威脅的手段了。

「你快聽我的命，不然我即喚警察來押你進監去。」

鮑斯高神父却依舊鎮靜含笑地道：「市長大人，對待惡貫滿盈的人，才可用這樣的手段；把一個無罪的司鐸硬說成罪犯，這樣的人，也可用這手段對付他們嗎？市長大人，我明知大人決不會做出這樣不公正的事來的，所以我不害怕。」

市長又厲聲說道：「你不知道沒有市政當局的准許，在法律上是不容任何集會嗎？」

鮑斯高神父答道：「我這集會沒有政治的，只有宗教的性質。而且我已得了總主教的許可；其實這也不過是給可憐的孩子們講授要理罷了。」

市長那時站了起來，結束着說：「若你不肯聽我的命，該聽總主教的命，要是連他的命，你也不肯聽，那末就要強迫着你聽命了！」他說了這話，鮑斯高神父就辭他出來。

但是總主教是贊助鮑斯高神父的，他給市長的回信中提出的理由，也和鮑斯高神父所說的相同。奉行宗徒的使命，教導貧苦的青年，於公共治安有什麼妨礙呢？官長們非但不該禁止，而且應該竭力襄助一件這般有益於民衆幸福的事業。

市長既不能得到總主教的同意，便將祈禱院封閉，派了幾名警察，監視他們的行動。

波未平一波又起

鮑斯高神父對待那些警察真是非常客氣，孩子們起初見了他們不免有些驚疑，後來也就漸漸親熱起來，便請他們和自己一齊玩耍。

鮑斯高神父往往微笑着說：「我們居然做起公侯大人來了；有衛兵來護從我們，真是意想不到的。」那些警察原是有好心的；過了不久，也幫助鮑斯高神父管理孩童。譬如在排隊和上要理課的時候，叫他們默靜不要囂張。鮑斯高神父給孩子們講道理，他們也頗留神靜聽。說來不信，他們竟然也像孩子們那樣跪在草地上，在鮑斯高神父跟前告解。

貴富市長一心等待他們去報告……鮑斯高神父的非法行動，不想每次所得的消息恰和自己所料的大相逕庭。事雖如此，他還是固執成見，猜忌如故。外面雖然不像從前那樣派兵監視，暗中依舊嚴密的提防着，他以為這神父與別的大不相同，終是個可疑的人。

當時多理諾城中有許多位神父，對於鮑斯高神父的行動也起了嫌疑，這事却是更傷鮑斯高神父的心。他們都說：「使這許多孩子離去自己父母的管束和本堂神父的教誨……這算是善舉麼？孩童應當到自己的本堂神父那裏去，不當聚集在草地上。這樣褻瀆聖事（在草地上告解！），輕賤天主

的言語，真是最不宜最失敬的事。而且一個神父，同了那些頑童在街上到處亂衝，豈不是大夫體統？難道神職界的長上沒有眼的麼？為什麼不及早設法補救呢？」

長上看得很清楚。正因他們看得清楚，才任憑鮑斯高神父這樣去做的。加發末神父已經給許多人再三說過了：「讓他幹下去！」他說這話，因為他看得清楚。可嘆那些嫉人之善的人，硬要假裝瞎子，有眼偏說看不見。因此他們便千方百計的去阻擾鮑斯高神父的事業。

還有一般人，他們固然誇羨喜悅這位青年的宗徒，但是見了他遇到這許困難，都搖頭嘆息說：「可憐的鮑斯高神父！你固有純正的宗旨，聖善的終向，超絕的意志，可是一切的環境都反對你。何苦這樣硬幹下去！你說：有天主安排。但是天主不望我們做超出人力的事。不如縮小工作的範圍，揀選好的孩子，培植他們，那些不良的，便淘汰他們。這樣要找一處為二十來個孩子的地方，就容易了。至於其他的孩子……等到後來有了機會再說！」

鮑斯高神父毫不遲疑的答道：「現在正是再好沒有的機會！我見一座容得衆人的大屋子……我見一座聖堂……兩座聖堂……三座……十座……一百座……還有無數的神父，修士；他們往普世各方去拯救青年呢！」

「到底你現在一些都沒有。」他的好友包萊神父這樣給他說。

鮑斯高神父又道：「現在雖是如此，但是不久我們便有祈禱院。」

『你說的祈禱院在那裏？』

『我見它已落成了；我見聖堂，校舍，操場。這是真的，我親眼見的。』

『這些一切都在那裏呢？』包萊神父追問着。

『現在我還不能告訴你在什麼地方。但是他們實在有的。我親眼見的。』

包萊神父聽了這話，不禁號洩大哭起來；說道：『人們說的不錯：他的神經已錯亂了！可憐的鮑斯高神父！』

鮑斯高神父瘋了

近數星期以來，城中的司鐸們都竊竊私議，鮑斯高神父的神經失常，講話顛倒無序。為顧全他的體面，特為顧全他所穿的修衣，理當送他到醫院裏去診治，或者至少迫他靜養幾時，庶望還可復原。

一天，兩個本堂神父特來調查這事。他們見了鮑斯高神父，一個便開口問道：

『鮑斯高神父，你還是打算着你的事業不是呢？』

他連忙答道：『打算？我終日想的是這件事。』

『你不過想建築一座小小的，平常的校舍，是不是？』

『小小的！不……要建築一座很大的，有操場，課室，工房，很寬的房子，一座至少能容五百個孩子的大聖堂和許多別的設備。』

『誰來幫助你管理這許多孩子呢？』

『自有人來幫助我的：神父，要理先生，管理員，教授，師傅……』

『總之，大隊人馬。』

鮑斯高神父笑着點一點頭。

『你也想創立一個修會嗎？』

『這也說不定。他們聽了，彼此使了一個眼色。當這個時候。政府方面正想解散各教會，來佔奪修會的產業，而他反說創立一個新修會。這不是神經過敏的像徵是什麼？』

一個又繼續問道：『那末你的修士打算穿什麼會衣？』

他毫不思索答道：『德行。』

他們不覺躊躇起來，却又說道：『不錯，德行是一切修士精神上的會衣。我們要知道的，是外面的，物質上的會衣。』

『你們既然要知道，我就老實告訴你們：我的修士是穿便裝衫褲，和泥水匠沒有分別。』
他們都笑了。

鮑斯高神父却依舊泰然的道：『難道我說笑話嗎？你們不知道穿便裝衣服就是表示神貧麼？一個修會要是不修神貧，怎能長存呢？』

『是，是，我們已經明白了。』他們說着就告辭出來。到了外面，他們便斷言道：『鮑斯高神父真的發了瘋，應該從速補救才是。』

弄巧成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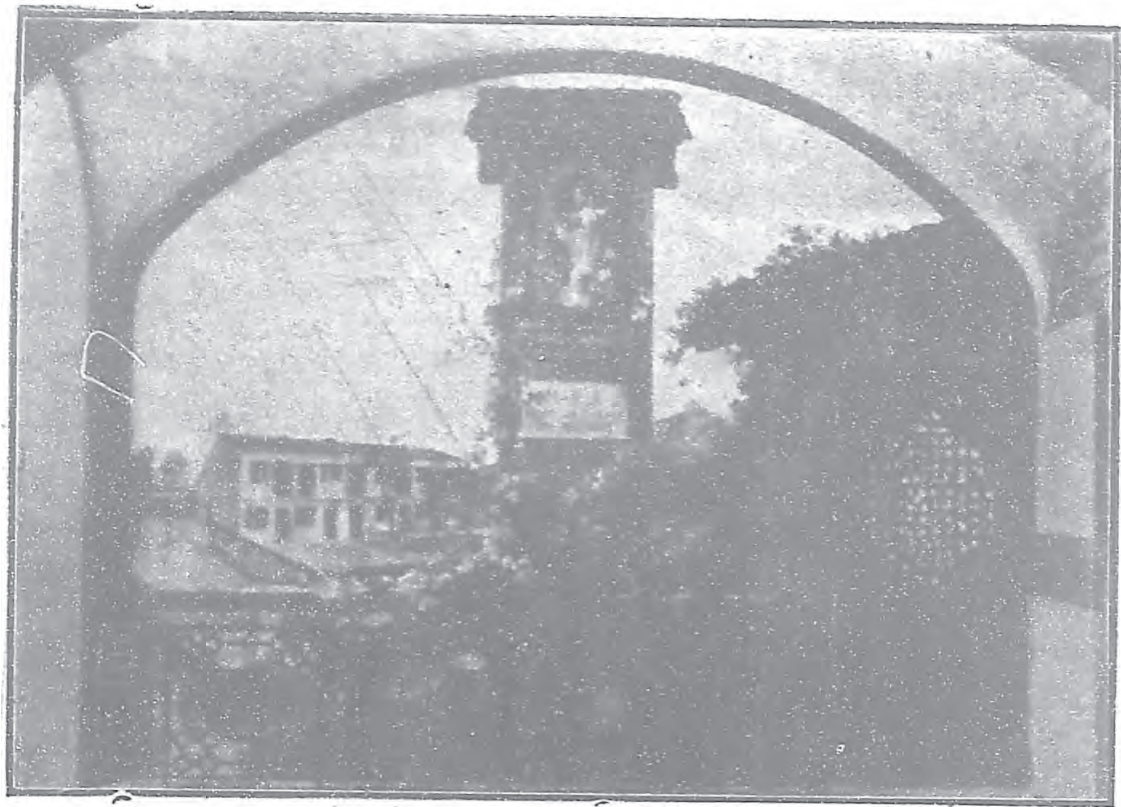
本堂神父們第一次開會時，他們就把這事當衆宣佈了。大家都說應當及早送他到瘋人院去，或者還有希望。』

於是先差人去到瘋人院接洽好了，又託兩位神父，叫他們用一輛能上鎖的馬車，出其不意的，將他送入瘋人院。待到了那裏，無論他願不願，終可留住不放他。

他們又到了鮑斯高神父屋裏，彼此坐下談話，不一會兒，就提起那個問題。鮑斯高神父仍如上次那樣回答他們。他說話神情很興奮，很堅決，好像親眼見着那些事似的。兩位神父彼此遞了一個眼色，意思是說：『真的不錯，他是個瘋子。』

鮑斯高神父却早已看破了他們的來意，心中只是暗笑。

現在他們起身告辭了說道：『我們再想往別處去逛一周。下面還有馬車等着我們。』



畢納地家新的穎壯麗

「慢去。」他殷勤地說。

「你要是喜歡和我們一同去逛一遭時……車上也有空位。」

別一個又說：「鮑斯高神父，到外面去疏散疏散，吸些清新空氣，於你身心也有益的。」

他們又說了好些勸他同去的話。他們那種動靜，使鮑斯高神父更加明白了他們的狡計。他微微一笑答道：「你們的感情，實在難以推却，我便去逛逛也好。」

不一會兒，他們到了馬車旁，車門開着。

「鮑斯高神父請先上車吧！」兩人不約而同的說。

他却一味搖手道：「不，我那裏敢當……」

「不要客氣……請先上車吧。」

「這一定不可以。」

他們扭他不過，也就先上去了。鮑斯高神父見他們已上了車。連忙將車門闔上，喊着馬夫道：「快送他到瘋人院去！」

馬夫預先已經約定了的，此時一聞號令，立即向前飛馳而去。一會兒，馬車進了瘋人院的大門。早有許多穿着白衣的看護在那裏等着，一見那輛馬車和伸在車窗外亂舞亂搖的手，便急忙走去開了車門。忽由車中跳出兩個神父，厲聲怒責那個車夫。看護們便不管三七二十一。連忙上前用了最

強有力的方法，鎮壓了兩個這麼凶狠的瘋子。他們都奇異着問：『原說一個的，怎麼來了兩個呢？』可憐那兩個瘋子，雖然大聲呼屈，也是枉然；剎那間就被人禁鎖在兩間房。直到他們見了管理瘋人院的神父，這幕笑劇才算完結。

從此以後，沒有人再說鮑斯高神父是瘋子了。

走頭無路

可是阻碍鮑斯高神父事業進行的困難並不就此了給。

一天，草地的主人斐利秘來見鮑斯高神父，對他說道：『神父，你的孩子真頑皮，把草地的草根都踏得清光了。不久草地也不像草地，要變成平滑的馬路了。可巧租借的期限也滿了。限你十五天後，退去那塊草地來。』

鮑斯高神父不覺呆住了，雖給他說了許多好話，又自願加多租金，也毫無用處。『十五天，多一天也不行。』斐利秘氣忿忿的說。

他一心依賴着天主的安排。自料十五天內，定可別尋出路。

八天過去了，依舊信息全無。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他的憂思也一天一天的更迫切。終於到了應該退出草地的那個主日的早上，他呆望着無數孩子，照常笑着跳着在草地上玩，心

中真有說不出的難過。可是他的信德却仍堅定不移。

他對孩子們說：『可愛的青年，今天我們往一郊野聖母堂』朝聖去。我正需一件十分重要，十分……緊急的恩典。這事與你們大有關係。所以熱心求聖母罷！』

大家便列隊出發。他們遠遠的剛見了那聖母堂，立刻快活的唱起歌來。堂裏的鐘聲忽然響了，似乎歡迎他們來到。那些管聖堂的修士不覺驚奇萬分。『誰在那裏打鐘呀？』他們都同聲問那打鐘的人，他也一些不知鐘樓的門是鎖着的，只有他有鑰匙。

恐是天神。不錯！怪不得鐘聲這樣動聽，與平日不同。

孩子們在聖堂念經，唱歌，很是熱心，許多人也領聖體。院長神父叫人在修院的花園裏給他們預備豐美的早餐。孩子們喜出望外，大家都吃了個飽。鮑斯高神父也覺得萬分感激，叫孩子們道謝。那些好修士又叫他們時時依賴天主上智的安排。

當天下午，孩子們回到了斐利秘草地，見鮑斯高神父愁容滿面，幾乎要哭出來；後來他自己給他們說出那件使他着急的悲事。

憂苦之淚

鮑斯高神父後來自己寫道：『我眼望着那無數的孩子，腦中想着自己該去收割的豐盛禾稼，我

覺得我的心碎了。

「我獨自一個，無人幫助，力已盡了，身子也病了，我不知在那裏可以聚集我的可憐的孩子。我隱瞞着自己的憂苦，獨自徘徊着。覺得眼淚湧上來，那恐是第一次。我嘆道：「我的天主呀，為何你不叫我知道那處應該聚集這些孩子呢？呵！告訴我當行之事罷！」」

這麼懇切的祈禱，不能不獲所求。

果然他剛說了這幾句話，忽見草地跑來一人，他氣喘之餘，口訥着問道：「你是不是想找一處地方為開工場？」

鮑斯高神父改正他道：「不是為開工場，是為開一所祈禱院。」

他連忙答道：「好，好，你快跟我來看。地主是方濟各畢納地，他正想出租。你此去，包可成功。」

鮑斯高神父便跟他去見畢納地，他家離斐利秘草地不甚遠，是一座不大的平房，木梯和洋台都被虫蛀壞了。

「是這一間嗎？」鮑斯高神父問。

「不是，還在後面呢。」他們又繞到了屋後。

只見一條長廊，屋面傾斜得很利害；低的一邊只有一公尺許高。不多時前，有人在那裏開過裂

帽工場，後來有幾個婦人也曾把它開過洗衣舖。鮑斯高神父進去時，便要低下頭，不然，必要碰着屋頂了。下面是泥地，下雨時，就在屋裏，也該張傘，双足還要浸在水裏。這時因為好久沒有進去，已變做老鼠，蝙蝠的巢穴了。

鮑斯高神父向四下一望，說道：『可惜太低了！』

畢納地忙答道：『我叫人把它掘深些，砌上幾級石梯，地面重新鋪過；你要什麼，我也可遵命做到，我實在喜歡你在這裏開辦工場。』

『我不是要開工場，不過想立一個祈禱院，就是一間小聖堂為我的小學生。』

他不禁歡呼起來：『那末更好了，我也會唱歌，堂中行禮節時，我就端兩張椅來：一張為我，一張為我的老婆。我家裏還有一盞燈，我也情願把它拿到這裏來裝飾。一座祈禱院！再好沒有了！』

鮑斯高神父道：『多謝你的美意。你若能把地掘深五公寸，我就租你的，但你要多少租金呢？』

他說：『一年三百元。有人想給我三百五十元，但我情願租給你，把長廊改為聖堂公益的地方。』

『我就給你三百二十元罷，只要你肯讓給我這一帶地做操場，而且下主日我就能領我的學生到這兒來。』

『好！你只管來罷，下主日包你一切都給你預備妥當。』

重見天日

鮑斯高神父便滿心歡喜的回到草地那裏，把所有的孩子都叫到自己的跟前，高聲對他們說：『可愛的小朋友，大家快樂罷；我們的祈禱院已有着落了。我們將有聖堂，更衣所，課室，操場，下主日我們可以到那邊去。就在那裏，那間小屋旁邊。』說着就搖指那間依稀能見的畢納地的屋。他們聽了都喜歡得瘋了似的：有的跑，有的跳，有的在地下滾，有的把帽子拋在空中，有的拍手狂叫……

鮑斯高神父等他們狂歡過了，又喚他們到自己跟前，命他們同自己一塊兒跪下，感謝聖母；因為她當日這樣明顯地俯聽了他們，安慰了他們。

孩子們毫不留戀的同草地作了最後一別。他們給鮑斯高神父告辭的時候，都快活地說：『下主日在新屋再見。』

租屋的契據上寫着一八四六年四月一日的字樣。還有方濟各畢納地和神學士包萊若望的印。租期定為三年。

鮑斯高神父，在這一年半中，搬遷了這許多次祈禱院，遇着了許多阻碍困難，最後才找到了這地方。『慈幼會』事業的嫩苗就在這裏，深深的生了根，以後漸漸高長，成了魁偉的大樹；今日它

十九世紀的偉人。

的葉蔭已廣蔽全球了。

呱呱墮地的慈幼會事業

果然畢納地先生沒有失約。他知道修築長廊的工作不少，且時間又那麼短促，便招了好幾個工人來掘地挑坑。一方面又請泥水匠改築高牆，木匠也忙着搭閣板鋪地板；做工的人不夠，他自己也動手幫忙。一個星期內趕速完成了一個月的工程。同時鮑斯高神父也求得了總主教的准許，把那條長廊改為聖堂。

復活瞻禮

一八四六年四月十二日，復活瞻禮上，一切收拾好了。請閱者注意並牢記着，復活瞻禮在鮑斯高神父的生命史中是一個重要的日子。他從前在復活瞻禮上初領聖體，將來還有許多豐功偉業也都是在光明愉快的復活瞻禮上完成的。

那年的復活瞻禮，真是一個高興的日子。青年們把聖堂的用具如器皿等重行搬到新屋。他們個個都是精神興奮，勇趕趕的搬運着。古怪的游行這是第三回了。然而那些聖物至終也得到了一定的居處，此後不再在青年們的肩背上東西飄游了。

神學士包萊給新小聖堂備辦了臚台，十字架，燈和一尊聖方濟各撒肋爵的像。初興的事業就奉這位聖人為主保。還有兩位夫人，在祭台上鋪了一條很細膩的台布，又用花裝飾了祭台。

鮑斯高神父心內不知怎樣的感動，他首先在那間小堂聖裏做了彌撒。那天望彌撒的青年，多得擠擠不堪。聖堂為這許多青年固然是太小了，它不過是一間長約十五公尺，寬約五公尺的房子，但已很是令他們喜歡和引起他們的熱心。

屋盡處有祭台，祭台後朝西還有兩小間：一間為更衣所，一間為藏物處。地板因為是匆匆之間鋪的，隙縫大得不但老鼠，就是貓也能鑽得進去。這倒也是好的，貓將軍這樣可以直搗黃龍了。塗着石灰的屋頂低得真不像樣……後來總主教駕臨去付堅振時，也常要俯着頭，以免主教的高帽尖觸着屋頂。

這聖堂雖這麼簡陋，終究是自家的，而且也可說是那些青年們的總堂。這就是鮑斯高神父夢中所見的第三站。他當初所見的情形，現在都逐漸演變成了事實了！

祈禱院生活史的一天

每逢主日或大瞻禮日子，小聖堂的門清早已開着了，鮑斯高神父必依時到那裏聽告解，直到做彌撒的時候。彌撒本定在八點鐘，但有時因為告解人多的原故，彌撒便要延至九點鐘或更遲一些。

主日和別的瞻禮日，神父們都忙得非凡，沒有一個能來幫助鮑斯高神父的。他便揀選了幾個年紀稍長，而又較老成些的青年，叫他們擔任領經導唱等事和管理同伴的職務。

彌撒完了，鮑斯高神父脫了祭衣，便到一座低小的講道台上，給青年們畧畧的講幾句道理，解釋當日的聖經，和講幾段聖教的歷史故事，出堂後，大家吃了一些東西，便上課了；有些學認字，有的學唱歌，直到正午才放學。

下午，孩子們快快的又回來了。大家都在操場上高興地玩着，至下午兩點半便往聖堂去讀要理，起初，那些青年連天主經和聖母經都不會念，常是鮑斯高神父一人高聲獨念，他却並不因此氣餒，反而加倍熱心去教導他們。後來人數多了，他獨自一人不能勝任，便揀幾個比較聰明而有德行的青年，叫他們去助教要理。可是那個不來，他便要自己教所有的孩子，或者按各人的年齡和智力，把那些沒有人教的孩子，插在別的班裏。

要理課後，念玫瑰經，到後來青年們學會唱歌了，也就唱幾段聖歌，如：「亞物光耀海星，」或別的聖詠，如：「吾靈讚頌吾主」等。這樣不消一年，那班大半目不識丁的青年，居然會念聖母小日課了。

接着便是講道理，所講的往往是勸戒孩子們應當修的德行或棄除醜陋的毛病，而且體材慣常是一個饒有興趣的故事。道理後公誦禱文，最後便是聖體降福。

聖堂中的事完結了時；各人可以任擇做一件事，譬如那些未曾學會念經的，或者年紀雖大，還沒有初領聖體的青年，可往另外一間課室；那裏有人專教他們經文和道理。

如果誰歡喜音樂，便可以去學音樂和唱歌。不識字的也可以練習認字。然而，也有大多數人則在操場上往來奔走，興奮地玩着。

閱者不要誤會了，玩耍不是鮑斯高神父休息的時候，却正是他最勞力工作的時候！他除了用心看管青年之外，又知道善用良機，教訓他們。操場上每每見他走到這個或那個青年身畔，在他耳邊低聲說上一句知心的和親熱的話兒。下面就是他教訓青年們的話：

「你什麼時候來告解呢？瞻禮七晚上我等你來，你肯應承我嗎？」

「你還同某某朋友到某某地方去嗎？請你下次不要再去。」

「聽你剛才無心講了一句罵人的話；小心，下次不要再這樣。」

「你每主日要到這兒來嗎？」

青年們聽了他這樣和善的說話，個個都歡喜地答允他，去努力改過；到了瞻禮七晚上，也就依約到他那裏去告解。

有些只顧玩笑，輕蔑神功的青年，不肯立即順從他的善勸。他便另外施設更有效的方法。讀者

請看下面一個青年的自述；就可知其梗概了。

籠中之鳥

「我那時不過十七歲。數月以後，每主日我必到祈禱院去。我對於遊戲和聖堂中的禮節都很高興去參加，又每到了唱歌的時候，我使用盡氣力，把所有的聲音都唱了出來，但我連一次也沒有去告解過，這不是為了什麼特別的事故，只因好久沒有告解，一時不能決意。鮑斯高神父也好好的勸過我幾次，我也答應了他，可是到後來，因了這個，因了那個原故，終是推諉不去。

「某主日上，大家都由堂裏出來了，我正在玩得高興。那天因為天熱，我祇穿了襯衫，跑得滿面通紅，周身是汗。那時不記得是誰給我說鮑斯高神父喚我快去，果然他一見，我便道：

「你能幫我做一些緊要的事麼？」

「很好很好，鮑斯高神父！什麼事呢？」

「恐怕這事於你是有些辛苦的。」

「這個不要緊；我這兩條臂還有力；你只管讓我做罷。」

「那末你跟我來。」

「我心想給鮑斯高神父幫一些忙，真是再好沒有，當即停了玩耍，只穿着襯衫，正想跟他去。」

「這樣不行的，你穿上短衫罷。」

「我就依言穿了。鮑斯高神父一直帶我到了更衣所裏。我自想那裏恐怕要有一樣沉重的東西要把它搬到別處去，」

「你跟我到彌撒間裏來。」他說着，便領我到一張跪凳旁邊。我那時還沒有明白他的用意，以為他要我搬開那張跪凳，於是我便預備着。

「不要動，不要動！」他微笑給我說。

「那末你要我來做什麼呢？」

「我要你來告解。」

「唔！這個一定的，但是要在什麼時候呢？」

「現在。」

「現在我還沒有預備呢。」

「我知道你沒有預備，但我現在便給你預備的時候。我在這裏念日課，後來你該依照你自己幾次應承過我的，告你的罪。」

「你既歡喜這樣，我就謹聽你的話，要是你不這樣來拉住我，我恐怕因為同伴的譏笑，終也不會到這裏來的。」

「當他念日課時，我便在一邊預備告解。我起初以為告解是件難辦的事，不想竟是這麼容易。他慈愛地問着我，我不過答他：「是或不是。」這樣不一會兒就完事了，我畧畧的念了一些謝主經，又快活地跑去玩耍了。從那天起，我不但不再憎厭告解，反而頻頻的去勤領。」

黃昏的時候，青年們正該回家去，他們很親熱的圍着鮑斯高神父，依依不忍離去。雖然好幾次給他們說了「再會。」却還不走，他雖也再三的給他們說：「小朋友，快回去吧，時候不早了，也許家裏的人等後着你們哩！」到底也沒有效驗。

這時有六個精壯的青年，用自己的手臂搭成一頂轎子，硬要鮑斯高神父坐在上面，好像坐在寶座上一般。別的青年都前後簇擁着，唱着歌，一直把他抬到交叉路口。鮑斯高神父由那寶座下來，和藹可親的給他們說了「再見」，祝他們一星期平安，又請他們下主日再來。大家便用盡了力氣，高聲答道：「再會，鮑斯高神父萬歲！」然後慢慢的散去。幾個年紀較長的青年同送鮑斯高神父回家，他勞苦了一天，這時差不多已是半死的人了。

多疑的市長

華道角的祈禱院，真是一個融融歡樂的大家庭；彼此相親相愛，好像是父子兄弟。只是有些鼻子上架了黑眼鏡的人，偏把它看做黑暗危險的機關和妨害公眾治安的搗亂份子。

誣告的胡言，在賈富市長的心裏又惹起了猜忌的風波。他把鮑斯高神父再召到市政廳衙門去，一心想迫他服從自己的命令。

他說：『親愛的鮑斯高神父，你鬧得可算夠了罷。我始終是為着你的利益計，而你又不願聽我的善勸，現在我沒有別法了，只好施行我的職權，命你封閉那個祈禱院。』

鮑斯高神父不慌不忙的答道：『市長大人，請你原諒我，我該再三的稟明大人，我實在不能停辦這祈禱院；因我所做的，全是合法的事。而且我的青年們在祈禱院裏，不但是學習聖教道理，同時也可求得一些普通的學問，在社會上做好的教友，做好的國民。』

市長不待他說完便道：『鮑斯高神父請你聽着吧。我請你到這裏來，不是希望你給我申述理由，請你不要迫我強用武力罷。你是神父，就該迅速聽命，給人家樹立聽命的善表，不要這樣多辯！』

『市長大人，我是很聽命的。』

『你怎樣很聽命呢？』市長冷笑着問

『我聽我長上和總主教的命令，我也不犯什麼政府的禁令。我所做的事是：聽告解，講道理，做彌撒，解要理，想大人對於這些我所做的事，沒有什麼過意不去的地方吧。』

市長忿然作色的站了起來，厲聲說道：『我已知道了，你終是不肯退讓的。好！你只管去吧！』
鮑斯高神父站起身來，尊敬地說道：『市長大人，請你相信我的話罷；我不是硬要固執自己的

意見，以致冒犯大人，但是如果我依從大人的話，停辦祈禱院，那麼恐怕天主就要罰我，而且也要罰大人哩。」

可是市長胸中早已成竹在胸了，自信必能使這個硬頸硬氣的神父，俯首貼耳。他意道：「我只須將封閉祈禱院的事，在市政府衙門裏提出，那些議員個個都畏懼我的，當然沒有不把它通過的；那時看他的祈禱院再能存在不！」

他於議員們集會時，便提出了這個問題。然而，想不到他的惡謀竟沒有成功。

國王的意旨

國王加祿亞爾倍萬好幾回聽人講起鮑斯高神父教導貧苦青年的事，心中已很景仰他，故不時還捐助他；國王寄給他的錢必附帶着這樣的一句話：「給鮑斯高神父的頑童。」

賈富市長反對鮑斯高神父的事，國王也知道了。現在聽說市長要召集議會，正想封閉鮑斯高神父所創的祈禱院，當即派了一位公爵，到多理諾傳下自己的意旨。不容他人阻擾祈禱院的事業。

所以當市長正在申明了封閉祈禱院的理由，會員中忽然站起了一位紳士，要求發表意見；他便是普老華納公爵。他說道：「鄙人奉國王上諭，特來此議會中，將國王意旨，給諸位宣佈一下。祈禱院的事業，照國王御意，應當准予開辦，且當竭力保護，倘若真有暴動的危險則當預先及時

防範。」

議員們都面面相覷，不約而同的都注視賈富市長。這時他只好忍氣吞聲，無言可說。啞子吃黃蓮，真有說不出的苦。

市長雖然不能逞行他的陰謀，可是始終懷恨在心，大有不甘休之概；便派了許多警察，把祈禱院監視得非常嚴密。只望早晚一定能夠得到一些可疑的口實，於是便可封閉祈禱院，以洩胸中之憤。每主日在祈禱院的四周，常有許多警察站崗着，可是不久他們都明白過來，知道鮑斯高神父的事業真是一件適應時需而又是不可少的事業。賈富市長却依舊固執成見，無端的猜疑鮑斯高神父。

鞠 訊

一天，市長把那些警察一個一個喚到自己的辦公室裏，細細的訊問。他說道：

「你有沒有聽見他們講論國事？」

「國事我從未聽見他們講起，這是當然的事。」

「為什麼你說的是當然的事？」

「因為那些孩子不懂什麼國事不國事呀！」

「但是鮑斯高神父呢？」

「他不過教訓那些孩子做好教友；那些目不識丁的，他教他們讀書；同時他也給他們介紹一種可靠的職務，當他們正在工作的時候，他不時的也去探望他們。總之他真如他們的好父親，非但這樣，就是他們親身的父親，怕也沒有他這樣熱心照顧他們……」

「那些年紀較長的青年，沒有講過革命，暴動等事嗎？」

「暴動？大人可知道祈禱院的暴動嗎？搶餛飩！這是我親眼看見的。當鮑斯高神父給他們分點心的時候，那班孩子，你推我擁的爭先去接餛飩，至於革命，我聽了他給孩子們所講的演說，連我的心也起了革命。」

「什麼？什麼？」

「我聽他講論死亡……：像眼前真有死人似的，死還不算得什麼！他後來講的話，嚇得我毛髮都直豎起來，他講的是地獄，啊！真可怕。這許多年不辨告解的我，聽了他的話，也就自動的去告解了。」

這些都是事實，非但這個警察這樣，就是別的警察們也都是這樣。他們從來沒有聽過這種人生的大道理，現在聽了鮑斯高神父的話，他們心中不由得不起革命。警察先生們這時都變成了祈禱院熱心份子，同孩子們一起排隊，依次去告解。

市長的計劃，都成了泡影。他見了這樣的情形，便不再派警察去看守鮑斯高神父了；他知道這



父神高斯鮑的中叢童兒在站，日節院禱祈在

是無補於事的。然而警察們的報告，比鮑斯高神父自己的抗辯，在市長的心裏，却更有效力，它們好像一陣猛風，把一切的雲霧都吹散了。

市長雖是一個固執的人，心地却也很正直，到後來實在明白了自己的誤會，便很努力幫助鮑斯高神父的事業。

鮑斯高神父病重垂危

有一個主日的晚上，鮑斯高神父回到自己的房裏，忽然昏迷不醒，倒在地上。這都是因為他平日過勞的緣故。

幸虧有兩個送他回家的青年，正下着樓梯，猛然聽見如重物倒地的聲音，便急忙再跑了上去，開門一看，只見鮑斯高神父倒卧在地，不醒人事。他們就連忙去喚包萊神父合力將鮑斯高神父抬放在床上。看他的病勢像是很沉重；熱度很高。這樣過了八天，這個青年的慈父，已是奄奄待斃的了。

第二個主日，孩子們在祈禱院中不見鮑斯高神父，都很驚異，後來從包萊神父口中知道了這個凶耗，大家都難受萬分。那天包萊神父由幾個年紀較長的青年陪着，給他送了臨終聖體。他們都汪汪流淚。媽媽瑪加利大和哥哥若瑟一知道這事，急急的由碧基趕來。瞻禮三他又領終傳聖事。

愛情的表現

青年們都來到鮑斯高神父的寓所，想上去見他，跟他說話，或至少要吻一吻他的手。

樓梯口這幾天多了一個生面的看門人，他只是這樣拒絕這些來賓：『下去！下去！不可以……』

醫生不許！……』他雖是這樣說着，却終不能推他們回去。

『請你讓我在門口張一張。』一個哀求着。

『我不過想遠遠的望他一望！』別一個那麼說。

『不可以！不可以』這是鮑斯高神父看門人唯一的答聲。

過路的人也走來圍攏着看，他們都低聲說道：『看這些頑皮孩子，怎樣愛他！』

幾個年紀較長，經了再三的苦求，才得到了包萊神父的許可，准他們在病榻前照料病人。其餘的青年，成群的站在那裏，一心希望能進去見一見他。

『我有一句話要給他說！……要是我沒有給他說了這話，而他先死去，我的心將終生悲痛不安！』有一個孩子這般說。

『倘若鮑斯高神父知道是我在這裏，他一定會叫我進去見他的。』別個孩子又那般說。

『對不起你，請你叫包萊神父下來；他認識我們，他知道我們該見一見鮑斯高神父！』孩子們

說。

不一會，果然包萊神父出來了。他眼淚滿眶的對他們說：『可愛的青年，只有聖蹟能救得我們的鮑斯高神父！你們快往憂慰之母裏去求聖母吧！』

青年們的面頓時顯着活潑的信德。他們火速到那聖母堂去。

這些當初被人看做獸性的，該坐監牢的小流氓，這時却拋開了自己的工場或舖店，大家分配了一定的時間，輪流着到聖母堂去，熱切祈求聖母，賞賜鮑斯高神父早日痊愈。

這種懇切的祈禱清早便開始，繼續不斷的一直要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有些青年，回到自己家裏還是繼續祈禱着。第二天絕早便快快跑到那裏探聽病人的消息，切望今天或能聽到病勢輕減的喜訊。可是這個喜訊終還未來。每早那些服事病人的青年，常苦着臉低聲說着：『仍然很重，病勢越發不好了！昨晚又狂熱說謊話，聲聲呼着祈禱院的青年，又似跟聖母說話……』青年們見自己的祈禱不生效驗，便許願發誓，自願一個月，或一年，或一生常念玫瑰經。許多青年去克苦守齋，每餐只食饅頭和喝清水。日間却還要勞力工作，肩上擔了兩桶石灰或水泥，每日要登五十來次的高樓。雖然如此。他們寧願枵腹工作，而希望這樣能感動天主的仁慈。

如願以償

聖母是人最慈愛的母親，怎能不允青年們這樣的哀求。正在那天醫生們說是無可挽救的晚上，鮑斯高神父竟重得了生氣。

病人已好幾天沉眠如死，這時忽然張開眼來。包萊神父俯身在他耳邊，低聲說道：「鮑斯高神父，你知道聖書上的話：『有病的時候，應該祈求天主。』」他會賞賜你痊癒。」

他微聲答道：「我願隨便天主安排。」

「你至少同我一齊說：『主呀，若是我中悅你的聖意，求你賜我痊癒！』」病人還是躊躇不說。包萊神父急了，便催促着道：「是你的青年們叫我這樣給你說的。難道你不答應他們的要求麼？快同我一起說吧。」

鮑斯高神父便輕聲說着：「主呀，若是我中悅你的聖意，求你賜我痊癒。」這時熱淚已湧流在他面上了。

包萊神父喜歡若狂似的，高聲喊道：「我信你一定會好的了！以前不過是缺了你的祈禱，所以沒有求得這樣恩典。」

第二天早晨果然病勢退了許多；醫生們也都說已逃過了死的關頭，除了再別生周折，不久之後，定將痊癒。

十五天後，濟良所的大門口擁擠着許多青年，連馬路都被他們塞住了。忽然大門開處現出一位

面貌蒼白的神父——鮑斯高。他高高坐在一張太師椅上，由四個精壯的青年抬着。

青年們一見了他，拍手歡呼之聲如雷的起了。衆人圍着他，慢慢的向那祈禱院的小聖堂走去。路上的人見了這種歡騰的情形，也隨後跟着看。

到了堂門口，鮑斯高神父由那四位青年衛兵扶着，在人叢中經過，人人都想撫摩他，吻他的手，給他中迷自己的快樂。他到了祭台前，跪下念了幾遍經，便轉身給青年們說：「我親愛的小朋友，多謝你們今天裏給我表示的親熱；我的生命是你們救活了的。所以我理該用盡我的一生，謀你們的幸福。你們儘可信我的話；但是你們自己方面，也該幫我救你們的靈魂。」

孩子們個個都流着淚，包萊神父也嗚咽飲泣，鮑斯高神父自己也感動得不能再往下說。醫生們絕對禁他工作，而應該長期休養。他為遵行醫生的囑咐，便遠離了他的祈禱院，到碧基本鄉去。只有他本鄉的空氣，才能使他這麼孱弱的身子，完全復原。

無父的孤兒

鮑斯高神父去了之後，那班青年，真如無父的孤兒，失牧的亡羊；祈禱院怎能保存它的性命呢？幸虧包萊神父自願繼續朋友的事業，祈禱院才不至完全廢止。但是替代鮑斯高神父的工作，豈是容易的事？不到幾個主日包萊神父就要籲請許多自己的朋友來幫助他；因為替代一個鮑斯高神父，

至少該有五六位神父。

那些應包萊神父之請的神父，立即明白了，是要和那種吵鬧不停，粗魯臭穢的孩子共同生活要有怎樣的忍耐和怎樣的克己之心。無論他們對你笑，或是惡眼看你，你時時該良善地接待他們。且常常該終日間到處奔走，為給那些失業的青年，找得一樣職業。至若那些家貧如洗的青年，又該為他們去求哀矜。到了主日，便該當聽告解，講道理，上課，隨時隨地常該看管着他們。不說別的，要令四百多個青年歡喜，是件容易的事麼？

他們這時都明白了，為什麼鮑斯高神父害了這一場重病。就是銅皮鐵骨的，經過了一年這樣的勞作，也要買棺材呢！

因了他們愛德的扶助，祈禱院才能支持下去，不至解體。鮑斯高神父雖在碧基休養，他的心却終日縈念着多理諾的可愛青年。待到了十月底，他再也熬不下去了。醫生們雖然勸他再休養幾時，他也不聽，決意在諸聖瞻禮回到多理諾。

住屋問題

鮑斯高神父自從離開了「司鐸培養院」之後，因了加發東神父的介紹，在濟良所裏做副本堂。他便常在濟良所裏住。但是後來因為他自願辭職，為能一心照管貧苦的孩子緣故，然而柏老祿侯

爵夫人便請他放棄濟良所中一切的责任，意思也就是請他另找住屋。這位慈悲的夫人却也知道鮑斯高神父的難處，所以並不相逼。但是鮑斯高神父明知自己不能久留在此，早已想搬往別處，可是一時找不到相當的地方。

當他正在碧基休養的時候，包萊神父給他解決了這個問題，就在畢納地家的第一層樓上，賃了四間房，這樣鮑斯高神父更加可以就近管理自己的事業。不過畢納地家和隔壁的兩家人家確然不是道德的地方，在那裏不時的可以聽到那種醉徒似的狂笑，並且也可以見到許多無耻的行為。一個神父獨自住在這種地方，不免要使人猜疑，必須請一個超出這種猜疑的人，來和他同居，才是道理。想來想去，只有媽媽瑪加利大。但他一時不敢開口，心中只是想着：媽媽為我吃了這許多苦，現在理應在碧基祖鄉，安享清閒之福，以終她的天年，為何又要叫她到那人聲嘈雜的城市裏去？而且祈禱院裏四百多個青年也都是吵鬧不停，令人煩燥的頑童！他想了好久，終竟信着她犧牲不怕辛苦的精神，同時也因為想不出別的辦法，就爽直的給她說明了自己的主意。

甘從主命

媽媽毫不猶豫地答道：『若你相信這是天主的聖意，你只管放心，我一定會跟你去的。』

十一月三日——追思瞻禮的後天，母子兩人就起程了。媽媽瑪加利大提着一隻籃，籃中帶了一些

衣服和幾樣應用的傢具，鮑斯高神父則夾着幾本書，兩人便這樣向多理諾一步一步的走去。一個年高的婦人和一個久病初愈的神父，要走上七個鐘頭的路，真是太辛苦了。他們走到了多理諾時，已累得一些力氣也沒有了。

他們剛走到一條路口，迎面來了鮑斯高神父的一位朋友，就是神學士華拉。這朋友一見他們那種困乏的情形，便連忙問道：「你們從那兒來？」

「從碧基來。」

「行路來的嗎？」

「不錯，有什麼法子？沒有這東西……」鮑斯高神父微笑答着，一面做了一個手勢，表示沒錢的意思。

「你住在那裏？」

「我同我的母親，到畢納地家去住。」

「你現在既已退出了濟良所，怎樣過活呢？」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們依靠天主，天主一定會幫助我們的。」

「有人在畢納地家照顧你們嗎？」

「有誰來照顧我們？」

「那末今晚你們食什麼東西？」

「後來再說。」

「可憐的鮑斯高神父。」他說着便伸手入袋，想掏取什麼東西。「今晚袋中一文錢也沒有。你還是接了這個。」順手遞過一隻錶去。

「但你自己……？」

「不要緊。我還有一隻錶哩。你快去把它變賣了，買些東西來吃罷。」這位慷慨的朋友說着便走了。

「媽媽，你看，天主時時照應我們。」

他們到了畢納地家的第一層樓上，只見是四間小小的屋子，兩間裏面還有一些器具。兩間竟是空洞洞的，一無所有。至於那些器具也不過是一張破舊的床，一張木桌子，和一張藤椅。

天早已黑了。在明暗不定的燭光裏，媽媽預備着晚飯，鮑斯高神父往牆上掛起一張聖像。

外面這時來了一羣青年，他們每晚總是來到這裏探聽，究竟鮑斯高神父回來沒有。暗淡的燭光由窗縫裏射出去，很是淒涼；然而，他們見了，却狂喜不已。

「回來了！回來了！」

「讓我們去見他！」

『或者不是他呢？』

聽了最後的一句他們的高興頓時好像無油的燈火，遞減了下去。

猛然從窗縫裏又傳出了這樣的歌聲：

『我之天主的小天神……』

這歌是鮑斯高神父親口教孩子們唱過的。這種歡悅動聽的歌聲，把青年們的心弦振動了。

『是他！是他的聲音！』孩子們都雀躍起來。

鮑斯高神父正在那裏唱歌！

家中除了那隻錶以外，沒有別的值錢的東西；明天不知怎樣過去；那晚的夜飯，就是一些饅頭。母子兩人這天都累得很乏。可是他們的心中都懷着莫明其妙的快樂，引吭高歌！

第一座孤兒院

一個春天的晚上，鮑斯高神父正從探望在城內工作的祈禱院的青年回來，忽然迎面來了十幾個面目猙獰的惡少年，他們見是一個神父，便冷嘲熱諷他起來。鮑斯高神父已經習慣不管人家的外貌，只想救人的靈魂，他非但不動氣，却和顏悅色的走向他們那裏，和他們搭訕起來。那些不怕害羞的惡少年便要求鮑斯高神父領他們到近邊一家酒館裏，請他們吃一頓，他也滿口答應了。

席間，他見彼此談得很投意，便乘機笑着說：「你們既是我的好朋友，我想要求你們一椿事，諒你們決不會推却的。」

「不要說一椿，就是一百椿我們也情願做的。」

「我所要求你們的，就是請你們以後不要講粗話，這是件不好的事，會惹天主的憤怒的。」

「好，我們就照你的話做，不過你該知道，這不能算完全是我們的不好，習慣成了自然。」

鮑斯高神父便道：「只要你們立定堅實主意，漸漸也能把這老毛病改掉，好，時候不早了你們回家去罷。下主日我在畢納地家等候你們。」

「回家去？啊！鮑斯高神父這件事我們却辦不到了。」

「我們沒有家，回什麼家呀」他們說道。

「那末你們在那裏過宿？」鮑斯高神父說。

「沒有一定的地方，有時在街街裏，有時在走廊下，總之，沒有兩夜睡在同樣的地方的。」

「那末你們不如跟我來吧，我家裏也許還有地方。」

於是他帶着那班頑徒來到家裏。媽媽見他遲遲不回，正在為他着急。畢納地家有一座頂樓，樓上放着稻草。鮑斯高神父便帶他們到了頂樓上，拿給他們幾張被，又叫他們念了幾遍經，就自己去睡了。

第二天早晨，他心中轉着許多怎樣幫助他們的計劃，走到頂樓上。只見頂樓門大開着，裏面空洞洞的，鬼都找不出一個來。原來那班頑徒趁天未明，早已背着被，一溜煙的走了。

媽媽眼見無端失去這許多東西，心中很難受。鮑斯高神父却寬慰地道：「媽媽不要難過，天主會叫別的比這些更貧窮更配受我們的憐憫的青年來。」

第一一個寄宿生

果然不多時後，一夜，有一個可憐的孤兒來叩鮑斯高神父的家門。他是一個小泥水匠，幾天前，剛從遠方到多理諾來找工作。可是找來找去，終也找不到。袋中所帶的幾文錢，早已化光了。這時天已黑了，滴瀝不停的雨把他的衣服濕透了，可憐他又凍又餓，不知怎樣才好。

媽媽瑪加利大連忙燃起火來，烘乾他的衣服給他吃了些東西，又在廚房裏給他領備了一張床鋪。可憐的孩子，那晚好似做了王太子一般，喜得說不出話來。

他名叫加來理，可說是慈幼會的第一個寄宿生。此後越來越多；不久就覺得地方太小了。鮑斯高神父便問畢納地多賃了幾間屋；可是不多幾時，也都滿了人。這時鮑斯高神父就決意把畢納地的房子，全部收買下來，這樣方能根本解決這個宿舍問題。然而畢納地開價就是八萬意元，少塊一錢也不賣。八萬意元，真是太貴了。

一天，他——畢納地又像認真又像是取笑的走到鮑斯高神父身邊，說道：「神父你是真個不買麼？」

「你若肯減些價，我自然買的。」鮑斯高神父說。

「我已經說過了：八萬。」

「那末我們不必再去講它。」

「那麼，你肯出多少？」

「人家給我說：全部房屋至多值得二萬六千元。我就加多四千元。」

畢納地沉思了一會兒說道：「你肯再送五百元的首飾給我的妻子麼？」

「我就送她這件禮。」

「現洋交易？」

「一定。」

「十五天內完全付清？」

「照你的話。」

「誰食言，該罰十萬元！」

「該罰十萬元！」

彼此握了手，事情也就算成功了。可是，鮑斯高神父這時連一元也沒有，但是既然這事為謀青年們的利益，他就有無限的信心。

他母親不免疑竇地問他道：『你知道我們一身都是債。你那裏去找這許多錢？』

『媽媽，要是你有這許多錢，你肯給我嗎？』

『這個一定的。』

『天主是至富的萬有，難道他不像你這樣慷慨麼？』

家庭的歡樂

果然不到八天，因得了幾個恩人的幫助，籌得了這筆鉅款；而畢納地的房屋便在一八五一年二月十九日那天買了下來。

過不多時，那間房子便成了青年工人的世界。他們一共差不多有三十來個人，每早，他們望了鮑斯高神父的彌撒，各人手執一塊饅頭，一面嚼着，一面走去上工。他們的職業都是鮑斯高神父給他們介紹的。午飯時，他們都回來食飯。慣常是鮑斯高神父親手盛給他們，每人一碗厚粥或麵糊，又給他們每人五個銅元，叫他們自己去買飯菜。在那個時候，五個銅元在一個孩子手中，已是不少了。

鮑斯高神父胸前掛了一條已補過的圍裙，一手提着一桶熱的東西，滿面春風地，在他們中間走來走去，問誰要再添一碗。他們有的坐在門檻上，有的坐在梯級上，有的就蹲在地下，說說笑笑很有滋味的吃着。工作的辛苦，這時都不記得了。鮑斯高神父不時的給他們說幾句有趣的話，引他們開心。

飯後，他們覺得氣力增加了，精神也刷新了，大家便唱着歌，談着笑又去工作了。

他們走了之後，屋裏頓時又靜了下來。鮑斯高神父也出去了，屋裏只剩媽媽一人。她把廚房的東西都收拾清楚了，便獨自坐在窗口。補孩子們的衣服，或給他們洗衫褲，或打掃屋子。可憐的媽媽，一天到晚，勞苦工作，真沒有一些休息的時候。

犧 牲

有時因為媽媽工作太忙，日間來不及補破衣時，於是便等到晚上，當孩子們都已上床熟睡了，好媽媽還繼續她的工作。她坐在廚房裏暗淡的燈光下，運用地針線，不斷地和睡魔搏戰着。

有時鮑斯高神父也來同她作伴，他胸前遮上一塊布，桌上放好鑽子，麻繩，鐵錘等傢伙，然後運用自己少年時所學的皮匠本領，給孩子們修補破鞋，母子兩人有說有笑，倒也不覺得寂寞。

『媽媽，你累麼？』

『是，有一些累了。但我覺得這樣的工作，好像使我再度三十歲的生涯……』

可憐的媽媽！三十歲時她不過只要照料三個孩子，現在到了六十五歲，反要給三十個孩子洗濯修補衣服！可憐的媽媽！她却毫不怨尤；只有一事令她不甚喜歡的：就是不能照料周到。

有一天，她實在耐不住了，氣忿忿的來到鮑斯高神父房裏，對他說：『我再也不能支持下去了。我無論怎樣吃苦工作，可是，這些孩子一些良心也沒有，今天把我洗淨了曬在外面的衣服都弄髒了。而且我辛辛苦苦種了一些菜在菜園裏，昨天也都被他們踐壞了。就是他們自己的東西，也不知道留神。清早出去穿着好好的衣服，晚上回來都已扯得粉粹，要補也沒法補。手帕兒，襪子，帽子等連自己也不知道丟在那裏！而且把屋裏的什物東拋西撇。又昨天居然把廚房裏的一隻小鍋子也拿去當玩具玩，害得我找了半天。老實給你說；我心中煩悶得很，再也不能這樣支持下去！我原可在碧基安逸度日的。你不如容我回到那裏去平安地度過我的晚年！……』

她一口氣說了這許多話，愈講愈興奮，末後幾句話，差不多要哭出來了。鮑斯高神父始終靜靜的聽着，用很親熱的目光看着她；等她講完了，也不發一言，只用手將掛在壁上的苦像指給媽看。她沉默了，深思了，終於流淚了，『你有理。』她忽然高聲說：『我起初沒有想着！』當下她

的面容又煦和起來，重新束起圍裙，繼續工作。

蜜蜂分巢

鮑斯高神父一面照料那些寄宿的青年，一面也不放棄祈禱院的工作。每主日常有無數的青年，到華道爾去。人數現在差不多已有七百多，區區的祈禱院，實在不敷應用。只有兩樣辦法：或擴大，或分居。

第一種辦法不能實行：只是在域內另分開別的祈禱分院。這樣也可使青年們少走一些路；主日上，儘可往附近的祈禱院，不必一定要到華道爾去。

一晚，鮑斯高神父便將這個計劃，這樣告訴了青年們：『倘若蜂巢裏蜜蜂太多了，你們知道怎樣！蜜蜂便分居；一羣蜜蜂離開自己的母巢，另造一個新的來住。我們也是這樣；我們的蜂巢已覺得太小了。你們自己也知道，操場上動不動就要彼此相撞，聖堂裏擠得好像罐頭裏的鹹魚。我們何不效法蜜蜂，另造一個新的祈禱院呢！』

大家聽了，都拍手稱好。

果然在一八四七年，聖類斯祈禱院就在新城門總車站附近開幕了。兩年後，又開了一座護守天神祈禱院。

新堂落成

業已分了，可是華道角的祈禱院仍有人滿之患。那間長廊的小聖堂，益顯得狹小而不足居住了。許多孩子，尤其是那些身體較弱的，往往因為空氣不足，暈倒在堂裏。從這樣擁擠的人叢裏，要抬他們出去，真是件不容易的事。

逢着黃梅時節粉雨霏霏的時候，那間聖堂更加住不得了！因為堂基低於地面，落雨多了，水便流到堂裏來。

有一天，鮑斯高神父鄭重地給孩子們們說道：「我們應該及早創造一間新堂；這樣你擁我擠，終不是個道理。錢呢？天主自會去打算，難道於他這麼有闢的事，他能置之不理麼？」孩子們都高興得手舞足蹈起來。

一八五一年七月二十一日行了新堂的奠基禮，定名聖方濟各撒肋爵堂。到了一八五二年六月，這間美麗，寬大的聖堂便告完竣了。

一文不鳴的鮑斯高神父，居然造成這麼的一間聖堂，這不是奇事？銀錢當然自己不會從天上像雨般掉下來的。這是鮑斯高神父一方面熱切信託天主，一方面用盡了自己智慧的活動力往各處捐

募，才能完成了這件工作。

虎口餘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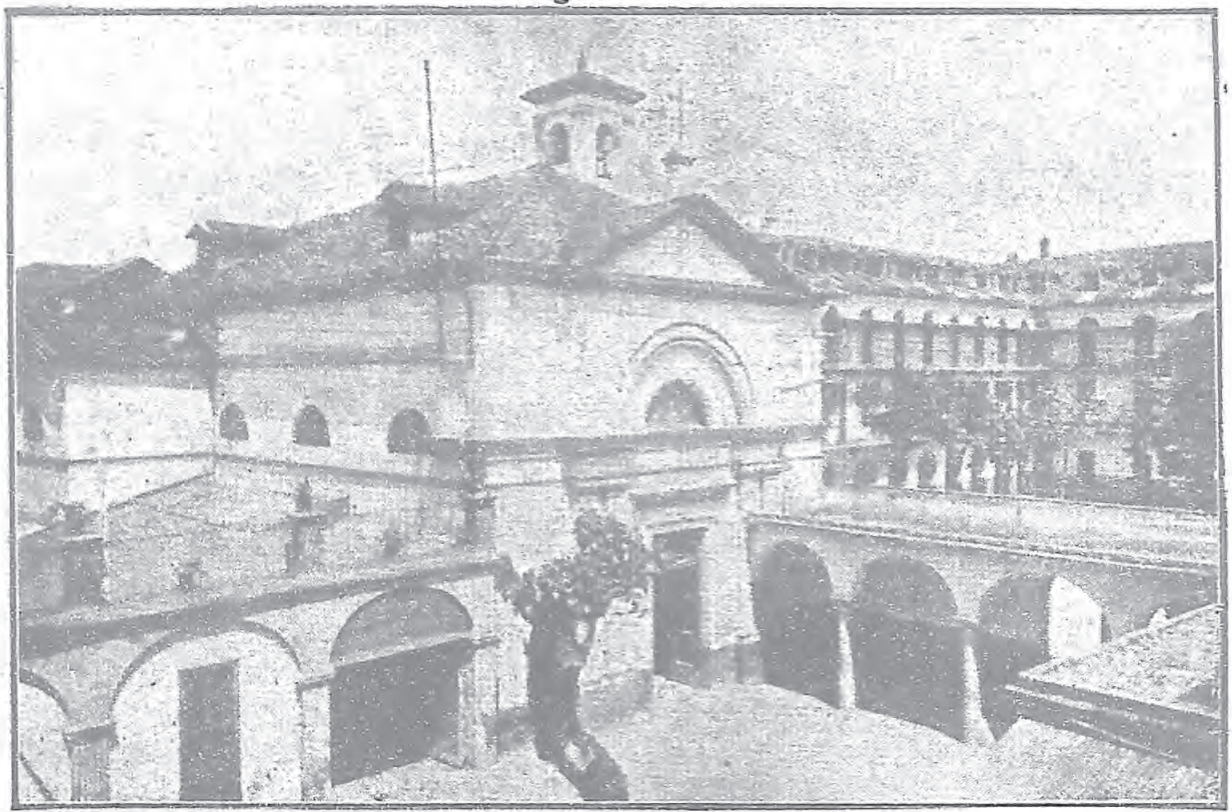
聖堂固已有了，可是那些青年們中，許多是無家可歸的貧苦孤兒，有些雖有家，但是家人往往都是沒有宗教的觀念，而且是道德淪滅的人。這樣的家庭，還不如沒有的好。

每主日晚上，鮑斯高神父眼見這許多青年重新回到那種黑暗的環境裏去，心中說不出怎樣的難過。

一個主日的下午，孩子們正在操場上玩，鮑斯高神父沿着圍牆跟下散步，和包萊神父談着擴大的宿舍等事。那時有三個頑童在附近的草地上奔逐遊戲；鮑斯高神父和包萊神父聽了這許多孩子玩耍的呼笑聲，都停住了，側耳而聽了一會，其中一個便說：「我們去看看那邊圍牆裏究竟有什麼事。」那個最大膽的道：「好，你們在下面抬住我的腳，讓我爬上牆去，看個仔細，後來再告訴你們。」

他們就到了牆邊，依言行事。殊不知那個攀住牆壁的頑童，一見了裏面這許多孩子玩耍的光景，不覺出神了。

下面的兩個，抬頭問道：「你見什麼？」



多理諾城華道角遊樂院中之聖方濟各撒肋爵堂

他却一味看着，毫不理會他們的話。他們又氣又急，把他往上一推，就拔足走了。可憐的他，失了平衡，一個筋斗恰巧跌在鮑斯高神父和包萊神父面前。兩位神父猛見從天掉下一物，嚇得往後一跳，仔細一看，原來是個孩子。他這時羞愧不堪，幾乎要哭出來，連忙從地站起，正想尋路逃走，却已被鮑斯高神父一手抓住了。他用力掙扎，大聲喊叫說「放我，放我！」

你想到那裏去？至少聽我一句話，為何這樣害怕？」

「因為你想打我，送我去坐監。」

「不，你不見我們是你的朋友麼？你同我們在這裏留一會兒吧。」

「我不歡喜同神父們在一起。我父親說神父們是……。」

「不，你不該妄信人家的胡言。你看，這些青年都是神父的朋友。我何曾不好待他們？你看，他們怎樣快活玩耍。」

這時許多孩子都詫異地圍着來看，有幾個認識那孩子的，便喚他的名字，他也就安定了些。

鮑斯高神父撫着他的頭髮，和藹地問道：「你從來沒有讀過要理麼？」

「沒有。我也不願去讀。」

「你不歡喜聽幾個有趣的故事麼？」

「我現在不想聽。」

『那末……你今年幾歲了？』

『十四歲，快放我走罷！』說了又掙扎起來。

『再等一會兒。你沒有領過聖體麼？』

『沒有。』

『你有去望彌撒嗎？』

『吓！彌撒是老太婆等的人望的。我就是想去，我父親也要打我的！』

『可憐的孩子！』鮑斯高神父轉身又對包萊神父低聲說道：『如果我們不把這孩子引入正道，

他一生是不會好的了。』

鮑斯高神父沉思了一會兒，又和那孩子說道：『你歡喜去和這些小朋友玩耍麼？』

『喜歡的，只要你不叫我到堂裏去倒靈就好。』

『難道這些孩子，因為到堂裏去，便都倒靈了麼？你不見他們怎樣活潑嗎？』

他這時凝神地看着操場上那羣跳躍奔走的孩子；見有幾個正在招自己同他們一齊去玩耍

鮑斯高神父便對他道：『你看，他們正在喚你呢！你去同他們玩耍罷！』

他就向那些孩子走去，不一會兒，也高興的玩起來了。猛然鈴聲響了，大家都停止遊戲，他知道這時該往聖堂裏去，他便拔足似飛的奔向大門口。鮑斯高神父始終留神着他的動靜，早已在門口

等着他。見了他，便誇讚他運動的技藝，手足的靈活，請他下主日再來，然後就放他出去。

第二個主日，他果然又來了，一到便開始玩耍，也不需別人去請他。但是一聞了鈴聲，又快的走向大門口。鮑斯高神父早在那裏等待着，就含笑問道：『你往那兒去？不來聖堂坐一坐麼？』

他推辭說：『我有事；應該快些回去，下主日再來。』

『你只管來好了，我常常歡迎你的。』說着，順手遞給他幾樣小孩子喜歡玩的東西。

第三個主日，他又依時來玩耍，到了該往聖堂去的時候，雖然顯出不大高興的樣子，終竟也進去了。他剛聽了一半包萊神父所講的道理，就站起想走。鮑斯高神父便和悅地陪他到大門口，給他說：『希望下次你來時，沒有別的要事，你就可以整個下午隨意同我們在這裏了。』

鮑斯高神父的慈愛，終於把他鐵石般的心軟化了。過了不多幾個主日，他的舉動說話都改變了。鮑斯高神父便趁一個好機會，親熱地對他說：『你有空閒時，請你到彌撒間裏的靠近神功架子那邊來，我有許多話要跟你说一說，你來麼？你答應我吧！』

『好，我定准要來！』他毅然的答。果然不過幾天後，他辦了初次告解，領了初次聖體。

這樣的事，不知有過多少次。鮑斯高神父真是一位神聖的諸葛孔明。他只用非武力的手段，能叫比孟獲更難收服的人，俯首貼耳，唯命是從，而且更可奇的，便是那些被他感化了的青年，至終

矢志不移，堅毅不屈。

那孩子的父親是開雕刻舖的，他是個沒有信德，從不進聖堂的壞教友，也不好好的教訓自己的兒子，任他和惡友來往，做出許多不端的事情。要是他發起脾氣來，便亂罵亂打，把自己的兒子看得連畜牲也不如。主日上也叫他做工，而自己在下午便鎖在酒店裏呼堆喝盧，鬧到夜半才回來。兒子見他走了，也就出去到處亂撞。這個獸性的父親，並沒有知道自己的兒子已經初領聖體，每主日還到華道角祈禱院去。孩子當然也不把這些事情告訴他，可是日子長久了，事情就瞞不過去了。

他一知道這事，頓時怒得了不得，好像他兒子犯了什麼法似的。當晚見了自己的兒子，給他說了許多恫嚇的話。

孩子哭着說：『那末主日上叫我做什麼呢？』

他又開口大罵起來，總之是說：『隨你做什麼，隨你上那裏去，但終不要去見神父：』

第二個主日的下午，可憐的孩子只好在祈禱院附近的草地上低頭徘徊着，不時的抬起頭來，凝神靜聽由祈禱院裏傳來的歡笑聲。鮑斯高神父的慈容。堂中隆重的禮節，孩子們快活的情狀，一時都奔馳在他的腦際。他煩悶極了，竭力想分散自己的心，可是這些思想不斷的滾上來，他再也耐不住了，便往四下裏看了一眼，看有沒有人偵察着自己，見沒有人了。便似飛的跑到祈禱院裏，見了鮑斯高神父，將自己的苦況都告訴了他。鮑斯高神父竭力安慰了他；請他再來，這是為他靈魂的益

處；不聽父親這樣的命，並沒有什麼罪過；叫他只管放心，聖母一定會幫助他。

他受了鮑斯高神父這樣的安慰，心中頓時平安了許多。當下急急的走回家中去，晚上父親問他今天上那裏去了，他便說是在城裏逛了一遭。

後來一連兩個主日，他依舊去見鮑斯高神父，不料一天，不知怎樣，被他父親發覺了。他怒得像瘋狗一般，一手拿了一柄斧頭，見他兒子方從外面負着東西回來，便用力抓住了他的臂膊，大聲喝道：『你要是再到鮑斯高神父那裏去，我便砍下你的頭！』說着，舉起那柄斧頭，在他眼前耀了一耀。

他知道自己父親發起火來，真會做出這樣的事，連忙答說，下次不敢。可是他心中還想見一見鮑斯高神父。到了瞻禮七晚，一夜沒有合眼，主日便絕早起身，冒着冷氣（那時正是秋末的天氣），急急跑到祈禱院。鮑斯高神父親熱的接了他進去，趁別的孩子還未來到，就聽了他的告解，又給他送了聖體。他覺得勇氣加倍，全心依賴着天主，慢慢的回到家去。下午他又到祈禱院去讀要理，望降福，聽道理。

可是這次却是他父親自己在後暗暗的跟着偵察他的動靜，迨到了晚上，那孩子回家的時候，只見他的父親已飲得酩酊大醉，惡狠狠的站在門口，一見他來，便舉起了一柄斧頭，猛撲過來，大聲喝道：『這次定不饒你！此後你再也不能到神父們那裏去的了！』

孩子見勢頭不好，火速拔足而逃。他父親緊緊隨後趕着，一面又狂呼道：『就是你躲到神父背後去，我也要來殺死你的！』他的妻子也隨後追着，一心想解勸自己的丈夫，奮取那柄斧頭來。

究竟那個孩子跑得快，不一會兒，已跑到了祈禱院門口。不想門已閉上了，他着急萬分，不知怎樣才好，又不敢高聲喊叫，怕父親聞聲追來，那更不妙，只得用拳拷打了幾下門。追者的罵聲已由遠而近了。門還是不開，他急得真如熱鍋上的螞蟻，向四周一望，只見路旁有一株桑樹，急忙爬上去，屏氣靜息的蜷在樹枝叢裏，可惜樹葉都已凋落了，不能把他完全遮掩起來。幸虧夜霧已起，又無月光，看上去，陰森森的不甚清楚。他剛爬到樹頂，追者已在路的深處，隱約的顯出來了。

他們經過樹下，並不注意，逕走向祈禱院門口，用力敲門，好像要把它打倒似的。媽媽瑪加利大聞得第一次叩門聲時，已在一扇窗口往外張望過了，見那孩子匆忙攀上了桑樹；這時聽了那重重的叩門聲，知道十分之九是來找那孩子的，便急忙走去告訴鮑斯高神父。鮑斯高神父立即命人去開門，以免他們久站在離桑樹不遠的地方，發覺躲在樹上的孩子。

門剛一開，男女兩人就直衝入來，跑上樓去，來到鮑斯高神父房中，唬嚇着喊道：『我們的兒子在那裏？』

鮑斯高神父堅決地答道：『你們的兒子不在這裏。』

孩子的父親帶罵帶咒的說：『一定在這裏，』說着便在房中找尋起來，翻箱倒櫃，連床底下都

找遍了；可是那能找得着？

鮑斯高神父便又決然問道：『對不起，你叫什麼名字。』

『你不必多問，是我應該問你，為何將我的兒子匿藏起來？』他這樣說着，又想走向別間房裏去找。鮑斯高神父就喚住他道：『我早已給你說了；你的兒子不在這裏。假使他在這裏，你也不能這樣闖入私人的住屋？這是我的地方。請你快些出去，不然，我就要用別的法子！』

他越加氣忿了，便咬着牙根說道：『好，我就到警察局，那怕你不會放他出來！他是我的兒子，應該隨我處置。』

鮑斯高神父答道：『你只管到警察局去好了，我自自然也會去的。世上還有公理法律在着，不久之後，你自會知道。』

他們聽了鮑斯高神父這樣堅決的話，自想理屈，便不敢再多講，氣忿忿的走了出去。

等他們去遠了，鮑斯高神父同自己的母親，來到那株桑樹下，向上留意探望，只見在兩條樹枝中間，一團黑影，停在那裏，動也不動。

鮑斯高神父喚他說：『下來吧，不必害怕，他們已去了。即使他們再來找你，我們一定會竭力保護你的！可是一些動靜沒有。』鮑斯高神父不覺吃了一驚，以為必定又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情。便快去取了一張梯子來，上去一看，只見那孩子兩手抱實了樹枝，雙眼緊閉，昏沉過去了。鮑斯高神

父親輕輕的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又喚了他一聲，他這才甦醒過來，還以為他父親來促住他，便高聲大叫起來，亂咬亂抓，用力掙扎，幾乎把鮑斯高神父連同自己一齊掉下地來。

鮑斯高神父一手緊握一根牢固的樹枝，一手抱實那孩子，再三的給他說：『不要怕！是我——鮑斯高神父，不見我穿着神父的衣服麼？看我的面，不要咬我呀！』

費了許多說話，才把他喚醒馴服了。可憐的孩子，深深的噓了一口氣，然後由鮑斯高神父扶持着，從樹上下來。這樹真是他的救星。

鮑斯高神父帶他到了屋裏，媽媽瑪加利大就叫他坐在火爐旁取暖，一面給他張羅飯菜床鋪。

第二天，為避免他父親獸性的仇恨，鮑斯高神父就介紹他到鄰近一個村子裏去做工。他勤力做工，至終常是一個好教友，後來過了好幾年，他回到多理諾去，便能藉着自己所學的手藝，不但為自己謀生，而且能奉養從前那樣虐待他的父母。

另 創 新 屋

貧苦的孩子們，天天不斷的來求鮑斯高神父愛憐收留他們。那麼擴張校舍，是目下唯一的急務。一八五二年的七月裏，就開始在畢納地屋的右邊，起造一座兩層樓的房屋。鮑斯高神父督工催促，所以工作進行得很快；那年的十一月底便完工了。不但造得太快，而且用了些粗劣的材料，因

此便種下了禍根。

這幾天天氣不好，日夜下雨，差不多已落了八九天了，還是落個不停。新造的房子，經了這樣的雨浸，地基一鬆，便猛然的倒了下來。正是那十二月二日夜間的事。

學生們都從睡夢中被那坍塌屋的巨聲驚醒了，大家由床上跳了起來，披了被單或毛氈，從臥室一直跑到樓下，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要逃到那裏去。一時人聲嘈雜起來，秩序大亂。四面又是漆黑無光，愈顯得可怕。雨還是傾盆的下着。五十多個孩子在黑暗中呼哭哀號，亂奔亂撞；那個情景真是淒慘悲哀。

不一會兒，鮑斯高神父來了。大家便鎮靜安心了許多。他立即帶他們到一個安穩的地方躲避；第一件事叫他們做的，就是感謝天主保護了他們，因為一個也沒有受傷或斃命。

第二天，有許多人來觀看。鮑斯高神父却依舊泰然的對他們說：『魔鬼傷害我們。他不要我擴張校舍，收容別的青年，我們偏要反對他，再要造新屋。』

他又給孩子們說：『魔鬼想謀害我們。但你們不要怕；天主不是比他強得多麼？魔鬼怎能阻擋天主的工作呢？』

他這樣全心依賴天主，重行建築新屋。果然許多慈善家，見了這樣的事，都很憐惜他，便慷慨踴躍的捐助。第二年十月裏，新屋就開幕了，當下收納了六十五個學生。

新屋雖已落成了，可是來求鮑斯高神父哀憐的孤兒仍是日日增多，他於是便打算將新屋向左延長。一八五六年的春天便動工，把畢納地的舊屋拆了，另築一座新屋，和以前的那座相連，把它擴大了兩倍。

這次造屋時，也受到了一個重大的打擊。當屋子差不多要造完了，正在蓋頂的時候，因一個工人，偶不留神，掉下一根樑木，正打在頂樓上；頂樓便倒下來，把第一層和第二層的樓板都壓坍了。一剎那間，好好的房子，除了四面牆壁之外，都成一片瓦礫之地。魔鬼真是懷恨鮑斯高神父了！千方百計的去害他，來阻擾他救靈的工作。

鮑斯高神父這回也不失望。重新努力工作，到了第二年冬天，又能收容一百五十名貧苦的青年。

鮑斯高神父的家庭

鮑斯高神父的大家庭這時可分為兩大部份。人數較多的部份便是那些青年的工作——上面已經講過了。他們每天早上手中拿了一塊饅頭，袋裏帶了五個銅元到外面去做工，日中；當他們正在工作忘錄的時候，鮑斯高神父好多回去探望他們。

第二部份，人數較多，就是那些讀辣丁的學生。

鮑斯高神父目光很尖銳，審斷力很強。他在這許多青年們中能分辨得很清楚，誰適宜於做工，

誰適宜於讀書，誰的心田裏暗藏着聖召的種子，宛若瞭如指掌般。

鮑斯高神父從前親身經歷過許多聖召的阻難，所以現在使竭力設辦學校，培植有聖召的青年，可惜，沒有教員。（後來他是會有的，但是目前一個教員也沒有。）只得把那些初讀赫丁的學生送往別的學校裏去。幸虧他的交遊很廣；不多幾時，便解決了這個難題。有一位他的老友，名本柴尼，已經教了不知多少年的書了；這時自願把鮑斯高神父的學生，凡在三年級以下的，都收在自己的學堂裏。至於那些三年級以上的學生，則由另一位他的朋友比可神父担任教授。這些學生便是賈利哀勞，盧華，法蘭濟齊亞，濟路底……等。將來他們都是鮑斯高神父的學校中首先的教員，慈幼會的中堅會員。

設 備 漸 完 的 禱 祈 院

這種早出夜歸的生活，差不多經過了六年工夫。但這終不是長久之計，尤以那些做工的青年。鮑斯高神父去到工場或商店裏探望他們的時候，多次見到他們所遇的危險，心中很為他們擔憂。他日夜指望着能夠早些把他們從這腐敗不良的環境中，提拔出來。一八五三年，就在畢納地老屋的走廊裏開了第一間很幼穉的皮鞋和裁縫工房。第一位師傅便是鮑斯高神父自己。請你們想想，一位神父，胸前束了帷裙，坐在一張皮匠矮桌或裁縫台子旁邊，縫皮鞋或做針線；這豈不是天下的奇聞！

天主上智的安排，真是玄妙莫測。當他青年的時候，令他學會了這些手藝，現在他便能運用出來，真像一位老師傅似的。兩年之後，又為拯救別的青年，免受城市中的危險，又開了木匠和裝釘的工房。不多幾年，他心中時常掛念着的宗徒大事業又迫他在樓下開了一間小小的印書局。最後也開辦了鐵匠工房。救護青年靈魂的熱心使他膽氣大到了好像癡狂的地步。一種工房方才辦妥，又想開第二種工房了。這樣到了一八五六年，鮑斯高神父的屋已成了一所工廠。他給每個工房請了一位師傅，這些師傅多數也是他自己教出來的。

同時也在自己屋裏開辦了一所小學。教員都是他從前的學生。這樣讀書的青年也不必到外面去讀書。

從這裏可以見到鮑斯高神父偉業的大概了。

性命的危險

有人以為鮑斯高神父在這樣短促的時間中，戰勝了這許多艱難，完成了這樣的偉業，一定不能同時再做別的事情了；可是那幾年中他不知做了多少別的工作。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他創辦了那間小小的印書局，是為實現他渴望已久的偉大宗徒事業——公教刊物。當時在意大利北部誓反教徒竭力宣傳着異端邪說，煽惑民衆。所以必要用公教刊物去駁斥異

端，開除邪說，真是一件急不容緩的事。

鮑斯高神父見自己的學生已能排印了，就即開始著作，刊行公教的讀物。它們專為平民和青年而出版的。

起初印的是幾種小小的本子，是鮑斯高神父自己晚上犧牲了休息的時間寫成的。文理很簡潔通暢，討論的是公教信德的基本原理。一出版後，頗受民衆的歡迎，因此惹起了對方的嫉視。

他們先用說話勸他不要再寫這種文字。請想鮑斯高神父怎能聽他們的話！凡是為光榮天主教人靈魂的事，他的主意就堅實得像山嶽一般，無法轉移的。他的仇人便給他寫了幾封無名的恐嚇信，他也置之不理。

他們見恐嚇也不成功，就用金錢指使那些下流社會的惡徒去謀害他。要不是天主格外的保護，他決不能逃出他們的毒手。

鴉 酒 毒 藥

一天晚上鮑斯高神父照例去上夜課，忽然來了兩個生面的人，請他快去聽一個重病的人告解。他就把課業託給了別人，準備跟他們而去。剛走出門口，見天色已黑，猛然想起要是帶幾個年紀較長的青年同去，回來時也有人作伴。

那兩個生面的人說道：『不必帶什麼人。我們自己送你回來就是了，病人是應當寂靜的，小孩子不免要使病者心煩。』

鮑斯高神父答道：『你們不必擔憂。我的幾個學生，不過想出去疏散一下罷了；到了那裏，他們便等在門外或樓梯下，我便獨自去見病人。』

他們雖然不大高興，却也沒法，只得容許青年們同去。

到了目的地，那兩人便給鮑斯高神父說道：『請你獨自到這房裏等一下子，我們進去報告病人。』青年們都留在門外，鮑斯高神父進到樓下的一間房裏，只見十來個男子圍坐在一張桌旁，正在飲酒，假裝着食菓子。

他們很客氣的將他接了進去，請他坐下，然而他們勉强的笑容和那種不自然的態動，怎能瞞得過鮑斯高神父尖銳的目光呢。

忽然一人發言道：『鮑斯高神父，請用些菓子。』說着遞過一碟菓子來。

『多謝你。我剛吃過夜飯。』鮑斯高神父說。

『那末飲一杯酒罷。這是亞斯底來的好酒呢。』

『我不慣於飯後飲酒的；飲了便不舒服，請你原諒。』

『那有這話！飯後飲上一杯酒，就能幫助消化。要不是，至少也該陪伴我們！』一面說着，一

面就往各人杯裏斟起來了。他見台上短一隻杯，便走往櫥裏取了一隻，又從別隻瓶裏倒了一杯像酒那樣的東西，滿面陪笑的送給鮑斯高神父。鮑斯高神父眼角裏早已看出了他的毒計，這時佯作不知，含笑接了過來，站起給衆人照了杯，隨即把杯放在台上，沒有飲下去。頓時嘩然的起了譴責的語聲：

『不要這樣來賭氣！』

『你太不給我們面子了！』

『你這樣真是輕視我們！』

『這真是上等美酒；終要飲上一杯！』

『至少該嘗一口！』他們嘈雜地指謫般的說道。

『我早已說不飲，何必多勸？』鮑斯高神父的口氣很堅決，聲音很洪亮，把他們的話聲蓋住了。他怒目凝視着他們，繼續說道：『現在我再加一句說，我不能，也不該飲！』

『那末就該強你飲！』那個好像是頭兒的巨聲說道。內中一人聞聲立即按住鮑斯高神父的肩背，又一個執住他的雙臂。鮑斯高神父眼見寡不敵衆，知道不可力取，應以智勝；便不慌不忙的說道：『你們真個要我飲，讓我自己來飲吧。不然，反要把酒潑在地上了。』

他們信以為真，便鬆了手。鮑斯高神父趁機往後一退，疾趨到房門口。方才他不時的斜視那肩

門，知道沒有上鎖，就將門鈕一轉，開了房門，請那些站在門外的青年進來。那班傢伙，忽見門開處走進了四五個年少精壯的青年，當即呆住了。那個頭兒也就下氣柔聲的咕嚕着道：「你既不肯飲，就放在這裏罷。」

鮑斯高神父便問道：「病人在那裏？至少該容許我見他一見。」

為掩飾自己可恥的行事，內中一人就領鮑斯高神父到了二樓的一間房裏。忽見床上睡着的病人，就是方才到他家裏請他的那二人中之一個。鮑斯高神父照例問了他幾句，他雖然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勉強忍住笑，但到了這時，再也忍不住了，便噗嗤的笑了出來，他笑着說：「明天再告解吧……哈哈」

鮑斯高神父就告辭回去，心中深深的感謝天主，因為得自己淘養的青年有力，救了他的性命。後來仔細打聽，才知道是一個不知何許人，請那班傢伙吃了一頓豐盛的夜飯，約他們騙鮑斯高神父去飲一杯他所預備了的毒酒。

幾平喪命

又一次，也差不多是同樣的事。一個不相識的人，忽來請鮑斯高神父去付臨終聖事。天已是黑了，鮑斯高神父便也喚幾個青年同去。那人却竭力的表示反對。鮑斯高神父因此更加生疑，決計帶

幾個青年去，以免再蹈不測的事。

不一會兒，他們到了那裏。那是一個僻靜的地方，四圍的人家不多。兩個青年等在樓梯下，別的兩個等在房門外，只有鮑斯高神父一人進去。房中已有四個魁梧的男子，正在這裏等候着。見他來到，便都站起來，強笑着招呼他。鮑斯高神父一眼瞥見那些人的腰間都有一條粗棍，又見他們的臉上殺氣騰騰，知道他們不懷好意。然而他仍鼓起勇氣，走到病床邊；只見床上躺着一個四五十歲的婦人，正迫切地喘着氣。但是她的眼圍兒和面色一些也沒有病人的現象。鮑斯高神父就請傍人離開些，想和病人方便地談話，預備她告解。

他便發問道：『你是不是想告解呢？』

她怪聲怪氣的答道：『不錯，我想告解。但是我未告解前，那個忘八蛋，那個……』說着，手指凭在屋角那邊的一個男子，『他是我的舅舅，他先應求我的寬免。』她就破口大罵起來。

『你給我快些住口！』一個男子喝着。把桌子一掀，油燈便倒在地上。室中頓時漆黑。這時鮑斯高神父忽覺自己肩上重重的着了一棍。要是這棍打在他頭上，定要把他的腦漿都要打出來了！

他雖在這樣危急的情勢之下，心地却仍舊很鎮定的，隨手搶起一張椅子，翻轉蓋在頭上。棍子真像雨點般打下來，都打在那張椅子上。他戴了這項新式的盔，好容易摸到了房門邊，不幸門已鎖上了，正在這個萬分危急的時候，忽然那扇門被外面的青年用力打開了。鮑斯高神父急將椅住房

裏一拋，飛奔出去，到了馬路上。青年們見鮑斯高神父身上有幾處血跡，都驚懼得很，急忙問他覺得怎樣，才知他並沒有受着重傷，不過當他拿椅子護頭的時候，左手的大姆指吃了一棍，連骨頭都露出來了！

千鈞一髮

他的對頭見兩次謀害都不成功，就想在日間，出其不意的，結果他的性命。一天鮑斯高神父在堂中講解要理，忽聞一聲很近的鎗聲，好像就在堂裏放的。定睛一看，只見彌撒間裏一扇窗下，滿地都是玻璃片，抬頭又看見窗上碎了幾塊玻璃。原來是一個凶手，從窗外描準了鮑斯高神父放了一鎗。

鮑斯高神父毫不顯出驚慌的樣子，取笑般的給堂中的青年們說：「那東西不會放鎗。」說着把腋下洞穿的衣服給他們看。以後他若無其事的繼續講解要理下去，講完了，使命青年們同他一齊念經，感謝天主救命的大恩。

此後像這樣的暗刺，也有過好幾次，鮑斯高神父終是以三十六着走為上着而避免了。不過有一次，竟獲得天主所賞的膂力以自衛。一天，他因事在外耽擱了些，回來時夜已深了。他方行經一條僻靜的路，忽聞背後有足音，連忙轉身一看，見是一個流氓，手裏拿了一枝又粗又重的木棍，正望

着他奔來。鮑斯高神父便知那人不懷好意，火速向前跑。那人一味在後追趕，口中還不時的罵着。不一會兒，他已追到背後，舉起木棍對準頭部，打將下來，鮑斯高神父急向旁邊一閃，沒有被他打着，那人用力很猛，滿望把他一棍打死，殊不料打了一個空，鮑斯高神父又趁他還未站穩時，向他的腰間猛力一推，他就碌碌直滾到路旁的溝裏，喊也喊不出來。鮑斯高神父才能安然脫險，無恙歸來。

灰 奇

華道爾是多理諾城最荒僻的地段。附近一帶都是榛莽蕪穢，高低不平的荒地。不法的匪徒往往藏匿在這些地方，專劫過路客商，所以天未全黑，路上行人便已絕跡。

有時鮑斯高神父晚上因事遲些回家，媽媽便很擔憂。尤以近來他的怨家再三地暗算他，晚上他再不該經過那地方的了。但是他救靈心切，有時也難免在夜深人靜的當兒，獨自一人，趕路回家。

然而天主常常照應他。在一個秋天的晚間，鮑斯高神父一人在烟霧中走着，忽然黑暗中顯出一隻可怕的狼狗，鮑斯高神父嚇得倒退幾步。不想牠却很馴服的走到鮑斯高神父身畔，一些不顯露兇惡的樣子，鮑斯高神父便伸手撫摩牠的頭，牠也不畏避。他這才安定了他的心，繼續前行，那隻狗

一路也跟着他，待到了祈禱院門前，才轉身慢慢的回去。

鮑斯高神父每逢暮夜回家時，常是在那個冷靜的地方遇見這隻狼狗。有時牠一直跟到祈禱院裏來。孩子們初次見牠，都很害怕，不敢近牠，可是不久也就熟了。因為牠生有灰色的毛，所以便喚牠為「灰奇」。

攔住去路

一天鮑斯高神父因為日間在城中忘了一件事，便想晚上出去走一遭，時天已黑了，來回至要費上兩個多鐘頭，媽媽就勸他明天去。他笑着說：「媽媽，你不必擔心，我去去就回來的。」他揀了幾個身材高大的青年，叫他作伴，隨即戴上帽子，給媽媽說了一聲：「再見，」就匆匆的出去了。正走到大門邊，忽見門外地地上有一團黑東西，再仔細一看，才認出是灰奇。牠直躺在路口動也不動。

鮑斯高神父便說：「這更好了！你就跟我們來吧！說着，便對牠呼了一聲。」

牠依舊躺着不動，鮑斯高神父也不理牠，想由牠身上跨過，牠却不容他過去，再次嘗試，也是一樣。一個青年伸足想把牠撥在一旁，牠就張牙咆哮，形狀極其可怕，嚇得那青年連忙把足縮了回去，鮑斯高神父便挨着門邊過去，可是那狗狂吠着在他足間亂跳。

媽媽瑪加利大見了這種情形，又再勸他不要出去。鮑斯高神父見媽媽這樣苦勸，也就退回來，省得媽媽無端的為他擔心。

剛約過了一刻鐘的光景，忽有一個隣居走來叫他留神提防。外面有三四個形跡可疑的人，在華道角一帶來回走着，一心等他出去。

忠 勇 義 犬

鮑斯高神父至今已好幾次逃過了那些惡人的毒手，可是他們並不心死，一夜，鮑斯高神父正在路上走着。忽聞後面有人追趕的足聲，回首一看，只見離己不遠，見有一人手執粗棍；他急向前快跑，希望能先到家，不被他追着。不料差不多到家的時候，迎面又來了好幾個人，面目猙獰，顯明不懷好意。這時真是進退維谷，不知怎樣才能脫險。鮑斯高神父轉念一想，決意先對付那個後面的追者。等那人追到自己身後，舉棍想打下來的時候，他忽然停住，出其不意，猛然向那人的腹部一拳，那人未曾防到這一着，來不及躲避，仆在地上大聲呼痛。然而前面的幾個，離鮑斯高神父也不過十幾步，這時都舞動棍子，向他奔來。可幸忽然路旁跳出了那隻灰奇，咆哮着撲了過去，左右亂咬。那班匪徒見了一隻這樣兇猛的狗，都嚇得魂不附體，向四下裏潰散了。鮑斯高神父才能安然無



蒙維哈我明多——花鮮朵——第的院禱祈
父神高斯鮑給己自獻貢

恙的回家去。

還有一次晚上鮑斯高神父獨自回家的時候，突聞砰砰兩鎗，幸虧都沒有打中。忽然由一株大樹背後跳出一個人來，便猛撲鮑斯高神父。恰巧這時灰奇又到，直奔那個兇手。那人見了，便拔足而逃，終算他幸運，沒有被牠咬傷。灰奇便陪送鮑斯高神父到家。

探訪主人

一天晚上，鮑斯高神父同幾個修士用着晚餐，媽媽瑪加利大也在那裏。孩子們在操場上玩着，忽然走進灰奇來，有幾個學生還未認識牠，看見那隻可怕的狗，都很害怕，便有的投石打牠。但是一個較大的學生，名叫步切底的，一見了便認得是灰奇，連聲喚住說：「不要打，牠這是鮑斯高神父的灰奇。」

眾人聽了，都走去撫弄牠的毛，輕輕的拉牠的耳朵，牠就以很馴服的目光仰頭看着他們，孩子們就領牠到鮑斯高神父的飯廳裏。有幾個同桌食飯的客人，都畏怯起來。鮑斯高神父便笑着說：「請你們放心，這狗是不咬善人的。」

那狗即向桌旁坐着的人看了一眼，就搖頭擺尾的走到鮑斯高神父跟前。鮑斯高神父在牠頭上撫

了幾下，給他一些東西吃，牠却不吃，連喫也不喫。

鮑斯高神父看着牠問道：「那末你要什麼？」

牠只是搖尾，仰着頭，顯出很親熱的樣子，似乎是來給他請晚安的。後來轉身回去，由孩子們陪着，從鐵柵門裏走去了。

過後步切底說：「記得那天鮑斯高神父是坐了一位朋友的車子回來的原故，那隻義犬，因在路上沒有遇着他，故特來看個究竟。」

大 展 神 威

這一回灰奇真的顯出牠的本領來了。這時正是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底的時節，鮑斯高神父適從「司鐸培養院」回來。夜已深了，煙霧瀰漫，路燈黯弱無光。他方趕緊走着，忽見前面，丈餘路外，兩個人影，走路的遲速一若自己；他走得快，他們也走得快；他走得慢，他們也走得慢；他走到左面，他們也照樣走到左面，無疑的，一定不是好東西；他便轉過身來走向就近的人家，可是已來不及了。那兩個人也回身跟着，輕輕的追到他身後，用布蒙住他的頭。

可憐的鮑斯高神父雖然盡力掙扎，也不能脫身，欲想呼救，而口已被一個匪徒用手帕兜塞住了。他只得心中暗求天主，將自己的性命，付託於他，隨他的聖意去措置。正在千鈞一髮的時候，猛

聞灰奇可怖的狂吠聲，好像一隻咆哮的兇狼，接着就聽見那兩個匪徒求他——鮑斯高神父——噙住那狗的哀憐聲。

鮑斯高神父除去了頭上的布，只見一個匪徒正想拔足而逃，那狗却已跳在他身上，把他撲倒在地。另一個，則直躺在地下，動也不敢動，灰奇這時如監視着他們，呼哮大叫，似乎在威嚇他們。

「鮑斯高神父，快些喚住這狗吧，不然牠便要咬我們了！」他們在地下求饒着說。

「你們若放我回去，我便喚住牠。」鮑斯高神父說。

「好，好……，快些喚住牠吧！」

鮑斯高神父，喚了一聲：「灰奇」，果然那狗不吠了，來到他跟前。那兩個匪徒急忙爬起來，一溜煙的逃去了。

這是灰奇最後一次保護了鮑斯高神父。後來他的仇人見自己雖然用了這些威嚇的手段，却絲毫不能改移鮑斯高神父的堅志，阻止他的工作，也就喪了氣，不再難為他了。從此以後，在華道爾祈禱院的路上，再也不見灰奇的踪跡了。

久別重逢

差不多經過了二十七年，一些沒有再聞到灰奇的消息。一八八三年的一天晚上，鮑斯高神父因事該往某地去，可是找不到一輛車子，只得從黑暗中步行前往。同行的只有一位神父，走到一段僻靜的地方，心中不覺害了怕，他嘆了一口氣，對同行的神父說：『吓！如果這時灰奇在此！……』

不一會兒，果見不數步外，一隻碩大的狼犬，跳躍喜悅地叫着迎面走來。

『你真是灰奇嗎？』鮑斯高神父驚異地問。

那狗當然不答；但是緊緊跟在他身畔，一直伴他到了目的地。鮑斯高神父相信那狗就是三十年前那隻忠勇的灰奇。

災 難

當時又起了一件極為恐怖的事：就是火藥庫爆發那回事。那天是在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這火藥庫是在聖伯多祿墳場附近，離華道角不遠。那是三間大倉房，差不多容得二三百擔那種危險品。旁邊還有火藥製造局。

那天下午，因廠裏一架機器有些壞了，動的時候，發出了一顆火星。頃刻之間，火勢便蔓延開了。首先爆發的是打獵子彈的火藥庫；轟轟的巨聲，把全城都震動了。不一會兒，那間儲藏爆炸石火

藥的倉房也着了火。頓時可怕的爆炸聲，更加劇烈。火藥製造局當即化為焦土。附近的房屋，因為經了猛烈的震動，倒塌無餘。路邊兩行數圍的大樹，也像初長的嫩枝，正斷在樹幹的中央。城中房屋，門窗凡是闖着的，玻璃都震得粉碎。石頭，鐵片，態態着火的棟樑，好像奇怪的炮彈，在天空飛舞着，遠遠的掉落屋頂或路上。就是四百公尺以外的地方，也有十數公斤重的石頭飛至。火藥局裏的工人有的當場炸死，有的被火燒死，有的葬身磚頭瓦礫之下。總計此次死的有二十一人，傷的有三十五人。同時起了很濃的烟雲，把全城都籠罩住；日光也都被它遮蔽了。城中的人民，個個驚恐萬分，好像已是世界末日。有些呼，有些哭，有些却亂奔着。大部份的人還沒有知道究竟出了什麼亂事。

然而。那間倉房裏所儲藏的不過是數十公斤火藥。相去不遠有第三間的倉房，裏面却藏着四百多公担的火藥。要是它爆發起來，不但四周的房屋，就是全城的房屋，也要傾塌大半呢！如今這第三間倉房的瓦面已飛了去，四圍正燒得利害。爆發的大禍急在燃眉間。幸經幾個勇敢的壯士，不顧自己的性命，趕緊把那危險的倉房和別的房屋阻斷，才免了那場災難。其中最出力的要算沙基保律——火藥局裏的工頭。他是一個熱心的教友；他先求了聖母的保佑，然後奮不顧身的在烟霧火中往來奔走。事後他得了一塊金的獎牌，和許多賞銀。後來城中有一條路，也用了他的名字。

鮑斯高神父和他的青年就是這位義士的得力助手。肇事後，他火速趕到那裏，給一個傷重將死

的工人救罪。

鮑斯高神父因為要照顧重傷者的靈魂，所以不能好像他的青年們那樣去出力救火，可是他的帽子却很有用處。蓋當時火藥箱上已經蓋上了棉被等的東西，正待用水澆濕，一時却沒有一物可以盛得水的。沙基急忙搶了鮑斯高神父的帽子，暫作面盆來撥水。這樣數百箱的火藥才不至於着火。這也可見鮑斯高神父勇敢犧牲為救靈魂的精神了。

霍亂流行

一八四五年多理諾城中流行着利害的霍亂症。病死的人多不勝數。

華道爾不幸就是霍亂流行得最劇烈的地帶。一個月裏死亡的人數竟達四百。祈禱院可說是位在這些患病者的中央。然而全校這樣多的學生，一個也沒有染着這病的。

霍亂初起時，鮑斯高神父便已對學生講過防疫的最好方法。他講了那次值得紀念的說話，並且末後向學生們道：『死的原因無疑的是罪。倘若你們靈魂上有天主的聖寵，不犯一個大罪，我敢担保你們，你們中誰也不患霍亂病。但是如果不幸有人怙惡不悛。依舊要做天主的仇人，或更甚而敢去重重的得罪他，那麼，我不能再擔保他，同時也不能擔保校中的任何人。』

• 十九世紀的偉人。

那些學生個個很謹慎地聽從了他的話。果然外面雖患霍亂的人這樣多，祈禱院裏却一人沒有染着。

市政府為救護患者並為絕滅病根起見，在城中流行最烈的地方設了兩所時疫醫院。可是何處去請那些自願去找患霍亂病者而急將他們送入醫院的人呢？

凡患這病的人，別人便不敢近他，只怕自己也染了這九死一生的病。所以病人往往被人遺棄在外，無人知道。

起初幾天，那些人人視若虎穴般的病人屋裏，屢次可以見到鮑斯高神父的足跡。他本着愛德犧牲的精神，給病人們做臨終聖事。然而可畏的虎疫，却日益劇烈地蔓延開了，他自己心中想道：「倘若有一羣不怕犧牲的少年，專為這病人服役，定能做下許多愛德的工作了。」第二日便把自己的意見，毫不遲疑的，告訴了學生。當下便有十四個年齡較長的青年，踴躍地接受了他的呼召。他們自知，只要依着鮑斯高神父所教訓的事做去，不怕會傳染霍亂症的；又過了幾天，也有三十個青年，也請命去為霍亂者服務去了。

愛德的小英雄

這四十多個青年，好像戰場上最英勇的軍人。有的在時疫醫院裏做看護，有的往患霍亂症者的

家庭裏去服侍，另有一小隊專往探訪工人的住家，找尋那些被家人遺棄的可憐者。還有幾個在祈禱院裏準備着應命出發，這樣經過了兩個多月，這班青年立下了許多犧牲勇敢的奇功。

聖母也格外的保護他們，他們起初雖也聽醫師的命，謹行預防消毒，到後來就不顧了這許多衛生條件，只有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付託於聖母。果然兩個月中，一個青年也沒有染着這種病。

許多次這些鮑斯高神父的青年義勇軍該往那齷齪不堪，而又站起來立不直的頂樓裏服侍那些嘔吐狼藉的病人，媽媽媽加利大把屋裏的箱子都倒空了；被單，衣裳都拿去調濟了那些害霍亂的窮人。好幾年節衣縮食餘下來東西，像風吹黃葉般一時化為烏有了。

一天一個孩子來問她要一張被單，為哀矜一個貧苦的病人。她找了好久，也沒有找到。她急了，就取了一條祭台布遞給了他。那孩子歡喜得什麼似的，拿了條那祭台布，似箭的走去了。鮑斯高神父後來知道了，便笑道：「把那塊布放在祭台上，和放在一個窮人的床上，同是為着耶穌。」

嗚呼長逝

一八五六年的末年，媽媽媽加利大突然害了重病，不多幾天後，就要離別了她的鮑斯高神父和祈禱院的青年，到天國去了。似乎她是等到鮑斯高神父的事業確實穩固了，才歸天去的。這時鮑斯高神父已經戰勝了一切的艱難，而且謀殺暗刺的事也消沉了。一羣意志堅強大有可為的聖德少年，

蓬蓬勃勃的起來幫他做教導青年的工作。而且有幾個慈善婦人，也效法瑪加利大的善表，在祈禱院裏洗補孩子們的衣服。

老年的媽媽在這個悽苦的世上，還能做些什麼事呢？她的本分已做完了，而且已好好做完了。天主便收了她的靈魂，領她到天上來享永福。

那年的十一月中，她忽然患了利害的肺炎病。二十四那天，鮑斯高神父由無數青年陪着，給她送了臨終聖體。青年們個個嗚咽着為她念經。

二十五日半夜後三點鐘，她神志很清醒的，含笑着給鮑斯高神父說了最後幾句為母親的教訓，便安然長逝了。

創立慈幼會

一八五五年突然來了一個好機會，使鮑斯高神父能和當時的內政部長，烏爾排諾辣答拜相識。

鮑斯高神父為救世人的靈魂，無論什麼下賤的地方他也敢去。他自己也說過：『就是要到地獄去救一個靈魂，我也肯去的。』那幾年裏，他雖然竭力經營祈禱院中的事，却也依舊到監獄裏去探訪囚犯，給他們行聖事。小朋友們，也許你還記得，鮑斯高初升了神父，慣常跟着他的先生加發東

神父到監獄裏去。那年的耶穌復活瞻禮前，鮑斯高神父得了許可，給那班青年囚犯講了幾天好像避靜一樣的道理。

在最後一天，大家都很熱心的辨告解領聖體。鮑斯高神父打算揀定一個日子，帶他們往離多理諾約十來公里的斯多比尼其那裏去遊一次，賞他們快活的過一天。

他把這事呈請監獄官。獄官一聽了他的話，兩眼張得像牛眼般大，兀自看着他。

鮑斯高神父見他以為自己說笑，便堅請道：『我並非有意取笑，我說的是正經話，請官長詳察吧。』

監獄官陪笑着答道：『神父，我本是很願意答應你這事的，但是以我所有的小小的權力，決不能辦到。請你想一想，要是我答應你，後來出了事，我却負擔不起。』

『那末，我該請問誰的許可呢？』

『你可以去問縣長，但是恐怕他也……』

鮑斯高神父便去求見縣長，果然不出監獄官所料。他毫無留餘地的說：『這事萬萬不行。神父，你如果有別的比較有意義的要求……』

鮑斯高神父只得去請見內政部長，烏爾排諾辣答齊。他久仰鮑斯高神父的芳名，所以很客氣的

接他進去。對於他奇特的要求，也表示很留神的。待他說完了，便和悅地答道：『我很贊成你的意見。你隨意揀定一個去旅行的日子，我再命人多派幾名便衣警察，暗中跟從着。要是有人想逃走，或者不願到監獄裏去，他們自會幫你維持秩序。』

鮑斯高神父道：『大人這樣關心，真使我感激無地。不過為實行這事，只有一個條件，就是請你容我獨自一人引他們去旅行，一個警察也不必派去，一切的事都在我身上。如果有什麼騷動，大人儘可將我送入監獄罷。』

部長顯得很驚訝的樣子看着鮑斯高神父，說道：『你一人決不能把他們再引入監中。』

鮑斯高神父堅決地答道：『請你放心吧。我定能把他們引入監中，一個也不少了。』

部長見他這樣有把握，便不再多辯，當即答允了他，

旅 行

一個春光明媚的早上，那兩扇從來不開的監獄大鐵門，猛然開了。無數的青年圍着一位面目和藹的司鐸，哄哄的從裏面出來。門口站崗的幾個巡捕，等他們走完了，都歪了歪嘴，彼此看了一眼，似乎是說：『今晚且看他們回來時，會有一樣多的人麼！』

他們僱了一匹驢子，把吃用的東西都載上了，便向一條陰翳的小徑走去。惠風習習迎面，不寒



「會之姑娘，瑪則來祿瑪亞，聖若望鮑斯高頒發規律與」聖母進教之佑

不熱。不久便到了斯多比尼其了。大家便在一塊碧綠柔絨般的草地上玩起來了。

不知不覺中，又該回去了。鮑斯高神父早上走了這許多路，足足的同他們玩了一天，又東奔西走給他們預備這個，佈置那個；到了這時，心中固然覺得非常快慰，但是身子已累得立足不着。青年們看出來了，就請他騎在驢背上，由原路回去。

黃昏時，這羣活潑潑的青年，唱着歌，走入了那條直往監獄的路。他們在檢察員驚奇的視線下魚貫而過，一個也不缺。

辣荅再急欲知道那次旅行的結果，他雖極信任鮑斯高神父，心下終不能不牽念這事。迨由鮑斯高神父自己口中探悉了那出他意外的結果。便問道：『你怎麼能夠叫那些青年這樣地心中誠服你呢？為什麼政府不能得到同樣的效果？』

鮑斯高神父鄭重地答他說：『我們所能用的力是一種精神方面的力。政府不是這樣；它只會下命令和施刑罰。我們却對着青年們的心講話，而我們的話也就是天主的話。』

部長沈吟了半晌；起身送他到房門口，握別時，說道：『你說得有理，你們做神父的能夠管束青年人的心；這統治權是你們的，不是政府的！』

從此以後，這位鼎鼎有名的內政部長，也就是鮑斯高神父和他的教育法的崇拜者。後來兩人彼

此會面過好幾次。

有一次，他突然說道：『鮑斯高神父，我祝頌你悠久地生活在這世上，去教養這許多貧苦的青年。可是人生不免一死，一日你去了世，你的事業可怎樣呢？』

鮑斯高神父聽了他這突兀的問話，一時答不出來，只是看着他。

他又接着說道：『你應當把那些現在幫你管理學生的青年或修生，好好的培養起來，以你的教育法，以你的精神，傳授給他們。後來把他們團結一起，創立一個會。這樣你的事業才能永遠常存。』

鮑斯高神父含笑答道：『大人對我說創立一個修會，但是法律……』

『吓！法律我當然知道，是我把它呈上國會的。法律是不容許那些吃飯不做事的人，也不要那種生活於法律之外的古老修會。但你可以立一個修會；會中每個會員仍舊保留他國民的權利，遵守國家的法律，自己納稅。這樣的修會其實就是自由國民的集團；他們共同生活以施行慈善事業為宗旨。一個合法正式的政府，決不會去阻擾他們的。不特不會阻擾他們，而且還要保護他們如同保護其他商務，實業或互助的會社一樣。所以你該及早打算。這是最重要的慈善事業。』

鮑斯高神父便道：『大人既然這樣吩咐，我自當竭力奉行。』

玫瑰花棚

創立一個修會，這事鮑斯高神父也早已思量過。現在又受了內政部長這番誇獎，他的思想就愈加積極了。

在一夜的夢中，他覺得自己在一個美麗的花園裏，由聖母帶着走。園中有一條樸實而極精美的長廊，那些攀藤樹把廊柱都圍繞起來，濃密的樹葉和鮮花在上面交錯的張掛着，好像精雅的繡帷。這長廊直通到一塊平地。平地上有條很長的而又望不見的玫瑰花棚；花棚上面左右正盛開着芬芳的玫瑰花，地上也鋪滿着了玫瑰花。聖母對鮑斯高神父說：『你把鞋子脫下來！』等他脫了鞋子，就向他招一招手，說道：『你往這花棚下面走吧；這是你該經的路。』

鮑斯高神父自己寫道：『我也喜歡脫了鞋子，因為我捨不得踏壞那些那麼好看的玫瑰花。我便走向花棚裏，當即覺得那些玫瑰花下面藏着很尖的刺，我的足被刺得流血。走不多幾步，就不得不停住，接着就退出來。當時我對聖母說：

「我必須穿鞋子才能走路。」

「一定的，你還該穿堅厚的鞋子哩！」

「我就穿起鞋子又走了進去。那時來了幾個人，自願跟我同去。他們隨着我，在那美麗得難以

形容的花棚下面走；越往前走，那棚越狹而又越低了。無數樹枝掛下來，攀上去，好像是結彩。有的一直懸到路上，有的東西橫生，有的好像密密的叢叢，佔了一大半路面，有的離地不高的地方蜿蜒蔓行。它們却都開了玫瑰花，我祇見前後上下都是玫瑰。但是在走的時候，足部覺着刺得很痛，左右扭轉時觸着了那些玫瑰花，覺得花下藏着更尖的刺。

「這時足，手，頭都流着血，不時還覺得利害的疼痛。到底因着聖母的鼓勵，依舊繼續前行。」許多人從遠處見我在玫瑰花棚下走，都說：「看呀，鮑斯高神父是常常在玫瑰花上走的！什麼事也順遂！那有不開心的呢！」可是，他們却沒有看見那些傷我肢體的刺。許多修士司鐸和俗人，因了我的請，個個喜氣揚揚的跟我走起來了；他們受了那些馥郁的花招引而來的！當他們覺得該在尖刺上走，而且這尖刺到處都有時，便開始大聲說道：「我們上了當了！」

「我答道：『誰要安樂地在玫瑰上走的，退轉去吧；其餘的跟我來。』」

「當時好幾個就退了回去。行了一段路回頭再看一看跟我的人，才知已不見了一部份，還有一部份也已轉身要離去了。我心中不知怎樣的難受，急忙回去喚住他們，不想却沒有一個肯聽我的。那時我就哭了出來，訴苦着道：『難道叫我一人走此這樣辛苦的路嗎？』」

夢 與 事 實

不止一次，他覺得這夢成了事實。眼見自己的事業一天一天的擴大了起來，必須趁早培植人材，庶望日後能有助手。所以就在一八四二年，當他還在司鐸修養院開始工作的時候，已看定了四五個青年，辛辛苦苦的去教他們讀初步拉丁；雖然如此，他却不敢有奢望。至於他們的聖召也不甚清楚，然而，他却始終一樣的去嘗試。五個青年中，也許得一兩個能夠成功，那末自己也就不會白白地辛苦一場了。不料那五個青年，竟一個一個的走散了。艱辛的工作，又該從頭再起。

他費了兩次的心血，兩次都沒有成功。

他只得到同多理諾的神職班商量，叫他們來和自己同居，合做這件教導貧苦青年的大工作。他們原和鮑斯高神父很交好的，所以聽了他的請求，當即答應下來。起初他們果然很踴躍的幫助他，以為那是一條滿地花開，快活的路；不久露出刺來了，那些司鐸就退了回去，讓鮑斯高神父一人去走了。

他却並不放棄他的初志，再在祈禱院的學生中，找尋幾個將來有做神父的希望的青年。一八四九年的七月裏，他揀得了四個。——都是做工的青年。其中學問最高的一個，也不過是小學畢業；其餘三個，祇會寫自己的名兒。

鮑斯高神父問他們道：——「你們肯在祈禱院裏，幫我做事嗎？」

「幫你做什麼事呀？」

『幫我使祈禱院的工作能夠繼續下去。我給你們出學費，叫你們去讀書，一直讀到小學畢業；後來我自己教你們讀拉丁。倘若這是天主的聖意，恐怕將來你們也可以做神父。你們喜歡不喜歡？』

『喜歡！喜歡！』四個孩子同聲歡躍地答道。從那天起，他們就不因飯碗問題而去做工了。讀了一年半的書，居然有初中的程度了。一八五一年二月二日，得了總主教的許可，便行了穿衣禮。不想連這四個也沒有成功。當他們在多理諾的大學裏哲學畢業後，鮑斯高神父為他們費了這許多的心血，正在要他們酬報他，幫他辦事的時候，却一個一個離開了他。兩個脫衣還俗，兩個進了當地的修院。

聽命

屢次三番的培植聖召。都沒有成功。不如把這事拋下了吧。小朋友，你不是在這樣想麼？然而鮑斯高神父可並不喪氣。他第五次又重新起首工作了。

當他正在憂急萬分，目見數年的希望，盡成了泡影的時候，那位天上的慈母又來安慰他。一晚，他夢見聖母手執一條白色的絲帶子，上面光明地寫着「聽命」兩個字。又聞聖母叫他把這帶子縛在他選為自己教導青年的幫手者的額上。

鮑斯高神父立刻明白了那條帶子的意義。聖教會裏，那些專務宗徒工作的大修會，所以能夠這樣興盛，都因為聽命，那條神聖的鎖鏈，能將會中所有的修士緊緊的聯絡起來。

他用了這個聖母所教的方法，又去招募那未來的同志。

他第一個招到的是盧華彌格爾。這是一個十歲左右的青年。他有天神般的容貌，活潑智慧的眼睛。每天他到附近主母會修士辦的學校去讀書。鮑斯高神父遇見他已有好幾次。他的天真活潑的態度，很引起鮑聖的注意。一天又在路上相遇了，那孩子便大膽地問他要一個聖牌或者是一張聖像。

鮑斯高神父，目光慈靄而尖銳地看着他玲瓏的小臉，叫他伸開左手，他便以右手在上面平分的畫了一畫，說道：『小彌格爾，你拿去吧！』

小朋友不明白，只是仰着臉笑。

過了五年，在碧基山崗上，一座熱心的小聖堂裏，當鮑斯高神父給他穿修衣時，和他說道：『親愛的小彌格爾，此後我們把一切的事，兩人平分了罷。』那時他方才漸漸的明白過來。此後盧華彌格爾就做了鮑聖的右臂，將來還要接他的位哩！

不多幾時，鮑斯高神父又揀選了幾個青年，就是法蘭濟齊亞，賈利哀勞等。這回他聽從聖母所教的法子，總不致於喪失了他們。

賈利哀勞

這些可教的青年們中，最靈活最不安定的是賈利哀勞。有一次鮑斯高神父到新堡去講道理，在更衣所裏方遇見了他。他那時正待去輔祭，却一刻不能安定，鮑斯高神父見了他，心中起了很好的感想。

後來因得到他的本堂神父的介紹，就把他收在祈禱院裏。不多幾天，賈利哀勞已做了那羣青年的霸王。然而，他愛鮑斯高神父好像愛自己的父親一般。聖人銳利透視的目光，早已看出這個青年將來要做自己的事業的柱石。

不料一天賈利哀勞突然病倒了。這個一刻不能安靜的青年，這時已一動都不能動的仰臥在牀上。熱度很高。醫生都搖頭回絕，似乎不久便要往永生去了。

請想想他的小朋友們是怎樣的難過？他的母親一聽了這個消息，忽忽地從新堡跑來見他；她心中是怎樣的悲痛？鮑斯高神父又是怎樣的憂急？這是他極疼愛的青年，並且是他滿望前途有極大希望的先鋒。

神目奇觀

• 十九世紀的偉人。

鮑高斯神父正要到病人房裏去給他善備靈魂，剛剛走到門口，驀然見到一個新奇神秘的景象。

他見一隻光芒四射美麗異常的鴿子在空中飛旋。口裏銜着一條橄欖的樹枝。牠越盤越低，一直飛到病人頭上，用那青綠的樹枝，和平的徵象，去觸他的口唇，後來再把那樹枝放在他的頭上。忽然他又飛起，發了一陣極強的光，就不見了。

鮑高斯神父在門口看得很真切，不覺呆住了。等旁人喚他時，他才如夢初醒的走到賈利哀勞床邊。驀地他又默然凝神，似乎看見什麼奇事的一般。

他覺得房間的四壁都不見了。床邊顯出了幾個膚色赭赤，頭飾羽翎的野人。內中兩個身材比別的更高大，容貌也更猙獰可怕，他們儂身看着那個將死的青年，眼角里泛出很親熱的光芒。

許多年後，鮑高斯神父才知道他們是巴打可尼和南美火地島的土人。將來天主要打發賈利哀勞率領着許多慈幼會士，到那地方去傳教。

這些都是一剎間所見的奇象。所以旁人沒有看出來，以為鮑高斯神父這種凝神的態度，不過是熱切地為病者祈禱罷了。

他俯身對病人笑了一笑，安靜如常，病人聲音就很微弱的問他：『鮑高斯神父，這是我最後一次的告解麼？』

「為什麼你這樣來問我？」

「因為我願意知道自己這回是不是該死。」

鮑斯高神父對他看了一刻，問他道：「賈利哀勞，你告訴我：你喜歡現在就升天堂去呢，還是願意病愈呢？」

他毫不思索的答道：「隨你，你願意的，我也願意。」

鮑斯高神父便道：「最好當然是現在就升天堂去，可是時候還沒有到；天主不要你現在死，你還有許多事要去做哩。你的病會好的，你也要穿修衣，升神父，如同你常常盼望的一樣。後來……：後來……：……」

這時他停住不說了，沉思了半晌，又接着說道：「後來你夾着你的日課經，要走上許多的路……：教許多別的人也帶着日課經……：噯！你死前還要做許多事哩！你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他沒有說出他究竟該往何處。

病人歡呼道：「既然這樣，我現在不必預備領聖事。等我起牀後，同別的朋友一齊到聖堂裏去告解也不遲呀。」

鮑斯高神父答道：「好，你只管等起床後再告解吧。」

因此沒有聽他的神功，也不再跟他講起臨終聖事。

過了數天，病勢依舊很重，後來果然漸漸的減輕了。不料吃了少許媽媽送來的葡萄。忽然病又重起來，還比上一次更加利害，醫生都說他這次一定不能得救的了，捱不過幾天的了。

媽媽哭喪着來望問他。他却若無其事的勸媽媽回去給自己預備修衣；說自己病好之後，就要穿的。

「他已是無救的了！我自己聽他說的話，都毫無意義。」可憐的母親，只是在鮑高斯神父面前抽噎着說，然而鮑高斯神父，安然含笑地慰藉她，給她勸解。賈利哀勞的話是真情實事，不是狂熱時的呓語。果然過了不多幾個月，賈利哀勞穿了修衣。

一個重要的紀念日

一八五二年六月五日——這是一個重要的紀念日。

晚課後，鮑高斯神父首次召集他所揀選的特愛的青年在自己的房裏，給他們作了第一次訓話。

這些青年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智識學問也逆漸增進，同時他們聖召的種子也隱隱的滋育着。

他們心中祇有一個志願：幫助鮑斯高神父。

盧華，賈利哀勞，法蘭濟舜亞，步納底等都穿了修衣，做了修生。一八五四年正月二十六日的晚上，那一個小小的團體，取了一個名字，在公教的歷史上他們代表着一個修會的大家庭。

下面這段話是從盧華神父的日記簿上摘錄下來的：「一八五四年正月二十六日。我們聚集在鮑斯高神父的房間裏。除鮑斯高神父外，有賈利哀勞，老格底，亞爾底利亞和盧華。他——鮑斯高神父提議要我們因着天主的助佑，開始一個去修練和實地愛人的時期。待這時期過了，我們可以立一個約，互相維繫；後來這約也能變為願。

『從那晚起，凡從事這種宗徒事業的，人都稱做撒肋爵修士。』

爲何叫做撒肋爵修士

撒肋爵修士，意思就是聖方濟各撒肋爵的門徒。鮑斯高神父願意他神子取這個名字因為他要他們效法這位聖人的德行和他的宗徒事業。這位聖人雖生活在世道紛擾可怕的時世中，却能用良善而又堅強的手段去攻破邪說；他在那些被惑的民衆那裏，傳教講道，著書立說。就是最反對聖教的人也被他的慈愛，犧牲精神和公教的愉快所感化了。許多靈魂，因受了那些錯誤方法的嚴厲而且冷酷的待

還，脫離了聖教會；可是見了聖人那種無限寬厚自然的態度，就重新皈依真教。鮑斯高神父也願意自己的神子，在青年們的隊伍中，同樣要有這樣煦和溫良令人誠服的慈愛，故此喚他們做撒肋爵修士。然而在中華名為「慈幼會士」，這也有他的緣故。蓋譯名可分音譯意譯兩種。如果把這名字譯做撒肋爵會士，意義就未免不明，讀起來也覺得太生澀，倒不如把它意譯做慈幼會士來得曉暢直截。所以鮑斯高聖人的神子，起初在中國名叫撒肋爵會士，現在已改做「慈幼會」士了。

拾級而上

鮑斯高神父最初的同志，不是立即叫做慈幼會士的。這地步是一級一級升梯子般的漸漸達到的。要成立一個修會，先該有精神上的預備，就是那些有志進會的青年，不獨是幫助鮑斯高神父而且該有同一的宗旨，同一的精神，同一的行徑。鮑斯高神父應當籌備把所要創立的修會的會規寫下來，呈送羅馬教廷去批准。

完成這金梯的第一級的是鮑斯高神父的首徒·盧華彌格爾。在一八五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聖母領報瞻禮的晚上，他在鮑斯高神父的房間裏，當着這位慈父的面，初次發了他的年願。那不過是個很簡單而深密的禮節。

一位修生跪在苦像前念一張程式的誓詞。所念的也是幾句簡單的話，就是：「自願一年和鮑斯高神父一塊兒過活，幫他做事，凡事都聽他的命。」旁邊只有一位司鐸聽着，沒有別的證人，也沒有別的外面的儀式。

然而在那小小的房間裏，從那簡單的形式中，終於產生了這個偉大的慈幼會。這也是一個試飛的新修會。盧華修士之後，便有賈利哀勞，包納底，亞爾培辣，法蘭濟齊亞等。他們都如同盧華那樣，簡單地許了一年的願。鮑斯高神父先問了自己的神師加發東神父和總主教法蘭騷尼，然而當時又如同上面已經講的一般，又得了別個修會的大敵，後來因為內政部長辣答的妙策，卒立意將自己正想立的慈幼會的會規寫出來。

他在自己寂靜的房裏，利用晚上少許的時間，坐在桌傍。勉強支持着勞苦終日疲倦異常的身子，一面祈禱，一面沈思，寫成了那幾頁。然而，這可說他的心已完全包含在內了。

魔鬼的狡毒

小朋友，你可知道，那時誰最重視鮑斯高神父所寫的會規呢？這就是魔鬼。因這些可惡的醜東西，當即明白那會規對於自己的鬼國，是很不利的，它將來不知要從自己手裏奪去多少靈魂。所以鬼頭鬼腦的想毒害鮑斯高神父，以洩自己胸中的鬼恨。一天早上，幾個最優的青年，見鮑斯高神父面

色蒼白，精神頹喪，就問他有了什麼事。起初他含糊地答說：「魔鬼吵擾他一夜沒有好睡，」後來經了學生們再三的追問才吐露真情。有時耳聞一種巨聲的呼喊，有時房中起了一陣烈風，把台上的紙都吹走了。當他正要入睡的時候，忽然在離床不過幾尺的地方起了劈柴的響聲。有一夜從冷爐裏噴出一團很猛的火，把全房照得通紅，好像地獄的一般。迨怪聲停止了，可佈的光也過去了；鮑斯高神父剛要合眼想睡時，忽見一隻無形的手，在床腳跟慢慢的拉棉被或用力把褥子亂掀。迨鮑斯高神父畫一個十字聖號，一切可怕的現象都絕滅了。但是一會兒又起了；有時是一個突然的怪叫，使人聽了，膽都要嚇破；有時從頂樓上發出一種粗重的震動聲，好像數百馬隊疾駛而過；有時鮑斯高神父已睡熟了，猛然肩頭覺得被推了一下，或者一種很重的東西漸漸滾到他的胸部，連氣都被壓得呼吸不來。有時那些桌椅自己在房中亂舞亂旋，戶扇窗門砰礫的打個不休。要是鮑斯高神父不理這些奇形怪聲，依舊閉眼而睡，就覺得一種滑膩起癢的東西像一枝冷凍的毛筆，在他額上，鼻子上，下巴刷着。且有時狡毒的魔鬼借着兇惡醜陋的獸形，竟怒撲在他身上。

幾個最勇敢也最有力的青年，知道了這樣的事，決意輪流在他的房門口守夜，可是守不多時，都嚇的跑去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可惡的魔鬼還是吵鬧個不休。牠想嚇退鮑斯高神父，也許給他明白講過

，叫他不要在那本子上繼續寫下去。然而魔鬼們雖多方阻擾，鮑斯高神父却依舊不停的寫着。

夜半呼聲

可憐的鮑斯高神父，被鬼鬧得真不能一刻安眠。面黃骨瘦，困倦不堪。

一天，他實在忍受不住了，就避往到自己的好友處——意弗萊亞的主教那裏；以為這樣至少可以平安地睡上幾個小時了。

第一夜，果然一些事情也沒有；鮑斯高神父還以為魔鬼已失了他的踪跡了。不料第二晚……：……哎，就了不得了！那晚他為預防起見，和那位主教談事談到半夜。迨上牀後不到一刻鐘，猛然一個惡怒的呼聲把他驚醒轉來。他急點上燈，只見床邊一隻醜惡可怕的怪物正想猛撲過來。

鮑斯高神父見了便大喊起來。主教府裏的人，都被他喊醒了。連忙走來問他有什麼事。他含糊地說是自己做了一個惡夢，不覺懼怕地喊了出來。第二天早餐時，才把真情告訴了主教。當夜便回到多理諾去了。

會規

魔鬼究竟為什麼要這樣去難為鮑斯高神父呢？我們不大明瞭，然而，我們可們以猜想得到，十分

之九是為阻擋他寫會規。但是鬼力終究是有限的，牠不能相反吾人堅確的意志。所以在某一晚上，鮑斯高神父終寫完了這麼重要的本子的最後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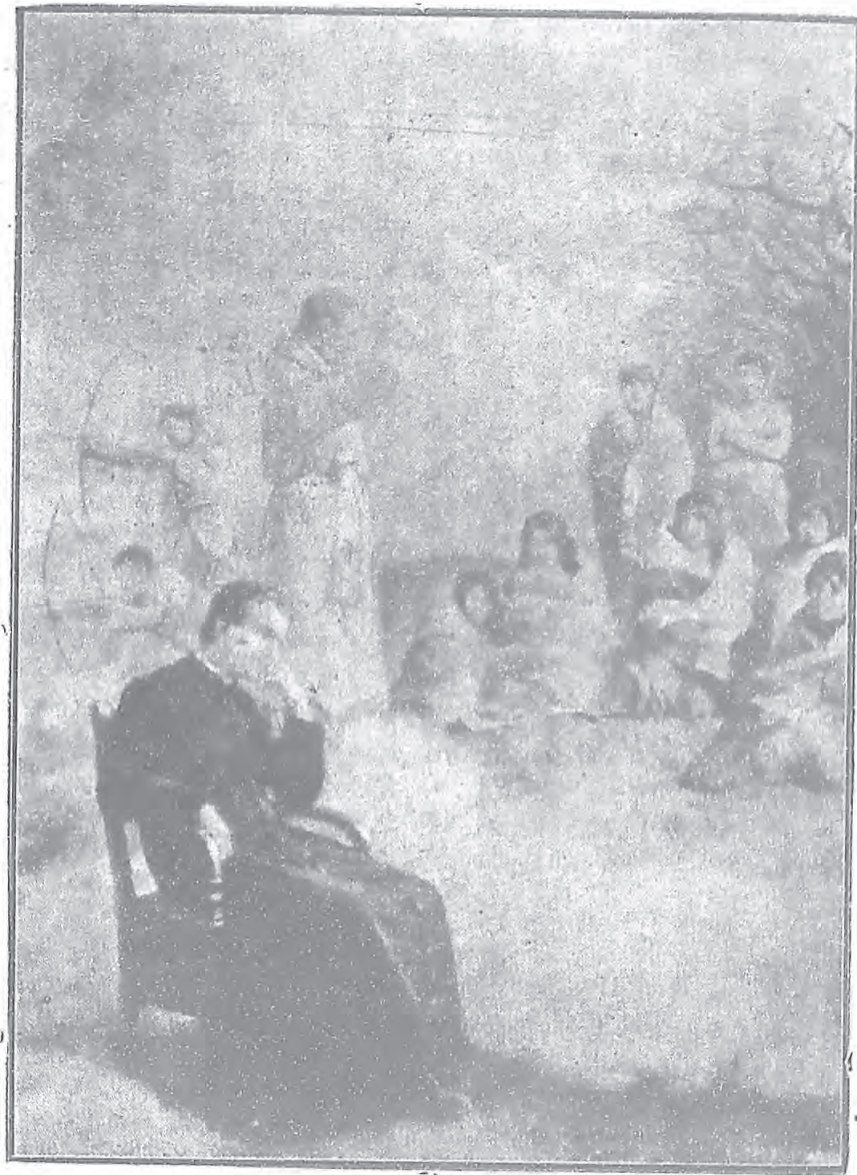
當他剛剛寫完了那最後的一頁時，在那間小房子裏，頓時便起了天翻地覆的情形；那本本子忽然從台上自己飛了起來，把墨水瓶打倒，沾了許多墨污，後來重重的掉在地上，響得好似炮聲一般。

這是惡魔最後的怒抗，然而不久牠便要大吃敗仗了。

那本子重行抄過。不多幾天，鮑斯高神父就把它呈上教宗必約第九世。聖父很注意地把它看了一遍。

一八六二年五月十四日——這也是一個重要的紀念日——首先二十二位鮑斯高神父的弟子，各人手執一本會規，在聖人卑陋的小室裏，發了公共的願：「三年工夫，要是常幫助自己的慈父和會祖。」

除了鮑斯高神父和亞拉沙納底神父，他的第一個當家之外，還有賈利哀勞，（他是將來第一個要到海外去傳揚鮑斯高神父的主義者，）盧華修士，（日後要接任鮑斯高神父而做慈幼會總會長的，）亞爾培拉修士，（將來要繼盧華的位的，）還有修士法蘭濟舜亞，濟路底，包納底等；他們在會中都佔很重要的位置。



的亞尼哥達巴洲美南見夢高斯鮑望若聖
悅愛所士教傳的新這被人蠻

盧華高聲朗讀會規的程式，衆人一句一句的跟着重說了一次。鮑斯高神父跪在苦像跟前，將自己心中所有的感謝，都傾注在祈禱裏。等他們講完了發願的說話時，他便站起身來，向自己特愛的神子們說了下面這段值得紀念的話：

『我可愛的神子，我們生在這個那麼艱難的時代，世俗和地獄都竭盡全力去消毀各種修會。正在這個時代，要設立一個新修會，似乎是件愚妄的事，然而你們不要怕。

我不但是預料，而且深信天主必降福我們的工作，願意我們繼續努力下去。魔鬼們什麼法子沒有想過，來阻礙我們的行程呢？可是有什麼用？一些沒用。這層理由已足使我們對於前途抱着樂觀。然而我還有別的很充足的理由，最重要的是這個：「我們祇求光榮天主救人靈魂。」誰知道天主不願利用這個卑微的修會，在天主的聖教會中，做下轟轟烈烈的事業來呢？誰知道二十五年前或三十年後，我們這個小小的細胞，受了天主的降福，而不傳播到世界各方，成為一個至少一千慈幼會士的軍旅呢？」

事實非但把這預言證實了，而且還遠遠的超過它！那二十六個慈幼會士的小隊伍，在一八六三年的正月便已增至三十九人；下一年六十一人；在一八六五年已達八十人；一八六六年九十人；一八七四年，當教廷正式批准的文書下時，已有三百二十人；一八八八年——鮑斯高神父去世的那一年，已有七百六十八人；一九一零年——盧華神父去世的那年，已有四千人，當著者作此書時，幾已達

「萬二千人之多了！」

宗徒的事業

當鮑斯高神父在一八五四年，不怕艱難，不辭勞苦的去召集同志時；有一位朋友問他道：

「你要這許多神父來做什麼？三間祈禱院也不算什麼了不得的大事。十幾個修士綽綽有餘的了

！」

鮑斯高神父答道：「你們不知道，怎樣需要這些同志，我却明白知道了，讓我去做吧。」

「要這許多修士有什麼用？他的朋友繼續地問。」

「請你們耐心些，後來自會知道的。」

鮑斯高神父知道自己所做的事，並沒有誤了自己的計劃。一八六三年，除多理諾外，在米拉培，開了第一座學校；接着於一八六五年，在冷照第二座學校又成立了；過了四年，又在甘拉斯可開了第三座學校。此後他的學校在意大利各處，如雨後春筍般，繼續開設。所以他亟欲成立一個人數日增的大家庭，去支配這許多的工作。

多救人靈

到現在我們不過把鮑斯高神父，從一八五五年至一八六五年，十年辛苦中所完成的最主要的事業寫了出來。然而那時還有一件工作，並非不如上述的工作那樣偉大可奇。他的工作，我現在要給小朋友們簡畧講一番的。他常有唯一底目的：多救人靈。故此他特地在聖經上揀了：

『Da mihi animas, coetera tolle。』——授我靈，取其餘。』這句話，作慈幼會的標語，不是沒有原因的。

他時時處處努力工作，為救人的靈魂。他除了在祈禱院裏管理青年們的靈魂之外——這確是他心目中最要緊的事——也到城中或鄉間各聖堂去講道。他說的話是簡單，動聽，深刻而充滿熱火，能透入人心和引人痛悔改過；而且他往往幾點鐘在神架裏，聽候那些來告解的人們。

馬夫告解的奇聞

一天，他又去講道，回來時便搭公共馬車。他慣常不願坐在車廂裏，而坐在外面車夫的旁邊。他說這樣可以多吸些新鮮空氣，免得在車中悶得慌。其實他要乘機給那些從來不同神父來往的車夫，講幾句善言。

這種做馬夫的人們，多半是有咀咒的惡習。每逢那馬稍有不隨從他們的驅使，或是搭客跟他們起了爭端時，便很容易的脫口咒罵了。

鮑斯高神父初聞那馬夫說了句咒罵的話時，便帶笑給他說：『朋友，你說什麼？我想你說這些話不是故意的，看你的面不像是個壞人呀！』

馬夫羞愧地答道：『你說得有理，這是我的惡習。我也知道這是不好的，尤其是有修道的人們坐在自己身畔的時候，隨口說出這樣的話，我自己也覺不好意思……但是，你說得好，我說了後，方才覺自己的錯過。』

『你該留神改你的毛病。』

『我極願聽你的話，萬事祇在一個願字；有志者事竟成！要是我願做一件事……我的老婆和我的朋友親叔都知道；要是我願做一件事……』

可是不一會兒，因着馬車稍為的顛簸了一下，或是因為那馬發性子，那馬夫於是又一句惡言。

鮑斯高神父對他看一看，他便自覺得慚愧難當。鮑斯高神父就給他講論天主的仁慈和公義，及改過救靈的重要；他也很留神的聽着。

這些勸言在那馬夫的心裏蕩漾起無限的慘悔，他便願在鮑斯高神父那裏告解。

鮑斯高神父就替他驅馳。故當車子有規則地前進時，那個馬夫在他身畔顯着決心痛悔的樣子，辦了告解。

有時他在別的同樣的情景裏——這樣的事不止一次，——迨到了車站，便在馬房裏，酒店裏或附近

別的地方，而聽馬夫告解。

地方不成什麼問題，只要知道善用天主的聖寵叩來那些人們心房的良機，不要輕易放它過去，是至要的。不知多少次，酒店，接待室，火車站，給這聖德的司鐸暫時改為聖堂，施行告解聖事，來宣揚天主的道理！

一天，鮑斯高神父坐馬車到某地方去，他又照常坐在馬夫旁邊；當和他談話時，鮑斯高神父忽然這樣地發問道：「我想你早已拋棄了四規了，是不是？」

「還沒有哩，但是我好久沒有去告解了。我很願再到那位最後一次聽我告解的神父那裏去告解，要是我能再遇見他，那就好了！」

「那位神父是誰呀？」

「是一位名叫鮑斯高的，你可認識他？」

「自然認識的。鮑斯高神父便是我。」

馬夫聽了，連忙細細的端詳了他的面，這才認出他來。原來那個馬夫。當他年輕時在監獄裏曾經在那裏告解過的，時間久了，彼此便不相識。這時馬夫很高興的說自己願意告解。鮑斯高神父就替他執轡，蕩然像慈父般的聽了他的神工。

一個新奇的賭賽

有一次鮑斯高神父坐在馬車裏，聽見馬夫每鞭一次馬時，隨着便說出一句惡言。他請馬夫容許他坐到外面來以便吸些新鮮空氣。

他剛坐在馬夫身畔就跟他說：『我想要求你一件事……』

馬夫搶着問：『你想快些到多理諾嗎？好！』他使用力加鞭起來，而一面也咒罵起來了

鮑斯高神父急忙道：『我不要求你這個。早到一刻或遲到刻一，於我無甚關係。我要問你的是叫你不要咒罵；你肯答應我嗎？』

『呵！這個很容易，我一定照辦是了。』

『好，如果你肯聽我的話而不咒罵，你要我賞你什麼？』

『不要，不要。笑話！不咒罵又不是要費什麼力的！』

鮑斯高神父却又堅請着。那人扭他不過，便道：『如果你真要賞我一些酒錢，我只需四文錢就夠了。』

『我就給你二十文錢，只要你肯不背約。』

『背約？你看哪，我是不會背約的！』談到這裏，馬夫鞭了一下馬，隨口竟罵了一句。

鮑斯高神父含笑給他提起方才所許的話。他不覺嘆了一聲道：『我真是一隻畜牲！我的頭腦不知到那裏去了。』

『你不要失望，我後來還是要給你二十文錢的，不過你每咒罵一次，我就扣你四文錢了。』

『好，算數，包你二十文錢都要輸給我。』

果然，經過了一段路，那馬夫一句咒罵的話都未曾出口。可是，忽然那馬跑得慢下來了，他便舉起馬鞭，往馬背上就是一下，同時脫口又罵了一句。

『只有十六文錢了！鮑斯高神父伸了四個指頭出來對他說。

可憐的馬夫羞得滿面通紅，咕嚕了一陣說：『似乎這是萬不可能的事！真料不到它從我的根牙裏就像吐痰似的飛了出來，連我自己也沒有看見它！』

又走了一段路，馬夫又鞭了一下馬，又連隨罵了兩句。

『八文錢！』鮑斯高神父又對他說。

『怎麼？』馬夫恨恨的自言道：『怎麼？難道自己的舌頭也管束不住了嗎？可惡！無端的失去了十二文錢！』

鮑斯高神父便道『朋友，你不要為了這樣的小事而難受，你該為你自己的靈魂所受的害而難當才是。』

「啊！是的：你說得不錯；我這樣講話，真是大害了我的靈魂，但我瞻禮七願意去告解。你不是住在多理諾的嗎？」

「是，我住在華道角。」

「好，我就到你那裏來告解。神父貴姓大名？」

「鮑斯高。」

「那末瞻禮七再會。」

最後在到多理諾前，他又罵了一句。照理鮑斯高神父只該給他四文錢，然而，見他這樣的勇於改過，便依舊給了他二十文錢。

到了瞻禮七，鮑斯高神父一心等着他，他却終是沒有來。到後第二個瞻禮七又是一樣。最後到了第四個瞻禮七，方才見他站在許多青年後面，挨次來告解。鮑斯高神父並未當時認出了他，還是他自己說的：「神父你不認識我了嗎？我就是那個馬夫……從那天和神父分別後。我又說了一次或兩次不好的話，但是後來……我給自己定了一種罰，每罵一次，便吃一頓白飯，這樣自罰了兩次；果然那個陳年的老毛病，就此斷了根。因為吃白飯究竟不是好推的。所以我就不再咒罵了。」

神計妙策

一個春天的早晨，鐘樓裏剛打了八點，鮑斯高神父從某堂回來。剛走到新門車站後面，驀然地迎面走來了四個拳大臂粗，面目猙獰的少年。當時那裏還沒有什麼房屋，四下是一片荒地。他們似乎是在這無人的地方等候着他經過的。

要是預先見了他們，他一定要改道而行。可是這時已來不及了，只得勉強裝着有膽氣的模樣，大步走去。他們見他來到，當即攔住去路。內中一個，佯裝客氣的樣子，請他判決一個爭端。他說：

「神父，你是個公正有才學的人，該告訴我們，誰有理：一他說他的理長；我說我的理長；請你判決吧。」

鮑斯高神父向四下裏望了一望，看看有沒有人經過；不幸得很，一個人影也沒有。

他心中自想，最好的法子，還是哄他們到城中去，或是至少到有人的地方，那裏就不怕受他們的暗算了。

「你快給我們判決吧！」又一人催促着說，却不給他講出爭端的情形，明明是故意要和他尋事。鮑斯高神父面色很鎮定，舉動很和藹的給他們說道：「朋友，這裏不是講話的地方。不如到一家

咖啡館裏去，大家坐着談談罷。」

「一切都由你包銷嗎？」

「當然，我請客。」

四個惡少年聽了這樣漂亮的話，就跟着他去了。一路談談說說，也很投機。到了城的中央，將近一間咖啡館時，鮑斯高神父對他們說道：「請你們答應我一件事。這裏便是聖加祿堂。我們且往裏面念一遍聖母經；後來再去飲咖啡。」

「哈，神父，你想足底下抹油麼？」一人咕嚕着說。

「什麼抹油不抹油。我一定請你們飲咖啡就是了。但你們不該拒絕同我去念一端這麼短的經。這不過是半分鐘的事罷了！」

「但是你一起首念，便會拿出念珠來……」

「我說了念一端，決不會念兩端的。我們去吧！」

他們便進到了堂裏，鮑斯高神父領經，那四個惡少年含糊地答了。念完了經，鮑斯高神父就起身出堂，向他們說：「現在我們就飲咖啡去。」

不一會兒，他們走進了一間上等的咖啡館，大家坐下，啜着咖啡，意氣很相投的談着，宛如久別重逢的老友。

鮑斯高神父付了咖啡錢，說道：『我們現在彼此既然都是朋友，請你們到敝舍去坐坐。那裏，一瓶好酒，當然是不會少的。』

他們四個這時好像四隻馴服的惡狗，同聲歡呼道：『好！』於是就跟他到了華道角去。

在那半小時的談話中，鮑斯高神父更加着透了那些可憐的靈魂。一到家裏，剛脫了帽，覺得好像受了默示似的，突然問他們道：『朋友，你們不是好久沒有告解了麼？』

『呵，已好久了！』

內中一個道：『我連什麼叫做告解也不知道。』

『要是你們這樣死了，你們可怎麼樣呢？』鮑斯高神父接着說。他的眼角裏泛着慈愛的光，絲毫不帶講道的架子。接着又給他們明白講出，靈魂上若是沒有寵愛而又不想及早去妥當告解，有怎樣大的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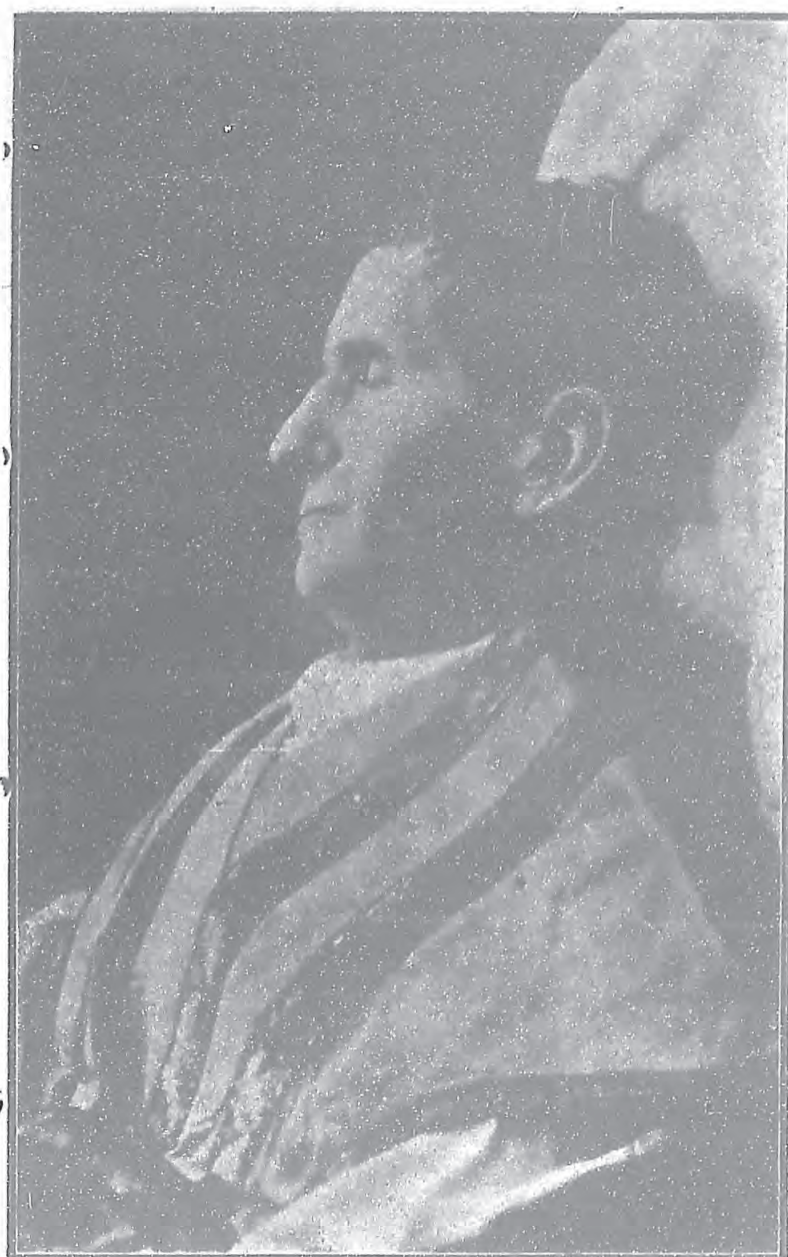
忽然一人開言道：『要是個個神父都像你這樣，我們便不怕去告解了。』

鮑斯高神父連忙說道『既有我在這裏，何必去找別的神父呢？』

『好的，不過我們還沒有預備。』

『這個不要緊；讓我來幫助你們預備吧。』

他就不再多說，讓三人在那間房裏，自己便同着第四個人，到了他的辦公室裏。那個可憐的少



容儀高斯鮑望若聖之內樞

年，得了他的幫助，真心痛悔自己的罪，辦了妥當神功。還有兩個也效法了他的表樣。只有一個推說自己實在不想告解。然而，他們四個在離別他前，跟他親熱地道了謝，又許願他日再要來看他。

要 錢 不 要 命

還有一次，在黃昏的時候，鮑斯高神父一人在路上走着。剛走到一個冷靜的地方，忽從黑暗中跳出一個人來，用恐嚇的口氣，向他勒索銀錢。他的目光很兇惡，穿的衣服穢爛不堪，一看便知是個匪類，輕輕的年紀，却不肯做活，偏要作出這種不端的事來。

鮑斯高神父却好好的回答他，又給他說自己很憐恤他，見他墮落到這種地步，明知他不是故意為惡，實在出於萬不得已的。這樣三言兩語，竟把他的心說軟了。

不多時後，又有一位神父從這裏經過，只見矇矓中路邊矮牆上坐着一個神父，在他跟前跪着，一個人，正在告解着。

他心中想道：「這一定是鮑斯高神父。」他走了幾步，又站住了，等他們告解完了再看個清楚，是否鮑斯高神父。果然被他猜中了。這位熱心救靈的獵人，不管是什麼時候，也不管是什麼地方，時時處處都熱心去做他的宗徒事業的。

迷路的亡羊

鮑斯高神父一天知道有一個祈禱院的舊學生，受了誓反教徒的煽惑，把自己的頭腦和心都改變了。忽然他害了重病，但不能領受聖事，因為他的房間日夜都有誓反教徒守着。他只得哭求自己的母親，叫她去請一位神父來。她也去請了十幾次，但是無論那位神父都被看護和牧師拒絕在房門外，不得前去。他們總是陪笑着，非常客氣地說，他的病很利害，就是最輕的感觸也能於他有害；此外又說了許多其他的理由。這些事情鮑斯高神父都知道了。

一天，他帶了兩個最大又最強壯的青年，在午後兩點鐘光景，來到病人家裏。牧師一見了他急忙挽住他，問道：「神父，你有什麼事？」

「我想和病人講話。」

「不可以的；這是醫生的命令。」

「快讓我進去吧，我沒有空，這有許多別的事哩！我要給他的母親講一句話，後來就走。你看，她來了。」好呀，太太！你的小伯多祿怎樣了？」鮑斯高神父見機地說。

鮑斯高神父說着，便慢步而毫不踟躕的，走向病人的房門。

「神父，我再告訴你……」牧師說着正要來拉住他。

「放我進去吧！」鮑斯高神父用力推開了牧師，急忙扭開房門。

病人一見神父在自己的房門口便高聲呼道：「呵，鮑斯高神父！」

「我可愛的小伯多祿！你怎樣了？你再記得祈禱院麼？你還認得我麼？」鮑斯高神父說。

「自然，我是認得神父的！可憐的我，是我自己的不好呀……鮑斯高神父，我變壞了！」

牧師在旁，再也耐不住了，便以震盪的聲音打斷他們的話頭道：「我最後一次請你離開這裏，你到此處，於這病人非但無益而且有害……」

鮑斯高神父鎮定而堅決地答道：「我一些也不想離去，我要坐在這裏，願和這好孩子作一會兒的伴。」

「誰教你這樣大膽？」

「誰教你這樣傲慢待人？」

「那末，你究竟來幹些什麼呢？」

「來救他的靈魂。」

「他和你已沒有什麼關係了。」

「為什麼？」

『他自願做了誓反教徒。』

『老實告訴你，他做我的學生已有十年了。』

『不必多講；你真個不肯走嗎？』

『當然，若你不白費時候來爭論，我們可以問病人的意見；而且終究他是這屋的主人呀。』

他就轉身向病人又道：『可愛的小伯多祿，請你告訴我，你現時想怎麼樣？』

他立即答道：『我一出世便做了公教的信徒，故此我也要當個公教信徒而死。我對於這幾年來所行的事，自覺很不滿意。同時，也覺得慚愧』

牧師聽了這樣的話，知道已沒法可想。戴上帽子，咕了幾句恫嚇的話，就走了出去。

鮑斯高神父一人在房裏，聽了病人的告解，給他赦了罪。病人這時心中覺得非常的神慰，竭力

感謝鮑斯高神父的恩典。

鮑斯高神父恐怕那些誓反教徒再來擾亂病人，就決意不離開那裏，直至病人進了公教的醫院才回去。他進醫院後不過二十四小時，就發了真心痛悔，便安然長逝了。

死人復活

鮑聖救靈心切，甚至求天主賞賜他發顯世上最大的聖蹟：「死人復活」也得俯允。

這事是在一八四九年。當時有一個十五歲的青年，名叫加祿。他很歡喜到祈禱院去瞻禮，遊戲，讀要理；可說每主日必到的。他住在一家飯店裏，他也就是飯店主人的兒子。不知怎樣害了重病，不數天已是將死的人了。醫生說已無藥可救，叫孩子的父母還是早些請神父來行終傳。母親聽了，心中難過得了不得，勉強收住了酸淚，問孩子要請那位神父。他急忙說要請鮑斯高神父。於是她便立即差人去請他來。不巧那幾天鮑斯高神父不在家。只得請了副本堂神父來給他付了臨終聖事。第二天他就去世了。加祿最後的話是：『你們去叫鮑斯高神父來！我有話要同他說……叫他快些來！』

那天晚上鮑斯高神父回家後，一知道加祿再三要見自己，於是便急去看他，只望在他死前，還能見他一面。

他剛跨進飯店門口，就問一個傭人探問加祿的病情，答說他已在上午死去了。鮑斯高神父高聲說道：『你說什麼？加祿死去了？不，他睡着呀。你們當他死了罷了。』

那傭人冷笑地看了他一眼。他——鮑斯高神父——又開玩笑的說道：『你不信，敢和我賭一斤酒麼？』

這時死者的父母姊妹出來了；聽了他的話，便嗚咽着說加祿真的已不在了。

鮑斯高神父驚奇地說道：『真的？加祿我很認識他的，他不該不預先跟我講明了，就做這樣事呀！讓我去看他。』

他們便帶他到了死者的房中。加祿的姑母和別的人，正在死者的身畔念經。屍體已被裹在一張被單裏，準備拿去埋葬了，牀邊還燃着幾枝聖燭。

鮑斯高神父走到牀邊，自想道：『不知他是否已辨妥當告解？現在他的靈魂在什麼地方呢？』他回首給房中的人道：『你們暫時出去；讓我一人在這裏！』在場的人都躡足走了出去。鮑斯高神父便跪在牀邊，雙手捧着面，很熱心地念了幾遍經。後來他站起來，拉開那條被單，想看看死者臘黃的面。又給他祝了聖母的降福，接着附在他耳邊再三的叫道：『加祿，加祿！起來吧！』

他剛這樣呼了，死者的口唇和眼皮便微微的動起來了。鮑斯高神父就將聖燭吹息，又把被單完全掀了去，握住加祿的手。他好像從熟夢中醒來，對鮑斯高神父看了半晌，接着便微笑起來。他往四下裏一看，似乎很詫異的發言道：『吓！怎樣我在這裏？』說着又看了看鮑斯高神父的面，好像這時才見了他似的：『吓！鮑斯高神父！你來了嗎？你知道我喚了你多少次？我現時正要見你。是天主差你來的！多謝你喚醒了我！』

鮑斯高神父答道：『你要說的，盡管說罷；我在這裏專是為你的。』

他便接着說道：「鮑斯高神父，我本來這時該在一個可怕的地方！因為最後一次告解的時候，我不敢告明我所有的罪。這是一個不端正的朋友和我講了不端正的話……後來我做了一個十分可怕的惡夢：「我覺得自己站在一個很大的火山口邊，從那裏正噴着猛烈的火和濃黑的煙，我急想往後退避，不料這時跳出許多醜態的魔鬼，想捉住我投我在火山口裏。我剛要被牠們追到的時候，忽見來了一位貴婦，她站在我和魔鬼中間，說道：『等一下！他還沒有受判決哩！不一會兒，我便聽到你喚我的聲音了。現在我願意告解。』」

加祿的母親站在門口張望，見了這樣的事，欣喜若狂，忙去告訴全家的人。不一會兒，他們都來到房門口，那時加祿已辦了告解，鮑斯高神父正舉手給他赦罪。他滿面含笑的對母親道：「鮑斯高神父救了我不至於下地獄，！」

他神志清醒，也能隨便說話。這樣又過了差不多兩個鐘頭。他雖然能看，能講，能動，他的身子却依舊冰冷灰白，像未醒時一樣。

他對鮑斯高神父說話時，曾再三囑他屢次教訓他的學生，該妥當告解。

末後，鮑斯高神父問他說：「加祿，你現在靈魂上已有天主的聖寵，天堂門已給你開着。你願意升天堂去哩，還是再活在人世？」

「我願意升天堂去！」

「那末……：……天堂再會吧！」鮑斯高神父說着，撫摩那青年的頭。他這時重新睡倒，合眼而
不動了，絲毫不受着臨終苦了。

獵擒青年者

鮑斯高神父那種親善與收服城中游蕩青年的手段，真是無人能及的。

有時他見許多青年在郊外的草地上玩，便走去和他們同玩，給他們講論祈禱院裏各種有趣的遊戲，又送他們幾個銅元，一直待他們答應了星期日必要到祈禱院去後，方才離別他們而再往別處游獵別的青年。

又許多次，他站在一個車馬不多的廣場上，看見一羣坐在地下玩牌的青年，中央一張紙上放着銅元。

他們看見來了一個面生的神父，便彼此看了一眼，似乎是問：「這神父是誰？」

「你來幹什麼着？」其中一個年紀較大的佬做地問。

他却一絲不動氣，微笑答道：「我也想来同你們玩。誰贏誰輸呀？以多少錢為輸贏呀？」

他說着往那張紙上投了一角銀子。這位新來的賭客，很受大眾的歡迎。他玩了一會兒，便很機

智地問他們聖教主要的真理。見他們完全不知，就用簡單而清楚的話教他們；最後又請他們星期日往華道角去，接着又玩了一會，鮑斯高神父便拾回了那枚銀角，站起辭別他們，自幸又得了新收穫了。

又有一次，他從城中某繁盛的廣場走過，只見許多青年在那裏你弄我逐的玩得高興。而他手裏正拿着一盒子蛋糕。是人家送給祈禱院學生的。他站住了。喚了幾個頑童來，對他們說道：『看啊，裏面有很好吃的東西；誰追得到我，這盒東西就算他的！』說完，就開步飛跑。

這時所有的青年都追去了。他急奔入一座聖堂，向追者招呼了一聲，叫他們不要聲張，請他們進去坐在近堂門的坐櫈裏，向他們說道：『現在等我來把這盒東西分給你們吧，但是你們跑得乏了，不如先休息一下；讓我給你們講一些要理。』便向那個最大的，哈哈狂笑着的青年道：『你好像比別人有本事。你告訴我，若是一個人的靈魂帶着大罪而死，該到那裏去？領洗後所犯的罪用什麼方法可以取消？』

孩子們烏溜溜的眼珠一味望着那盒子，滿望自己能夠多吃幾塊，就用盡自己的小腦力，想出自以為最圓滿。妥貼的回答。鮑斯高神父此外又問了他們幾句，並且好好的改正了他們的錯誤，便帶他們出堂，把那盒東西分給了他們，又給他們講了一個好聽的故事，並請他們到祈禱院去找他。

待他——鮑斯高神父——走遠了，那些孩子都說他和別的神父不同。第一個星期日，便都來到華道

角；一見了他，急跑去問候他，好像一個他們的良友。

捉賊

一個主日下午，鮑斯高神父將祈禱院中的事託給了包萊神父，他自己出去找獵青年。走不多路，看見一羣青年，蹲在地下玩牌。他也走去玩起來了。剛玩得興濃的時候，他出其不意的攪了紙上的錢，拔足就逃。那些孩子，見了這種強搶的舉動，覺得很奇怪，立刻追去，一面高呼：『送還搶了我們的錢來。』

鮑斯高神父轉身將所取的錢，向他們揚了一揚道：『我後來再還給你們，但我願你們跟我來。』

青年們便又追了去，不多時候，到了祈禱院。鮑斯高神父急走進聖堂門，看見包萊神父正在講道，他便突從下面問他解釋一節要理。堂中的青年，聽了這個突如其來的質問，都回首向堂們。看包萊神父早已知道他的用意，便一句一句的回答他。這樣兩人中頓時起了一種有趣的問答，青年們個個留神聽着，好像在戲院裏聽唱戲似的。

這時追鮑斯高神父的青年也隨後進了堂門，見了這個奇怪的景象，都呆住了，連自己追來要錢

的事，都不記得了；靜靜的聽着。然而不時的拉他的衣服，低聲說道：『我們的錢呢？』

他教他們再耐心一些，待用這樣巧妙的方法使他們聽了一些要理之後，又令他們望了聖體降福，同那羣精神煥發的青年出了聖堂，才把錢還給他們，另外加上幾樣玲瓏的禮物。又帶他們到操場上看青年們玩耍，參觀禮堂，音樂室……最後才彼此分別。鮑斯高神父這時深信他們的心已完全被他收服了。

果然，那些青年此後每主日必到祈禱院來。

捕靈的漁夫

以上所述的種種奇事，多的不可勝計。若要把它們完全搜隻起來，恐怕要成一本很厚的冊子。又一天，鮑斯高神父在路上遇見了一個衣服襤褸，面孔鉄青的少年。鮑斯高神父當即和藹地招呼他，問道：『你是誰？』

『我是誰？你問我做什麼？你是誰？』他傲慢地反問道。

鮑斯高神父便道：『我是一個神父，我很喜歡同青年們來往，每星期日我聚集許多青年在華道角那裏。而且我送他們好東西，令他們玩耍。他們很愛我。我叫鮑斯高。現在我已告訴你我是誰了，那末你也該告訴我，你是誰呀？』

「我是一個失業的人，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我正想找一樣職業。」

「我幫你找……：……：你叫什麼名字？」

他就說了自己的名字。

「好，你聽着：這個星期日我等你來玩耍。以後我替你找一個位置，包你滿意。」
他一聲不響的看着鮑斯高神父。忽然說道：「不來！」

鮑斯高神父便從袋中掏出一隻銀角，放在那少年的手裏，說道：「是，是……：……：你要來的；來了自會知道！」

他看了一眼那閃閃發光的銀毫，聲音震顫地答道：「鮑斯高神父……：……：那末……：……：我到那天一定來！若是這主日你不見我來，你可以叫我是騙子！……：……：」

他果然沒有失約。到了祈禱院裏，便常留在那裏。後來竟成了鮑斯高神父最努力的同志之一。

誰能抗拒鮑斯高神父

一天，鮑斯高神父晌午回家，剛走到操場門口，遇見一個家居不遠的青年。

那青年的手和面都很骯髒，穿的衣服也油膩不堪。性情很野蠻兇橫，從來不肯親近鮑斯高神父，到祈禱院去的。

鮑斯高神父知道他的名字，並且知道他常和馬路上那班壞人混在一起，什麼罪惡都會做得出來，也曾和人串通犯過法。現在見他一人站在門口，便上前招呼他。他勉強唔了一聲，隨即低下頭去，蓬蓬的亂髮覆在額前，連他的面也被掩住了。

鮑斯高神父道：『今天在這裏遇見了你，我覺得很喜歡。我要求你一件事，你一定不會拒絕我的吧。』

『我若能做得到，當然沒有不答應的。』

『你一定做得到；你來同我食午飯。』

『我同神父食午飯？』

『不錯；今天家裏祇有我一人，你不妨來陪陪我。』

『神父不要認錯了人。你不認識我。』

『什麼不認識你；你不是某人的兒子嗎？』

『是。但神父……恐怕不知……』

『請一位朋友食飯，要知道什麼事呀？』

『神父真想不到我所做的事。』

『我什麼也不願想。來吧。』

「神父怎可這樣為我費心？」

「不要客氣了！快來吧！」

「但我不敢這樣到你家裏去！至少讓我先告解！」

「你若要告解，可以等到瞻禮七晚或主日早上。今天你無論如何該來同我食午飯。」

「下次來吧。我母親不知道，也許她會等我回去吃飯的。」

「我叫人去給她說一聲就是了。」

「神父，看我身上這般模樣；終該洗洗乾淨，換過衣服。現在這樣到你家裏去，我自己也覺得

慚愧。」

「我已給你說了，家裏祇有我一人，我很喜歡這樣可以同你談上半個鐘頭。」

「但是……但是……」

「不要躊躇了。來吧；飯菜這時想都已擺在桌上了。」

「神父既然這樣堅請，我那敢推却。」

兩人便走了進去。媽媽瑪加利大見了一個這樣的來賓，輕輕的對鮑斯高神父道：「你為何帶了

一個這樣的髒東西來呢？」

他搖首答道：「你不要這樣講！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你好好的接待他。」

自從那天起，這個不幸的青年，開始改善自己的生活，變成一個祈禱院裏最優秀的學生。

奇 妙 的 收 獲

鮑斯高神父雖諸如此類去捕得的靈魂，然終不及在愛瑪努爾街區所獲的那樣多。

那裏沿街叫賣的小販非常之多，賣火柴的，拭皮鞋的，掃烟突的，賣報紙的，不一而足。這些人多半是些窮苦的青年。掙得了不多的幾個錢，就隨便的過一日。他們多半也是入一種會的。這會就是那些流氓組織的，它的宗旨是在「遇難互助」；是由幾個年紀最大的，也最有膽氣的惡棍統領着。他們慣常蠻橫不講情理，若吃了虧，就待時機報復，為了小小的事情，便會動手用武。這樣的青年，都沒有學過一藝半技，從小就閒遊蕩慣了，最喜玩耍，流浪，扒人的東西。往往被警察拖進捕房，可是監禁滿了期，出來依舊做着從前的把戲，於是比從前更加機警，更加狡猾了。

鮑斯高神父每早必到這街區，開始是和幾個這樣的青年搭起着有時是問路，有時叫他們拭皮鞋，這樣彼此便相識起來。隔一天從那裏經過時，就向他們招呼，而且其中有幾個他曾在監獄裏已經見過的。所以他到處停留，去詢問他們生意的景況，有時也給他們講幾句有趣的話，引他們笑。同時因為遇見了他們便顯出很悅意的樣子；而且有幾次他自己故意從那裏經過，為的是能看見他們，同他們談談。

他們的名字，他漸漸也知道了。他和他們講話時來得自然，一些沒有矜持或拘束的態度，如同父親跟自己的兒子講一般。倘若遇見一個青年，旁無他人時，就問他靈魂的事怎樣，有沒有去過告解？

這些青年怎樣的愛鮑斯高神父，真是非言語所能說得出來的。他每次經過那街區，終是不能遲走而不停止。最先幾個青年，剛見到他來，便迎了上去；後來越來越多，把他團團圍在中央。

他便說道：『你們要我給你們講一個好聽的故事麼？』

那羣螞蟻般的青年就同聲呼道：『好，好……』他們個個抑着臉，靜靜的聽他講。不一會兒，聽眾愈聽愈多；孩子，婦女，兵士，苦力……各色的人都有。鮑斯高神父登上台階或站在一張檯子上，給他們講道理。等到講完了許多人齊聲說道：『那神父說得不錯。第一件事是靈魂！』

鮑斯高神父那時最感到困難的，就是離開那個地方；因為人人都想跟着他去的原故。他只得想個妙計，忽然地走了開去。那羣聽眾驀然不見了他們就彼此問道：『他到那裏去了？』一個好婦人答道：『天神把他帶到別的地方去了。』

他們才慢慢的散去，各人按着自己的感想去批評他道：

『他是個狂人！』

『他也許是飲醉了酒！』

但是多數的人說：『他是個聖人！』

對青年的訓話

鮑斯高神父為救祈禱院外的青年們的靈魂，已顯出這樣的熱心；試想他為自己院中的青年，更是怎樣的熱心呢？他終日想的是他們。青年是他心靈上主要的思想。天主也幫助他做這教育的工作，賞賜他知道別人心中的隱念和未來的事。

他怎樣知道的呢？鮑斯高神父往往簡單的說道：『我做了一個夢。』當晚上念完了晚課，他照常走上一個小講台，對自己的神子們講幾句親密的訓話。他夢中所見的事，也就在這時陳述出來。

百合花和雄貓

一晚，他講了一個奇異的夢。

他說道：『我因為很愛我的青年，所以我做夢的時候常同你們在一起。夢中我覺得自己在操場上，四周有你們圍着。我很喜歡的見你們各人手中都拿了一朵美麗的花，有的拿了一朵玫瑰，有的是一朵百合花，有的是一朵堇藥花……：：：猛然跳出一隻醜陋的雄貓，頭上生角，全身漆黑，像狗那麼大，兩隻眼珠紅得像兩塊燒透的炭球，腳爪很尖銳，肚子腫腫得非常難看。這隻醜陋的畜牲，鬼

鬼宗崇的走到青年們那裏，在他們中間走來走去，不時用爪去搶各人手中的花，抓得了便把它投在地上。

『我初見了這隻雄貓，心中很是驚惶，後來見青年們一絲不怕牠，却依舊站在那裏，好像不見那雄貓似的，我就覺得很奇怪。』

『當我見那隻雄貓向我走來，想抓我的花，我就逃了。不料有一個人喚住我，對我說：「不要逃避，並且應告訴你的青年，若他們不願意被貓抓去自己手中的花，便快快舉手。」我便停住，高舉了我的手；那貓用力想抓我的花，牠不停的往上跳，可是牠太笨重了，終是跳不到。』

鮑斯高神父接着說道：『可愛的青年，百合花是潔淨的美德……：雄貓是魔鬼，他出盡法子想把它——美德——從青年們的心中搶了去。那些不高學這花的青年真是不幸！他們太溺愛自己的肉身，飲食無節，歡喜空閒，看不好的書報，躲避所有的克苦。』

『所以你們學起你們的手來吧……：潔淨是一樣天上的美德，誰願保存它，就該把它向天高舉。』
『這，即是要：祈禱，領聖事，熱心恭敬聖母。』

鬼 燈

有一晚鮑斯高神父對青年們說道：『我夢見自己在聖堂裏。堂中有無數的青年，但領聖體的却

不多。我那時看見一個很高大而且周身漆黑的人在聖體欄杆那裏，對住青年們站着；他正在弄着一隻燈幻，給一個孩子看很高興的玩耍，和他最喜歡的遊戲；給別個看從前玩耍時的情形，怎麼樣輸了和日後得勝的希望；後又給這個看自己本鄉的田園，房屋，旅行，給那個看自修，書籍，課業；給有些青年看菓子，糕和酒。並且又給有些青年看父母，朋友，或更不好的人物。所以他們一心玩賞這些景像，很少去領聖體的。

『你們可知道這夢有什麼意思？這就是魔鬼竭力使青年們在念經時而分心，叫他們不要去領聖事。』

『可愛的青年，該努力地去打破這隻鬼燈！……』

一個五月的晚上

鮑斯高神父想勸自己的青年熱心恭敬聖母，就給他們講了以下這個夢：

『我見一座高大的聖母祭台，裝飾得很壯麗。又見所有祈禱院的學生，列隊朝那裏走去。他們口唱着天上童貞的讚美歌；他們雖唱的是一樣的歌，可是各人的唱法却不同……許多人真個唱的好，合節拍。有高有低，有抑有揚。然而，有些青年唱的聲音便破啞難聽，有些唱得極不和諧，也有些竟一些不唱，離開隊伍，顯出不喜悅的面色，也有幾個你推我擁，彼此談笑着。同時各人』

各拿了禮物去獻給聖母。手中各執一束花，或大或小，花的種類也不相同，一個拿着一束玫瑰，一個拿着一束瞿麥，還有許多拿着別的花。

『可是也有些拿給聖母的是些很古怪的禮物。一個拿着一隻豬頭，一個拿着一隻貓，又見一個托着一盤蟾蜍，一個提着一隻兔子，還有一個懷中抱着一隻小羊，其餘的各帶着別的禮物。』

『祭台前站着一位美貌的少年，形狀很像天神；他也許是祈禱院的護守天神。當青年們一個一個拿着禮物走向前去時，他便逐一由他們手中接過了禮物，放在祭台上。隊前幾個青年，拿着鮮美花束的，天神一聲不響取了，放在祭台上。別的青年獻上自己的花束呵，天神便把它們查看一下；把花束解開，將幾朵枯萎的丟了不要，又把花重行束好了，放在祭台上。』

『有幾個拿着很好看的花，却不含香氣，如同天竺牡丹，山茶等。天神連這些花也不要，因為聖母祇求實際不計外表。許多花是有刺的，或多或少；有些有釘的，天神便把刺和釘都拔去了。』

『末後來了那個拿豬頭的青年，天神便對他說：「怎麼？你敢拿這樣的禮物，到聖母面前來麼？你不知道這畜牲是不潔淨的徵象麼？聖母是至潔的，受不得這樣的罪。快走罷！你當不起站在她面前。」』

『天神又對那個帶貓的說道：「貓是偷盜的徵象，你却把這個拿去獻給聖母？那些賊便是偷同學的錢物書籍和貨房中的水菓食物，因為怒恨而又故意扯破衣服，浪費父母的金錢而不讀書的人。」』

「天神說了又叫他走開。」

「天神復又對那個帶了一盤蟾蜍的青年怒目的看他一眼，說道：「蟾蜍表示立懷表樣的象徵，你敢把牠們獻給聖母？快走，和那些不堪的人一齊去！」他們羞得面紅耳赤，退下去了。」

「有幾個心口上插着一把刀，那刀表示那些青年曾經犯過褻瀆聖事的罪，冒領過聖體。天神便對他們說：「你們不見自己的靈魂，已死了麼？你們不明白自己還能活在世上，都是因了天主特別的仁慈麼？否則你們早已下了地獄了。快快把這刀拔出來吧！」他們也被天神拒絕了，這樣隊列而行又經過了一會。」

「有的獻羊，有的獻兔子，有的獻魚，有的獻胡桃，有的獻葡萄和別的禮物，天神一切都收下了放在祭台上，接着吩咐那些被他收了禮物的人排隊，其餘的他却睬也不睬。我覺得很難受，見他們的數目遠遠超出我意料之外。」

「那時祭台左右，又顯出了兩位天神，他們提着兩隻很寶貴的籃；籃中滿盛了華麗無比用珍奇的玫瑰編成的花冠。那些真是不同我們所種植的玫瑰；它們雖像是手工造成的，然而，却不會腐爛也不會枯萎，它們是常生的象徵。」

「護守天神擎起那些花冠，給排在祭台面前的青年一個一個地戴在頭上」

「花冠中有的大，有的小，但是個個都美麗非凡。那些青年不獨是祈禱院的青年，有許多我還

沒有見過的。你們且聽我說以後所見的事：那些青年有的面貌很醜，令人厭惡，他們却得了最美的花冠。這明顯着潔德的神恩大大的彌補了外貌的缺點。許多別的青年也同樣的德行，但不及起先那些青年。許多青年長於別的德行，如聽命，謙遜等。他們所得的花冠都和他們德行的程度相稱。

「那末，天神給所有那些有福的青年說道：『聖母瑪利亞今天願你們戴上這麼美麗的玫瑰花冠。然而你們該當繼續到底，終不要失落它們，至若保存它們的方法有三：勤修謙遜，聽命和潔淨。這三樣德行使你們常常心悅聖母，將來終是一日使你們更獲得比這個更美的花冠。』那時青年們就唱起歌來了，我就醒了。」

鮑斯高神父解釋夢意，說自己很記得那些已得了花冠和那些沒得到的青年；又說自己後來會告訴那些沒得花冠的青年，使他們也能獲同學所得的賞報。

同時，他也解明了花中的刺有什麼意思：它們便是日常中行事的不聽命；有時也許是好的行為。他講着，又把青年們最易犯的校規和不聽命的地方指點出。

釘，便是由小過日漸變成了大過的象徵。它們是這樣利害，真如那些把吾主耶穌釘死十字架上的鐵釘一般。

枯萎的花，就是有罪的靈魂所做的善功；至若那些美而不香的花就是表示行善而貪功的不正當的思維。譬如願意顯出自己好於別人，或貪得師友的稱美都是。這位慈父這麼實際地教給自己的神

子恭敬童貞聖母最有效的方法，故生時死後常獲她的護佑。

世外的旅行

一晚，鮑斯高神父開始講一個很長的夢。這夢他一連講了幾夜。第一夜他敘述一個山岡起伏，草木青蔥，非常可愛的風景。「這裏是天堂嗎？」鮑斯高神父問路的一個人。「不。」那人指着很遠的目的地，這樣回答他。「要到那目的地，必須經過一塊平地，平地中間有一個血池，這是苦難的象徵。致命聖人和那些由着受苦走路到天堂的人，都從這裏經過的。後又遇見一個水池；它表示聖洗。接着是一個火池；它表示愛德和愛主之情火。那些不走以前兩條路的，便由這路升了天堂。」

第四個池好像一個鬥獸場，池裏圍着一大羣怒吼的猛獸，這些猛獸是表示私慾偏情。那些幸運的青年，從牠們中間，或更好說，從牠們頭上，安然過去，絲毫不受牠們的傷害。然而天堂還在遠處的山峯上。

第二晚鮑斯高神父繼續講那個天堂的旅行。他行到一個廣大的街區。那裏有許多人。這個寬闊的街區，直通至一條窄隘傾斜崎嶇難行的小路。這顯然是升天堂的路。街區的民衆，却不向那裏走；他們都往一個看去很精雅的花園裏去。園中的果子外面雖是很光潔，內中却都是腐爛而又不堪食的。

那街區和那花園表示這個世界，民衆就是那些只求此生快樂。不願去行那條引至永福之所的窄路。

第三夜，鮑斯高神父便敘述住山巔天堂的辛苦攀登。他竭力幫助青年們戰勝自己的疲乏，和登山的難處。那些最先登達山巔的青年是何等的驚奇，何等的快樂。

末後鮑斯高神父說自己很記得夢中每個青年所處的光景，但這回可不同以前幾次了，他吩咐青年不要去追問他，因他以為把所見的事，告訴所有的學生，是不好的。

痛苦的行程

有一次他給青年們講自己夢中所到的可怕的地方。他覺得自己在一塊荒涼的平地上，從那裏有一條寬大平滑的馬路，路旁有滿架着鮮花的籬笆。那馬路起初畧往下斜，後來愈落愈斜得利害了。在那馬路上走的人，不得不匆促而走，終至於而向下疾跑了。

暗設着的繩圈，不時使跟隨鮑斯高神父同行的青年跌仆被擒。那些繩圈都由一條粗繩連着。一個猙獰可怕的魔鬼，就在斜路盡處，用長爪把繩緊緊的拉住，那些繩圈上面都寫着「七罪宗的名目」。此外地上還有刀子，利器和各式的錘子，上面也都寫着善功或德行的名目；它們是為掃除或割斷那些拖青年們下落的繩圈的。他繼續往下走，及到路盡處便顯出一座很大的房子來；門極高，牆

門極高，正對那條斜路。

他——鮑斯高神父——才覺得那是地獄的門。一個神秘的引路人給鮑斯高神父解釋他眼前新見的一切奇妙景象，叫他朝那扇大門裏進去。那門不時的打開來，把那些從斜路上直衝下來的人們，活吞進去。鮑斯高神父心中很害怕，不敢進去，可是為被迫的原故，只好進去了。那時即見了非常恐怖的景象，耳聞呼喊，痛哭，呢罵的聲音，又見許多青年沉淪在那苦海裏，心中很是難受；他們所以到這裏來的原因，也給他知道了。末後，引路的人叫他用手摸一摸牆，頓時痛得大喊起來，就發覺自己坐在床上，周身震顫，右手真如被火燙傷一般，痛得很利害，那手接着便腫了起來，痛了好幾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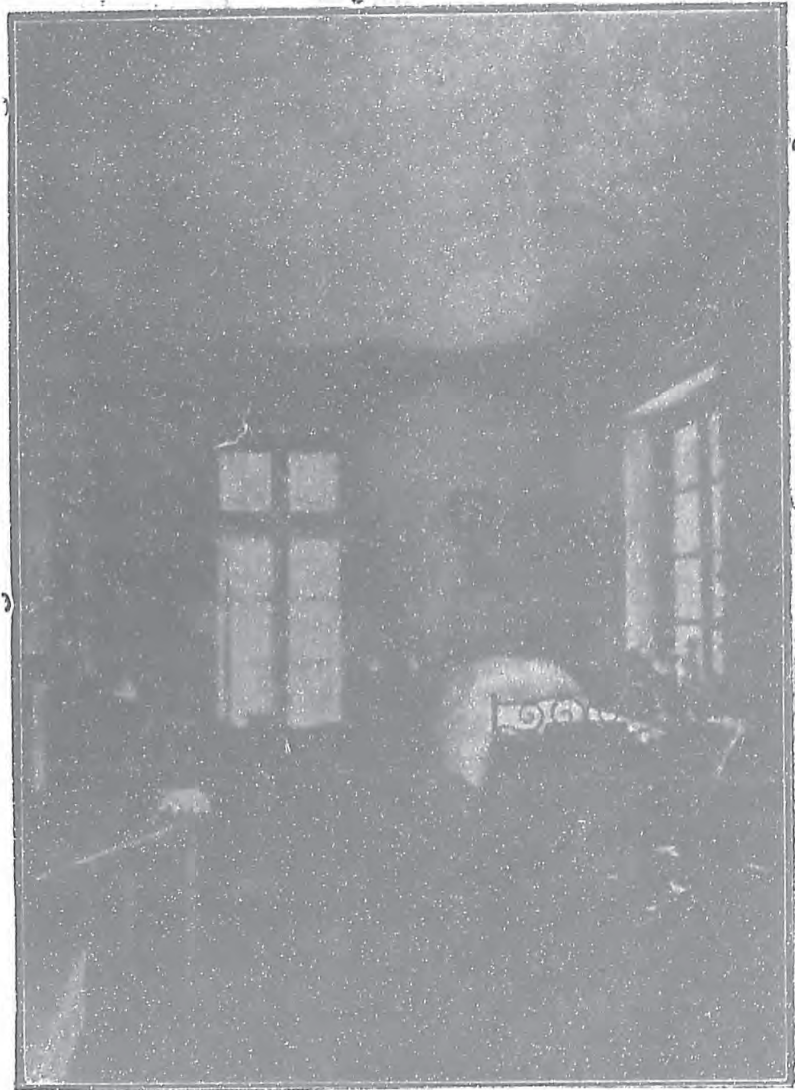
那個神秘的夢，竟使他受到這麼大的感觸。

神 秘 的 屋

有一夜，鮑斯高神父又講了一個夢，夢中他曾到了他從未見過的地方。他剛在路上走着，忽聞人喚他道：『你跟我來，便能見你所願見的事。』

鮑斯高神父便聽他的話，跟那神秘的引路人去了。他身不着地，飛行如箭。

忽然頭上顯出一座壯麗的宮殿，它似乎是懸在空中的。他——鮑斯高神父——分不清楚它是在一座



問 房 的 寢 正 終 壽 高 斯 鮑 望 若 聖

山上還是在雲上；既沒有路，也沒有梯可通到這裏。

引路的人給他說：『上去吧。』

『怎能上去呢？要是生翼……』鮑斯高神父答道。

『你照我這樣做去，便可以上去了。』

說着，朝天伸手。鮑斯高神父依樣舉手，當即好像受了一種幻力，騰空而上，一如浮雲。飛得很快，不一時，已到那座神秘宮殿的門口。

鮑斯高神父問道：『裏面有什麼東西？』

『進去便知。』

這時引路的人忽然不見了。鮑斯高神父走到前廳，登上梯子，像閃電般走過了輝煌的堂屋。他還在懸空飛行着，一間一間的過去，進了最後一條走廊，來到一間儼然王宮般的廳堂。堂中寶椅上坐着一位貴人，似乎等着接見賓客。他便恭敬地走了上去，細細一看，就認出來了是一位主教！

『吓，主教大人在這裏？』

『不錯。』主教答道。

『活着還是死了呢？』

『死了。』

「死了！怎麼面色還是這樣鮮紅豐潤的呢？」

「我已死了：你呢？」

「我還活着，靈魂肉身都在這裏。」

「你不能同肉身到這裏來的。」

「然而我是同肉身來的。」

「你以為是如此，但事實並非這樣。」

鮑斯高神父又問別的事，他一言不答，鮑斯高神父又恐怕主教離他而去，便哀求道：「主教，

求你千萬不要離開我。」

「不，我不離開你。」

「請你告訴我：你是否已救得了靈魂？」

「是，我已救了靈魂。」

「你在天堂上呢還是在煉獄裏？」

「我在得救的地方。」

「在煉獄裏再要等多多少少時候，才能夠升天堂呢？」

「主教便遞給他一張神秘的紙說：『你讀』」

鮑斯高神父看了不明白。

主教給他解明道：「你該把紙反轉來讀。」

「為何要反轉來讀呢？」

「因為天主的評判和人的評判不同。」

鮑斯高神父很高興的跟主教談着，然而常常怕他逃走，便又央求他道：「主教，留在這裏不要走，請你告訴我；我救得我的靈魂麼？」

「這却不知道。」

「怎麼？你在已得救的地方，而不知道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隨便天主告訴什麼人；到了他願意發表的時候，就會下令了。」

「請你訴告我；我該給我的學生說些什麼？」

「你對他們說，叫他們專想救自己的靈魂；別的事都是毫無用處的。」

「為救自己的靈魂該做什麼？」

「該行善聽命。」

「還有呢？」

「端正熱心。」

『主教，請你講清楚些。』

『當多次告解，好好的領聖體，還要設法抹去蔽目的雲霧。』

『什麼是雲霧？』

『凡世俗的事物有阻擋我們看見天上的，如遊戲，快樂和世俗的交情等等，都是雲霧。』

『這種雲霧是從什麼東西發出來的？』

『它是從放肆來的。放肆真如一片濃厚的黑雲。你教訓你的青年，叫他們謹慎地保守着心中的潔淨。』

『用什麼方法？』

『收斂心神，聽命，躲避空閒，祈禱。』

這時鮑斯高神父亟欲把這些告訴自己的青年。便從那里走了出來，如箭般地直飛到祈禱院裏。剛走進家門，忽憶起還有幾件事沒有請求主教解釋，就決意再去見主教。他好像閃電一樣，頃刻之間，已到了那座神秘的宮殿，再進那間廳堂裏，只見主教還在那裏，可是情形與前大不同了。他躺在一張牀上，面色蒼白像死人。

『主教，什麼事情！』

『我受苦太重呀！』

『我能替你做點什麼事情嗎？』

『祈禱吧。給你的青年們說，我常常很愛他們，我生時常常為他們念經，現在我也都記得他們，然而他們却不該忘記我。』

『我一定這樣告訴他們了。』

那時臨終的痛苦更加劇烈了，鮑斯高神父見了，心中起了無限的憐惜，呼道：『主教呀，主教呀！』

主教却給他搖手道：『不要擾我，不要擾我！』

差不多立刻一樣，一種神秘不能抵抗的力，把他拖到裏面去，不見了！

『我又恐怖又感動』鮑斯高神父自己講道：『轉身想回來，漆頭撞在梯子上，就醒來了，只覺得自己還在牀上。』

他又說：『從這夢裏，他學得了許多關於靈魂和煉獄的事。』

知人的心事與未來

有幾晚，鮑斯高神父顯着嚴靜沉思的樣子，走到那座小講台上。他用尖銳的目光望着四周的青年們。他說話的聲氣顫動，好幾回也流淚。這是因為他見罪惡的毒，像虺場似的，在他的家裏遮避

着。他對於那些給同學立壞表樣的青年所說的話，真是很利害的。他名他們為「魔鬼的僕役」。一晚，甚至講出他們的名字來，那些不好的青年，立即覺着絕對應該改正自己的品行。

為打破魔鬼的狡猾，從青年們的心中拔除罪根計，鮑斯高神父反覆叮嚀他們去勤領聖體和告解。而且這個告解的問題，可以說是他最喜歡講的。晚上，他頻頻談及這個問題，預備青年們妥當告解。

他給青年們講他所做的夢；夢中他見在那些辨告解的青年的四周有奇怪的野獸，牠們好像黑色的猴子，伏在青年們的背上，用爪緊按他們的頸項，或者完全隱形，站在他們的後面，拉着一根套在那些青年頸上的繩。

按着他解釋這些都是魔鬼所施的狡計，令他們害羞，閉住他們的口，不使他們老實告明所有自己的罪。一次，鮑斯高神父說自己便從魔鬼口裏聽到了一句很重要的話，就是：「魔鬼最怕告解時所定的善志。」故此他吩咐青年們告解時另外該當注意的兩點：「老實告明，堅決立志。」

關於這事，他還有一種可奇的透覺力。多少青年在他跟前告罪，或者因為忘記了或者因為想隱瞞起來，突聞鮑斯高神父自己講出他們的罪來，他們覺得如何的驚異！

有一個青年，因為不能戰勝羞愧心，不肯給鮑斯高神父辨總告解，聖人知道了這事；一天，在

走廊裏遇見那青年，便向他說：『可愛的小朋友，你隨便到那一位神父跟前告解，而最要的是妥當告解。所以，你該把從那年起所犯的罪，都要告明，另外不要忘了某某罪和某某罪。』

那青年聽了這樣準確的揭露，覺得又慚愧，又奇怪，便答道：『不，不……我不到別的神父那裏去，我要給你告明我的罪。請神父現在就聽我的告解吧。』

鮑斯高神父就叫他第二天去告解。那個心神不寧的靈魂，終於得了平安。

還有一次，他正走在梯上，見見一個青年，便輕輕的對那青年道：『你何時去辦個妥當告解呢？』

『剛剛前日在比可神父那裏辦過了！』

『但你沒有好好的去辦，因為你隱瞞了某一個罪。』

那青年愕然的看着他，面紅耳赤，就低下頭去，嗚咽起來了。

一個忠告

『鮑斯高神父，請你給我一個忠告！』一天，一個青年吻他的手時，這樣地要求他。

『你要什麼忠告？』

『一個有益於我的靈魂的忠告。』

『那末你聽着：已有三年半你靈魂上常帶着大罪。』

『怎麼？我每主日在沙維豪神父那裏告解的！』

『然而事實的確是如此，你自己也知道的。』

鮑斯高神父便將那青年常給聽告解神父隱瞞的罪，對他講了出來。

他始終只有點頭稱是。在離別這位忠告的慈父之前，應許他，就在那天要辦妥當告解。

覆額的帽

鮑斯高神父看了人的額角，能知道人心裏的秘密事。這個信念，當時在青年們中是很普遍的。所以誰的良心不大清潔，便自然的遠離他，不願給他看見。

可是有時總不免要相遇，又怕給他看出來，便把帽子低低的蓋到額上，以為這樣可以逃過聖人親愛的透覺。鮑斯高神父有一次同校中數位長上密談說：『你們給我一個從來沒有看見過的青年。我只要凝目注視着他的面，我就能把他從幼年時所犯的罪，完全告訴他。』

所以鮑斯高神父，決不能違背良心而懷着絲毫的惡意，離開他的神功架了。有幾個沒有告明重罪的勇氣者，或者不知道怎樣告起，他們就秘密地給他說：『請神父說出我的罪來吧。』他就一一的講出來；告罪的人，不過點首說是就夠了。

有時還是他自己預先發問道：『你願意自己告你的罪，或是讓我給你講出來？』

如果你今夜當死

有一位青年已好幾天使鮑斯高神父很為他擔憂；然而，他的心依舊好像鐵石般，絲毫不肯接受他慈愛的忠告。

一晚，他——那個使鮑斯高神父擔憂了好幾天的青年——剛上牀去睡，忽見枕頭下面有一張紙條，上面寫着這句簡單的話：『如果你今夜當死？』這是鮑斯高神父所寫的。

這句簡單的話。却當場發生了神妙的效果。這可憐的青年，輾轉牀褥，終不能成寐，心中惶恐萬分。最後他便堅決起來，走去敲鮑斯高神父的房門。夜雖已深，房中的燈却還燃着。他還在工作着等待着。

『吓！原來是你。』

當下就聽了他的告解；一場疑懼的風波，就是平息了。

怪人

死的問題，最使那些靜聽鮑斯高神父講述的青年所注意。一晚他述說了一個夢。他覺得自己是

在房中的窗口，留神看着下面操場上四圍奔走歡呼的青年們。猛然他聽見從房門那裏發出了一個鉅大的吼聲。

於是便向那邊一望，看見操場上走來一個好似巨人的人，額角很寬，兩眼深深的凹了下去，雪白的長鬚縷縷飄動着，頭頂差不多已禿而光，幾根銀絲般的長髮，直披到肩部。

身上又披着一張喪禮用的大布，右手拿着一盞燈，燈火陰黯而慘。

他走得很慢，很嚴肅。在青年們裏走了幾個圈子，忽在一個青年旁邊站住了。用燈在他的面上照了一照，又看了一看他的面貌，用着好像從山洞發出來的聲音，慢慢的說道：『真是他』

他迅速地點了幾點頭，便將他的犧牲品引到一角，接着從他的衣襟裏掏出一張紙來，遞給那青年，叫他念上面不能更變的判決。

那青年打開那紙，疾念了一遍，面色頓時變成灰白，恐怖震慄，哭着問道：『什麼時候？不久嗎？將來嗎？』

那怪人似乎從墳墓的深處答道：『你的時候已到了！』

『但是至少……』

『跟我來』

那青年還想繼續玩下的，可是這時已周身抖顫，請求他寬待片時，然而他始終不說出一句話

來。

怪人伸手指着走廊說道：「看！不見那棺材麼？這是為你的！」

那青年大呼一聲：「不！不！我年紀還太輕哩……」

「快跟我來！」

「我未曾預備！我不願死！」

怪人再也不發一言，轉身匆匆的走了出去。

等怪人去了之後，鮑斯高神父也就醒來了。

他給青年們講完了這個夢，這是一八六二年三月廿一晚。他又這樣繼續說道：「據我所說的話，你們可以推想，你們之中的某人應該預備自己的靈魂，因為不久天主便要叫他到永遠的地方去。

我親眼見了那個情景，我知道這人是誰，我也認得他，因為當那怪人遞給他那張紙的時候，我見了他。他如今也在這裏聽我講；現在各人自己應該設法……：我不過把事實告訴了你們，因為如果沒有這樣做，將來天主要同我算賬而罵我：「狗，為什麼當吠的時候不吠？」」

鮑斯高神父這樣一講，第二天許多青年便去問他說：「人人都願意知道那個青年究竟是誰，早死呢還是慢死呢？」他却終是掉轉話頭，講別的事。不過他說那是一個猝然而死的青年，而且是在耶穌復活和聖神降臨瞻禮以前；那個從怪人手裏接過紙來的青年，他的名字是以呂字母為首的。

不差分毫

時間又過了一個月，正是四月二十五日。有一個名叫瑪愛斯脫勞 *Maestor* 聖名維刀利奧的青年，忽然中風死在祈禱院裏。年紀不過十三歲，是維奧拉蒙陶維人。

他直到鮑斯高神父預言的那天，身體還常是很好的。從那天起便覺得眼痛和胃部有些不舒服了。醫生於是命他早上比別人多睡幾小時。

一天，鮑斯高神父在樓梯上見了他，便笑問道：「你願意升天去麼？」

「願意，願意」好孩子爽直地答。

「好，預備你的靈魂！」

瑪愛斯脫勞以為他和自己開玩笑；因為他慣常見鮑斯高神父說那些有趣的話，以為他這次所說的話，也是以為安慰自己的病苦。

四月二十四日他坐在病房的欄杆上，呼吸新鮮空氣。下面一個同學見了他，猛然想起了一個念頭；便走到鮑斯高神父的身畔，突然問道：「那個當死的青年是否瑪愛斯脫勞？」

「我怎能知道？你去問他吧。」

他於是就走到病旁的欄杆旁，說道：「瑪愛斯脫勞，是不是你……」

那孩子不禁笑了起來。他隨即下來。去見鮑斯高神父，求他准許自己回家去幾天。

鮑斯高神父答道：「我很喜歡答應你！不過你先應求得醫生的證明書。」

那時，這孩子的心思想道：「死者說是一個該在祈禱院裏死的青年，但我現在回家去，這顯明不是我了。」

四月二十五日，瞻禮六，他到聖堂裏望了彌撒，覺得很軟弱，便又上牀躺去了。

九點鐘，上課的時候到了。同學們都去問候他，祝他一路平安，接着就進了課室。十點鐘，看護的在臥室裏走過時，叫他——瑪愛斯脫勞——到病房裏去見醫生，為的是那張證明書。

不久醫生到了。隔壁臥室裏的一個青年便去喚瑪愛斯脫勞：「醫生來了；我們到病房裏去吧！」

他連喚了幾聲，却沒有人回答。他以為瑪愛斯脫勞已睡熟了，就走到他牀邊，握住他的臂，去搖動他……

恐怖的發見了！他死了！

他驚呼了一聲，急忙走去報告這件悲痛的事。

整個祈禱院都受了極大的刺激；大家嘆惜不止。瑪愛斯脫勞是一個好孩子！鮑斯高神父來了，他便跪倒在地，熱切為死者去祈禱，接着向那些恐懼萬分的青年說出那句最能寬慰人心的話：「

瑪愛斯說勞已得救了！」

輪 到 我

有一晚，鮑斯高神父給青年們說道：『我們大家都該去設法預備善終，因為這個月裏，我們其中之一人又該到天主面前去，輪到我或輪到你們呢？我不知道，可是，我們都應該去預備着，該常常去祈禱着。』當時剛剛有一個讀書的青年，名叫培拉爾地，從聖堂出來時，急速地走到鮑斯高神父身邊，說道：『神父方才不是說我麼？』他却不同答。

過了十五天，一些也沒有什麼意外悲痛的事發生，一天，——還是那個二月裏——課室中培拉爾地回首問一個同學道：『看！我唇上生了什麼東西？我覺得這樣作痛！』

『不要緊的，是一個小小的紅熱瘡，明天就好！』那同學答道。

『假使是危險的呢？』

『為何你說這話？』

『因為我時時記得鮑斯高神父所說的話，也許他是指我而說的。』

『管它做甚？小膽鬼！』

四點鐘休息後，培拉爾地到了自修室，又說給旁邊一個同學，名叫亞爾培拉保祿的，說道：『

怎看我的嘴唇會腫了起來！」

「是呀！這是什麼？」

「是一個熱瘡。令早像是不緊的；現在却……」

晚間又發了一個寒熱，第二早便不能起牀。

看護說：「這個不會有什麼事的！」

鮑斯高神父却並不這樣樂觀；當即叫人去請醫生。及醫生診治了病人，搖了搖頭說：「病勢很利害，因受了疥含毒的虫所咬，血液已全部中毒，應當立即把病人送入醫院。」

第二天，培拉爾地便死在醫院裏了。那天離鮑斯高神父預言的日子不過十六天。

兩個名字

一八六二年的二月，賈利哀勞和別一位修士，正想去見鮑斯高神父報告一個久已重病在祈禱院裏的青年死亡的消息，恰巧却在樓梯上遇見了他。

聖人答道：「不獨是他。不滿兩個月，再有兩個青年要到天主面前去。」他們——賈利哀勞和一位修士——便央求鮑斯高神父告訴他們這兩個將死者的名字。他首先不肯說，經了他們再三的堅請後，終於將那兩個青年的名字告訴了他們。又很懇切的囑咐他們，好好地去看管那兩個不久將死的青

年，使他們妥備自己的靈魂。

賈利哀勞即把那兩個名字寫在一張紙上，又把紙固封入一隻信封裏後，就交給司賬的人，叫他等到祈禱院裏出了第二次喪事後才拆開來看。靈驗得很，真的還沒有過了兩個月，那兩個青年便已去世了。賈利哀勞修士，固然是時時很留心慈愛地照管他們，然而始終沒有把那臨近的禍事告訴他們。故每在遊興正濃的時候，他眼看着那兩個青年毫無牽掛的在操場上往來奔走着，心中却彷彿覺得一種極深無名的痛苦。

當第二次喪事發生後，那司賬的人便拆開了信封，念了那兩個死者的名，時間還是兩個月前寫的，他也覺得不寒而慄。尤其是我們沒用的明悟，遇着這超性的事，也定必要受到同樣的感觸了。

兩年之後。那時正是一八六四年，鮑斯高神父密召一個祈禱院裏的看護名叫孟加爾第的說：『有兩個學工藝的青年，在封爵未過以前，要往永遠去；他們是戴爾地帝和巴祿。留神，盡力幫助他們能得善終。』孟加爾第當日就把這個秘密記在一張紙上，把紙封在一個信袋裏，交給當家神父亞拉沙納底。信封上面寫着：『鮑斯高神父的預言；待過了一八六四年的復活瞻禮後，方可拆開來看。』

那年復活瞻禮是在三月二十七日；可是，在二月二十六日，巴祿死了。三月十二日，戴爾地帝也死了。

無分遠近

有一次鮑斯高神父受了他的好友加祿利公爵之請，帶了幾個修生和幾個青年去到維雅來想在那裏休息兩天。

鮑斯高神父休息時，就在聖堂裏講道理，聽告解。別村的教友們也將來聽他的道理，在他那裏告解。有一天的下午出堂後，鮑斯高神父見了自己的青年們，忽然站住，沉靜嚴肅的默思了一會，說道：『我們跪下，念一遍聖母經，為一個今晚要死的同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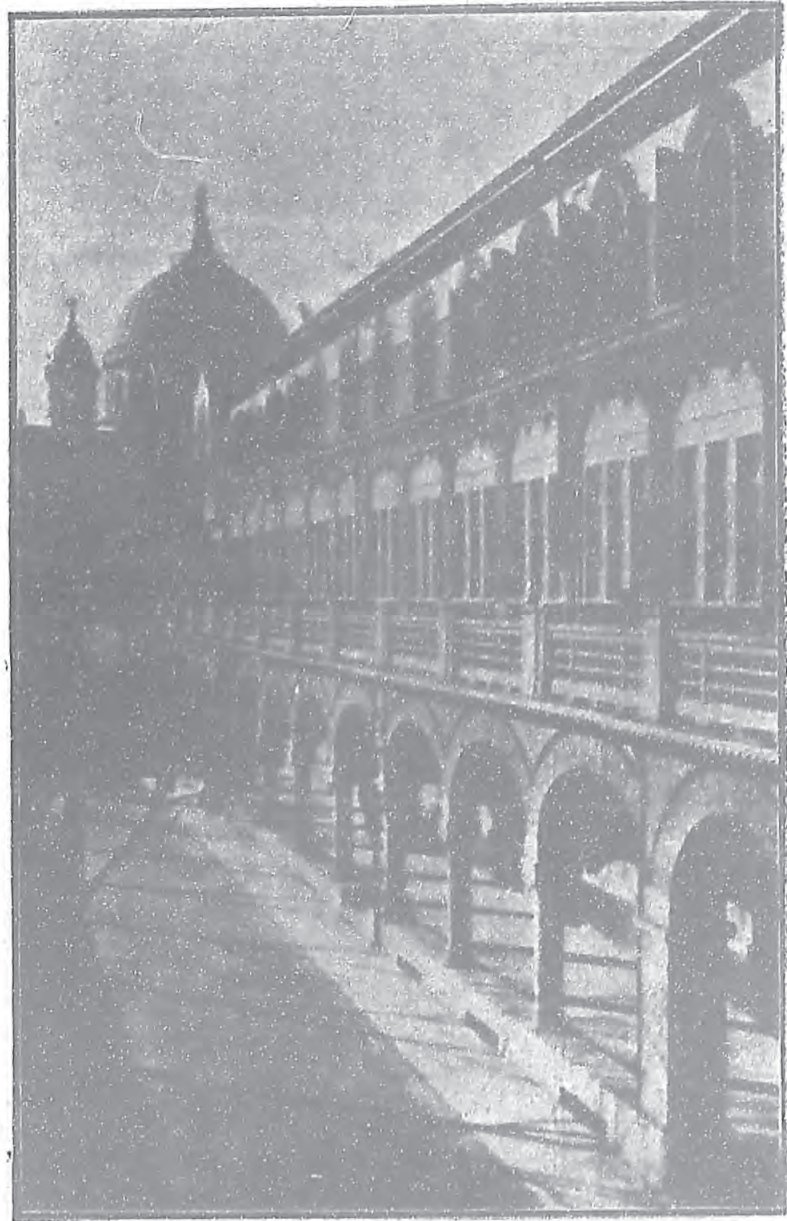
青年們聽了他的話，都覺得很驚奇。剛念完站起來，其中一個名叫達未可的，他是同學中最愉快的青年，高聲說道：『死？啊喲！這種加增旅行的興趣的方法真特別呀！』

鮑斯高神父笑着說：『你們看，達未可可怕死！』

他連忙說道：『怕沒有什麼怕；不過聽了這樣的預告，令人要笑也笑不出來了，飯也吃不下去了！』

鮑斯高神父便道：『你們放心，那今晚要死的人不在這裏。如今他正在祈禱院的操場玩球，他連夢想也想不到自己過不得今晚，就該到天主臺前去受審呢：』

晚飯後，青年們便在堡中的聖堂裏念晚課。鮑斯高神父忽然向他們說道：『我們為祈禱院裏一



聖母進教之佑大堂之柱廊

個臨終的同學念經吧！」那些青年莫不詫異萬分。

翌日早晨，彌撒後，鮑斯高神父從祭台上轉身向青年們說過：「我們大家來念一遍『主我自幽谷』為昨夜去世的同學！」

不一會後，亞拉沙納底神父的電文到了。這是給鮑斯高神父報告那個凶信。

將來有一天

那年祈禱院裏又有一個十六歲的少年，名叫亞爾培。他的品行不十分好。可是起初原是好學生中的一個，後來被一個姓G的同學引壞了，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意志薄弱的他，事事順從那個惡友。這些事情，以及其他沒人知道的事，鮑斯高神父都知道了，而且也給他暗示自己知道一切的情形，因此他時時逃避聖人。

然而，有一天在樓梯上彼此遇見了。亞爾培羞得滿面通紅，低下頭去，一聲不響。

當時鮑斯高神父便顯出很親熱的樣子給他說道：「可愛的朋友，你為何遠避我？你該告解，越早越好！」

他終是不答。

聖人就高聲說道：「你不答應麼？那末你好好地聽着吧：『將來總有一天你要找我，却找不到了！』請你仔細的想一下！」

這是十一月中的事。十二月初，在習練善終的那天（這是慈幼會學校每月預備善終的日子），夜課後，鮑斯高神父勸所有的青年善備自己的靈魂。接着說道：『在第二個習練善終之前，你們當中有一個要死的，他如今也在這裏聽我講。我好幾次想接近他的靈魂，可是至今還沒有成功，這於他是件很可痛的事。將來有一天要找我，却找不到了。然而我已替他定了一位護守天神，看顧他的靈魂；他還沒有知道哩。聖母無原罪瞻禮，耶穌聖誕不久就要到了。這兩個真是告解清潔靈魂的好機會。你們不要錯過了！』

鮑斯高神父雖已這樣的警戒了他們，然而，亞爾培馬却依舊過着放肆的生活；整個月中，鮑斯高神父沒有遇見他，也沒有給他講過一句話。聖母無原罪瞻禮過了，聖誕瞻禮也過了，他還是不去告解。十二月三十日早晨鮑斯高神父接見一位貴顯的女恩人，她請神父到包耳高可耳納來恩山去講道理。

鮑斯高神父便過：『公爵夫人，我本很願意去的，不過這裏有幾件要事，實在抽不得身。』
『吓！鮑斯高神父，你不該拒絕我的請求；因為我從來沒有拒絕過你。要是你這次不答應我，後來你要為着自己的貧苦青年向我伸手的時候，那末，莫怪我同樣的報服你。』公爵夫人說。

「公爵夫人，須知後天這裏是習練善終的日子，我該聽孩子們的告解。」

「你的這些孩子常有你在這裏，至於包耳高那邊的人，不過一年見你一次。老實講，他們比你的孩子更需要你的顧護。你的孩子們再等一天才告解，也不為遲呀。」

鮑斯高神父知道推諉不過，勉強答應了。就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忍痛離別了多理諾。

臨別之前，他便問亞拉沙納底神父道：「病房裏有人麼？我去四天就回來。」

「沒人，你只管放心去吧！」

那天亞爾培篤從一個舊同學那裏接到了一封信，這同學是在加撒修院裏讀書的，因為好久沒有接到亞爾培篤的信，便修書戲問道：「你至少該告訴我：你是死或是活的？」

「亞爾培篤就在一張明信片上寫了：「我已死了！」這幾個字，投郵寄給那舊同學。自己却想着他的舊同學接到那明信片時，一定要奇怪得很哩。」

同日四點鐘的時候，因為亞爾培篤年紀比別人大，所以受命幫忙搬運麵包籃。他嗅着新鮮麵包的香味，便往自己袋裏滿滿的塞，又在倉房裏拿了些罐頭鹹魚。就笑嘻嘻的吃了一個飽。吃完了覺得魚味太鹹，便又飲了許多冷水。

這次的貪婪居然傷了他的性命。當晚覺得肚子劇痛。於是就快請了醫生來診治，頓即發覺了急

性的肺炎病，醫生說已沒法挽救。

別人就把這事告訴病人，叫他預備受臨終聖事。

可憐的他，輾轉床上，高聲喊道：『鮑斯高神父！快請鮑斯高神父來！』

那時正是晚上十點鐘。鮑斯高神父早已離別了多理諾。病人這才知道自己所取的責罰。

他抽噎着說：『我不能再見鮑斯高神父的了，我常常逃避他，現在天主罰我……他已經給我說過，鮑斯高神父呀！他已經給我說過！』

盧華神父就來見他。他便真心痛悔，辦了妥當神功。

他含糊說道：『請你告訴鮑斯高神父，我死前痛悔了我的罪。我不配去獲得他的寬免，但我依舊盼望他寬免我，如同盼望天主寬免我的一般。』

亞爾培馬的同學，都受了很利害的刺激，一隊一隊的來到病房裏，靜靜的站在他的床邊。那天他們遠見他在操場上嬉笑玩耍的，現在却成了這般模樣。要不是親眼見了這事，他們不信活潑潑的人，竟會這麼快死。忽然病人直視床邊一人，他勉強用手向他招了一招，然後繼續續的說道：『你知道，我死前不見鮑斯高神父的面，是為了你的緣故。但是我寬免你，如同我盼望天主的寬免我。你見了我的父母，告訴他們，我發了真心痛悔而死的；我在天堂上等候他們。但是你……但是你……』他已沒氣力說下去了；便倒在床上，呻吟了一會，就斷了氣。那個站在床邊的孩子只是嗚

咽着，震悚着。第二天，剛巧是新年的元旦日，那個加撒修院裏的同學，接到了那張明信片：「我已死了。」

我 聞 到 錢 聲

鮑斯高神父不但能預知人的死期，而且從遠處也能看見別人在近處看不見的事。

一天，他正同着許多青年在祈禱院的走廊裏散步，驀地停住，叫賈利哀勞修士到自己身旁，在他耳邊低聲說道：「我聞到錢聲，一定有人在沒人看見的地方賭錢，你去找某人某人——隨即說出了三個名字。你一定可以找到他們正在賭錢。」

賈利哀勞聞命即往，果然找到他們正在賭錢。

還有一次——那時正是瞻禮七晚——鮑斯高神父剛聽完了一個孩子的神功，給他說道：「你到工藝生的臥室裏去；那裏你可以找到某人正在吸烟，你叫他來辦神功。」

那孩子便跑到三層樓上，黑暗中已聞到烟味。到了臥室裏，果見一個早成的給烟者，正在那裏吞雲吐霧。便道：「喂！鮑斯高神父喚你去辦神功。」

那人吃了一驚，急問他鮑斯高神父怎會知道自己在這裏吸烟的；那孩子就將方才的事講了一遍

。那人只好畏縮無主地來到更衣所裏。鮑斯高神父正等着他呢！

千里若咫尺

鮑斯高神父為救青年們的靈魂，雖離他們很遠，却還是奇妙地很接近他們。他每年必到冷照聖依納爵隱修院去避靜。一次，他從那裏給祈禱院的青年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信中充滿着慈愛的話和寶貴的教訓，末後寫着這些神祕的話：『我已幾次到祈禱院來探望你們，我見你們有些是好的，有些却不好。我見四隻狼在你們中間跑來跑去，不止一個被牠們咬了。等到我回來時，恐怕不止四隻在祈禱院裏了。假使再有一隻在那裏，我要剝去牠外面哄人的羊皮。還有一次，我來探訪時，見有幾個青年，在念晚課的時候，在屋頂上近鐘樓的地方講話談笑；又有幾個在新屋的小梯子上。澄勞維拉修士只有在樓下查出幾個，但他不見那些站在別層樓上梯口的青年。我也見那些主日早上暗中擅自離堂的人；他們這樣就失去輕領聖體的本分。然而最令我痛心的，是見幾個青年在下午唱晚經的時候出去洗澡。可憐的孩子！怎敢這般地去怠慢自己的靈魂！』

來自何方

講起洗澡，請聽下面這個歷史性的故事。鮑斯高神父嚴禁祈禱院的青年，夏天到河邊，同那些

衣服不端正，舉動又輕浮的人去汨水洗滌。若到這樣的地方去洗滌，不但靈魂方面，就是肉身方面，也有很大的危險。然而有一個青年，在一個七月的下午，熱得實在捱不過，便神不知鬼不覺的向着波光蕩漾，清涼適體的河邊走去。遠遠已經聽得那些在河中戲水的孩子的狂笑聲。

他走到河邊，脫了衣服，正想往水中跳去，不料……拍，拍，拍，肩背上着了兩掌，打得他皮膚頓時紅了起來。

他回首正待發洩，却不見一個人影。啊，見鬼！然而明明肩背上吃了兩掌！這究竟是什麼緣故？他往四下裏着了一看，又抬頭望了一望，就忽忽穿起衣服來，回到祈禱院裏

那天鮑斯高神父給青年們講道時，說有一個青年，自以為沒有被人看見，暗暗的到河邊去洗滌，如果不勉強令他離開那個地方，那青年必要遇到許多靈魂的危險。那時那青年方才明白了那兩掌的來歷。

顯聖跡的司鐸

假使我們說鮑斯高神父顯了許多聖蹟，那麼，我們的話可以說是真的，同時也可以說是假的。這話怎樣講呢？

因為只有天主能顯聖蹟。聖蹟本來不是聖母，也不是聖人祇靠了自己的力所能顯得出來的。然

而他們能夠做到，而且十分能夠求天主顯聖蹟。我們要知道，造天地的大主，已給萬物定了自然的律例，故此只有他才能任意把它們更改。天主好幾次因了聖人們——他的好朋友——的轉求，便去更改這些自然的律例，這些是為確實證明那些求他顯聖蹟的聖人所教的或所行的事，是中樂他的聖意了。

鮑斯高神父就是求得最多聖蹟的一位大聖人。這明顯他所說的和所行的事，中樂天主的聖意。現在且把他一生所顯的許多聖蹟中，提出幾個來，記在下面。那些不信的人，也許會說：『這些都是捏造出來的！』小朋友，你可以這樣回答他們：『這些奇妙的事情都是有憑有據，並且還有許多可靠的證人作證的實事，這決非憑空的胡言。』

麵包加多

祈禱院裏新來了一個青年，他是從一個近着多理諾城的村中來的。他也像別的剛來的新生，思親心切；方過了一星期的學校生活，就決意想回家去。

師長們都慰藉他道：『不要怕！不久你就會不戀家的了！』

幾個最好的同學也勸他說：『和鮑斯高神父在一起，不久你自會覺得快活！』

他終是暗暗的流淚，然而他的身體因此也漸漸瘦弱起來。這樣過了一個月，母親以為自己的兒子不能適應這種新的生活，便決計帶他回去。到了動身的那早上，他想最後一次在鮑斯高神父跟前

辦告解。然而告解的人多，他又排在最後方；等到他辦好神功，彌撒已完了。

那時正是早飯的時候。

青年們從堂裏出來，照例該在堂門口得一個麵包。

當他正想開始告解時，那個專管派麵包的青年走來，低聲對鮑斯高神父說道：「神父，麵包不夠了！」

聖人答道：「不會不夠的！我清楚些；去問那管麵包的，他就在這裏。」

那青年就在這時告解。剛告完了，又有人這樣對鮑斯高神父說道：「神父，我們到處尋過了，只找得了幾個麵包。」

「你快去給做麵包的講，叫他立即送麵包來補充。」

「去見做麵包的？有什麼用處？他早已說過，如果收不到所欠的一萬二千法郎，再也不送麵包來。」

「好，好。」鮑斯高神父答着站起身來。「你把所有找到的麵包，放在籃裏。所缺的，天主會賞賜我們的；我自來分派麵包。」

達爾瑪東——這就是那個剛剛辦完神功的孩子的名——聽得很清楚，並且聽得鮑斯高神父說的最後

的幾句話。他見神父起身去了，便也跟了去，一心想見見那件祇有聖人能做到的事——聖蹟。

他到了堂門口，用眼把籃裏的麵包數數一共是十五個。然而走廊下面排隊的青年有三百多人。『十五比三百，即百分之十五。』他心中只是計算着。

鮑斯高神父却派起麵包來了。由年長那排青年起，一個一個派過去，大家都接着一個麵包。他這時用驚異的目光看着鮑斯高神父，只見他鎮定含笑地依舊照樣派下去。等到最後的一個青年都派過了，達爾瑪東又往籃裏一瞧，數一數所餘的麵包，還是十五個。

當時他的箱籠已收拾好了。母親也來了。正待着他動身回去。不料他一見母親，就說自己不想回家了，情願留在祈禱院裏，母親於是乎又奇又喜的獨自回去。

達爾瑪東後來也進了慈幼會，升了神父，建立了許多事業。

奇怪的胡桃

鮑斯高神父在最後數年中，每主日慣常叫祈禱院中的至高級生到他房裏，給他們講一些關於靈魂方面的事。一八八六年正月一日，那些青年待至到聖人講完了，就向他賀年。他們一共是三十五人，有幾個到現在還生存着哩！

鮑斯高神父答謝了他們，又道：『可愛的青年，我今天十分喜歡送幾樣東西給你們！』

說着往四面看看，見台上有一紙包的胡桃，便隨手把它取了過來，抓了一大把，授給那個最近着他面前的學生。

其餘的青年都笑了起來，因為他們伶俐的小眼，事實上，是很失利的；當下他們都看出，如果鮑斯高神父照這樣分派下去，只有三四個倖倖的青年可以得到，別的是無望吃胡桃的了。不想人人竟都得了一大包的胡桃，沒有一個遺缺。當時有一個便說，謂有幾個同學沒有來，因為他們知道了自己沒有得到胡桃的希望，一定要很難受，所以早就跑去了。鮑斯高神父又從那隻奇怪的紙包裹，又掏出了許多胡桃，叫他拿去送給他們。

有一個親眼見了這事的青年說，他起初看見這包裹的胡桃並不多；不知聖人究竟從什麼地方掏出這許多胡桃來！

聖體加多

那天正是聖母聖誕瞻禮。堂中的青年差不多共有六百人，一個這樣的瞻禮，六百青年在堂裏望彌撒，也就是六百個人要去領聖體。

不巧聖體龕裏，祇存一隻聖體爵，而且差不多是空的；內中只有二十來個聖體。管堂的也已經知道了，所以又預備了另一隻聖體爵。可是他一時分了心，沒有把它放在祭台上。等到了差不多送

聖體的時候，他方才記起來，但已太晚了。他眼巴巴的望着鮑斯高神父，不知他發覺聖體不夠時，要怎樣不快樂。

送聖體的時候到了。鮑斯高神父開了聖體爵，面上頓時驚愕，同時並表出憂悶的樣子；接着他舉首望天，就下去送聖體。

他一行一行送過去，聖體却並不見少。等到衆人都領過了，鮑斯高神父捧了聖爵回到祭台上時，爵中還有幾個聖體餘下哩。

管堂的好像瘋狂似的，別人給他說話，他也似乎不明白了。只是東西亂轉，口中不斷地說：『聖蹟，聖蹟！是我顯了一個聖蹟。』他原想說：『因我忘記了再放另一個的聖爵，鮑斯高神父顯了加多聖體的聖蹟。』但他受了這麼大的刺激，連自己說什麼也不知道。

失聲的忽然會講話

一八八零年，鮑斯高神父親臨尼札瑪利底瑪，視察慈幼會的學校。學生們為歡迎鮑斯高神父的緣故，特地預備了一齣戲劇，又請當地的名人和贊助員也來看戲。剛到了進戲場的時候，那個做主角的青年忽然聲音全失。試了許多法子，又請醫生診治，也都毫無用處。這可怎樣辦呢？叫第二個人替他？誰能霎時間扮演這樣重要的角色呢？

校長急得不知怎樣才好，來賓已在台下等着，而且還有當地的大人物。這場面可怎樣收束？只得靜靜的來見鮑斯高神父，把這意外的事告訴他，看他有什麼辦法。

鮑斯高神父沉吟了一會，對校長微笑了一笑，又安慰了他幾句，叫他帶那失聲的孩子來。

不一會兒，那孩子來了。鮑斯高神父降福了他，和調地對他說道：『小朋友，不要怕。讓我把我的聲音借給你，好不好？這樣你又可以做戲了。』

『好，好！』他不覺噙了起來。他自己也覺得很奇怪；怎麼？一剎那間又可以講話了，而且講得很清楚很響亮的。不久戲劇便開幕了。

鮑斯高神父在台下看着，聽着，却不能講話。他好像害了重傷風，說話很吃力，聲音又低又澀。在旁的人也不敢多問他，他一直看到劇終，一句話也沒有說。

可是剛閉了幕，那個方才說話自在，做主角的青年，突然又變了啞吧似的，沒了聲音。同時鮑斯高神父又和來賓愉快地談話了。

重病痊癒

鮑斯高神父往往遇有人阻擾他行事的時候，才顯出最可奇的聖蹟。有些是出於誤會去反對，他

有些却是出於惡意。然而他們見了他所顯的聖蹟，起先的誤會，立即消釋了；初立的惡意，也變為羨慕了。

我們上面已經看過，他依賴天主的幫助，奇妙地克服了很多的艱難。

當他將慈幼會的會規呈上教廷批准時，他明白知道，在羅馬國有許多位主教和樞機大臣贊助他自己的事業，然而，也有幾位，以為當那擾攘不安的時局，批准一個新會規，是不大合宜的事，他們是依着人性的目光斷事；只有天主直接的看顧，方能使他們改變自己的主意。

樞機主教培拉爾地就是最反對他的其中的一個。這幾天來，因他的姪兒害了傷風症，病勢很危急，他終日憂思，很不快樂。

這孩子不過是十一歲，且是獨生子。他的父母實在萬分的捨不得他。

樞機主教和孩子的父親曾經請鮑斯高神父去探訪那個病孩子，但他終是遲延不去，似乎已把這事忘却了。一晚，正當醫生明言沒法救治的時候，鮑斯高神父在培拉爾地的公館門口請見。

那孩子的父母兩人當即將他接了進去，哀求道：「鮑斯高神父，祇有你能治愈我的孩子。懇求你治愈他吧！」

聖人便答道：「我們大家倚賴聖母。現在就起首念一端聖母的九日敬禮吧。」當下他和那家人

念了「九日經」，降福了孩子，便告辭出來。

鮑斯高神父還沒有走出公館門口時，那孩子的寒熱已退了。過了三天，鮑斯高神父再去探訪那病孩時，見他已笑嘻嘻地，活潑潑地在牀上玩，危機已過，病體正要復原了。

孩子的父親快活得不知怎樣感謝他才好。樞機主教見了他，也喜淚交流，感動得非常地說道：「鮑斯高神父，我能替你做什麼事呢？請你只管告訴我。你為我向聖母求得了這麼大的恩典，我極願替你出一臂之力。」

「主教大人，我只求你一件事；請大人在聖父——教皇——面前說一句話，求他早些批准我的會規。」

樞機主教立即答應了他。

教廷國務卿

當時還有一位權力更大的樞機主教，就是國務卿安多納利。他對於鮑斯高神父所呈請批准慈幼會會規一事，也極力反對。聖人自己便到國務卿官裏去求見樞機主教，只見他僵卧在牀，害了風痛的病，困苦非凡。

「主教大人，我特來要求大人幫助我，使我的會規早蒙批准。」

「鮑斯高神父，你看我這般樣子，我連出門一步也不可以。」

「然而，主教大人，請你接受我的要求吧，後來大人的病自會好的。」

「我可替你做什麼事呢？」

「請大人在聖父面前贊成我呈請的事。」

「很好，等我一能起牀，就替你去說是了。」

「那末大人，准定明天？」

「明天？一定辦不到！」

「依賴聖母，明天大人一定可以去覲見聖父。」

第二天早晨，安多納利樞機果然好得多了；痛也不痛了。就即刻去覲見教宗，稟明自己忽然痊愈的事，也為鮑斯高神父說情了。

比約第九很愛鮑斯高神父。當鮑斯高神父私人覲見的時候，教宗同他很親熱的談了一個多鐘頭，應許他自己必幫助批准他的會規。

但是這種問題，教宗不是親自辨理的，却是委託特設的人員去討論查究。聖父明知其中還有一位主教反對批准慈幼會會規，所以對鮑斯高神父道：「你該設法邀得斯菲利亞底主教的同意，這事

就容易辦了。」

又一個聖跡

不多時候，鮑斯高神父便去見斯菲利亞底主教。不料這位主教也抱病在牀。當鮑斯高神父進去時，只見他躺在一張軟椅上，患着很利害的感冒症。

鮑斯高神父便道：「請主教原諒我來煩擾大人的精神，我此來是請大人幫我戰勝一切的阻碍，使慈幼會的會規早蒙批准。」

「要戰勝一切的阻碍，確實不是容易的事！而且你看我這般模樣，叫我怎能替你出什麼力呢？」

「然而我還要煩擾大人去見聖父。聖父對於這事，已很表同情了。」

「但是你要我怎麼辦呢？」

「請大人將自己的健康託給進教之佑聖母，應許她以後要照應這個可憐的慈幼會。不久聖母自會使大人病體復原的。」

「說起來很容易！」

「主教大人，不妨嘗試一下；請大人信託聖母吧。」

「吓，鮑斯高神父！假使明天我真能起床去覲見教宗，我必幫你求他批准你的會規就是了。」
第二天早晨，那個劇烈的咳嗽症便停止了，塞熱也完全消失了。斯菲利亞底主教真是喜出望外，便即出覲見聖父，討論批准慈幼會會規的事。

此後又經過了許多手續，許多時間。最後於一八六五年三月一日，慈幼會的會規便蒙教廷批准了。

聖母進教之佑大堂

還有一件工程。以人性的目光看起來，真是件冒失而不自量己力的事。鮑斯高神父却滿心依賴着聖母的幫助，勇往直前的做去，絲毫沒有猶豫不定的樣子。這工程便是：「聖母進教之佑大堂。」

這座大堂，他在夢中見過的。他夢中所見的三個停站，兩個已經過去了。那間很低的小堂，就是畢納地那間屋；第二座比較寬大得多的聖堂就是聖方濟各堂；至於那第三座壯麗宏大的聖堂，就是現在他正想建造的「聖母進教之佑堂」。他造這座大堂，為給那位天上的母皇——他的大主保，慈幼會的首創者；這是為顯自己的孝敬和感恩的心所建的。

一八六三年便動工掘地。買地打樁，把他所有的錢：四十意元都化盡了。

「今天連一個零用錢都沒有；」司賬的嘆着說。

鮑斯高神父依舊泰然的答道：「沒錢還是要幹下去！誰人曾見我袋中滿了錢，然後開始一件工作呢？應當隨天主的安排！」

掘地時，又遇着了別的意外的困難。原來那地方是沖積土，地質很鬆；必雖掘到二十公尺的深處，才能使堂基穩固。這樣憑空又加重了一筆款項；末後終算也把它清付了。待到了一六六四年，堂基固已打好了，但是地面上一塊磚頭也未曾砌。

鮑斯高神父一天見了問他要錢的承辦人薄贊底說道：「伸出手來！我所有的，都給你吧！」說着，把錢袋向手裏一倒，掉下八個銅元。

承辦人嚴靜地看望着他，一時說不出話來。鮑斯高神父接着說道：「不必着急。聖母自會送必要的錢來造他自己的聖堂；我不過是替她做出納員罷了。」這句說話，後來果然字字都應驗了。

一個富有信德的出納員

出納員豈是容易做的？這件工程雖然完全是為光榮聖母，可是好幾次聖母也重重的探試了他的信德。五年之中，工作中報了好幾次；停了再起，起了復停。

一八六七年，他給一位羅馬的朋友寫信說：「我起初原有四十個泥水匠，現在只有六個了。錢

櫃裏一個錢也沒有！」

預計建築費約在二十萬意元左右，不料到了完工時共費去一百萬意元。那個時候這真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了！

然而鮑斯高神父從來沒有絲毫的起了躊躇的意念。他想出種種方法，往各處募捐。如果人力窮了，他就鎮定和善地舉目向天，好像做着世上最普通的事一般——請聖母顯聖蹟。

聖蹟果然似雨般從天降下。

及至聖堂造完了，鮑斯高神父明白的說道：「這聖堂沒有一塊石頭不是聖母進教之佑的恩典而來的。」

現在且讓我選幾個來講講。

看得見了

一個五月的晚上，更衣所裏來了兩個婦人和一個女郎。那女郎的眼上厚厚的包着黑色的綑帶。她的名字叫斯帶爾台勞，是維諾華地方的人。她眼病了兩年，現在雙目都已失明了。她不能獨自走路，所以由她的姑母和一位鄰居攜着，來到鮑斯高神父的堂裏朝聖。當聖人在更衣所裏遇見了他們，便問道：「妳這眼痛已有多少時候了？」

「好久了；一年以來，兩眼都不能看見東西了。」那女郎答道。

「妳請醫生看過麼？用過藥麼？醫生說什麼？」

姑母在旁答道：「種種法子都試過了，可是一些效驗也沒得到。醫生說這眼已永無希望治好的了。」

她說完了，就嗚咽起來。

「妳看得出物件的大小麼？」鮑斯高神父繼續問那女郎。

「一些也看不出。」

鮑斯高神父說道：「解去這綑帶。」接着領她到了窗邊，問她道：「妳見窗外的光麼？」

「沒福的我！什麼也不看見。」

「妳願意麼見？」

「我願意看見窗外的光，勝過世上任何別的東西。我是一個貧窮的女孩子，沒了眼睛，終生要受苦哩。」

「妳將來能知道善用妳的眼睛，不得罪天主麼？」

「我全心願許下這事。」

「妳依賴至聖童貞，她一定會幫助妳的。」

「我盼望她幫助我，但是我現在還是個瞎子呢！」

「妳自會見的。」

「會見什麼？」

「為光祭天主和童貞聖母瑪利亞，妳告訴我，我手中拿着什麼東西。」

她用力睜眼一瞧，高呼說：「看見了！」

「什麼東西？」

「一個聖牌。」

「什麼聖牌？」

「聖母聖牌。」

「這面的像是誰？」

「一個老人，手中拿着一枝開花的杖——聖若瑟。」

姑母不禁喊了起來：「聖母呀！那末，你真的看得見了？」

「不錯，真的看得見了。我的天主呀，聖母賞賜了我這個恩典。」

鮑斯高神父這時把手一鬆，那聖牌便掉在地下，一直滾到更衣所黑暗的牆角裏。那女郎立刻想

俯身去拾，却被在旁的姑母挽住了。鮑斯高神父便道：「讓她去，且看聖母是否真的賞她再見。」

她毫不為難的一找便找到了。她喜歡到好像狂了，急急的跑了出去，也不和鮑斯高神父辭別，也不去感謝聖母，還自動身回維諾華去。她的姑母和那個陪她來的婦人，只在後面跟着。

不多幾天後，她就回到多理諾，感謝聖母所賜的大恩，又給那正在建築中的聖堂，按着她的力量捐助了一些。

過了幾年，她便進了鮑斯高神父所創的「母佑會」。

我信了

有一位很出名的醫生，一天來到祈禱院裏，見鮑斯高神父。他向鮑斯高神父說：

「人家說神父會治百病。」

「我？一片胡言。」鮑斯高神父答道：

「這是別人告訴我的；而且他們也說了那些被你治愈的人的名字，和他們所患的病症」

「有是固有許多人到這裏來。求聖母轉求天主，賞賜各樣恩典。有些做了一個三日或九日敬禮，便復得了健康。這於我毫無相干；是聖母的慈恩。」

『我也要你的聖母治愈我的病。我才相信這些聖蹟。』

『你生什麼病？』

那醫生便說自己患的是癲癇病；這一年來，病勢更加利害，而且頻頻發作，他每次出門，必要有人陪他，以免意外的事。醫藥無效，他以為這是不治之症，他就像別人一樣，來求鮑斯高神父治愈他。

鮑斯高神父吩咐他道：『你也該如同別人那樣，跪下，和我念幾遍經；後來辦一個妥當神功，潔淨自己的靈魂；然後再要去領聖體，聖母便會幫助……』

他搶着說：『你命我做別的事情吧。這樣的事我做不來。』

『為什麼？』

『因為我不信天主，也不信聖母，也不信祈禱和聖蹟。』

鮑斯高神父聽了不免有些動氣；但他並不畏難，心中默默的為那人祈禱。接着用婉轉而令人信服的話，好好的勸他一番，終於使他雙膝跪地，作了一個十字聖號了。

他忽然說道：『我自己也覺得奇怪，我還會作聖號。因為我已有四十年不作聖號了。』他後來又念了少許經，末後也辦了神功。

一剎那間，舊病若失。從此以後，那病果然一次也沒有發作過。他屢次去到華道角祈禱院裏，

感謝聖母治愈了他靈魂和肉身的病。

霍然病愈

有一個陸軍上將，住在多理諾。他是個熱心教友，也是鮑斯高神父的知交。這時他生着很重的病，差不多已是將死的人。醫生們說他不能長久的了。鮑斯高神父聽了他的神功，雖知道他病勢這樣危急；却沒有給他說起臨終聖體的事。家人都很詫異。

那天正是五月二十二日，鮑斯高神父對病人道：『後日我們將做聖母進教之佑瞻禮（五月二十四日）；請你那天到我們的堂裏來領聖體，感謝聖母賞你病愈的大恩。』

『准到！』病人很低聲的答。

到了二十三日，病勢愈加沉重了：看他的氣息，好像頃刻欲絕的樣子。照理應該快快給他終傅才是。但這時鮑斯高已給他的家人說過，除非他也在旁邊，決不要給病人終傅。

時候已是午後八點了，看病人一定逃不過今晚，於是急派了一輛馬車去接鮑斯高神父。不料他正在聽着神功；許多學生圍着他的神功架，都想在他那裏告解。

『神父，快來吧，將軍要死了！』

他却依舊若無其事的答道：『我正要聽告解，我不能就此放下這些可憐的青年。他們已等了好

久了。我聽完了神功就來。」

說完，又繼續地聽青年們的告解。

等他聽完了神功，已十一點了。馬車還在門外等着。

「鮑斯高神父快些吧！」將軍的家人說。

他答道：「我從今早到現在還沒有吃過一些東西；如果半夜前，我不吃些東西，明天又要挨一天餓了。因為明早五點鐘起，終日我該長坐在神功架裏。」

「神父快來，那邊什麼都有。」

他便跨上馬車，不一會兒就到了那裏。家人一見了他，說道：「快來，快來；再遲些恐怕要來不及了！他差不多要斷氣了！」

「沒有信德的人！我不是給你們說過，明天他該往聖母進教之佑堂去領聖體麼？他自己也答應了我。時候差不多要到半夜了，快給我預備些東西吧，我還沒有吃過夜飯哩。」

一會兒，他就泰然的吃起來了，等他吃完了，家人來給他說病人已好像斷了氣，他却理也不理，逕自走到門外，跨上馬車，回祈禱院去了。

病人並非死去，却平平安安的睡了一大覺。第二天清早，命自己的兒子替預他備衣服，因他要到祈禱院裏去領聖體。

八點鐘左右，鮑斯高神父正在更衣所裏穿祭衣，忽見一個面容蒼白的人，由別一人扶着，來見他。

他便問道：『先生是誰？』

『怎麼？你不認識我了麼？我便是昨夜的病人。』

『呵！聖母！你看！聖母醫好了你的病！』

造圓頂

聖母進教之佑大堂，差不多要造好了，只短了一個圓頂。依照所繪的圖樣是要造的，可是缺少了經費。

可巧那幾天裏，有一位鮑斯高神父的老友，高答男爵，抱病在床。他已有八十三歲，年老力衰，自知不起的了。

當鮑斯高神父去探訪他時，他含糊地說道：『呀！鮑斯高神父！這回我一定不會好的了。不久我就要到永遠去。』

鮑斯高神父答道：『不會的，聖母還有用到大人的地方；她正要大人幫助她完成她的聖堂

哩。

「我極願捐助，可是……」

「大人，假使聖母治愈大人的病，大人打算做什麼呢？」

「假使聖母治愈我的病，我一連六個月每月捐助二千意元為建造她的聖堂。」

「那末我就回去叫我的孩子們為大人祈禱，我相信一定能夠求得這個恩典，大人也該依賴聖母！」

剛過了三天，鮑斯高神父正在自己房中寫信，忽見那個八十三歲數天前卧病的老人，精神矍鑠地含笑站在房門口。他病已好了，現在親自來付他所許的錢。此後他又活了三年，至死不斷幫助鮑斯高神父的事業。

我缺少三千元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晚，鮑斯高神父該付四千元的建築費，手頭却一文錢也未有着落。

盛華神父那時做司賬人，早就帶了幾個慈幼會修士，出去向各贊助員勸募。走了不知多少路，見了也不知多少位贊助員，十一點鐘回去時，只募了一千元。實在無法再多募了。

午後時，大家端靜嚴肅，都以這事為憂。鮑斯高神父却含笑說道：「放心！其餘的錢，下午我

自己去找。」

飯後，他果然戴起帽子出去了，一心依靠天主的安排。

他在路上無意識地走着，不覺已到新門車站。他站了半晌，自己也不知往那裏去。正在這個當兒，一個身穿制服的僕人走來問道：「對不起，你不就是鮑斯高神父麼？」

「不錯。有什麼事？」

「主人命我來請神父立刻去見他。」

「我們就去見他，他住在什麼地方？」

「就在那邊。」說着手指着一座壯麗的住宅房子。

「這房子就是你主人的麼？」

「當然，我主人是很有錢的。」

不一會兒，他們就到了那所房子的大門口，那僕人便領鮑斯高神父到了一間裝璜而又很精雅的客堂裏；接着又帶他進了主人的臥室。那是一個中年以上的男子，正躺在床上；見了鮑斯高神父，便顯出很高興的樣子，請他就坐。

他說道：「鮑斯高神父，請你醫我的病。我聞得許多人因了神父的祈禱，重復得了健康。」

「先生抱病已很久麼？」

『我已經三年，臥在這張牀上，一動也不能動。』

『醫生呢？』

『呵！我再也不望醫生了！假使你能稍稍減輕我的痛苦，我也很喜歡捐助你的事業。』

『那再好沒有了！我們今天正缺少三千意元，為造聖母進教之佑大堂。』

『三千意元？』病人奇怪地張了眼睛說：『神父想是開玩笑吧，如果是幾百意元，還好講得過去，可是三千意元！……』

鮑斯高神父鎮定地說：『先生嫌太多麼？那末不必再去講它了。』他便講起別的事來。

病人又打斷他的話頭道：『我們不要講這種於我無涉的事。我請神父來，專為醫病的。』

『我早已給先生說過了，是先生自己不願……』

『閒話少說，倘若神父真減少我的痛苦，我應許你，到了年底清付，我決不忘記神父的。』

『到了年底？三千意元今晚就要的！』

『這可真的辦不到。誰在家中，藏有三十現銀的呢？這是必須到銀行裏去，費了許多手續，方能取出這麼大的款子來。』

『那末請先生到銀行裏去。』

『神父又來開玩笑了；我早已說過，三年工夫，常常臥在床上，不能起來。』

「但是天主和聖母沒有不能的事。」

說完了這話，鮑斯高神父叫全家三十人都來到了病人的房間裏，命他們一起念了一遍經，求聖母進教之佑賞賜病人痊愈。剛念完了經，就命僕人取衣服來給病人穿。

僕人們都面面相覷，說道：「衣服？主人沒有衣服的。他已三年不着衣服了。那些三年前的衣服，已不知到那裏去了！」

「快往附近的衣莊裏去買一套新的來。」病人不耐煩地高聲說。「你們該照鮑斯高神父的命而做。」

剛巧這時醫生進來，見了這個情形，當即竭力禁阻。說道：「這我可不能負責！」他接連地這樣說着。又向病人道：「這不是去送死麼？」

鮑斯高神父在旁笑道：「不是去送死，是到銀行去取錢呀！」

不一會，衣服買來了。病人就將它穿起來；他已能起床在房中走了。眾人見了都詫異得說不出話來。

他便問僕人替他預備馬車，又叫人端了一盤點心來；他吃得很開胃。因為他已好久沒有這樣吃過東西了。後來他精神愉快地走下樓去。人家用手去扶他，他也不要。他跨上馬車，就往銀行去了。

半小時後，他即帶了三千意元回來，轉給鮑斯高神父。他眼角裏滿泛着喜氣，向衆人說道：『我的病已完全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們可以問鮑斯高神父。他叫我從床上起來，好像我叫銀錢從銀行出來一樣的容易呢！』

夢 成 事 實

得到了許多這種奇異而出人意外的資助，鮑斯高神父的夢最後也就實現了。一八六六年的秋天，眼見圓頂的工程，一天一天的完滿起來。這個偉大的建築物，因鮑斯高神父的命，由一個青年的手告竣了。無數的人都站在堂場上，觀賞這個動人而很有意思的禮節。鮑斯高神父從特設的梯子慢慢的上去，一直到圓頂的最高處。在他面前有一個十二歲的青年；他是法沙底公爵和但曼斯脫侯爵夫人的兒子。夫婦兩人都是鮑斯高神父的大恩人。等他們兩人到了圓頂的最高處，俯身放上那最後一塊磚願的時候，從下面的人叢中頓時發出熱烈的歡呼聲。他們高站在蔚藍的天空中，宛若「信」「望」「愛」三德的現象。這三種神力使這偉大的建築從地下高聳起來。

永 不 遺 忘 的 日 子

砌造的工作今已完竣。外面搭着的木架子也漸漸拆的去了，聖堂的真面目也就一天一天的越加

顯露出來了。然而內部還需一番精細的裝飾的工夫。這樣又經過了兩年。

最後那個久盼的日子到了。一八六八年六月九日多理諾總主教利加爾地，祝聖了新堂，把它奉獻給聖母進教之佑。

上午十點鐘左右，祝聖禮節完畢後，堂門大開。信友們潮湧般衝了進去。一剎那間，已告人滿。總主教便在新堂裏做了第一台彌撒。接着是鮑斯高神父做彌撒。那台彌撒可說是一曲謝恩歌，感謝那位童貞的牧女，這樣奇妙地幫助了他；因為從前絕無在這不過五年的工夫，能產出了這麼偉大的工程。

那天祈禱院裏到處充滿了喜氣。

鮑斯高神父最老的學生們，這時圍着這位他們的慈父。感動地講述當初他的憂懼和希望。他們說：「當時在他們眼前，只有一片草地和一間矮屋，他——鮑斯高神父——已這樣說道：『小朋友！你們不見那上面，一座飾着無數燈光的聖母像麼？』」

「那時他用手指着空中一個神祕的地方。孩子們向他所指的地方看去，一些不見什麼。他們看了看他，彼此面面相覷的呆了起來。」

「但是至到今天，當日的孩子，現在都長大成人了；當日的隱謎，現在却是顯明的事實了。」
晚上祈禱院裏燈光通明，好像白晝，操場上歌聲抑揚，空中在那鮑斯高神父屢次指過的地方，

聖母進教之佑像，在無數雜色的燈光裏，矗立在聖堂的圓頂上，好像在她的寶座一般。

那些圍着鮑斯高神父的老學生便道：「鮑斯高神父，可記得否？二十年前，神父早已見過了！」

不錯！現在你們所見的，我那時已見過了。你們深想一下，聖母怎樣的愛我們呀！」

聖 跡 不 斷

聖母進教之佑大堂已告成了，可是鮑斯高神父的工作並不停止。他後來在多理諾又造了一座聖若望堂，在羅馬造了一座耶穌聖心大堂；此外又開設了許多學校。他那裏來這許多經費？這些都是聖母特別的幫助。

一八六八年六月十日，正是祝聖聖母進教之佑大堂後一日，一輛破舊的騾車載着一個癱疾的女孩，來到大堂那裏，未到大堂，騾車便要停住；因為路上塞滿了人的緣故。車夫雖盡力想把車子街過去，可是總無辦法。這時車中的女孩遠遠看見鮑斯高神父正在一羣求他降福的人叢中，她再也耐不住了；就站起來，跳下車去，待走到聖人身畔，方才覺得自己的病已好了。

她喜得不禁大呼起來；她的父母呆呆的看着，喜淚交流。她高呼着：「我已好了！我已好了！」立刻便進了大堂，去感謝聖母。堂外那許多人個個嘖嘖稱奇，都隨着進了大堂。

又馬賽地方有一富家，家中有一個四五歲的孩子，生得很玲瓏清秀，可惜耳聾，口啞，雙足有癱疾，不能行走。父母先帶他去見當時的教宗必約第九世，求聖父降福這個可愛的兒子，治愈他的病。教宗便叫他們到多理諾去見鮑斯高神父。他們就依命來到多理諾。

鮑斯高神父見了那個孩子，感動得幾乎流淚，就降福了他，後來握着他的小手，向他看了一眼，似乎是叫他走的樣子。

孩子立刻聽命就走起來了；而且走得很穩定。

鮑斯高神父就站在他的背後，雙手重重的拍了一拍掌。那孩子當即回首，明顯着他已能聽見了。

聖人這時聲音很和善動人地對孩子道：『謙吧：爸爸，媽媽。』

果然孩子又說了這兩句溫柔的話。孩子的父親喜得不知什麼似的，只望着自己的兒子流淚。不多時前，這個啞聲癱疾的孩子，現在却能聽，能講，也能行走了。

『你們去感謝聖母吧！這是聖母顯了這個聖蹟。』鮑斯高神父向他們說。

諸如此類的聖蹟，多得不可勝數。假使我們要把它們完全記述出來，真不知要寫到何時才寫得完哩！

工作的活躍

『救人靈魂』這是鮑斯高神父終身勞碌的大目標。他為救人靈魂，尤其是為救青年們的靈魂，任何工作都肯去做。他不但是個講道理，聽神功的神父而且是一個多才多藝的著作家。他的作品很多，各類都有；如：小說，劇本，月刊，歷史，算學的教科書，聖人言行等。他的著作傳行很廣，很受人們的歡迎。

然而他最奇妙最神怪的功作，是把那些在馬路上遊蕩的小流氓，變為有德性的好青年。又從這位導師手中也出了不知多少聖德超凡像聖類斯的青年，其中最光明的要算多明我沙維豪。聖教會正在預備將他列入真福品。

多明我沙維豪

他是蒙陶尼奧，去堡不遠的一個小鎮的人，他也是到祈禱院去讀書的。當鮑斯高神父一見了他的面時，以他尖銳深刻的目光，立即辨出他靈魂無罪潔白，宛若天神；便道：『我見了一幅精良的布疋！』

『神父說的是甚麼布？』多明我沙維豪說。

聖人便答道：『那是為天主做一件美衣的布。』他接着又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多明我。』

『呀！這樣好的名字！你可知道它有什麼意思嗎？這是解釋你是屬於天主的意思。』

『神父，我十分願意如同神父所說的變做一件衣服；我懇請神父指導我成聖。』

『好，你做布，我就來做裁縫匠吧。』

多明我在這裁縫老師手中，真是塊何等寶貴而聽教的布！不多幾年，居然達到這極高聖德的地步；得到神魂超拔的奇恩。

這個年少德高堪得天福的少年，忽患了病，父母要他回到家裏去靜養。他得了鮑斯高神父的許可，離別了祈禱院。當時同學們都送他到門口；臨別時，又祝他早日回來。多明我却淒苦地笑了答道：『多謝你們各位同學，請你們常常記得我；天堂再會吧。』

他到蒙陶尼奧，已是黃昏的時候。他從那小墳場走過時，看見亂草中立着幾個不整齊的十字架，不禁無限惆悵地站住，呆望了一會。

接着面上又現出輕快的微笑。『死！』這個意念是他時常想到的，『寧死不犯罪。』這句話，就是他的座右銘。

到了家裏，雖經父母細心調理，但過不了幾天，竟病倒了。他在自己的房間裏，默默的同天神

談話。微笑的言語中，似乎向四周散發着天上的香氣。

鄰舍們都很歡喜去看望他，因為對他看一眼，說一句話。憐憫親熱的情意便都在這一眼一話中流露出來了。

家人很是擔憂，只有背着他暗暗的嗟嘆灑淚。但多明我却很安閒的靜待死別的時候的來臨。他深知死日的可愛，一憶起就微笑了。

醫生說道：「放心，沙維豪，你的病會好的。」

病人當面絲毫不分辯，等醫生走了，便叫人去請神父來給他付終傳，送臨終聖體。

本堂神父來了，一見了這位青年歡悅的笑容，當即明白他的靈魂已準備飛向永遠的世界。衆人都很顫不安，嚴靜的看着。然而，神父見了他這種平安鎮定的樣子，心中很是感動，一時竟尋不到一句安慰的話。

「神父，你可否給我留一個紀念？」

「你要什麼紀念呢？」

「一個堅固我心的紀念。」

「可愛的孩子，你默想耶穌苦難吧。」

「感謝天主！」多明我低聲說。「是，願吾主的苦難，常常銘刻在我心中！耶穌瑪利亞若瑟，

扶助我於臨終之時！」說着便昏了過去。

他的悲痛的父親，站在一邊，只是默默的看着愛子的灰白的臉。母親哭不成聲。無力的低立床旁。

過了半個鐘頭光景，病人開眼說道：「爸爸，時候到了！」

「多明我，你要什麼？」

「你拿我的經本來給我念善終禱文……」

母親這時再也忍不住了，淘號大哭着走出房去，她的靈魂似乎已被苦海的水浸透了。

父親依舊留在那裏。他是個軟心腸的人，然而，也是個有信德的人。他強抑住自己的悲痛，拿起經文，慢慢的念起來。這時可以聽到兩個聲音——一個是父親顫抖斷續的經聲，一個是多明我的回答：「至慈之耶穌矜憐我」的清晰的聲。

死別的時候已到了。沙維豪已準備把自己的身子——一個僵硬的屍體，遺給父母，親友，讓他們去把它葬在那路邊的小墳場裏；而他潔白如雪的靈魂直向天上飛去。

他微笑着輕聲說道：「爸爸，神父……再會！我還有一件事……記不起來了。我見的是何等好看啊！」

說着，雙手捧在胸前，安然長逝了。

多明我雖已長逝了。他芬芳的德行，依然常存着。慈母的聖教會，注視了這個聖德青年無罪的靈魂，向他伸手，把他抱在懷裏，細細的考察他，為的是日後要大大的顯揚他。

母 佑 會

鮑斯高神父為貧苦的男青年，做下了許多事業。然而在他對於宗徒應行的事。他的腦際，還湧現着另一種事業：「救護貧苦的女青年。」

許多高見威德的人，好幾次將這新事業託給他。教宗必約第九位也曾給他提起過。鮑斯高神父因此知道這是天主的聖意。他祇等待着天主，給他指示實行其聖意的方法。

一八六一年，他有一次在火車上認識了一位神父。這位神父名叫比斯帶利諾，他也懷抱着為宗徒的靈魂。他住在瑪爾男才小村。在他的村裏，在一八五六年時，因他的許可，便成立了一個女青年會；會名是：「無原罪聖母會」。

這會的宗旨是聚集所有自願守貞但不願進會修道的女子；遵守着一定的規則，幫助村會裏做工作的。其中有一個名瑪則來，在某一晚，到堂裏去念玫瑰經的時候，蓦地想起一種新的愛德工作。出堂時，遇見了一位知友，便對她道：「我自從生了那場病後——這病是她服事傳染病人時染到的——便不能再做田間的工作了；你也有空，我們不如在村裏學做裁縫。將來為扶助貧苦女孩子也有

用；教她們做女縫，同時教她們愛慕奉事天主。」

那女友很讚成她的主意。兩人便重新進堂，求天主光照幫助自己實行這個計劃。

明天她們就實行起來，到了那年（一八六一）的年終，她們已學會了自己做活了。別的女友也來湊熱鬧，不久便成立了一個小小的樂園。比斯帶利諾神父在很近聖堂的地方，給她們起了一間屋子；她們便在這裏同居共食。村中的人家都把自己的孩子託給她們照管。

微小的種子

這個小小的樂園一共是七個人。瑪則來祿因為年紀最大，便被推為長者。然而，她那時也不過二十四歲。

誰知十四年後，從那卑微團體中，竟會產出一個完美的女修會來呢？

鮑斯高神父既認識了比斯帶利諾神父，也就認識了這個小團體。後來他自己也曾幾次去考察過。迨一八七一年時，他就定下了一個堅決重大的主意。

他在議會中提出道：「許多有權位的人，好久教我將我們因着天主的神佑所做的工作，推廣到那些貧苦的女青年。依照我個人的意見，我當然不肯接受這件事。然而經了人家這樣再三的堅請，如果不把這事細細討論一下，恐怕要相反天主的聖意了。所以我們在天主面前，把它考察考察；為

光榮天主和拯救人靈究竟要什麼？這個月中，我們的祈禱，無論是私人的或公眾的，都要有這個意思：求天主賞賜我們不可缺少的神佑。」

一個月後，第二次召集開會時，大家都一致贊成招募這第二支軍隊，和那第一支軍隊並行，來教育所有的女青年了。

瑪爾男才那個小團體，現在已由鮑斯高神父統管着。她們開會選舉第一個長上；第一次投票，便選出瑪則來祿瑪利亞。

一八七二年八月五日，鮑斯高神父的新修女穿了會衣，發了第一次聖願。聖人給這初生而卑微的修會取了一個名。這名他久已懷念在心的，當時他向那些女修士說：「此後你們喚做『母佑會修女』。你們將要教養女孩子。將來必是多得無處收容。現在你們雖然人數很少，又這樣貧窮，但是不要怕。你們祇要忠守我給你們的規則，你們自會見到你們的數目奇異的增加。至聖童貞因着你們的工作要幫助民間的女子。」

預言應驗

這個預言果然字字應驗了。不多幾時，這個小小的修會竟有七十位修女。到處都請她們去開設學校。至到今日，不但意大列，歐洲就是美洲遠東也有母佑會修女的踪跡了。

十九世紀的偉人。

現在母佑會修女總共有八千人，七百多座學校，在宗徒事業的田園裏立下了多大的功績！請聽教宗必約十一世，在一篇很重要的公文上發表說：「這半世紀來，沒有一件宗徒的工作，可以說的，祇有母佑會修女可以值得提及，並且倡導着為宗徒的工作。」

就是在鮑斯高神父的花園的這一部份裏，也盛開着許多聖德芬芳的花兒。母佑會的第一任會長，瑪則來律瑪利亞，已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由教宗必約十一世已列入真福品了。

贊助員會

慈幼會和母佑會好像兩支精練的正式軍隊；他們在最前方打着教育平民子弟的非武力的仗。他們以公教的教育去打破一切的偽道邪說。

鮑斯高神父真是一位足智多謀的大軍師。他知道必須另外組織一支後援軍，給前方將士輸運糧草軍火，戰事才能勝利。所以他就編了第三支軍隊：「贊助員會」。

贊助員會就是盡自己的力量，依各人的地位，幫助慈幼會或母佑會的工作，使他們真能達到教導青年的神聖目的。所以贊助員會就是天主上智授給鮑斯高神父最妙的工具。他能夠建了這樣的偉業，慈幼會和母佑會的工作範圍能夠這樣廣大，無非是得了贊助員的力。

至於做贊助員的資格，無論男女，老少，貧富，只要是熱心的公教信徒，便可以做贊助員。他

或以祈禱，或以工作，或以金錢，協助慈幼會和母佑會的各種宗徒事業。所以贊助員會真是公教進行會的先鋒。

鮑斯高神父，為聯絡贊助員起見，又創辦了一種月刊，名為「慈幼會刊」，將會務情形報告給各贊助員。這月刊現在已有十二國文字，每月出版四十萬本。由此足見贊助員會中會員之多了。

傳教遠方

到遠方去傳教，這個思想時常縈繞在鮑斯高神父的心中，他方登了鐸品，便想到遠方去傳教，要不是加發來神父的勸止他，他早已不知到什麼地方傳教去了。

他這時已是六十歲的人了。精神已衰，可是他想往遠方傳教的志願依然是很熱烈的。

鮑斯高神父自己雖然沒有去傳教，但是他的神子，於一八七五年，便由意國起程到南美洲野蠻地方去傳教。當他們正該離別他時，他好像慈父般一個一個行了相抱禮，又教訓他們道：「你們應該一心專務救別人的靈魂；至若光榮，體面，富貴都應當一概輕視，你們願意得到天主的降福和人家的歡迎麼？那麼就該格外愛護病人，孩子，老弱者和可憐的人。你們時時處處是應尊敬服從官吏和神長們。」

到了今日，鮑斯高神父的傳教士已達一千六百餘人。傳教的地方，美洲以外，菲洲，大洋洲以

及遠東各國，都有慈幼會士和母佑會修女。當日他夢中所見的關於傳教遠方的事，今日多半已應驗了。

鮑斯高神父與當代的人物

鮑斯高神父與當代的名人也很有交接。他為謀聖教會的利益和自己的事業的發展，好幾次到那些神父們往往不敢去的地方；如：內閣衙門，王公殿宇等。

當那個時候。意大利政府中的重要人物，多半是共產黨人物；他們所施行的，都是反對聖教會的政策。他們嫉視任何司鐸修士，看他們好像是危害國家的反動份子。

在這惡劣的時局中，鮑斯高神父却能在政治的最高機關裏自由出入，受着一般人的歡迎。就是那些頒佈仇教法律的執正要人，也都很喜歡接見他。他本着大公無私的精神，且話說直爽，絲毫不顧情面。然而，正因他這種剛直性情，所以很得要人們的重視。

有一次，內務部長辣答齊突然發問道：「我明知你不贊成內務部長所頒定的法律。然而我頒定了這些法律，究竟應受聖教會的譴責麼？」鮑斯高神父請他先容自己先把這個問題細細的考察一下，然後回答他。辣答齊也就答應了。

過了幾天，鮑斯高神父又去見內務部長，說道：「部長大人，我極願意來寬慰大人的良心，可

是終沒有找到一個神學士，容許我做這事的。」

辣答齊點一點頭答應道：「鮑斯高神父，我很喜歡你這種剛直坦白的說話。因為從來沒有一人，像你這樣給我這般好的講話，此後你如有什麼事，你儘管來問我；我沒有不答應你的。」

還有一次，那個大政治家賈富對他說：「你的學校的精神和我們的政策整柄不合的。無論你說什麼，你既然擁護教宗，就是反對我們。」

他不愧不忙的回答道：「大人說的不錯；我擁護教宗而且至死也常擁護教宗。可是我雖擁護教宗，同時也能做個良好的國民。無論如何，我終不願參與國事。我在多理諾已住了二十年了；從沒有寫過，講過或做過一種見不得人的事。請大人在我的著作言論和行事中，指出一個堪受貶議的地方來。」

臨別時，這位仇教最烈的賈富，居然握了他的手，誠懇地說道：「鮑斯高神父，我們始終是好友，請你……為我祈禱！」

他便答道：「我一定要為大人祈禱；希望天主時時保佑大人，在此生和臨終的時候。」

鮑斯高神父和教宗

鮑斯高神父愛慕教宗，宛若孝子愛他的慈父一般。他不但自己愛慕教宗，而且屢次教訓自己的

神子們敬愛服從這位人類的公父。

有一件事給我們證明鮑斯高神父的青年們怎樣愛護教宗。事雖微小，用意却很淵深。

那還是一八四八年的事。祈禱院成立還不多幾年，然而鮑斯高神父在自己的青年們的心坎裏，已深種下愛護教宗的根蒂。那年教宗必約第九被迫退出羅馬，避難於加愛帶時。普世的信友都抱不平。到處捐錢，賑助教宗和聖教會的急難。而鮑斯高神父的頑皮青年，居然也合捐了三十三塊意元，寄給教宗。

必約第九接到了那微薄的獻儀，覺得很感動；不知那些貧苦的青年行了多少的小犧牲，才積聚下這筆錢。他想到這裏，不禁掉下幾滴淚來。於是就送給他們每人一個聖牌，又給鮑斯高神父寫了一封信，讚他愛護教宗的孝心。

鮑斯高神父做主教

鮑斯高神父愛教宗好像一位慈父。必約第九位愛他也好像一個孝子。一次竟要擢他做主教，聖人連忙推辭道：「呵！聖父！我那裏當得起這個光榮？請聖父另選別人吧。穿了紅袍，站在我的頑皮青年們的中央，像個什麼樣子？他們都要遠避我了。而且我的贊助員們也以為我變成富者了，我

怎敢再伸手去向他們求哀矜呢？聖父，還是讓我依舊做個卑微的鮑斯高神父的好！』

必約第九也是個聖人，他立刻明白鮑斯高神父這樣坦白地給他所說的話。教宗很了解鮑斯高神父的指示。故而竭力幫助他創立慈幼會，又託他做非常重要的事，屢次叫他去討論各種問題，並徵求他的意見。教宗願意鮑斯高神父常住在羅馬，那麼一有了事，就可叫他去商量。但是這時慈幼會成立未久。聖人不能長期離開自己的神子；所以必約第九在位時，鮑斯高神父曾到羅馬去過十四次。每次他到羅馬時，教宗總是很優待他，甚至用教宗自備的車子去接他，又准他到自己的臥室中去覲見。

一八七七那一年，聖人覲見教宗後，出來走到華諦岡宮的樓梯上密告自己的書記說：「你想想吧！當教宗卧病在床時，却依舊接見我。吓！你想他睡的是怎樣的床！這是又低又陋，和我們祈禱院裏學生睡的床無甚分別！床前也不鋪半張地毯！房中地下所鋪的磚頭，都已陳舊不堪，有的高，有的低，走起來也要留神着，不然，就會跌倒。必約第九知道我的眼睛不好，便時時對我說：「小心，鮑斯高神父，走這邊來，那裏有一個洞。」唉，一個教會之首，竟修到這樣神貧的地步！請看世上第一個大人物，自願生活在這貧寒的光景裏，這是多麼難得啊！」

觀見教宗良十三

必約第九升天後，繼任為教宗的便是良第十三。這位新教宗雖不同必約第也那樣慈祥和藹，可是第一次接見鮑斯高神父時，給這青年的教宗說的話，已明顯着新宗徒怎樣重視鮑斯高神父的教育工作了！

教宗曾說道：「那些否認聖跡的人，假使叫他們解釋一個貧窮的司鐸，能夠每天養活數千青年時，他們必要啞口無言了。」

教宗的志願

兩年之後，教宗將一個熱切的志願，給鮑斯高神父實現了。教宗的意思，是願意在羅馬造一座耶穌聖心的大堂，但是因了經濟以及許多其他的問題，只得建造了堂基，工程便停止了。教宗深憂自己的希望不能實現，就將這事告知鮑斯高神父，央他完全負起造堂的責任。

鮑斯高神父雖然覺得這事非常艱重，但因為是教宗的意思，同時又是恭敬耶穌聖心的，就滿口應承下來。經了數年竭力的工作，終於把這座「耶穌聖心大堂」造成了。

鮑斯高神父最後去觀見教宗良十三時，聖父顯出非常慈愛的樣子。依禮，觀見教宗時，該跪着

的；鮑斯高神父因自己年老力衰，便在吻足後，求聖父准自己站着。『不要站着，應該坐着才是』
教宗說着，便喚人快取椅來給他坐。接着又好像很為他掛慮似的，又問他起居飲食的情形。

教宗說道：『你應該自己保重。不要再這樣勞苦工作！你的生命是屬於聖教會和你所立的修會的。我見你的事業向各處擴張，如法國，西班牙，美洲甚至南美極端的巴打可尼亞都有你的會士。你的生命和你的指導是你日益增加的神子們所不能缺乏的，要是我有了病，我深信你一定會連不能的事，都要去嘗試為治我的病；那麼我願你也要這樣待你自己；這是我所願的。你明白麼？不但如此，而且我命你做這事，也是因為聖教會還需要你的原故。』

這時鮑斯高神父要求教宗一件關於慈幼會的特恩，教宗便立刻答應了他。又給他說道：『親愛的鮑斯高神父，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願全力幫助慈幼會會士；我願你當我是你的第一個贊助員。誰反對你，就反對天主；這事已顯著着陳列在我的眼前。你用極平常的法子，完成了這麼偉大的事業。勇往直前吧！教宗，聖教會，公教的世界都景仰你，擁護你，扶助你的修會……』

鮑斯高神父感激萬分地答道：『聖父，我不知怎樣感謝你好。我只有一件事可以向聖父保證的，就是我們時時處處努力教導我們的青年，同時也愛護，尊敬，服從聖教會之首——耶穌基督的代表。我們所完成的一些善果，都是歸功於聖父的祝福和庇蔭而來的。』

最後的覲見

鮑斯高神父最後一次去羅馬，是在一八八七年的正月。他去的是為參加祝聖聖心大堂的大禮。

這時離他死時不過一年，所以他的可憐的身體，已像一架工作很久之後的壞機器，周身都是病。祝聖禮完後，聖人就在堂裏做了彌撒。彌撒中，人家見他哭了幾次。彌撒後，有人問他為何這樣感動。他便答道：「我那時重見九歲時所做的夢……同時我又憶起聖母給我說的話：『到了時候，你一切自會明白的』。我到了這時，方才明白了一切……一切！聖母是何等慈愛的母親呀！」

前一日——就是五月十七日，他也覲見了教宗。這次覲見好像一個僕人到自己的主人面前，向他行最後的一別。他明知自己在世不久，所以他願離世之前，最後一次跪在耶穌基督的代表足下，求他降福。

教宗良十三勝於慈父般的招待他，叫他坐在自己的旁邊，又把一張人家新送的絨毯替他蓋在膝上，說道：「我願你首先用它。」此外教宗又給他說了許多安慰撫問的話。

鮑斯高神父再不能見教宗了；這是最後一次的覲見。然而他臨死之前，格外顯出敬愛教宗的心，如同將熄的臘燭，放出最後的光明一般。

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當多理諾總主教亞利蒙特去探病時，鮑斯高神父感動地低聲說道：「時世很艱難，主教大人！我經過了很艱難的時世……但是教宗的權力……教宗的權力……我已給賈利哀勞主教說過，叫他再去給聖父說：『慈幼會會士無論在什麼地方工作，常常是要保護着教宗的權力的。』」

慈幼會會士的已往與未來，也時時保存着會祖的精神。這就是到處擁護教宗的權力

榮耀的行程

天主在召這位勤勞的忠僕去享天上的永福之前，也願在這世上去光榮顯揚他。天主曾說道：「良善的乃真福，將得樂土。」這話在鮑斯高神父身上完全應驗了。

他雖受着無數的艱難痛苦，却始終不改他的溫良和善的態度；好像中流的柱石，雖被洶湧的浪衝擊，却毫不動搖的一般。所以在他生命史裏的最後數年中，也目見人們熱烈地頌揚他，歡迎他。

我這裏所要講的，另外是指他往法國和西班牙時的情形。他這行程的目的，是在這些國家裏，創立慈幼會的事業，使他宗徒的愛德，也能傳及彼國的青年。

他那時已有六十八歲，年紀雖然不算得十分大，然已衰老不堪了。兩足既站不穩定，眼睛也差不多失明，故走路常要人扶着：真是一個龍鍾的老人。然而他的兩臂還很有力：就是顯聖蹟的力。

人們見了他，都好像觸了電似的，再也不肯離開他。他所經過的地方的居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熱烈的歡迎禮。

鮑斯高神父所接見的，各色的人都有：平民，貴族，哲學家，詩人，新聞記者，科學家……：無論何人，一和他接近，必受了他良好的影響而離別他的。聖人自己也曾說過：『我在巴黎沒有很多天，已解決了一百多件良心的疑難問題。假使我只解決了一個這樣的問題，就已值得我這次的來回奔走一場了。』

許多人得了他的降福，多年不治之症，忽然間好了。還有許多人因着他的降福，得了改過的神恩。就是沒有信德的人，見了聖人，聽了他的說話，也覺得很大的感觸。

聖女瑪達肋納堂的講道台上

巴黎城內有一座聖女瑪達肋納堂，在這堂裏講道的，都是些有名的講道者。鮑斯高神父也在那堂裏講過道理。

去聽他的人真是人山人海。鮑斯高神父雖由幾個人引導着，給他開路，依舊沒法到得講道台那裏去；因為人人都要吻他的手。末後終算上了講道台，開始講了。他當然不是一個大演說家；而且他講法文又講得不流利，他的聲音又不是洪亮動聽，他的姿勢呆板而且遲鈍，他的外面的一切舉動

很簡單，一絲沒有令人欣羨佩服的地方，只有聖人懷着無限的謙遜，才敢到那上面去，給巴黎那些喜聞高論，易於訾議的聽衆講道。

他講述自己所創的事業的發展，又把各處所立的學校，急待賑濟的事說了一番。聽衆並沒有十分明白，可是已聽到了一些大意，到了募捐的時候，一會兒已捐到了一萬法郎。

聖 蘇 而 比 西 奧 堂

三日後，在聖蘇而比西奧堂裏，又重行演出熱烈，敬愛，和慷慨的劇來。鮑斯高神父答應了在那裏做九點鐘的彌撒。

八點鐘堂裏已擠得水洩不通。他因為去探望幾個病人的緣故，遲到了一個多鐘頭。彌撒中念完了聖經，轉身就向那許多的聽衆簡單地申述慈幼會的情況，又要求思人們的捐助。聖體是聖人自己送的；差不多經過了半個多鐘頭。彌撒完後待要回更衣所裏去的時候，那種景況真是萬想不到的。人人都想用念珠聖像等聖物去觸他，請他降福了又降福，把他身上穿着的舊衣，一塊一塊的剪下當做聖物。有的跨過梳子，更有些把梳子撞翻在地，只望走近他，見見他的面。當時有好幾個警察和管堂的人護衛他，以免受那些人衆的衝擠，可是不久已全失了護衛的能力，直到十一點三刻他才進了更衣所。當下更衣所的門閉上了，然而人衆還是等在更衣所的門口，望他出來降福他們的病人。

後來衆人一知鮑斯高神父已往本堂神父那裏去了，那羣人便又湧到那裏去。

往 西 班 牙

鮑斯高神父雖已那麼年老，但他在一八八六年的春天，還動身去到西班牙。他經過法國的中部直到西班牙的巨城巴爾哀勞納。當地的人民迎接他好像迎接一個國王。許多最高神長的，文武官吏都在車站等候。四十部四輪蓬車在附近的空地，正待送他到那邊的慈幼會學校裏。火車一到，無數的人都湧上去見他，歡呼他，并求他降福，當時從車站到四輪車的地方，共費了半個多鐘頭。

當他在巴爾哀勞納的時候，每天總有無數的人，到那座慈幼會學校去訪問他。其中什麼地位的人都有，如：貴族夫人，神職界最高長上，勞工和資本家，新聞記者，平民，學校……竟然沒有地方去盡收容他們，然而，他們也安然坐在路邊，靜待輪到自己進見的時候。

後來人越來越多，遂不能一個一個的進見，於是便五十個人一隊的在鮑斯高神父面前經過。他給每個人送一個聖母進教之佑的聖牌，又降福了他們。最後數天，因為人數太多的緣故，必須想出一個更簡便的方法，這就是他不時的走到一個洋台上，向下面時時更換了的民衆祝福。

當他接見來賓後，到城中去拜訪慈幼會主要的恩人時，城中的居民不但擠在窗口，甚至有很多爬在屋頂，圍牆或樹上，看他經過，而求他降福。

聖蹟

他在巴爾哀勞納時，也如同在多理諾和巴黎時一樣，顯許多聖蹟。四月十三日，當三十多人，在他房中圍着他的時候，有一個十五歲光景的女孩子，費了許多氣力才能鑽到聖人身畔。她的左手和右足都已完全癱了。

鮑斯高神父一面降福她，一面問道：「你什麼地方有病？」

她答道：「這裏，右手。我從來未曾可以動它。」說着，不覺把右手伸出給他看。聖人笑了一笑，又命她走；她果然立刻走起來了。她母親站在旁邊，喜得哭了起來。聖人便吩咐她道：「直到耶穌聖體瞻禮，每早你該念三遍天主經，聖母經和榮福經，這不是為求得病愈，却是為感謝至聖童貞所賜的大恩。」

不多幾天後，有一位婦人帶了三個孩子來見聖人；其中最小的一個，不過二歲左右。她求鮑斯高神父降福他們，使他們常做熱心的教友。聖人舉目望天，向上凝神了一會，在降福他們前對她說道：「這兩個孩子將來要進會修道；這個最小的將歸於我。」

這預言後來果然應驗了。兩個長子棄俗修道；那個最幼的在一千九百年，聖人死後十二年，進了慈幼會。

我們不能把當日巴爾哀勞納城的居民敬愛聖人的情形完全紀述出來。只是說那個公教國的西班牙，以無限的熱誠，歡呼這位青年的大宗徒，就可以見一斑了。

第二座耶穌聖心堂

巴爾哀勞納城中巍巍然矗立着一座山，山名是底皮達包，意思是「我將給你」。相傳魔鬼第三次誘惑耶穌時，把他帶到一座山上，給他看普世的國家，對他說：「要是你跪下朝拜我，我將給你一切這些國家！」巴爾哀勞納的那座山，便是當初魔鬼帶耶穌去到的山。

鮑斯高神父在離別巴爾哀勞納前，願往酬惠聖母，於是便到聖母堂去拜聖母。剛到了堂門口遇見聖味增爵宣講會（*Conferenza di S. Vincenzo De' Paoli*）的會長，和一大羣城中有名望的人物。那會長見了鮑斯高神父，便迎面來向他說：「為記念神父曾經過此城，這幾位先生定意將底皮達包的地產權讓給神父，為的是在那山上蓋一座聖心堂。」

鮑斯高神父感動得幾乎流淚，答道：「呵！各位先生，我很喜歡接受而且我十二分感謝你們。須知諸位這時是天主教上智打發來的。我剛從多理諾動身，心中曾自言道，現在羅馬的耶穌聖心堂差不多要完竣了，又該另外再造為恭敬耶穌聖心。那時有一個聲音在我心中說道：「底皮達包……」

底皮達包……底皮達包……不錯，聖心願意正在那裏；在底皮達包山上，受世人的恭敬。」

明天鮑斯高神父便由西班牙動身回去，心中懷着永不可忘却的記念。不錯，四十五年的宗徒事業，便在不斷的歡呼聲中告一結束了。然而他對於那些歡呼，却毫不注意。

他現在刈穫着工作的美果，但他一切完成的工作却都歸功於童貞聖母，他屢次這樣說道：「回想起來，天主的降福，所以好像雨水般這樣滋育了我們的工作，都是因了一八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聖母無原罪瞻禮，在聖方濟各堂的彌撒裏，和巴爾多祿茂加來理同念的那遍聖母經。我全靈念了那遍經，至聖童貞就垂允了我，半世紀來，她時時俯聽着那端午微經文的呼求。」

祈禱院中大慶祝

鮑斯高神父遠道回來，講述他自己到處所受的歡迎，在這些青年們的心中，引起了無限的快樂。整個所禱院的青年都圍着他，喜悅地聽他慈父的說話。聖人常是和藹可親地，微笑着和自己的神子們談話。他應許他們此後終不離他們，直到天主喚他到永遠去的時候。

啊喲！那個可怖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近來了。鮑斯高神父的身體，已顯着地告訴衆人，他為宗徒的工作已做得筋疲力盡，不久便要去得他的酬報了。

這些思想，在祈禱院中蕩漾起一種莫名的憂痛。然而却有一個喜信暫把這愁雲撥開，衝進那些青年的心中，照射着喜悅的陽光。

原來是聖父擢升了一個鮑斯高神父最先的學生，賈利瓦勞神父——南美洲的傳教士——做那地方的主教。這個消息固然使聖人得了莫大的安慰，然而他許多年前早日料到。今天這樣的日子。

一八八五年十二月七日自在聖母進教之佑大堂裏，祝聖了第一位慈幼會的主教。隆重非凡的禮節完後，新主教在更衣所門口遇見了自己的八十歲的老母和鮑斯高神父。主教親熱地抱着自己的愛母，接着便走向鮑斯高神父那裏。他——鮑斯高神父——這時脫了帽，等新主教來。

主教到這時常將手藏在衣裳的摺縫裏，因為他願鮑斯高神父首先親他主教的戒指。聖人正想親他的手時，他已投在慈父的懷中了。

兩人都流着喜淚，緊抱了好一會兒！等心中感情的迸發過後，聖人才俯身吻了新主教的戒指。

亞利蒙特樞機主教

多理諾的總主教，亞利蒙特樞機，好幾次去到祈禱院。他自己說去見見可愛的若望神父。他這種欽仰熱愛鮑斯高神父的心，使聖人和他的神子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總主教多次來探望聖人，也是為聽教宗的命。教宗知道聖人的身體日益衰弱，亟欲知道他關於

繼任的事，懷着怎麼的意見。

鮑斯高神父知道了教宗良十三的命意，就在一八八四年十月廿四日乃召集開會，會中聖人把揀選繼任人的事情說明了，大家都默默無言，顯出很憂苦的樣子。這就是：將有一日會不見這位慈父的思想，使他們心中起了無名的悲痛。

鮑斯高神父，得了天主的啟示，四天後，便叫議員們來，告訴他們，他已決意揀選盧華神父為自己的繼任人。羅馬教廷也很贊成；教宗良十三便下諭准鮑斯高神父將這事公佈。

十個月後，就是一八八五年九月二十四日，鮑斯高神父給慈幼會全體會員寫了一封公函，說道：『經過長期的祈求天主，懇請聖神的光照和進教之佑聖母以及我們的主保聖方濟各撒肋爵的保佑，我用聖教會最高神牧新賜於我的權能，指定彌格爾盧華神父，為現任慈幼會副會長，為我的總代表。此後他代表我完全執行治理本會的事務。』

往 永 遠 去

鮑斯高神父已該得天主給自己為其忠僕預備下賞報。他堅實強壯的軀體，已到疲勞困乏至極的地步了。三年前醫生們早已發見了他這樣衰弱的情形。

一八八四年三月裏，蒙畢利哀大學醫科教授，名醫可姆拔，因承亞爾培拉神父的請，特從蒙畢

利哀來到馬賽診治鮑斯高神父的病，他細細的診察後，向聖人道：「神父工作過勞，傷害了自己的身體。神父的身體好像一件衣服，已穿得太破爛了。唯一的方法是把它放在衣櫥裏，故而，你必須絕對休養才行。」

「噯！醫生，恰是我不能用這個方法，要做的事，實在太多了！我不能把機器停止呀。」

機器開到不能再開了才停止，可是有一天，那架機器必該停止。

在一八八七年的十一月裏，聖人雖是一天不如一天，他依舊願意在華而撒利哀給慈幼會會士講避靜的道理。

一天，巴爾培利斯神父問聖人道：「我們既已定了華而撒利哀為哲學院，此後便能多次見鮑斯高神父的面了，是不是？」

他忽然嚴肅起來，似乎想着什麼重要的事似的，答道：「是，我要到這裏來，而且還要留在這裏看守着。」

說着，眼凝望那條從屋頂直通至大操場的寬梯。果然，四個月後，就在那地方莫造了他的墳。

不能再做彌撒

近來鮑斯高神父在自己房間隔壁一間房裏做彌撒。然而他精力已這麼不濟，連轉身也不能。到

了送聖體的時候，他便坐下，讓別一位神父送給不多幾個的來望彌撒的人的聖體。到了十月三日，他一些氣力也沒有了，只得去望自己的書記的彌撒和領聖體。

那年（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初，有三件事很安慰了聖人的心。

十二月六日，聖母進教之佑大堂裏，又給一隊新的傳教士行送別禮。自從一八七五年第一隊傳教士從美洲出發後，這已是第十二次了。鮑斯高神父也願到堂參與那別禮，他僕着背，由別人扶着，一步一步的特從自己的房裏，來到聖堂，降福那些年少精壯的傳教士，那是何等動人的教訓啊！衆人都站起來泣視着他。

聖體降福後，有一位主教向那隊出發遠方的傳教士，致送別辭。接着他們一個一個從鮑斯高神父面前經過，吻他的手。他們見了這麼衰老的樣子，明知自己此去，再也不能見這慈父的面了；想到這裏，不免心酸淚下。

等傳教士過去後，堂中的教友就衝入了彌撒間，個個要求聖人降福。當他出堂時，衆人都在後面跟着，一直送他上了樓梯；然而，還是仰臉望着，似乎不忍離去的樣子。

賈利哀勞主教回國

新的傳教士起程後，第二天賈利哀勞主教，便從美洲回來，下午二時到了祈禱院。

聖人見主教走進房來，便想站起來迎接，而主教早已跑到了他面前，兩人緊抱了許久，流了不知多少的喜淚。最後聖人吻了主教的戒指，第一句的發問是：「你身體怎樣了？」

聖人的這樣問他，就是因為不多幾個月前，當賈利哀勞主教在南美巡視教區時，騎馬跑過高地利來山脈時，猛然由馬背跌下，斷根兩根肋骨，幾乎傷了性命，可是他雖害了這麼危險的病，却始終沒有失望。他似乎聽見一個神秘的聲音，這樣對他說：「你應當回多理諾，給鮑斯高神父送終。」

現在他果然回來了。

聖母無原罪瞻禮

明天——十二月八日，聖無母原罪瞻禮，鮑斯高神父願意到飯廳裏，同衆人一起食飯。那幾天，有一位里愛奇的主教，作客在祈禱院裏，他自願扶聖人到飯廳裏去。聖人推辭了半晌，終於由那位主教扶着下樓。飯後，主教又願扶他回房。可是這次聖人無論如何不肯答應。當時兩人那種推讓的情形，真是很動人的。最後神父的謙遜平勝了主教親熱的敬心。

這是最後一次鮑斯高神父下樓與衆同食。他的病體一天虧弱一天；一切那些類似的樂事，都已毫無挽回地逐一放棄了。他——鮑斯高神父——最後一次下午乘車出外閒遊是在十二月二十日。

十六日那天下午，他曾和盧華神父和自己的秘書，乘車出外閒遊過一遭。那天他好像格外歡悅似的；車上津津談着自己最喜讀的赫丁和希臘的著作家，又很有興味的將作者的身世和他們的作風一一分述出來。同車的人，都如睡夢初醒，且驚異他的好記性。一個七十三歲，滿身是病的人，還記得少年時所讀的書，怎能不令人驚異？

在離祈禱院不遠的地方，遇見了亞利蒙特樞機。這位儀表非凡的總主教，一見了這位卑微的神父，急忙走前去，高呼道：「吓，鮑斯高神父！」接着他就上了車，抱吻了聖人。

剎那之間，路上站滿了一大堆人；大家見了這種情形，都暗暗的稱羨說：「看他們何等相愛呀！」

最後的出外遊散

過了三天，鮑斯高神父願坐車出外去遊散。

回來時，車子剛進了聖母進教之佑大堂的廣場，突然一個面生的人，喚停了車子，請見鮑斯高神父。

他是聖人最初的學生。那幾天，因事經過多理諾，便想來探望自己的老師。

鮑斯高神父便問道：「你的生意好嗎？」

「還好·多謝。」

「你的靈魂怎樣？」

「我常努力着做一個鮑斯高神父的好學生。」

「好！盼望天主報答你，請你為我祈禱。」

聖人便降福了他；臨別時，給他說道：「我千囑萬囑你，你要救自己的靈魂·常時要做個好教友。」

車子向前行了幾步，又停下了。聖人便從車子下來，差不多是由他的神子們抬着，回到房裏。這是他最後的一次下樓。

最後的宗徒工作

鮑斯高神父生平最喜歡做的宗徒工作，即使是接見來賓和聽告解時，也幫助他人來救靈魂的；然而，現在他連這工作也不能做了。

三年來，他不能好像從前那樣每早聽告解，不過在瞻禮四和瞻禮七晚上，也是去聽告解的。十二月十七日，正逢瞻禮七，有三十個最高級學生願意在鮑斯高神父跟前告解，便堅請秘書准自己到聖人的房裏去。秘書雖給他們說鮑斯高神父實在不能聽告解，他們依舊堅決的要進去。

秘書沒法，只得將事通知聖人。他起初覺得自己無力聽告解，但是轉念一想，似乎自然的樣子答道：『可是這是我最後一次去聽告解了。』

秘書勸他不要太辛苦了，免至後來又要發寒熱；但他很感動地反覆的回答說：『可是這是我最後的一次。你容他們進來吧。』

於是他就聽了那些青年們的神功。果然，這是最後的一次，以後他再也不能聽告解了。

最後的掛慮

最近兩月的病中，鮑斯高神父時時牽着一件事，就是傳教的工作。他口中不時的提及這事。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有三位比國傳教士請見聖人。他降福了他們後，便道：『請你們為我，為慈幼會，尤其是為傳教士祈禱。』

他幾次給賈利哀勞主教說道：『請你再三的告訴某先生，請他時時記得我們的傳教士；我也記得他和他的家庭。你到處去講吧，幫助傳教的工作是最好的法子，為求聖母進教之佑賞賜自己所願的恩典。』

一天，他覺得身子很不好，便將賈利哀勞主教和盧華神父一再叫了來，給他們吩咐了最後的話。末後他說道：『我常記得我們的贊助員和他們的家庭為幫助傳教所做的善功。』

賈利哀勞主教打算到羅馬去見教宗。聖人就這樣吩咐他說：「你不是明白了嗎？為什麼聖父應該保護我們的傳教工作？因為慈幼會士，不論在何處工作，第一事便是擁護伯多祿宗座的權力。」後來他似乎見着未來的事，便預言道：「放心，放心！因着教宗的保護，你們將往非洲，而且還要渡過非洲，去到亞洲，蒙古和許多別的地方去。」

聖人又知道，依靠宗徒之后的神佑，傳教事業就能一日千里，猛進無已了。所以他吩咐自己的神子們道：「你們到處傳揚聖母的敬禮吧。進教之佑之聖母，願意借慈幼會士為傳教的工具，同時還要救不知多少的靈魂！」

去世前四天，夜間病勢似乎很危險。聖人無力地低聲給跪在牀前的賈利哀勞主教說道：「去傳教的地方，救世人的靈魂吧！」

祈 禱

當鮑斯高神父這次臥病的時候，多理諾，整個意大利，全世界的信友，和陪侍聖人的神子們，一齊熱烈祈禱着，切望仁慈的大主，顯一個聖跡，賞賜聖人病愈。在許多慈幼會的學校裏，日夜顯供着聖體，切求這個大恩。

散在普世的慈幼會贊助員也都克苦，守齋，祈禱，許願，和做許多別的善功，只望這樣能感發

天主的仁慈，延長聖人的壽命，不但和聖人有關係的人是如此，就是所有別的信友也都為他祈禱。各國的報紙，特設訪員，從遠遠千里而來，為的是報告聖人的病況。

祈禱院裏出入的人擁擠不堪，個個亟欲知道關於聖人病情的消息，電報像雪片般不斷地飛來。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各處慈幼會學校的校長，也都趕回來謁見他們的慈父。

羅馬有一座聖心學校，是慈幼會所創辦的。在這幾天裏，凡公侯伯爵，主教神父等，也不斷地到那學校去探問鮑斯高神父的消息。教宗自己也差人去問候。

別處的慈幼會學校也是同樣的情形。在巴爾哀勞納特設三處為報告聖人病況的機關。巴黎的居民因鮑斯高神父的病，就更加認識了慈幼會的事業。

好 結 果

聖人却鎮定地看自己不久便要離開這個世界，宛若一定不易的事。

馬賽城聖心學校校長亞爾培拉神父給聖人說：「鮑斯高神父，你已是第三次到了永遠的門口。每次因你的神子們的祈禱將你重新挽留在這世上。深望這次也是這樣。」

聖人答道：「這次我可不再來了。」

有一天早上聖人問自己的秘書道：「祈禱院中的人，知道我身體不好麼？」

「知道的。不但這裏，就是神父所辦的學校，到處也為神父祈禱。」

「望我病好？沒有辦法。我要往永遠去。」

這個意念，當他最後一次坐車出外的時候，曾說過的。他道：「現在我只望應得一個好結果。」

秘書答道：「鮑斯高神父，不要這樣說！休養幾天，便會復原的。」

「不，不。我只望應得一個好結果。何況我也願意升天堂去，因為在天堂上，我更加能夠為我的神子工作。若在上，我一些也不能再幫助他們了。」

有時人家叫他求天主賞賜病愈，他終是不答應。他的回答常是：「隨便天主怎樣安排我！」

人家給他提贊揚天主，耶穌聖母的誦句，他也回答；可是給他提：「至聖童貞聖母瑪利亞，求你賜我病愈」的時候，他便不答了。

聖人明知自己的病已不會好。醫生們也都這樣說：「鮑斯高神父是無救的了，他周身都是病。心，肝都生了病態；脊骨神經也包有許多疾病。所以下肢不能動彈，他不能講話。而且腎臟工作不良，肺部更壞。這病沒有什麼間接的原因。祇因他工作過勞，思想太多緣故。所以便不能說他病死；祇可以說是一盞油燈，點完了油，便不得不息了。」

請你們爲我的靈魂祈禱

這些情形，病人自己也都知道，所以他央求所有服侍他的人，幫他救得自己的靈魂，多理諾總主教，在動身去羅馬之前，特來探望聖人，聖人也是這樣求他。

總主教奇異地說道：『可愛的鮑斯高神父，你不怕該死呀。你自己也有這麼多次囑咐人預備善終；何況你自己本身呢！』

『不錯，我曾多次囑咐了別人，可是，現在我也要別人這樣來囑咐我！』

那晚十二月二十三日，差不多五點鐘的時候，爲聖人聽聖功的神父奇亞高曼利來了。是聖人往日修院的同學。兩人密談了幾分鐘。

這位好神父令聖人憶起一件事來！一八八五年他病重將死，聖人給他說：『不怕。你不知你應該給鮑斯高神父送善終的麼？』

第二天早上七點半，聖人準備領臨終聖體。當時他流着淚給在旁的神父們道：『你們都幫我來善領吾主耶穌吧……我……覺得慚愧……主乎，我靈付於爾手。』

當他看見賈利良勞主教捧了聖體爵，走進房來時，愈加感動流淚了。聖人穿上領帶，熱心領了聖體。當時的情形，真是筆墨難以形容殆盡。耳聞的只是主教的經聲和在旁的人嗚咽聲。主教自己

也忍不住而流淚。

上午十一點，賈利哀勞主教又給聖人付了終傳。聖人曾已求過教宗的降福；最後又經賈利哀勞主教的催促，在病二天，耶穌聖誕的晚上，就接到了教宗降福的電文。

不改的愉快

聖人自知去逝不遠，癱疾的身子受着這許多劇苦，自覺精力一日不如一日，可是他鎮定如故，不改他愉快的面容。

當他病勢稍輕的時候，依舊神志非常清醒。有時經過幾個鐘頭，昏沉不省；等他一醒過來，又能說話，並很自然地議論各事事務。醫生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緣故。

在旁的人，不但奇異聖人的忍耐，同時也很奇異他始終不改的笑容。聖人直到死時，常是說笑着；好像日益厲害的病苦，反能使他顯出更歡悅的面色一般。

聖人向那個抱他換地方的人說道：『你把這些都記在賬上，等後來一起算吧。』
有一天，他呼吸很不便，却含笑說道：『你們可知道何處可以買橡皮的裝氣袋麼？』

『鮑斯高神父，你要來做什麼？』

『用來換我的肺，它們真是一文也不值了。』

一晚，看護替他換了床後，便問他說：『可愛的鮑斯高神父，我們不是使你受許多苦楚麼？』
聖人笑着答道：『呵！你說的有理！』

直到臨終斷氣的時候，他常是有說有笑的。不過一個思想使他悲痛流淚的，就是不久應該離別自己的神子。每一起想起這事，他的心好像要碎的一般。他道：『我死時唯一的犧牲，就是離別你們』

一線希望

正月初，鮑斯高神父的病似乎轉佳了。神子們的祈禱刻苦好像已發生效力。胃口也開了，精力也畧略的復原了。醫生們都覺得愕然。

聖人自己也覺得奇怪。他說道：『卧了二十一天，而且差不多沒有吃東西，精神也已衰弱了，忽然之間，完全復原，覺得有了氣力，在必要時，也能起床，寫字，工作，這是什麼緣故呢？我這時覺得很好，好像未曾生過病一般。若有人問我，我只有答他：『這是天主以他的全能所做的事，聖母以她的祈禱做到的事。』』

聖人就趁機把各事料理妥當，吩咐的話，也更加清楚地解明了。他臨死的時候，情願一文錢也沒有。一天，便對自己的秘書說道：『你把我衣袋裏的錢袋，拿去交給盧華神父。恐怕裏面還有錢』

呢。我要是死的這麼貧窮，使人可說：「鮑斯高神父死的時候，一文錢也不剩。」」

這個病勢轉佳的消息，教宗也知道了，他很是歡喜。一次當公眾親見時，教宗對其中幾個慈幼會士這樣說道：「我知道你們的會祖有病，近來不是好些了麼？」

「聖父，是的。在最後的消息，報告他的病體正待漸漸復原。」

教宗不覺高聲說道：「呵，願天主受讚美！你們為他祈禱吧。給他說：「教宗想念他，祝他宗徒幸福。」鮑斯高神父的生命是可貴的，假使他這時去世，令羅馬的慶賀要減少許多高興。」

最後的吩咐

聖人的病，雖然一時轉佳；可是，他自己知去永生不遠。所以他有時就給自己的神子們吩咐最後的話。

他預見慈幼會將來興盛的情形，就充滿了希望說道：「我們到現在常隱步前進，我們決不會走錯路。聖母必指引我們。」

他又願意明白講出，慈幼會的學校裏，無論長上下屬應有怎樣的聯絡，於是便給秘書說道：「你把這話記下來把：「慈幼會的長上該時時給下屬顯出很大的慈愛。尤其是以愛德來待僕役。」」

他繼後並給所有的慈幼會士道下了：「工作！工作！」這句話為口號，也就是他的遺教。母佑

會修女來探病時，他也囑咐她們差不多一樣的話，說道：『設盡各種方法多救人靈！』

一晚，聖人把盧華神父和賈利哀勞主教喚到了自己床邊，教訓他們道：『你們彼此相親相愛如兄弟。聖母進教之佑一定不會不幫助你們的』又命他們把這話告知所有的慈幼會士。

元旦前夕，盧華神父照常去問聖人明年該給青年們贈什麼箴言，他答道：『孝敬聖母，勤領聖體』。聖人一生不斷把這兩樣救靈妙法，教授於千萬的青年。

有人告訴他，就是社會黨的報紙，也載着尊敬愛護聖人的文字；也就憶起聖經的教訓，說道：『我們該博施利益於眾人，加害於沒人。』他行事常常本着這種精神，所以他絲毫不與問政教社會等的糾紛。

臨死之時，起初神志清醒，接着便昏沉過去了，就在這時聖人顯露了他工作順利的秘訣：『熱烈無畏的信德』。一晚，他向自己的神子們說道，『你們祈禱吧，但該懷着信德，懷着活潑的信德』。

『他們束手無策了！』『勇敢！勇敢！前進！不停地前進！』死前三天，狂熱時這樣喊着，好像看見自己的神子，在攻城畧地時，不知怎麼地遲滯不進。

他的最後一句安定，清醒，考慮，充滿他的慈心的話，是向所有青年們說的：『你們去給我的青年們說：『我在天堂上等候他們』。你們講道時，常常教訓青年勤領聖體，孝敬聖母。』

預知死期

賈利哀勞主教還是希望聖人病愈，就想探問聖人的口氣，看他想自己會不會好。後來主教又求聖人允許自己往羅馬；因為沒有聖人的准許，他不能動程。

聖人很吃力的答道：「你後來再去。」

「鮑斯高神父，請你告訴我，如果過了聖方濟各撒肋爵瞻禮後纔去，我能放心麼？我還該到西利亞去……」

「是，你可以去，做下許多善事；但是等後來再去。」

主教當下明白了「等後來」這三個字的意思。

那天日裏，夜間和第二天上午，聖人屢次發謔語，然而他望了彌撒，也領了聖體。在彌撒中，他屢次昏沉不知人事，及醒了過來，呼吸就更加急迫。迨到領聖體時，有一位神父問他：「鮑斯高神父，今天領聖體麼？」

他自言道：「不久便完……」後來回首高聲對那神父道：「我信能領聖體。」說着便脫了帽子，雙手合在胸前。他每次這樣動作時，面上常顯出非常熱心的神色，令旁觀的人也深感着而發很大的信德。

有一位神父給一個苦像與他手中執着，這是每親一次，就能得一個全大救的，聖人就不時的親它，又一位神父將一張聖母進教之佑聖像放在他面前，他瞥見了高聲說道：『我時時倚賴聖母進教教之佑！』後又給那神父道：『你聽着。你給母佑會修女說，倘若她們恪道會規，她們必能救得自己的靈魂。』

醫生發見他的病很重，沒有一線希望。却對聖人說：『鮑斯高神父，放心……希望明天會好些。上次也是這樣……今天天氣不好，也有關係的。』聖人到了這時已是一動也不能動了，聽了醫生的話，就以手指着他，取笑道：『醫生，你想復活死人！明天？……明天？……我要動身往更遠的地方去！』

醫生們彼此商議。接着病人覺得很力乏，比以前更不好了。他便對床邊的人說：『你們幫助我！』
『是，鮑斯高神父，我們很願幫助你。但是我們能幫助你什麼事呢？』床邊的人答道。
他似乎開玩笑地答道：『幫我呼吸。』

止 月 二 十 九 日

聖方濟各撒肋爵瞻禮到了。堂中雖是鳴鐘，唱歌，行大禮彌撒，但是人人心中懷着無限的悲痛。

那天有人以為不當再給病人送聖體了，因為看他已是失了知覺。但是秘書不答應，並說到那時候天主會使他清醒的。於是一位神父在聖人臥室隔壁的房裏做彌撒，當神父捧了聖體來到聖人床時，聖人還是昏沉不醒。不多時前，有一位神父告訴他快要到領聖體的時候了，就給他帶上領帶，胸前放了塊一白麻布。他却一動也不動。可是送聖體的神父高聲念着聖體經的時候，他却猛然開眼，望了一望聖體，合掌於胸前，竟領了聖體，並又答着一位神父給他提的謝聖體經。這是聖人最後一次的領聖體。

當他昏沉的時候，人家給他講話，他一些也不明白。可是給他講天堂和靈魂的事，他便微微的點首。給他提幾句短經，他也動唇默答着。一位神父提他說：『瑪利亞聖寵之母，護我等於仇敵。』他便接着念：『接我等於死候。』那天他也幾次念着：『聖母！聖母！』有還時說：『明天！明天！』

下午六點鐘左右，聖人依聲自語道：『耶穌……耶穌……瑪利亞……瑪利亞！耶穌瑪利亞，我心我靈我生命，皆獻於爾等……主乎，我靈付於爾手……呵，聖母……聖母……給我打開天堂的門吧。』

他屢次也說着聖經上的話：『愛你們的仇人……施恩於那些難為你們的人……尋求天主的國……潔我於我罪……我罪……』這些說話都是聖人一生的導星。

三鐘響了，有一位神父便提他問候聖母說：『瑪利亞萬歲。』他用柔絲般懇切聲音答道：『瑪利亞萬歲。』

他最後一句給盧華神父說話：『使人愛你。』

最後一天

正月三十日早上，衆人都知道那可憐的病人，去逝已不遠了。醫生們也明言即晚或至多到明天日出以前，一切都完了。

盧華神父便就會長職。他當即下令，叫衆人都到將死的慈父的房裏，作最後一次見他在生的面容，吻那多次降福了自己的手。

他們一隊隊，靜悄悄的來到那間小堂裏，然後慢慢的走進聖人的房間。聖人安臥在牀，頭微側於右方，頭下墊着三個枕頭。面色慈愛，兩眼半開，兩手安放在被上；胸前放着一個苦像，足邊有一條紫色領帶，這是鐸品的標記。

他們躡着腳，一個一個走到牀邊，跪着吻了他的手，然後親熱地望了他一眼，依依不捨地出去。這樣差不多經了一天。有許多人用聖牌，苦像，念珠，聖像等觸他。以為後來當聖物般的而保存着。

臨終

半夜一點三刻鮑斯高神父付了臨終。盧華神父給他繼續念善終經，同時有些人急忙去請所有最高長上來。不一會兒，聖人的房裏來了三十多人。神父，修士等，都在他的床邊。

賈利哀勞主教一到；盧華神父便將領帶遞給他，自己就走到鮑斯高神父的右邊。他俯身在慈父的耳邊，嗚咽着說道：「鮑斯高神父，我們——你的神子——在這裏。求你寬免我們一切令你愉快的地方，為表示你已寬免了我們，求你再降福我們。我替你舉手，念降福的經。」

說着，盧華神父舉起了鮑斯高神父已經癱瘓了的右手，忍住哭，勉強念着降福的經文，求聖母進教之佑保護所有在場的和散在普世的慈幼會會士。

三點鐘左右，從羅馬來了一封電文：「聖父從心深處，頒賜重病的鮑斯高神父以宗徒遐福。」四點半，聖母進教之佑堂裏打三鐘。眾人都圍在床邊念了三鐘經。包納底神父給臨終的人又提了那幾天屢次給他提過的：「瑪利亞萬歲！」

忽然之間，細弱的氣喘停止了；一連有一個半鐘頭，霎時間呼吸又自然安靜起來。可是這不過轉瞬之久；一會兒，聖人便氣絕了。

一位神父高聲說道：「鮑斯高神父死了！」

賈利哀勞主教念最後的一遍經：『耶穌瑪利亞若瑟，我心我靈我生命，皆獻於爾等！……耶穌瑪利亞若瑟，扶助我於臨終之時！……耶穌瑪利亞若瑟，俾我在爾等中得安死之恩！』

鮑斯高神父已死了！他享年七十二歲零五個月又十五日。

衆人都跪在地上，嗚咽着念拯救煉靈的經。盧華神父當着僵卧的屍體向衆人道：『我們現在已是孤兒了。然而我們安心吧。我們雖在世上失去了一個慈父，可是在天上我們得了一位主保。應該顯出我們配做他的神子精神，效法他的美表。』

普世的痛悼

多理諾的居民，近數星期來天天恐慌不安地為鮑斯高神父擔憂；一讀了鮑斯高神父的專刊報紙，就都往華道角去瞻仰這位偉大的遺骸，為滿足這麼多人的熱望，必須想出一個適當的方法。

於是將聖人的屍體抬往聖方濟各撒肋爵堂裏。聖人身上穿着紫色的祭衣，頭上戴了神父的帽子，雙手捧着一個苦像，端坐在一張軟椅上。他的面貌自然，和煦，微帶笑意，好像睡着的一般。

堂門開來，無數的民衆，慢慢的進去。可說全城的人都來了。華道角一帶路上停了不知多少自備和租賃的車子。聖母進教之佑堂場上，真是人山人海，漸漸的向祈禱院正門移去。

農工商學各色的人都有；就是軍政要人，貴族豪富也都來弔唁。晚上八點，便該關堂門了；然

而來人依舊不絕。後來經了許多遠方來的人，苦苦央求，才繼續開放。他們有的是從比愛蒙特各地來的，也有的是從亞爾卑斯山那邊來的哩！

最後的一面

九點鐘光景，全體師生都來到了那堂裏。一時無數的往事都奔湊到他們的腦際。

鮑斯高神父十八年中在這座講道台上，用含有玄妙神力的說話，感化了不知多少的靈魂。在那座祭台上他做了這麼多年的彌撒，立下了這麼多純潔，高深，熱切，祈禱的美表。他的信德是有求必獲，他的靈魂是充溢着無數奇妙的神恩，可是外面一絲也不顯出來。

祭台後面，在那神功架裏，多少憂苦的心求獲了寬赦，慰藉！多少軟弱的意志變成了堅強，勇敢，而不去犧牲戰鬥！

八百個青年跪下念了晚課。便陷在極深的寂靜中。法蘭濟濟亞神父——聖人最先的學生——起立向青年們訓話道：「你們不見麼？這裏，在你們面前，含笑安眠着我們的慈父，似乎他還要向你們講話，而你們也好像等他起來，令你們最後一次聽他這麼可愛的語聲；可是能起來嗎！萬事都完了……他這麼多次對你們說的聖訓，此後再也不能對你們說了。現在却是我來給你們說最後贈言。然而鮑高斯神父在這裏犧牲了自己；我在這裏可說些甚麼呢？只有把他最後一句同遺囑般的說話，轉告

給你們：「你們去告訴我的年青們，我在天堂上等候他們！」

鮑斯高神父好像是還在向着這齊集在他身畔的家庭降福似的。

神父講完後，青年們還是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呆望着椅上的慈父；末後經了管理員再三的催促，才低頭流淚，忍痛的走出堂去。

出 殯

二月二日，是鮑斯高神父出殯的日子，真是一件破天荒的盛事。多理諾全城的人民，幾乎都全出來觀看喪儀仗的經過。那天，這個平民之子，青年的慈父，所得到民眾熱烈的表示，恐怕一位君王也難得哩！扈從的人，軍商各界都有，這可見聖德感人之深了。

二月六日，下午五時，在華而撒利哀將聖的人靈柩埋葬了。到場的有慈幼會修士，母佑會修女，贊助員，舊學員，慈幼會各校的學生。

聖人的墳，是在那條從操場到屋頂去的寬梯中央。恰好是四個月前，聖人凝目注視的地方。

墳門封好後，賈利哀勞主教起立說道：「從前教友跪在致命聖人的墳前，覺得增了勇氣，不怕去為信德而戰鬥；如同聖斐利伯納利，朝拜羅馬地窟，以後竟成了一位聖人。同樣，我們也要到這墳前來求得光照的神力，生命的博愛，行事的能力，愛人之心和行善的，不怕犧牲的精神。」

他說的話好像先知的預言，果然句句都應驗了！

結論：聖人的光榮

鮑斯高神父的生命不是一死就了結的。他在「彼世」依舊不斷地工作着，多少人因着他的轉禱，得到了所求神形的諸恩。普世各方的人，集羣到他墳前，以不同的言語，歌頌他的功德。聖墳的奇恩，多得好像雨一般。天主的聖意，已很顯著地披露了。

基利斯督的聖教會，目睹了自己的神子們，這樣稱頌他的聖德，感謝他所賜他恩典，就將這事來詳細考察」

鮑斯高神父死了不過兩年，多理諾的公教法庭（Tribunale Ecclesiastico）便在一八九零年六月四日，開始查考他的言行，聖德，奇蹟和生前的著作。

經過了七年的功夫，開了五百六十二次會議，主教區檢查（Processo Diocesano）的手續，終算結束了。檢查的案卷有三十四厚冊，每冊的頁數超過一千以上。一八九七年四月十一日，這些案件就呈上了羅馬，再深加稽核。

聖體部把它們細細的查察了。又將鮑斯高神父所寫的一紙半字也都謹慎審度了。主教區檢察官於鮑斯高神父的聖德和奇蹟的報告，也經聖體部詳細研究了。經過十年這樣的調查，最後投票者才

一致贊成了。一九零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必約第十世准將案件呈入羅馬法座（Tribunali Romani）從此便可稱鮑斯高神父為可敬了。

不多時後，宗座檢察（Processo Apostolico）就開始了。它是因着教宗，繼聖伯多祿宗徒之位者的名義舉行的，所以叫做宗座檢察。二十二年後，這手續方才告終。

一九二七年二月八日，必約十一世主席總會，會中宣告鮑斯高神父修了信，望，愛，三樣超性的德行，並且智，義，勇，四節樞德，都到卓絕的地步。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九日，教宗又頒旨，將兩個可列為真福品所提出的聖蹟，認為確實而有效。最後在一九二九年六月二日，那個碧基的小牧童，居然登上了祭台，受信友們的馨香祝禱了。

那天聖伯多祿大堂裏的教友，超出五萬之上。慈幼會會士，母佑會修女，贊助員，舊學員，慈幼會的學生，不論遠近，咸來參與盛禮。

等到讀完了教宗的諭旨，鮑斯高神父光榮的聖像便在祭台上供陳出來。堂中頓時起了熱烈的彩聲。可敬的鮑斯高神父這時已列入真福品了。

公教青年都狂熱歡呼這位青年的主保。他的道德，他的美表，和他的祈禱，將繼續保護他們，忠心隨着耶穌基督了。

千萬個歌喉，同聲高唱着謝主經；同時宏大的鐘聲，向四方報告歡騰的佳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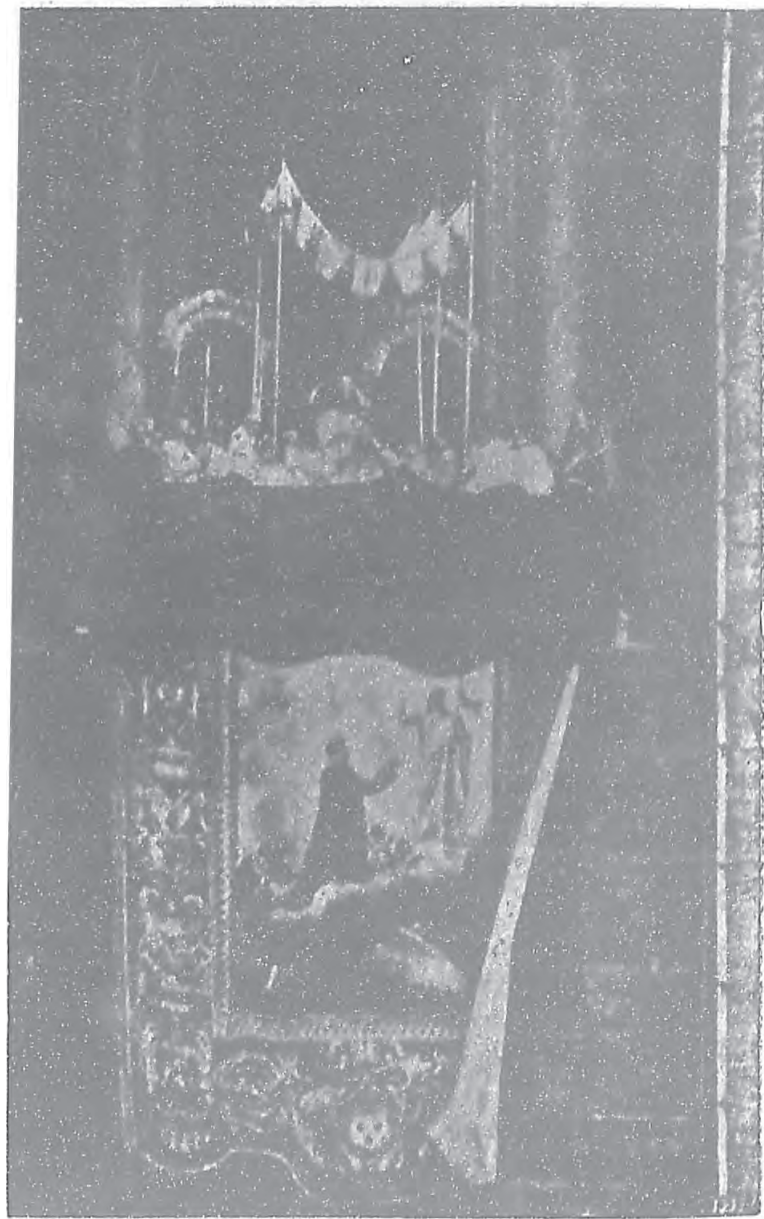
難以描述的勝會

教宗必約十一世，在一八八三年曾見過鮑斯高神父；竟在三天的工夫，而欽仰了聖人的德行。當初他那裏會想到將來自己要給這位謙遜的神父，加以最高的光榮呢？

鮑斯高神父列入真福品後，奇蹟依然不斷。羅馬聖體部，在許多奇蹟中，揀選了兩個：就是兩個醫藥無效的女人，忽然痊癒。後經長期的調查，才承認這兩個為真的正聖蹟。

一九三四年（離列入真福不過五年），四月一日，必約十一世就將真福若望鮑斯高，列入聖品。那天正逢耶穌復活瞻禮，又是一千九百週紀念贖世聖年的末日。所以那天的人格外多。要把聖伯多祿大堂放大兩倍，才能容得下當日去瞻禮的人。故而一半教友不能進堂，只得站在圓場上，靜待禮畢，教宗出來降福。

十點半左右，教宗頭戴高帽，從寶座站起，鄭重地，永不差錯地將真福若望鮑斯高列入了聖品。聖伯多祿大堂裏，五萬多教友同聲歌唱謝主經；又在聖伯多祿大堂的正面的洋台上，懸起了新聖人光榮的聖像；羅馬三百多座聖堂的鐘聲，同時齊鳴；世界最大的堂場，也容不了民衆歡呼這位十九世紀的偉人——聖若望鮑斯高。



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復活瞻禮
在聖伯多，宣佈若望鮑斯高列入聖品後，宗教必約一十世。
。祿大堂的洋臺上，向全球信友，以降宗徒遐福之時情形。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再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三版

十九世紀的偉人

版權不
所翻印

原 著 者：鮑斯高慈幼會司鐸 Ruffino Ugocioni
譯 者：鮑斯高慈幼會修士 胡重生
發 行 者：香 港 聖 類 斯 學 校
印 刷 者：香港天主教慈幼會聖類斯工藝學校
發 行 所：上海杭州路七百四十號斯高學校
香港西營盤第三街聖類斯學校
澳門十六柱無原罪學校

24
2731400
(2)

